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一二九运动资料

第二辑



K264.5/1

51674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一二九运动资料

第二辑



人民出版社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一二九运动资料
第二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625印张 297,000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200

书号 11001·481 定价 1.25元

出版说明

本辑选收了一九三六年“三三一”游行之后的有关文件、文章等七十余篇，其中绝大部分已在当时报刊上发表过。

这些资料大体上是按运动的过程和发表的时间为顺序而编排的，其中除对个别明显的文字错误作了必要的订正或注释外，对某些与事实有出入，或互不一致的地方，一律保持原貌。

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档案馆、团中央资料室、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在此表示感谢。

参加本辑编选工作的是清华大学的孙敦恒、张正权、徐葆耕、闻海、安洪溪等同志。

七、“六一三”前后

-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1）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
- 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刘少奇（13）
——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
- 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刘少奇（18）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三日）
- 关于人民阵线问题的两封信**……………刘少奇（30）
（一九三六年五——六月）
- 共青团中央给全国学生的信**……………（39）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
- KV 启事**……………刘少奇（45）
- 把一般的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刘少奇（46）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
-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为响应世界学联援助中国反日运动宣言**……………（50）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为响应世界学联援助

中国反日运动宣言 (54)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民族解放先锋队对时局宣言 (56)

(一九三六年五月)

日本在华北大增兵的意义 莫 悉 (60)

华北走私情形底严重 纪 翔 (62)

大直沽河上的浮尸 云 (64)

从一二九到五二八 史 纲 (66)

五二八运动底经验与教训 方 涛 (71)

平各校学生昨分四路游行 (摘要) (77)

大示威 雅 (80)

爱国犯的呼声 陈 元 刘毓珩 (85)
黄 诚 吴承明

我被开除的前后 黄 诚 (86)

清华救国委员会敬告全体同学 (89)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为各校开除学生告

社会人士书 (94)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

- 关于平津学校开除学生 罗隆基 (97)
-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为丰台驻军撤退致平津
新闻界教育界的公开信 (100)
-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八、抗日救亡运动的巩固和发展

我们对于目前学生运动的意见和希望

-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103)
- 以新的工作方式配合新的形势 廉江 (111)
- 学运工作应有的转变 取文 (119)
- 西北旺演戏 (摘要) 言若 (122)
- 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消息 佚名 (125)
- 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 (127)
- (一九三六年十月)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对于目前政治形势宣言

- 响应北平市教育界对时局通电 (130)
-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
- 响应北平各大学教授的联合宣言 王固 (134)
- 关于师生合作 若予 (137)
-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执委会通告 (143)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 对抗的预演 (144)

一天的成绩	乍 光 (148)
——灾区服务的又一报告	
二十九军演习	浦 溶 (152)
各校学生参观二十九军演习	(154)
吾人对于时局之意见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155)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国学生的救亡运动	陆 瑾 (158)
——在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演辞	

九、“一二一二”大示威

北平市全体学生示威宣言	(163)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反对青岛日军登陆 宣言	(167)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	
我们又示威了	冯 夷 (169)
一二·一二	丁非 舒予 余修 王介 (174)
记“一二·一二”	亥 昌 (181)
琐记一二一二	晓 鸣 (189)
一二九运动一年来之史的检讨	华道一 (198)
——纪念一二九一周年	

十、团结抗日 反对分裂

-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为陕变泣告全体
同学全国同胞书 (229)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 民族解放先锋队敬告全体同学 (235)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 目前政治情势的分析 (238)
-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为团结同学巩固组
织告全市同学书 (24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 东北旅平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三中全会宣言 (246)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
- 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为呼吁北平市学生运
动统一宣言 (250)
(一九三七年二月)
-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再度呼吁学运统一宣言 (253)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 庆祝西安事件和平解决救国委员会无端遭殃 方 (257)
- 救国会委员黄绍湘述二十五日学生会被捣毁
的经过 (259)

目 录

东大肇事学生将受严重处分	肖 (263)
动荡中的北平学生救亡运动	静 澄 (267)
“新学生团体”的出现	非 (272)
纪念“五四”大会中北平学生冲突真相	刘 诚 (276)
附：平市“新学生会”成立宣言	(280)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	
附：国民党中训部拟订之《应付目前北平青年问题办法》	(282)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论左派	刘少奇 (285)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	
“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	莫文华 (296)
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	凯 丰 (300)
救国工作的方式要有彻底的民主转变	(313)
《人民之友》第三期社评	
与王芸生先生谈青年政治思想	于 刚 (321)
怎样进行暑期工作	徐 冰 (328)
北平学联第三届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335)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论无条件的统一	徐芸书 (342)
青年思想独立宣言	蒋弗华 (346)
中国学生运动是全世界青年运动的冠军	陆 瑾 (352)



十一、在战斗中成长的民先队

我们的队伍	民先队总部 (355)
短短的一年	(355)
现阶段的民先	(389)
一、M. G. S. 从斗争中成长强大起来了	(389)
二、政治及工作决议案	(401)
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体队员同志书	(405)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	(410)
三年来的民先	民先队总队部 (425)
小引	(425)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歌	(426)
一、民先是怎样生长的	(427)
二、民先的政治主张	(428)
三、民先的工作纲领和队风纪律	(431)
四、民先做了些什么?	(433)
五、目前民先工作方针及其任务	(447)
附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章程	(453)

七、“六一三”前后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

刘少奇

立三路线在各种基本的重要问题上被克服过来了。但立三路线之中的一个问题，至今还残留在党内，还没有被完全克服过来，那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因为这个错误长期残留在党内的缘故，因为在党内揭发与反对这种错误之斗争异常不够的缘故，更因为这种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与实际斗争中千百次重复表演的缘故，所以它给党、给革命的损害也最大。如果从今天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来看，那末，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就成了党的主要危险。

今天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为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除开极少数甘心做亡国奴和汉奸的人之外，甚至从前是动摇

的、反对革命的，现在都开始或已经同情、赞助与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斗争了。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这时如果我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着我党和革命的前进。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过去若干年来所给予党的损害之具体事实，差不多每一个党龄较长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和参加过群众斗争的同志，都可以说出很多来。如果简单地讲，那就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情况下，当我们在某些工厂学校创立了我们的组织，积蓄了一些力量时，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它弄到塌台的；当我们在反日或某种口号与纲领之下，创立了公开的比较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时，它不把参加这种组织的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弄到这种组织完全不能公开，只剩下几个“布尔什维克”的地步，是不止的。自然，还有根本就不到群众中去，仅仅坐在房子内空叫的关门主义。至于在党内斗争中对于这些事实采取什么态度呢？那就是：把组织基础和工作弄塌台的、把群众和同盟者赶跑了的同志有奖，提升他的工作地位，派他去做更负责的工作；而那些在长期艰苦工作中谨慎将事的、把组织和工作创立起来的同志，倒少有不给他们戴“和平

发展”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打击和撤销工作的处分。这就造成党内许多同志害怕犯右倾错误，故意表示左些的现象。结果是助长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党内的巩固和发展。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六大”的决议说：“准备武装起义”；最近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说：“积蓄工人群众雄厚的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在大城市中所做的，恰是与这些决议相反。当我们的工作仅仅在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做好了，就要指挥这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去和敌人决斗，要这些工厂学校单独举行政治的罢工、示威游行，给予超过他们当时力量所能胜任的斗争任务。党内许多同志跑到这些工厂学校去，在报纸上宣布这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等，结果就没有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我们开始有了一点基础和力量，就这样被消耗和浪费掉，这就自然不能积蓄工人阶级雄厚的力量。所以每到一个重大事变（如“九一八”、“一二八”）来临，广大群众起来斗争时，我党常因自己在群众中缺少基础和力量而无从执行当时所提出的任务感觉痛苦。我们不知道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不知道只有将那些已有的工作、组织和力量保存与巩固起来，才能在这些基础上去扩大与加强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和敌人进行胜利的决斗。我们同志常常是急性的、不顾胜败的，不顾事后结果与影响如何，总是盲目、莽撞。结果不能不使得我们的工作环境与条件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在红军中，要保存与爱惜我们的力量，要避免被

敌人各个击破，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作战，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打击敌人较弱的一点，以取得胜利，那末，我们在白区城市中指导群众斗争，却完全是违反这种战略战术原则的。对已有的力量，尤其是对群众中的领袖与干部，不设法保存与爱惜，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只要是纪念节就同敌人作战，不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而盲目地进行斗争。结果，我们在红军的斗争中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而在白区中心城市的斗争中则与此相反。

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不管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不管自己的力量和群众的情绪，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只有我们的干部，也要到马路上叫口号、散传单、打石头——示威。为什么在形势与条件不好的时候，眼看着要受到敌人严重的打击还不停止这些事呢？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不承认形势与条件也可能对示威有不好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礼拜日”，不管天晴落雨总是要作“礼拜”的。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领导党和领导群众的不同，不懂得党的基本口号、基本纲领与目前的行动口号之联系。我们的同志常常不懂得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

逐渐提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而是常常要群众去背诵我们的基本纲领和基本口号，或是提出今天群众还不了解、还不能为群众所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强迫群众接受，强迫群众斗争。甚至不经过群众的同意，用群众团体的名义发表同党一样的、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允许的宣言、传单和文件。对于任何一次群众斗争，不管条件怎样，都要机械地“坚持到底”，即坚持到任何力量都耗费尽了才止。在形势极不利于斗争继续延长的情况下，他们还认为“在相当条件下结束斗争、复工、暂时退守、保存力量”的提议是机会主义。这样，就使得群众斗争不能发动；或者在斗争发动后，群众离开我们，不接受我们的领导；或者放弃了某些胜利的条件、机会，使斗争受到打击，直到最后的失败。他们领导群众的方式与领导党组织的方式一样，使群众团体的工作方式重复党的工作方式，结果在侦探严密监视下，就没有法子不使群众团体的组织也缩小到和党的组织一样。

当着群众或者某些派别起来斗争，反对日本，反对现政府时，只要他们的口号纲领不完全和我党一样，我们的同志常常是不积极去参加与援助这些斗争、帮助他们达到目的，并努力使斗争扩大，以实现更大的要求。我们的同志常常是站在旁观的地位，忙于去批评这些斗争、口号和纲领如何不彻底，如何成为反革命的欺骗群众的东西，咒骂这些斗争的领导者，甚至号召群众脱离这些斗争，去反对他们的领袖。结果，把这些群众和同盟者完全关在门外。群众或某些人要起来抵制日货，我们同志忙于批评抵制日货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不去

参加、赞助这些人抵制日货，使之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群众与某些人提出口号要枪毙王正廷，我们同志忙于批评这是反革命欺骗群众的口号；某某人拿出钱来援助反日罢工工人，我们同志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某某派提出工农商学兵大联合抗日，我们同志硬要把“商”字去掉；“九一八”日本武装占领了满洲，我们同志却强调地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这样，怎能使我党和同志走到广大群众中去！

当我们在某种部分的纲领和口号之下，团结了比较多的群众和各种派别的人在我们周围，建立了真正的群众组织时，我们同志是一个纲领之后再加上一个纲领，一次冒险斗争之后再加上一次冒险斗争，使这些组织中的群众和同盟者完全离开，直到剩下我们同志几个人。上海工联、反帝同盟、民众抗日会、左联、社联以至许多工会，开始时都是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我们同志总是不会把这些组织的群众基础更加扩大，而只会把它缩小到完全没有群众。在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总不能容许其他派别有一个人和我们共事，而必须是“清一色”。我们夺取了黄色工会的群众和领导机关，总是忙于把它“转变”成赤色工会，以至弄到塌台。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似乎是不许党外再有群众组织的。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而我们同志常常自以为“最革命、最彻

底”，要打倒一切敌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打倒一切豪绅、地主、资本家、富农，以至打倒一切在朝在野的反革命派别和黄色工会。我们同志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是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拒绝了今天还可能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一切可能公开进行的工作，都应公开地进行。而秘密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缩小，仅仅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该秘密地进行。但我们同志所做的恰与此相反，许多可以公开的工作，要拿到秘密机关来做，许多可以公开发表的主张、论文，要拿到秘密刊物上来发表，或是发行秘密的传单、宣言等。我们同志忽视与放弃公开工作的可能，而把秘密机关无限制地扩大起来，秘密的刊物、文件特别多，特别长，一般文件“机械化”、“八股化”，这样就使群众工作极端缩小，而使秘密机关到处膨胀，结果是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但我们所做的是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混淆错杂起来，这样就破坏了秘密工作，妨害了公开工作。我们同志甚至在秘密的刊物上宣布某些群众行动、某些群众团体、某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在某些地方开了某些秘密会议，在会议上决定了某些事项，便利了敌人来监视我们。在某些地方或工厂，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组

织，我们的活动还可以避开敌人的耳目，但我们同志在这些地方却完全无必要地散发党的秘密传单，写出党的口号，使敌人能从这些地方来找我们。对公开的群众团体，不是设法让它更公开些，范围更广泛些，而是要使任何公开的范围都逐渐缩小，直到完全不能公开，甚至要把工人中一切灰色的公开的附属组织都转变成为赤色工会，说是什么“赤色工会的中心作用”。结果就是取消一切公开工作，使一切附属组织都秘密起来。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了解群众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轻视经济斗争，对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和意义估计不足，不了解群众的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要机械地在群众经济要求上加上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而我们硬是一成不变地提出这么多纲领、这么多口号，少了一条也不行，结果是拒绝了这些同盟者。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也在党内组织问题上严重地表现出来。反对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害怕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加入进党内来，尤其害怕某些军官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加入进党内来。党内斗争许多是过分的、机械的。对于那些思想上、理论上没有准备的同志在工作中偶然犯的错误，关门主义者硬要依照直线的理论，说这是“系统的机会主义”，替他造出系统来。下层同志的自动性、创造性、自我批评被抑制着，在党内造成了害怕犯错误，害怕犯右倾，害怕说话，不

敢放手工作，故意要表示左些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在哪里？负责者是谁呢？自然我们不能怪那些下层的同志，而是领导机关在党内斗争中犯了错误，不采取同志式的、诚恳的态度爱惜同志和教育干部，往往是过分地打击同志与干部，把打击下层组织、打击干部的错误斗争方式，认为是“推动工作”的唯一方法，不采取教育与说服的方法去推动下级和干部的工作。我们没有在党内造成同志不怕犯错误、不怕批评、欢迎批评和放手工作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发展下层同志自动性与创造性的必要条件。

以上这些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内长期继续与重复的结果，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我们，使某些部分的群众和同情者对党产生某些疑惧，使许多企业中的很好的同志和群众离开我们，不愿见我们的面，使许多的工作和组织塌台，使许多的同志和干部受到不必要的逮捕与屠杀。而在另外一方面，就为取消派、右派提供了向党进攻的资料，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和奸细对党进行破坏。过去我们用力量最多、工作最多的地方——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天津、北京这些最大的中心城市，受这种错误的损害也最大。在这些中心城市，我们现在的基础也最弱。原因在哪里？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

关门主义的根源是：因为害怕那些反革命派别，所以不敢和他们暂时建立斗争的联合战线，甚至不敢和他们来往谈话；因为不相信自己，恐怕那些反动派别会动摇自己，影响自己，

所以自己关门；因为对新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目前中间阶层和许多社会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不要统一战线。左的关门主义在实质上与右倾机会主义是同一根源。

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还常常对目前形势作一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上海、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反革命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有时竟可以估计这些地方似乎明天就要成为苏维埃区域。所以他们敢于冒险，认为不必要做长期艰苦工作，不必要聚积最雄厚的革命力量就可以和敌人决斗。对于一个工厂的罢工，他们可以从世界革命如何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分析起，要这个工厂和敌人立即进行决斗，似乎世界革命在当天就可以与这个工厂的罢工直接配合，推翻一切的敌人，不必根据这个工厂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当着他们在上海举行一次没有成功的示威，甚至是受到很大损失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估计这次示威如何“成功”，有如何深远的意义，如何影响了多少人，如何推动了革命、加速了反动统治的死亡，如何成为什么什么的信号，以及如何要反对对这次示威意义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等。但对示威中被捕的大批干部以及在组织上的许多损失，他们是看不见，也是不愿意看见的。似乎这不算什么，不要紧，明天革命胜利，这些损失马上就可以弥补起来。对于形势的这种空洞的、夸大的估计，常常成为冒险主义的基础。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没有想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现在有九年了，为什么上海、汉口、天津这些地方还没有变成苏维埃区域？倘若他们早想到这一点，以九年的艰

苦工作来聚积革命所需要的力量，那末，他们也许不会那样浪费革命的力量，而认识到积蓄力量和保存干部的必要了。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就在党内滋长起来，到立三路线时代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四中全会以后虽有改正，但基本上没有转变过来，而这些错误的恶劣影响直到现在党内还是残留着。过去我们揭发与反对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斗争是不够的，有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种错误给予党的损害有这样严重。在以前，我们没有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以应有的打击，更说不上致命的打击。有些同志把工作和组织弄塌台，但是我们没有拿这些事实来研究，开展斗争，给这些同志以应有的必要的处罚，以教育同志。因此，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就在党内严重地长期存留着。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教育我们同志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大胆放手地让我们的同志和干部到广大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组织起来。虽然我们一些同志和干部在这里可能犯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我们有久经锻炼的、经验丰富的党，有无数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干部与同志，只要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我们完全能够克服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完全不应该害怕这些错误以至裹足不前，我们要率领无数千万的革命群众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彻底战胜日本帝国

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原载《火线》第55期,1936年4月15日,署名K.V.,题为《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文中“立三路线的残余”主要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

——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

刘少奇

四月一日《大公报》载北平学生追悼郭清抬棺游行与警察冲突的新闻，使我们非常注意，我们认为从这次行动中所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严重性，将给北平人民的救国统一战线以极大的损害，所以我们不能不立即写这信给你们。虽然我们没有接得你们的来信，不知这次行动是属于何方的主持与领导，或者是一部分急进学生的自发行动，但我们认为你们一定有个别的同志参加，或者你们在事先已知道有这件事情。不管是怎样，我们觉得你们及那几个参加的同志是做了一个错误。

目前你们那里的形势是这样，伟大的学生和文化界的爱国运动是相当给了敌人和汉奸灭亡中国的事业以许多困难和障碍，但是还远没有击退侵略者对于中国的进攻（这没有胜利的武器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不能击退的）。而且更给侵略者和汉奸们以警告：你们如果要达到侵略和卖国的目的，那你们就必须准备更大的力量和决心来对付中国人民的反抗。当第一次日本的进攻和第一次广大群众救国运动已经过去，第二次

日本更大的进攻和第二次更伟大的群众运动即将到来的时候，正在这二次事变与两个浪潮的中间，敌人就想尽一切方法，向着爱国的人民阵线进攻，企图肃清侵略中国的道路，准备在下一件事变中，能够顺利地达到他们侵略的目的。国民党中宣部的告国人书，紧急维持治安法，北平，上海的“传讯”学生，许多人民救国团体和刊物被查禁，法西斯的分裂运动，这一切都是敌人企图打击与消灭人民救国运动的具体工作，也就是第二步侵略中国的准备工作。敌人在这种进攻中所给予群众的压力，已经使得过去参加救国阵线的某些动摇不坚定的和中立的阶层（尤其是学校当局），暂时采取徘徊观望以至不参加的态度。这时候在爱国阵线一方面，应该采取的正确策略是：更加巩固与扩大人民的统一战线，保存巩固与加强自己的组织和阵地，击退敌人对于人民的进攻。特别要加强在军队中和乡村中的工作，以准备下一次更大的斗争中以雄伟的阵势和敌人搏斗，并提高到武装的民族战争的阶段。

简单说：这时候，敌人是向你们进攻的，现在他有时间和力量来打击你们，所以他到处向你们挑衅，寻求各种进攻你们与欺骗民族的口实。而在你们一方面是防御的，所以你们要巩固与加强自己的力量和阵地，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以准备进入反攻和进攻。只有完全不懂战略战术的关门主义与立三路线者，或是完全不了解目前形势的人，或是敌人的奸细，才在这时候鼓动少数的先进分子，向敌人去做冒险的进攻。这正是敌人所希望的，敌人所寻求而不可得的一个机会和口实，向你们进行更残酷与更野蛮的进攻。

这次行动的得失，今天报上的事实就很明显：

一，北大学生会停止活动，至少今后一个时期不能公开活动，甚或塌台；

二，北大四个学生被开除；

三，被捕五十多人，受伤若干人；

四，学联的活动更困难；

五，最重要的是因为这次行动的影响，使许多抗日的同情你们可能和你合作的分子离开你们，甚至离开学校；把其他许多中立甚至同情的分子（如蒋梦麟）推到了反对的营垒，这就给法西斯的分子分裂学生爱国阵线一个最好的机会；

六，给敌人以加紧进攻爱国运动的口实；

七，整个的增加了以后工作的困难。

以上是这次行动今天所看到的结果（这种结果还完全可能扩大）。你们所得到的主要就是这些。当然还有另外好的一方面的结果，但不是主要的。如果你们要做出这次行动的经验教训，你们只说些“有如何大的意义，如何影响了多少人，如何吓倒了统治阶级等”，而没有看到以上这些坏的结果，那就证明你们着实还不了解统一战线，着实完全没有改正关门主义的错误。

很明显的，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在敌人严重进攻之下，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使汉奸法西斯蒂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窒息爱国运动。最后只剩下你们几个布尔什维克在秘密的房子内去“抗日救国”。这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这是怎样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这不简单是

错，而且是罪恶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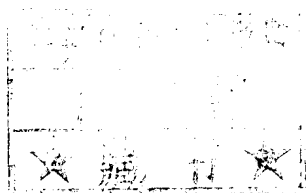
自然，这种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不是你们负责的，而是有长久历史的。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一直到现在，是一贯地在我们队伍中存在的，一贯认为是正确的，不独没有受到批评打击，而且是受到奖励的，虽有同志认为不对，但没有人敢批评。就是在四中全会以后，基本上还是没有改正过来，还是继续的。你们不过是在这种错误重复了一千次之后，再作了一千零一次，当然这就不能责备你们。不过我们告诉你们：这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已在反对这种错误，而认为“左”倾关门主义是党的重要危险。你们以后再不要重复这种错误，并以这一具体事实，在党内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

或者有人说：这次行动并不是你们有计划的行动，而是自发的斗争。这当然可以减轻你们的责任，但这次行动总还是不应该举行的。如果普通的群众要这样作，我们认为这样作不好，我们不能跟着群众走，我们事先应该反对，说明利害得失，使其停止。群众中某种表示没有出路的拚命的情绪，我们是不能赞成助长而〔是〕应该反对的——如我们反对铁血团的暗杀行动一样（自然要用善意的态度来反对）。我们应该指示正确的出路给群众（如我们贡献给华北学生和文化界的意见所说的），使他们的力量不枉费，使他们准备长期艰苦的斗争来救中国。

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更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不应采取今天这样的方式。可以设置灵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送挽。如果要开追悼会，可以与学校当

局商议,可以请学校当局教授讲演,也可以举行比较盛大的葬仪,就是说完全公开地进行纪念。如果遇到某些事不能得到允许(如开会,盛大葬仪等),就少作一件两件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样作,我们相信会得到成功,不会失败——不会失掉群众与社会的同情,不会引起敌人的严重压迫。一件成功的完全可以公开作的事,为什么一定要秘密地偷偷摸摸地去作。这是争取公开吗?这是自己关门走向秘密!这就是目前的主要危险。

(载《火线》第55期,1936年4月15日,
原信署名K.V.)



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

刘少奇

自由评论编者并转张东荪先生：

—

拜读了贵刊第十期张东荪先生的大文：《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之后，很感谢张先生以客观冷静的态度，站在中国民族的立场上，来讨论共产党中央与苏维埃政府在去年八月一日的宣言，并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和意见。我想张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和意见，不只是代表先生个人和贵刊；而是中国许多人和朝野各党派在实行全国大合作以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所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公开的答复先生；并要求先生作更进一步的研讨，我想这对于中国不是无益的。正如先生说：“这真不啻中国民族前途的一线曙光了”！

张先生在文章前段说：“俄罗斯已完全转入国家主义一条路上去了”，“五年计划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又说中国共产党向来主张“废除私产”，“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世界革命使命”，“受命于第三国际”，“对于一切不妥协”，而现在是如何抛弃了这些主张，转入了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关于这些问

题，我现在不和张先生在这里讨论，因为这需要费很多笔墨，不容易得到共同的结论，且将妨害我们对于目前极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联合全民族以救危亡的问题之彻底的讨论。但我们在这里必需声明一点：即中国共产党向来没有主张过：在中国立即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立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事不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而应由他国人来解决，共产党与中国不应为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与生命〔存〕而战。共产党也并没有主张过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一切都不应妥协合作。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曾经长期合作过。共产党历来就号召全国人民为中国的完全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而奋斗到底！素来就反对他国人对于中国民族内部的事情横加干涉。因为中国共产党向来就认为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一）中国的完全独立自由和统一，（二）肃清一切封建残余，因此就提出了（1）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2）实行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中的二大任务。而这两大任务的执行与完成，还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还是属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范围和性质（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也需完成以上二大任务，要达到社会主义更必须这二大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向来没有主张过，而且反对在目前阶段中就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就禁止营业自由，就实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张先生说：“共产党必须声明在国难未渡过时期中至少十年内对于全国放弃共产主义的潜伏运动”，要求共产党“对于共产主义暂停宣传”，因为要“使一班怕社会革命的人们安心”，并说：“此点关系十二分重要，倘能如此，必定可以减少无

数的阻力”。似乎共产党在“国难未渡过时期中”马上在全国或一部土地上就要实行“社会革命”(即没收银行,工厂,矿山,交通工具归国有,废除重要生产工具的私有,禁止工商业的自由等);因而使人们害怕,阻碍了与其他各党派合作,因而要共产党放弃作这种宣传,但是中国共产党向来没有做过这种宣传,中国共产党十年来的宣传恰与此相反。它宣传在“国难未渡过时期中”即中国还没有完全独立与统一,和封建剥削制度没有彻底消灭以前,实行社会主义任务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对共产党社会革命的恐怖,至少在国难未完全渡过的时期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如果还有人怕社会革命即将来临的话,那不是经共产党的宣传中得来的,而是经敌视与诬蔑共产党的宣传中得来的。

共产党只宣传目前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数年来在赤区所执行的政策是忠实于这种宣传的——在那里没有没收工商业资本家的财产,而且欢迎外面的工商业资本家去开发里面的富源,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没有禁止营业自由,甚至连大地主的买卖与出租都有明文规定,不禁止。而且大大奖励私人的工商业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在那里仅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分给农民,取消高利贷,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封建剥削。最近且规定对于富农的土地财产均亦不没收。共产党所宣传的和所做的是这样。如果有人说共产党在赤区做的不是这样,那这个人就不是冷静评论共产党的人,而是敌视共产党的人。

共产党负责声明: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宣传,而且反对在国难未完全过渡的时期中(即中国还未完全驱逐一切帝

国主义势力，完全独立与统一的时期中)在全国或一部土地上实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任务。我想人们所怕的和先生所注意的是“实行”。至于共产党人曾经宣传过，没有立即实行意义的共产主义原理，那并不足以使人害怕。这正如孙中山先生及许多非共产党的学者，也曾经有许多著作说明共产主义原理一样。

二

张先生或者说，人们还怕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呀！共产党要放弃土地革命才好呵，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作下列的声明：

(一)在中国害怕土地革命的人，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赞成，至少不反对土地革命。因为共产党主张只没收自己不劳动，全靠剥削别人为生的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所有，富农、中农、贫农以及工人、小商人、职员等在乡村所有的小块土地均不没收，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可分得地主的土地。

(二)在今天，外力积极侵略下，已把中国革命目前二大任务中之第一个任务，尤其是抵抗日本的任务，提到了最重要最迫切的地位。他已成为中国目前革命的最高任务。谁个害怕与反对立即为这个最高任务奋斗的，谁就是反革命与卖国。全民族各党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共同奋斗，就成为全国各党派大合作的基础。这也就是促使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的原故，共产党不提出以赞成或实行土地革命为与各派合作的条件。

(三)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其他各派，在各自的领土内实行何种的土地政策，由各派自己决定。共产党既不做推翻这些派别在其领土内之统治之企图，而且援助这些派别，那末共产党就自然不能拿自己的土地政策到这些区域去实行。

(四)在赤区内土地革命已彻底执行了的不变更。但在红军已经占领，而土地革命现在还未完全执行的区域，不论是大地主，小地主，只要他们尽力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事业，他们的土地与财产亦不没收。

但共产党在理论上认为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不独不会减弱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力量，而且将大大发扬与提高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全部到民族革命战场上去英勇奋斗的情绪，将造成任何列强都不能战胜的革命力量。而且，因为农民免除封建剥削后，将大大改良土地提高生产，增加抗日救国的经济力量，又因为农民购买力与其经济力量的提高，将造成工业资本主义及社会文化事业等顺利发展的条件。我们认为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与彻底战胜侵略者，二者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

共产党将来也不拒绝，而且极愿各派协商采用政府颁布命令与法律等办法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即采用合法的手段避免或减少农民直接夺取土地之流血的手段，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共产党认为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不能满足，乡村中那样残酷的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剥削如不彻底废除，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存在，农民的革命运动也是不会停止的（太平天国，捻军，白莲教，红枪会，天门会抗捐运动等不断发展，就是明白教训）。

三

关于如何实现各党派全国大合作的方式问题，张先生说：“对于他党的政权”不要“想尽方法去破坏”，“对于国民党不是要求他交出政权”，就是：“现政府不十分改变，只要在其上添设一个圆桌会议，把各党各派重要代表聚在一起决议国难期内一切大政”也可以。并主张：战前战时与战后，都需要合作，最后说“红区政府”要变为地方政府而这个政府也不一定“名之曰苏维埃”，意思是苏维埃政府最好取消。

共产党因为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所以在历次提议合作共同抗日之后，更进一步的提议组织各派联合的国防政府与在各种军队联合的抗日联军。这是因为在迫不及待的情况之下，各党派在对内问题上来不及协商组织成一个在全国实行同一制度与同一政策的统一政府，及同一制度同一组织的统一军队，而暂时组织联合政府与联军来一致对外。（略）

共产党仅仅要求（一）停止内战，（二）抗日救国，（三）实现民主自由，以使全国人民大众来抗日救国，（四）进行救国所必须的经济与教育政策，（五）联合世界上一切反日的力量。就是共产党在国防政府十大纲领上的那些！作为各派合作的条件（这些条件还可商议）。（略）

共产党负责声明：不论任何派别，只要他们用事实来抗日与反对汉奸，不向红军和苏区进攻，不妨害红军抗日，共产党不独不破坏他们的政权，不要求他们交出一方地盘，而且用一切方法援助与拥护他们，使他们抗日与反汉奸的行动获得胜利，但共产党同时声明：继续卖国勾结侵略者侵略中国

的，妨害其他军队抗日的与压迫人民救国运动的、没有合作的可能。（略）

合作的方式，我们固然不拘泥，但仅仅是圆桌会议，今天可以叫各党各派代表来参加，明天又可以叫某些党派代表出去，今天可要圆桌会议通过某种救国大纲，明天又可要圆桌会议通过某种妥协投降的方案，要各党各派共同来担负亡国卖国的责任。而且汉奸与亲日的派别也可派代表来参加圆桌会议，他们经常提出不抵抗，抵抗要亡国的理论来，那么这种合作方式我们就认为是不妥当与不巩固的。而且在某种情形下，可以由抵抗变成不抵抗，所以这种方式不好。我们认为合作的至低方式是：要作到“赞成抵抗的来，不赞成抵抗的去”。但南京如自动召集圆桌会议，我们虽不赞成这种方式，但我们准备派代表参加，只要南京抵抗，我们援助南京。（略）

四

张先生提出，各派合作要“各派自行检举自己已往的错误”，说：“日本本来是一个饿虎”，要侵略中国，“只苦于无很好的借口机会”。“对付他们的方法……最好是不予以借口，不给以机会”。“然而……中国……却时时不断的去捋虎须……这个捋虎须的责任……不应该推在国民党身上，因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本是共产党的土产……而中国近十年来所有一切对外吃亏都由于这个夸大狂的口号，一方面即招惹日本来侵略，他方面又反对欧美各国，致陷中国于孤立”。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应担负日本侵略中国的责任，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应当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近十年来中国所有对外

吃亏的原因，都是由于这个口号，似乎只要共产党不提这个口号，那么既不会招惹日本来侵略；欧美各国也不会不援助中国民族的独立。

我们自己并且欢迎党外的人批评我们以往的错误，但对于张先生这种批评，我们就有不敢领教的地方。张先生这种说法，不独共产党要负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的责任，而且在将来抵抗日本〔遇〕到某种挫折时也将认为是共产党主张抵抗的罪过，而那些一贯主张不抵抗的人将要认为功臣，张先生不已经说过吗？“我们这样的国家，不配谈到战争”，既不配谈到战争，敌人用武力来侵略，你为什么要用武力抵抗呢？亡国或是某些地域被敌人占领，是共产党妄言抵抗招来的呵！我想这种责难完全可能。但我们的认识和张先生不同。

第一、“日本是一个饿虎”这有点和日本侵略者自己的口吻相同。他说：“日本人口之过剩，为着日本人的生存，要侵略中国”。其实日本并不是人口过剩，而是生产过剩，少数资本家要独占中国市场来消纳他们的过剩生产与吸取原料，这是日本要侵略中国的基本原因，既有生产过剩，就不会有真正的人口过剩，日本其所以还有饿饭的人，那只是少数资本家不肯拿出自己过剩的生产品散给日本饿饭人的原故，所以日本不是饿虎，而所谓日本人口过剩的说法，也仅仅是日本侵略者欺骗世人的借口而已。我希望张先生不要为侵略者所随便瞒过。

第二、日本既决心要侵略中国，并不善于无借口与机会，不给日本人借口与机会也并不能对付侵略者，更不是“最好的方法”。因借口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的，“九一八”侵略先自己派人把南满铁路拆断，再派兵占领全满洲，然后向世界说：

中国人拆断我的铁路，我要自卫不得不占领满洲。在塘沽协定之后，侵略者又要占领华北；在共产党退出福建之后，要占领福建，以后他要占领任何地方都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强权即是公理”，张先生对于这句话，总认为还有几分真实性吧？

第三、中国是具有一切的力量能够抵抗侵略者的，而且这种抵抗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抵抗与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不是招惹日本侵略的原因，相反只有一味退让投降与不抵抗才招惹了侵略者无厌的贪欲，只有坚决抵抗才能给侵略者以打击。

第四、对于英美各国及其他国家，要采取比对日本不同的策略，应使用许多方法使他们对于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同情赞助，或守善意的中立。

五

张先生说：国民党专政，共产党要负责，因为共产党曾有专政的理论。我们认为共产党不能代替国民党人的独裁负责，正如我们不能替袁世凯以来历次军阀的独裁负责一样，这些军阀没有共产党的理论给他们，可是他们居然老早就实行了专政。

至于共产党主张专政，因此有许多人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我们说：第一，我们主张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我们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我们说的专政就是广大民众的民主。与国民党的独裁无丝毫共同点。民主与专政我们看来是不矛盾的，在国防政府之下，我们主张实行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

(不分阶级)之极广泛的民主。而对于那些继续作汉奸卖国贼的少数分子应该认为犯罪,应该剥夺他们一切政治的自由,即对于他们是实行专政;第二,我们既不强求抗日各派在其领土之内实行苏维埃的政治制度,在他们抗日之时,又不做推翻这些派别的企图,人们也就用不着再怀疑共产党的专政了。

至于害怕“党团作用”并认“这种作用是毁人类天性的东西”形成共产党“在暗中仍含他项作用”。共产党固然希望人们同意与接受自己的主张,因此共产党向来也就不隐瞒自己的主张,共产党向来反对使用阴谋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主张,反对党内采取这种政治阴谋的个别同志,尤其反对强迫人们来同意去接受自己的主张,共产党依靠公开宣传与说服,依靠大多数人对于自己主张的拥护与赞成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共产党相信自己的主张,依靠这种光明正大的办法能够前后取得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成与拥护。所以他用不着倚靠阴谋手段与暗中计算的办法。共产党在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执行这样的信条。

但共产党在自己参加的政府中,各种会议中,以至各种群众团体中,都是有自己的党团,共产党的党团是为着要使自己的党员在这些政府、会议和团体中主张一致,行动一致并更好的说明自己的主张而谈。在能公开的环境中,这种党团是公开的。所以共产党的党团不是阴谋的团体,不是暗中危害同盟者的团体,更不是什么“毁坏人类天真性情的东西”,西欧各国会议中,不独共产党有党团,其他各党派也有党团,我们不反对中国其他各派在联合政府中有他们的党团。

六

张先生说：“共产党似乎应在其治内即根据该宣言实行那些‘救灾安定民生’，‘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加薪加饷’，‘实行免费教育’等政策”，对的！共产党在其治内早已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现在陕北，任何事物不抽一文钱的税，那里的公民没有饿饭，一切鳏，寡，老，弱，残，废的人，都有一定公款公粮救济，没有盗窃乞丐。人民的收入比以前多，生活比以前好，一切学校是免费了，大学与高级学校学生且由政府供给衣食。工资增加了；工人待遇改善了；政府机关职员，虽未实行薪俸制度，但最低的杂务工役，他们的衣食待遇同最高的长官一样。商业虽因封锁限制，但市场有很大的扩大，商人的利润比以前增加几倍，各种合作社，提高农业与手工生产的办法，在政府协助之下实行。

最近又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将许多政策改变到适合团结全体人民抗日救国的任务，如改变对富农的政策，给一切小资产阶级与抗日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新闻记者，科学家，专门家等）和忠心抗日的白军军官等与选举权，被选举权，更用宽大的政策对付工商民族资本家，不没收他们的财产，保护他们的营业，欢迎外面一切抗日的以及被卖国贼虐待缉捕与失业的知识分子，军官士兵到里面去，优待他们，给予他们以工作，并给予他们发展天才的机会等。

以上这些，先生如不相信，我们欢迎先生及任何其他愿意研究中国社会制度的人们到里面参观，保证在那里不会受到

任何的留难并受到满意的欢迎，并且去参观的人就此可以实地考察苏维埃制度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而加以判断。不管怎样，共产党总算在实地从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之试验，对于那里的一切作一种不近人情的毁谤是无益的。进行一种客观的冷静的考察和研究是必要的。山西的土地村公有，研究考察的人是有了。我们要求你们对于我们所作的亦给以同等待遇，想亦不为过分。（略）

望先生将这封信在贵刊上发表，并在贵刊上答复我。这或者对于中国民族不是无益的吧！
敬请
撰安

陶尚行叩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三日

（载《自由评论》第22期，1936年
5月2日，原信署名陶尚行）

关于人民阵线问题的两封信

(一九三六年五——六月)

刘少奇

民族解放人民阵线

编者先生：

听说你的日报就要出版，并附有星期增刊，非常愉快。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虽还未能读到贵刊，但是因为看过你们以前所编行的刊物，深信贵刊是很值得珍贵的；因此就觉得似乎我有权利先向贵刊贡献意见。

我觉得贵刊应担负促成解放中国民族的伟业，而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之实际的组织。贵刊应将全部精力聚集于此。

救亡的人民阵线应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应是全民抗日反卖国贼的各阶层联盟。从最先进的阶层及其政党的武装力量起，直至最落后的同乡会宗教团体与部分反日的地主，军人官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应包括在人民阵线之中，……这个问题不应该只是宣传口号了，而应该进入实际的组织工作上去。贵刊就应担负这一艰巨而伟大的组织工作。

关于人民阵线，我觉得最危险的是狭隘的关门观点。有

人认为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要求已不及一九二七年革命时候那样大，这便是很错误的判断。事实是恰恰相反，侵略主义在中国势力比一九二七年有十倍的加强，民族危机已达到这亡国灭种程度，这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之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要求，是超过其他一切问题在全国人民面前被严重的提出来。这已成为中国民族解放之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了，这时候谁能在民众面前正确答解这个问题，谁就能获得民众的信仰。这是人民阵线组成的基础。反之，谁忽视这个问题，降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谁就要落在民众后面，不齿于民众。

自然，现在的民族运动比一九二七年是大不相同，这表现在：现在的民族运动是在经过无数次革命锻炼之后产生的；是在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存在及世界已处在革命与战争前夜形势之下产生的。因此，他就以特别有力，特别坚持，特别与世界革命因素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以达到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

还有人说，统治中国的是资本势力，封建势力没有了，民族独立的动力是工人阶级，而民族运动的任务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同时还肯定的说：在中国以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英雄再不会有了。这种偏见如获抬头，人民阵线要被葬送，是没有疑问的！

如果说，封建势力没有什么(?)，民族问题也没有什么(?)从事民族独立运动的只有工人，而民族运动的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试问在这里还有什么人民阵线的必要？

甚至有人轻视与侮辱在民族解放中英勇斗争的农民，说

“目前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其对面包与土地的要求，决不比对民族独立平等的要求低一些……华北傀儡的活动，是有着饥饿的农民作它的社会基础的。他们一面宣传，‘文化合作，经济提携’，而一面向农民宣传开发华北便有饭吃的时候，农民是忍痛受其麻醉的。”这是什么话！竟说农民是汉奸的社会基础，农民会接受日本侵略主义的宣传忍痛作汉奸；唯一的理由，是因为农民对面包和土地的要求比对民族独立平等的要求高一些。我想除开日本侵略主义的奸细之外，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东北四省广大的农民参加义勇军及每次学生下乡宣传获得广大农民的赞助，不知作何种解释！当着工人学生向农民宣传，农民是很容易懂得：在亡国之后，他们所要求的土地与面包是更难到手的。在民族革命之胜利进展中，在没收侵略主义与汉奸土地财产之斗争中，他们的土地与面包要求是更易于实现的。在民族斗争中联系着满足工人农民之土地与面包的要求，才是正当的。所以民族独立在今日是主要的要求。

如果说除开工人之外，一切的人都是反革命的，而且是反民族解放的，这就把一切的门都关死了，还有什么人民阵线？

我肯定的认为：在今天中国全部陷入完全殖民地的时候，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大祸面前，工人与农民都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城乡小资产阶级是整个的重新转入了民族的解放斗争的营垒，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之可靠的同盟者。民族敌人的营垒中开始了从来未有的动摇与分裂。首先动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这时候民族资产阶级有由动摇而至对革命中立的可能，一部分有重新参加民族革命的可能，许多小地主与

一部分官僚，军阀，有同情赞助与参加民族革命的可能。我相信代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英雄不独还会有，而且将更多的不断的产生出来。这就是说：参加革命的群众基础与社会阶层更加强了，更广泛了，而民族反革命的社会基础更削弱了。这就造成了极广泛的人民阵线的基础。不承认对目前形势的这种分析，就谈不到人民阵线与上层的统一战线。

我觉得你们在组织人民阵线时，应根据上述的分析，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抛去一切狭隘的对人“不容忍”的傲慢的废物，不管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样式的个人，你们都要去招致来，在抗日救国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从某些比较进步的要人，直到青年会，佛教会，商会，以及其它一切新式旧式的各种各色的团体与个人，都要去推动与鼓励他们到这条战线上来。丝毫不要机械，能全部同意你们主张更好，即使只同意你们一点，只能给你们以极有限的帮助，甚至只能中立不积极来反对人民阵线的都好。因为目前的唯一的目标是反对日本侵略主义者。你们要使每一个人明白他所受到的共同威胁，知道只有站在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上，才是救自己与救民族的方法。你们反对卖国贼，要集中火力对付亲日汉奸，其余的都应成为你们的间接的同盟者，这样才能结成广泛的战线。

对于麻醉民众为民族敌人张目的所谓“名流学者”，你们批评的彻底是必要的，因为这些人也是东北的出卖者。他们常常成为卖国者的理论家，但他们还是中国人，事实逼迫他们一定的时候也不能不认为抗日战争是必要的。因此你们在批评中还应表示善意的态度，应避免一些刺激感情的故意攻击

的语句，你们应该鼓励他们往好的方面走。

总之，我以为你们火力应放在亲日汉奸身上，其余你们应尽力使他们站在中立，同情、和赞助你们的地位上来。你们要促成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便不得不严重注意这一点。关于上面所提到的农民和工人等等的生计问题，我们也应该坚持这样观点：即满足农民之土地要求与满足工人职员士兵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不独不会削弱抗日救国的力量，相反的，将大大增加抗日救国的力量，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到民族战场去英勇牺牲的精神。

我觉得狭隘与不广泛，是促成人民阵线的大障碍，所以在贵刊即将出版的时候，贡献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我以为还应确定一下贵刊应该属于何种性质。我认为贵刊应成为救国人民阵线的指导者与组织者；成为千千万万各种各样群众的权威的刊物。

编者先生：话暂时说在这里为止，我不希望贵刊一定发表我这封信，但我希望先生及贵社同人能考虑一番我所贡献的意见，并在贵刊上简单答复我。

此致

敬礼

莫文华

五月二十四日 天津

（载《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1期，1936年

6月7日，原信署名莫文华）

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

编者先生：

前次我给贵刊论人民阵线的信，仅仅是批评一个具体的主张，没有说到目前关门观点的全部，所以引起先生及第二期王保新先生的许多补充。先生的意见我都赞成，但我趁着这个机会将人民阵线与关门观点再来一般的说几句话，想还是先生所能允许的吧！

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中心关键。所以阻碍和破坏民族团结统一战线的关门观点，就成了一切救国先进分子中之主要危险。至于根本否认有民族统一战线必要的人，我们可以不去管他。因为这种人在客观上是汉奸。现在我所要说的是那些对于目前民族统一战线之重要性估计不足，及对于广泛的人民阵线怀着深刻疑惧的那些人。他们一方面承认必需联合全国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去战胜侵略者，但一到实际问题上，他们又惧怕人民阵线或者轻视它。结果就构成了他们的关门观点。

这些关门观点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是由于对自己不相信，对人家恐惶。因此，他们总是害怕，怕领导权被人抢去，怕受人家利用，怕汉奸来破坏，怕动摇自己，怕发生错误，……结果他们只有把门关起来，拒绝一切可能合作的同盟者。他们以为把门关了，就什么也不害怕了，就可以保存他们的纯洁，清高，古傲和本色。

在今天人民阵线可以说还没有正式开始，但王保新先生

就叫出人民阵线的“危机”来了。亲爱的王先生！我不同意你这种心理！现在的“危机”不在人民阵线，而恰恰在你自身。因为你这种心理的叫出，可以吓退许多人参加人民阵线，也吓退你自己。比如你说“汉奸钻入阵线里面去，其害不堪设想”，我认为这是过分的顾虑。汉奸可以破坏人民阵线，人民阵线也可以制裁汉奸，不堪设想的恐怕还是汉奸。你又说：“组织方向，仍须严格”。怎样严格？就是把门关了，拒绝那些抗敌的军人，官吏，资本家，地主及一切你不相信的人来加入，或者自己不敢去加入有这些人参加的反日团体和组织。然而人民阵线是不能拒绝那些愿意抗敌的军官，官吏，资本家来加入的，他们来加入对于民族解放运动不是有害的，而是有利的。

人民阵线与上层统一战线的可能，我在前一封信上已经说过，是由于目前客观形势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比数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动。但这只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还由于主观力量的变动。在中国现已存在着民族解放的铁一般的中坚力量，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联合阵线口号已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而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政党都经过了无数次的革命锻炼，都成为经验丰富的老练的成员，不比从前那样幼稚，这些成员在未来的大事变中都将表现他们确定的态度和地位，正如戏剧中的演员一样，各人都明白自己的地位及如何动作等。正因为这样，广泛的人民阵线就绝不会完全重复已往的错误。对于这种错误的过分恐惧，是完全不应该的。

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广泛的领导权是分不开的一件事。抛开统一战线来谈领导权，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那在实际上就是甘心放弃领导权。任何人，他不为团结一切不愿意作亡

国奴的人来努力并取得他们的信仰，他就不能领导这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

然而在人民阵线中的各党各派各阶层都想建立与稳固自己的领导权。但那些能够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到底，能够将自己阶级的部分利益与整个民族利益更好的联系起来，能够在人民阵线中无误的适当的应付各种各色的同盟者，那些人就更有资格在人民阵线中树立自己的信仰和领导。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应该无所畏惧。只有那些准备中途叛变的人，才怀着在中途有被弃于人民阵线之外的危惧。

敌人与汉奸所最怕的是人民阵线，因此他们造作各种谣言，用各种方式来破坏人民阵线。他们说人民阵线中有何种不可捉摸的阴谋，号召大家不要受人利用。对于这种破坏应给以彻底揭穿，这是无问题的。但是过去那些关门主义者的冒险行为，使许多可敬可爱的同盟者受到不必要的牺牲与打击，而这种事情的恶劣影响恰恰给敌人和汉奸利用来恐吓人民不要加入人民阵线。现在必须决然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冒险的行为，尊重与爱护每一个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使他们能够在人民阵线中发展他们的长处，感觉兴趣，这样才能造成互相尊敬的诚意的合作。

我奉告一切的爱国志士们！为着团结全民族一切救亡的力量去战胜敌人，你们应该胆大些！胆再大些！你们自己都有坚定的立场，坚定的救国主张，还有坚决的意志与丰富的经验，客观的主观的形势无一不利于你们。因此，你们不应该害怕这样那样，要应该完全自信，你们不会随便受别人的不正确的影响和利用，相反，你们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英勇牺牲精

神与坚决正确的主张能够去影响与领导别人。你们要自己跑到广大的各种各色的群众中去，把人民阵线创立起来。

自然，在人民阵线中可能有各种危险，发生各种错误。但这是在人民阵线大规模建立起来以后的事情。今天的主要危险，则是各方面都害怕，各方面都关门，根本就使人民阵线不能大规模建立起来，或者在某地建立起来又随即弄倒。现在我们估计到将来人民阵线中可能发生的一些危险和错误，在可能时给以预防是对的。但在今天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而且任何事情都有不能避免的同等可能的危险。读卡尔的书，也有可能变成各种修正主义的危险。要完全避免各种可能的危险，那只有一事不作。然而我们不能因有“噎”的危险就把“食”也废了。

胆大些！把门完全打开！小偷，盗贼和魔鬼，是有办法制服的！先生！话已说多了。你的意见以为如何？

莫文华上

六月十九日

（载《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1卷第6号，
1936年7月12日，原信署名莫文华）

共青团中央给全国学生的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

全国学生联合会：

全国学生们：

对于你们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坚持不屈的英勇奋斗，深表同情和敬意！并慰问因救国而在狱的一切学生。当你们在平津上海和全国各地发动为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时，我们互相虽没有直接通信，从简单的电信和新闻中，我们已经知道你们英勇的行动。我们是在不约而同的相互配合着行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你们的佳音，同你们所盼望着我们是一样！

中华民族正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只有中国人民起来一致团结奋斗，我们相信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一定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我们共同一致的信念。你们最近的行动和我们的事业，都是共同向着这个信念前进。

东北四省久已沦亡，华北现又名存实亡，眼见全中国快要变为奴隶，凡属不甘心作汉奸的中国人，谁能不切齿痛心。自学生界高举义旗，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以来，全国人民到处风起云涌地响应，加入民族解放的阵线。全世界凡属主张正义的言论，都在表示同情。

在你们的救国运动一开始，就采用罢课游行示威来抗议

日本强盗和汉奸卖国贼，站在民族解放的前线，号召全国人民参加，在请愿不遂，立即转变深入民间，唤起民众。拒绝参加蒋介石御用的代表所发表的宣言。最近又采取广大的国难教育，以反对蒋介石的亡国教育。这一切行动都是非常之正确。学生们！继续坚持不屈、英勇的奋斗精神，不达目的誓死不休，头可断，亡国奴不可作！

卖国贼蒋介石的统治，是“卖国可图功”，救国则有罪。一般亲日媚日的汉奸都可在〔其〕统治之下升官发财，为民族奔走呼号的志士，则受尽逮捕、监禁、屠杀。蒋介石对学生赤诚救国运动，始则诬以受人利用，继则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到处摧残学生救国运动，最近则在校大捕学生，卖国贼宋哲元在传讯的名义之下，把天津的爱国学生大批捕杀。在卖国贼蒋介石的统治之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为犯罪，就是在阿比西尼亚皇帝的统治之下，救国也成为正义。这当然是因为卖国到底的蒋介石与抗战的阿皇之间，是有不同的。

全国的学生，全国的人民，并不因蒋介石的卖国而放弃自己的救国的责任，恰恰相反，正因为现在中国的政府是卖国的，而救国的责任完全放在全国学生全国人民自己的身上，因此卖国贼的压迫屠杀并不能阻止全国学生、全国人民的救国运动。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正在领导着红军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全苏区的人民都在擦掌磨拳，紧急动员，上前线的加入到抗日红军去，在后方的努力一切工作，同你们是一条心，就是要打倒日本和卖国贼。但是，同你们处在环境不同，在苏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是公开的，得到政府的赞助的，爱国不

但是无罪，而且确是“匹夫有责”。这因为苏维埃政府是代表救国人民的意志。这是你们能够深信的。

中国红军在战胜一切困难，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达到西北，现在又东渡黄河，目的就是要求得迅速直接对日作战。最近苏维埃政府又宣布要全国的红军集中河北，为全国人民打先锋，以抵御日本强盗的迈进。

蒋介石拥兵两百万，不但不把自己的军队向北开进，反而把自己的军队从日本占领的区域撤退。古语所谓“兵可百年不用，而不可一日不备”。蒋介石平日搜刮人民血汗，养活数百万军队，并不用作抵御外侮，而只是残杀中国同胞。蒋介石同过去中国军阀是一样，一贯的勇于内战怯于外侮，上海战争时，不去帮助十九路军打日本，而进行“围剿”红军，长城战争时不帮助抗日同盟军，反而解散孙殿英的部队，福建事变时，不去打日本而打十九路军，现在又是不去打日本而打抗日红军。红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救国，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意志，但是蒋介石违背民意，当日本进占河北时，蒋介石把自己的部队关麟征等从河北撤退；当红军要去打日本，蒋介石又将自己的部队关麟征、陈诚、汤恩伯等开到山西来，挡住红军的去路。

学生们！四万万同胞中如蒋介石之流，只有极少数，极少数，就是在南京政府中蒋介石部队中的上中级军官中，对于蒋介石卖国到底的行为不赞许的，也不乏其人。工农商学兵各界之广大民众，对于蒋介石之卖国行为更切齿痛恨！

亲爱的学生们！前进啊！黑暗、屈辱、恐怖和血腥的时代是快要过去了，在前面展开着崭新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

时期。只要掀起直接对日作战的义旗，全国人民都会牺牲一切的争赴疆场。你们还记得东北抗战时，东北义勇军和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响应，上海抗战时，全国人民的拥护，在东北和上海的炮火〔声〕，全世界全中国的人民听到时，都感觉在为自己伸义愤，东北和上海抗战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并不是象汉奸〔对〕群众所说的中国不能抗日。这种理论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就是亲自参加抗日的马占山将军、翁照垣将军也曾有论文，坚决驳斥那种汉奸理论，要解决目前民族危机只有迅速掀起直接对日作战。我们彼此共同的努力都向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前进！望你们目前更应为着下列的几个目标努力：

（一）创立全国各党各派抗日人民统一战线；

（二）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

（三）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四）全国红军与全国海陆空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五）争取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组织集会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对于你们最近的行动除表同情外，我们准备用一切能够作到的力量帮助你们。

对于今后的工作我们有下列的建议：

（一）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个流血的斗争，而这种流血的形式，主要的是要在战争中表现出来，无论要战胜卖国贼也好，要战胜日本强盗也好，没有民族解放的战斗，中华民族解放是不可能。而且这种战争不是很远的事情，而是要迅速的

到来，当然这决定于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因此武装民众的工作是极重要的事情，发展抗日的民众武装、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学生不但要担负武装民众的工作，学生本身也就要武装起来。

(二)争取士兵抗日，争取军官抗日。要在军官士兵中作广大的说明，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土”，现在“土既不保，国也不卫”，就失掉了军人的天职。要发动全国军队中的军官士兵，要求北上抗日。古人所说，顽石可使点头。难道我们一个热忱爱国的男儿，不能把热血的军人说动吗？！难道中国的军人都是不称职的不爱国的吗？不是，中国的军人，都是称职而爱国，只要把道理说通，都会来，谁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谁不愿意打日本强盗！全国海陆空军集中河北打日本，就靠你们的工作，要全国军队中的军官士兵自动向河北开，要把“枕戈待命”变为“自动开拔”，同时苏维埃主张红军集中河北打日本，也要在军队中人民中说明。反对拦阻红军北上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日本去，欢迎红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三)要继续的到民间去，要扩大宣传和组织的工作，极端的注意把抗日的宣传与当地民众的生活联系。解决他们目前最迫切的痛苦。更容易使他们接受抗日宣传，同时更容易把他们武装组织起来。

(四)集中注意人民统一战线的建立，不分党派，不分政治信仰，不分宗教信仰，只要愿意抗日救国的结成联盟，反对汉奸卖国贼和日本。

团结学生内部，注意学生的本身问题，除少数汉奸走狗应排斥于学生界之外，其余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学生都应当结

成一气,对准汉奸走狗和日本打。

最后欢迎你们派代表团或个人来苏区参观或帮助我们的工作。

致

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五月三日

(载《火线》第62期,1936年9月30日)

K V 启事

我发起在火线上组织一个讨论会。这个讨论会不要另外的组织形式，每个同志都可以参加，对于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最好是与目前现实生活有关的重大问题，新策略路线中的问题。如果同志们赞成我这个提议，就请你们提问题与意见，简单写给各级党组织，由组织汇齐转给《火线》，在《火线》上发表并讨论。

同志们！你们赞成吗？来吧！！！！

（载《火线》第 63 期，1936 年 10 月 15 日，

作者 KV 即刘少奇）

把一般的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 具体问题联结起来

刘少奇

当我们解释一般的原则之时，就应该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当我们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之时，就要提高到原则的高度。这样才能使一般原则与具体问题统一。

然而我们许多同志就不能作到这一点。他们了解一般的原则，是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不发生关系的，而对付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又离开了一般的原则。如是在他们的脑筋中，原则是原则，实际问题是实际问题，二者不发生关系。所以他们在谈论原则时，可以比别人谈得更多更好，但一到实际问题上，他们所作的，又恰与原则相反。

比如有些人天天口里反对关门主义，但并不妨害他天天去作关门主义的事情；口里天天反对冒险，也不妨害他心里正在想干一件冒险的事情；口里说要保护群众中的干部，而在实际上又妨害他的公开地位与受到开除；口里说要严密党的秘密组织，而实际又在计划上文章上泄露组织的秘密；口里说要建立有力量的群众团体，而实际上又去拆这个群众团体的台。

这种“口头”与“行为”的矛盾事件，在我们中间实际是太多了。然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难道是这些同志“口是心非”吗？难道他们是自觉的两面派吗？难道他们是对党的路线怠工吗？事实的表现虽然似乎是这样，但实质上他们却还不是这样。实质的问题，是他们不会把原则与实际问题联结起来，不会在实际工作中去活泼的运用原则，也就证明他们对于原则了解得不实际不深入。不实际的了解原则，就是不了解原则。他们口里所说的原则是空的，是假的。真正的他们还没有了解。所以他们会空谈原则，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种复杂的具体问题，他们就失去了原则的轨道。

这也是我们中间空谈多于实际工作的一个原因吧！是我们的转变迟缓，工作少有成绩的一个原因吧！

我们要克服这种现象，我们要把原则与实际问题联结一起。因此，我们要求同志们更深入的更实际的去研究与了解原则。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去运用原则，去求得对于原则的更深一层的了解。

真理总在平凡中，许多同志犯错误，都是在那些最基本最平凡的问题上犯错误。而寻求真理，也是要在平凡中去寻求。然而我们许多同志不这样想，他们好高骛远，他们总是向神秘的、不可测知的地方去寻求真理。如是他们愈寻求就愈不了解。这在许多学生出身的同志是常犯的毛病。你如果批评他对于原则还不了解，他可以去买几本辩证法资本论来读，他可以向你宣布他还不知道原则，他预备再读两年书。我们虽然不反对读书，我们要读书。然而要从资本论与辩证法上去找到他所不了解而要了解的那个原则，那也就等于到大海里去

摸砂金差不多。

同志们应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最平凡的商品说起。恩格斯从一个警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利来说明国家。牛顿的定律是说明树上的果子为什么会掉下来，瓦特的定律是说明开水壶上的盖子为什么冲起来。只有牧师才教我们到上帝那里去寻求真理，当然这只有愈寻求愈糊涂。

我觉得我们的同志应该把那些认为极粗浅极平凡的问题，甚至在你们口里已经讲得烂熟，在你们心里已不怀疑的问题和原则，再提出来联系到实际生活去想一想，去重新考虑一番，去与其他的同志互相讨论一下，这样可以使你们提出新的问题，可以使你们有新的进一步的了解，可以使原则联系到实际生活。我们的同志对于同一个问题常常有彼此不同的了解，所以在同志中提出一些问题来互相讨论，是可以使我们进步的，只要我们是虚心的学习。比如说：什么是具体领导？我们的领导是否具体？关门主义是什么？我们这里有无关门主义？民主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否民主？统一战线是什么？我们这里怎样来进行统一战线？对于这一类的平凡问题，我们来给以周到思索，就可以发现许多新问题。

同样，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我们也要从各方面去观察，追究它的根源，估计它的影响，注视它的变化，联系到我们的原则来解释它，处理它。这样就会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来运用原则。如果我们这样经验多次，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问题，都可以从原则上去解释它，并处理得合于我们的原则。

肃清空谈！要从现实生活中去了解原则！要把我们的原则活泼的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十月十日

〈载《火线》第 63 期，1936 年 10 月 15 日，
原文章署名 K V〉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为响应 世界学联援助中国反日运动宣言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士们：

现在的世界，为日暮途穷的法西斯威胁着。

由于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意大利法西斯帝国主义的进攻阿比西尼亚，德意志法西斯企图造成第三帝国而压迫多数弱小民族，以及一切国家法西斯血腥的统治，各国国内的多数民众，一切被压迫弱小民族，不能不高举起反法西斯的旗帜，用血去冲破法西斯的压迫及围攻，中华民族解放运动，阿比西尼亚英勇的抗意斗争，以及一切被压迫群众被压迫民族的反法西斯抗战，都充分的表现了法西斯走往死路的疯狂状态，都充分的表现了被压迫群众反法西斯伟大的力量。

世界学生联合会，配合着广大群众反法西斯运动，举行了为援助中国学生反日斗争的和平宣传周，在这一周间（四月廿二日——四月廿九日），全世界学生的工作纲领是：

- 一，扩大宣传，暴露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阴谋，暴露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屠杀中国民众的兽行。同时报告给全人类：中华民族并不是懦怯不抵抗而

等待死的，中国的民众正风起云涌的进行着民族解放斗争，中国学生每天都在这斗争的最前线，作先锋的反日工作。

二，全世界学生，在这一周间，举行总罢课，向日本领事馆示威，向国联抗议，向中国政府提反对广田三原则，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要求。

三，全世界学生不分国界，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团结在一起，用实力及道义援助中国反日运动。

四，以现在的工作为基础，发动本年八月间的日内瓦世界青年协会，领导全世界青年反战反法西斯运动。

我们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回答世界学联的号召，向中国学生全中国民众宣告：

我们采尽所有我们的能力，继续一二九以来几次伟大的英勇的反日斗争，推动这个世界和平运动，保卫这个世界和平运动，中国是世界危机的中心，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是和推动世界和平运动永久联系着的，而和平只能用实力才能争取来的，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是法西斯帝国主义，要争取世界和平非得广大的推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事的运动，我们，全中国的学生和民众，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加紧了我们的反日运动，反日斗争，我们要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的团结在一个民族解放旗帜之下，建立起反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用实力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我们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回答世界学联的号召，向全世界争取和平者宣告：

中国民众诚恳的接受了你们同情的援助，中国民众要和

你们永久的联合在一起，推进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为世界和平而奋斗。中华民族虽然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残暴者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屈服的，我们，也正如阿比西尼亚一样，正在酝酿着我们的民族解放战争，反日战争。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报纸，使你们和中国民众失去了表面的联系。你们得不到中国民众为祖国为世界和平斗争的消息。不过，粉饰、歪曲是敌不过铁的事实。中国民众每一分钟都有人在斗争中流着血，在斗争中死去，而斗争却是更延长着。更扩大着。中国民众，不但要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同时还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斗争。斗争是艰苦的。但是中华民族不怕这些艰苦，按着全人类和平指示者领导者的教训，为他们的祖国而战，为全人类的和平而战。我们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更要向争取世界和平者宣告，中国民众并不是如帝国主义所传那样一盘散沙似的不能团结，中国民众在反日旗帜之下，现在已建立了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的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世界和平而奋斗。中国民众回答世界学联的号召，我们要不分国界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的团结起来，为一切弱小民族解放而战，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战。

最后，我们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向一切争取和平者宣告，真理是在人间的。为真理而斗争是会得到全人类的同情及支持的。全人类是个统一体，中华民族是人类的一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是争取世界和平的一环。全中国民众要坚强的和一切争取和平者团结在一处。

反对法西斯血腥的统治！

反对帝国主义强盗侵略之战争！

建立反日的人民统一战线！

建立争取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原铅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

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为响应世界 学联援助中国反日运动宣言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中华民国各大学学友，职业青年，乡村工作青年，及各界全体同胞公鉴：四月二十二日晚间，我们接到了世界学生联合会的一封信，叫我们转致诸君，信的内容，是叙述世界青年对和平与正义的坚决拥护。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同情我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开了一次大会，会内包括各党各派爱好和平的青年，议决发动全世界的学生，举行全世界规模的反战运动，定本月二十二至二十九日为反战运动周，号召世界学生总罢课，向日本领事馆示威，向国联抗议，向中国政府提出几点关于救国自由的要求，并且决定于今年八月间在日内瓦举行世界青年会议，要中国派遣代表出席。

我们，清华大学的全体学生，除去把这封信尽力传布之外，更愿意向全国同胞郑重的宣称：我们将尽自己的能力，来推行这个运动，保卫这个运动！中国站在世界危机的中心，中国的青年要冲破这危机，为了民族的解放，——同时也就是为了全世界的和平，我们的祖国是与整个世界联系的，我们要驱逐侵略者，争取祖国和平的生存，这正是世界和平工作的一环，过去我们发动过救亡运动，此后仍将以不断的工作回答世

界学联的号召。

我们坚信，和平不是从天下降的白鸽子，没有自己斗争来换，谁肯把和平赐给我们？侵略者来侵略我们，他就是破坏了世界和平，我们为了和平的斗争，正要以裁判他的，这一形式来表现，我们祖国的老年，中年，青年的同胞都是爱国的，中华民族有着笃爱和平的天性，那么，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为甚么还不拉起手来为祖国与和平而奋斗呢，屈服和忍受都并不是和平，而是怯懦，真的和平是有代价的，我们要号召全体同胞英勇的慷慨的付出这个代价！

同胞们！让我们大声疾呼，响应世界青年反战运动，并且以实践来证明它，我们要象世界学生联合一样，为了共同的目的，不分党派，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大家联合起来，我们要消灭自己中间的任何歧异与仇恨，任何争议与战斗，在统一的目标下，结成坚固一致的统一战线，——斗争！为着祖国生存，世界和平！

国立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

四月二十九日

(原铅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

民族解放先锋队对时局宣言

(一九三六年五月)

华北的沦为第二满洲国，已经是摆在目前的事实了。“防共协定”的签订，就是订立了彻底出卖华北的契约。

因为汉奸的高压和掩饰，这个卖身契约在一面加紧侵略，一面积极出卖的形势之下秘密签订，竟能瞒过了一部份人的耳目。使一部份人忽视了它的严重性，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民族解放先锋队为了指出这一协定所造成的断送华北，灭亡中国的致命危害，为了唤起广大民众注意到当前不能容忍一秒钟的危局，为了团结铁的战斗力量来粉碎这一万恶阴谋，郑重宣言如下：

我们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场，对当前最大的敌人，只有积极发动全国民众一致抗战，根本谈不到交涉，谈判，乃至于订立协定！敌人对付我们是抢占土地，破坏主权，大批的屠杀勤劳民众，而我们的当局丧心病狂地和她订立所谓“防共协定”，这只是无耻的进一步的投降！

“防共协定”主要的内容包括以下几项：

1. 二十九军军队开往冀南，日本增兵二师进驻平津。
2. 由宋哲元韩复榘等组织防共委员会，为华北防共最高机关，为增高其效力，日本政府得派军事政治顾问协助。

3. 扫除一切抗日亲共亲蒋份子，彻底消灭抗日运动。

4. 防共委员会为防共所需的军火及技术人员均由日本负责供给。

另外还有附款两条，一是华北自治政府成立，冀东组织即取消；一是协定于六月前实行。由这些条款可以看出来，“防共协定”实行的一天，就是第二“满洲国”诞生的一天。根据“协定”，日本帝国主义者可以在华北大增兵，可以公然占领平津，更公然把冀察二省军事政治的统治权完全攫在它的铁掌之内。这不仅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上加了钢铁般的镣铐，更把中华民族的前途整个推进黑暗的深渊。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想把华北沦为实质的殖民地，而且已经伸张其侵略的魔手于华中，华南，企图殖民地化整个中国，这种贪婪的野心和毒辣的计划，只要不是瞎了眼睛的人谁也会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只要不是丧了良心的人，谁也不会甘心屈服的！

协定上加上“防共”二字，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走狗们的卑鄙手法，他们企图在“防共”的名义之下，掩盖兽性的侵略和一贯出卖的狼狈为奸的真实面目，便于肆行更残暴的屠杀和摧残。凡是反对“防共协定”的，凡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总之，凡是努力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都可以加上“共党”或“袒共”的罪名而加以逮捕，监禁，或杀戮！其实这种无耻的阴谋反而正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走狗的低能。很显然地，无论“防共”或“容共”根本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绝对不容外力干涉。借口共同“防共”而实行军事占领，这不仅是侵犯我国主权，更是进一步地抢占领土，屠杀人民，除去丧心病狂的汉奸而外，凡是中国人民没有一个不誓死反对的！

进一步分析“防共协定”产生的背景，更可以看出它本在质上完全是帝国主义者侵略的工具。它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苏蒙协定的刺激，一方面是由于不断爆发的反抗斗争的威胁。苏蒙协定保障了中国一部份弱小民族的安全，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另一傀儡的兽行，因此激动了它的愤怒；而各地陆续发动的英勇的抗日斗争，又使它痛恨汉奸走狗的无能，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手段。“防共协定”签订后，华北的政局马上就会发生变动，“冀东”和“冀察”两个傀儡组织合并，变成“防共自治政府”，将成为华北的政治形态。此后，爱国运动将要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直接肉搏自是必然的结果。

然而，这只有增长我们抗日的决心，决不能使我们感到退缩。在拥护主权，保障领土，争取民族解放胜利的共同目标之下，我们更团结了广大的英勇战士形成铁一样的壁垒。每一个人都可以感悟到，目前一步放松，日后既成事实会招致不能想象的惨祸！我们要打击这毒辣的阴谋，一致群起以千万倍的勇敢反对血腥的“防共协定”。民族解放先锋队愿动员全体队员作反抗的前哨！

起来，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用英勇的民族战争争取民族彻底的自由解放！

反对外力干涉内政

反对侵害主权的“防共协定”

反对借口防共压迫爱国运动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伪防共自治政府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反对制造战争屠杀民众的法西斯蒂

反对闽南伪自治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增兵华北

用民族解放战争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

发动抗日战争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载燕京大学《生活十日》第2期，

1936年5月21日)

日本在华北大增兵的意义

莫 愁

日本帝国主义，自二二六事变以后，为军部的傀儡的广田内阁出现，便对于中国的侵略，更来得积极起来，俎上肉般的华北，现在已经到了被割的时候了。在最近日本和冀察政权，订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协定里说是：冀察二十九军，只准驻扎冀南。接着：日本大批军队开到华北，在五月十四十五，陆续到津有一千多人，北平日军，也增加到一千二百。十六日新增的旅团长河边到平，在平设司令部，据说：总数约两师团人，五月底增足一师团，其余在七月总可到齐。但，事实上，数目恐怕还不止这些。试听日本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的话：“增兵总数不发表，不够时再设法。”可以知道华北增兵事，方兴未艾。日本自己也讲：这增兵是它的根本国策的一部，海外驻军四大单位计划之一，所以这问题的严重性，却在华北一切问题之上，但南京政府，除掉在十五日电令许世英，提出一纸抗议书外，什么表示也没有。十五日宋哲元发表谈话，把这问题的责任，推到南京政府身上，说是何梅协定有这样的条文，但对于防共协定，却一字不提。从这种表现的事实中，我们不难想见，我们的华北，老早已经被何梅协定和防共协定所断送了。

这问题的意义，归结起来有两点：

第一，中国民众更进一步地认识当局——当中国当权者签订塘沽协定的时候，说着为的是保全平津，当时一般人还以为，在忍服下仍可苟全，还算是差强人意。如今，日军却大批驻扎在平津了。这真叫拥护当局的人，也很难代当局的一贯政策辩护了。换言之，日本在华北大增兵，益使中国民众，对当局将有更清楚的认识。加以，南京政府对这件事，始终是没有积极的表示。对于宋哲元的谈话，竟不见只字更正，于是可知：何梅协定中，允许了日本增兵，倒不至于未足凭信，而所谓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乃至最近宋哲元所不曾提到的防共协定，对这次日本增兵华北，都是极有关联，种种条约，无非都是使中国民众受层层束缚。

第二，使华北格外来得殖民地化——日本增兵华北，和日军占领华北，其意义并无两样，华北不准驻中国兵，只准驻日本兵，而驻兵的数目，却又不让中国知道，华北还能够说是中国领土吗？华北每有一问题发生，华北殖民地化便进了一步，这次增兵，却完全把华北，变成了帝日的殖民地。中国的当权者，只知道签订了出让国土的契约，已经完完全全地不是中国人了。在目前，惟有中国人民自己联合起来，才能造成一座坚固的保卫华北万里长城。

（载《清华周刊》第44卷第7期，
1936年5月27日）

华北走私情形底严重

纪 翔

最近日本帝国主义更疯狂地侵略华北了；一面在华北大增兵，一面对于走私，格外来得加劲。我们中国的政府，一向屈服于“友邦”的，向友邦交涉制止增兵，固是无效。向“友邦”抗议走私，也同样地没有用。但，走私这件事，对中国民族资本势力，影响可大啊。今年的天津海关税收，减少有二千万，四月一个月，就损失八百万元。它直接影响到全国百分之八十八的收入。上海十几家纱厂，都因为走私而停工了。天津裕元公司北洋锭厂，也只有让日本来收买。张家口的奸商，挂上了日本旗子，推销私货就可免税。照道理讲，中国政府应该用种种方法来防止了。但事实上，除开一纸具文的抗议外，秦皇岛海关缉私队，自动地把枪械收库保存（五·一四立报），走私鲜船被扣，经日本交涉就放行。种种事实，都在显示着中国资产者：已经毫无力量对抗帝日，虽是一再哀求，总不见帝日分一杯羹。于是别的帝国主义眼红起来了，总税司梅乐和五月十三日发表谈话，大意说是妨碍到中国内政，倒没有什么，但妨碍到关税担保的赔款债务，却在国际上大成问题了。这就是说走私已经妨碍到国际帝国主义了。于是国际上大大地注意了这个问题：五月二日英大使克来武便对日本责问，十五

日美大使格鲁也向日本提出交涉，十四日英中国协会主席贝尔大骂日本，说是妨碍到长江流域的英商。英国更叫经济特使李滋罗斯，随时报告走私消息。英更和美德从十三日起商量怎么对付。试问：它们究竟怎么对付呢？帝国主义者的商量，无非是牺牲了弱小民族。他们大概商量着：怎样顾全各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要说很凶的缉私吧，中国是不敢，就是别的帝国主义撑着中国的腰，日本也会不顾别的帝国主义，而很凶的走私。因为欧洲帝国主义，对欧洲的德，意等所闹的乱子，还是照料不来，对远东，尤其对帝日气势熏天的华北，是会对日本让步的。所以解决这问题，很容易如日大使川越茂所说的是减低关税。这问题再向前推进，便是华北海关的独立，这在十三日英包尔温答复下院，便有这样传闻，英泰晤士报也说到这是日本将要向南京提出的消息。换句话说：日本帝国主义要在军事上政治经济上，全盘地宰割华北。中国民众，为求中华民族解放，获得自主关税权；为了解救危亡的华北，彻底地消灭走私，只有自己起来。

（载《清华周刊》第44卷第7期，

1936年5月27日）

大直沽河上的浮尸

云

大直沽河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走私，增兵和建设飞机场、日兵营，闹得整天价响的天津市附近。这条河中最近发生了一桩使人听了毛发悚然的“怪事”；在惶惶不安中过着半奴隶生活的天津居民，更蒙上了一层阴惨惊恐的面幕。其实这怪事的发生已不是最近的事了，大概是各地的报纸都不便露布的缘故吧，却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

据说这是一个谜，不容易猜得透的，所以我特地把它持了出来，让大家来猜猜看。

是怎末样的一个谜呢？六月一日大公报的天津快信有这末一段的记载：“……大直沽闸口河内，自四月起，不断的发现浮尸，每日最少在三具以上，至五月间，为数更大增加；据统计，五月份，自一日起至二十日，共计发现浮尸一百二十余具。经地方法院检验的结果，皆为近期被淹身死的男尸，其年均在二十至四十左右。但无法证明其来源，致全市居民莫不惊心，议论纷纷……”（引号中的话由我略加更动和减少，但与原意并不丝毫出入。）

这不是一桩使人惊心动魄的事情吗？那么多的浮尸都是我们的同胞啊！到底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成为一个谜了！读

者诸君看了这段记载，一定要皱着眉头在那里猜了，但是没有身历其境的我们，终究不能明了当地的情形，难免隔靴搔痒的。还是找一些材料来参考参考吧。

该报末了还载：“经记者向各方调查，得有五项传说：（一）有人募华工，上轮船后须签订合同，约二年或三年始得返回。除食宿供给外，可得工资须工作期满始得清算。如悔不往者，夜间乘其熟睡，用药将其麻醉，弃于河中，顺流漂下。（二）有一般匪类，假借招募华工，诈骗乡愚，至夜将其置于河中，借可骗得行李及所带之钱财。（三）有吸毒嗜好者因贫瘾交加，自行投河自杀者。（四）绑票所架之肉票，来于河中撕票者。（五）有人招工修造各种秘密机关，将工人弃于水中，意图灭口，保持其秘。”

这五项传说中，我们如果把它按项来仔细地考究一下，除了（三）（四）两项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象是从人们的脑子里凭空想出来的传说外，而（一），（二），（五）三项，简直是明白地揭穿了秘密，绝不是“空谷生风”的“传说”啊！那些招募华工的人是什么人？我们是不难想知的；我们的华工为了生活上什么人的当？又被什么人用药麻醉，扔到河里去，更也显然的了。明白一点说，我们的同胞是被帝国主义者和汉奸惨无天心地残害了的啊！

所谓“谜”，本来是犯着讳不可以揭穿的秘密罢了！明眼的人谁也会猜得出来的。但是，我们猜出了之后，又应该怎样呢？无疑的我们的热血又要因之而增加了几度的沸腾，我们再也不能忍耐了！

（载《读书生活》第4卷第3期，1936年6月10日）

从一二九到五二八

史 纲

塘沽协定以来，特别是去年五二九华北事变以来，整个民族形势的总特性，乃是：以华北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全民族和日帝国主义者之生死的决斗。如果日寇完成了吞灭华北的事业，那末全中国大破灭的形势，就要急转直下；如果中国人民在华北能够结集力量，做了最有效的抵抗，使日寇受到绝大的打击，那末，这种抵抗的力量，便是给全中国在华北建立一座二十世纪的新长城。

五二九事件以来，这种决斗的开展，第一幕：在日寇方面，是去年的华北伪自治事变；在中国方面，是一二九的救亡运动。第二幕：在日寇方面，是防共协定的缔结，华北日军的增兵，日货的大走私，内蒙大元国的建立；在中国方面，是五二八天津民众和学生首先爆发的抗议日本增兵，和全国反对私货及武装保卫华北的新运动。

日寇在第二幕所进行的，本来是导演第一幕时所拟定的，而且为当时所要一气呵成，最后吞灭华北的计划，当时因受了中国民众的打击，不能立即实现，于是这些计划又由日寇演变至为第二幕。

南京的戒严令和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南京和冀察对于

爱国分子层出不穷的暴力，使一二九以后救亡运动的表面化，遭受了不少的打击，这是日寇敢悍然进行第二幕的根据。日本军阀打着如意的算盘，以为在这样情形下，将可以不再有一二九的阻碍发生，于是以公开强盗的方式，进行日货的走私，同时一大批一大批的军队，向着华北横冲直撞的开进。可是出乎日寇意料之外的在五二八那一天，在华北日军的中心根据地，在日军大批到达的时候，成千成万的不甘当亡国奴的天津学生和民众，居然首先公开张起了反对日本增兵的旗帜，在大街路上举行了武装保卫华北的咆哮。虽则南京和各地的汉奸，鉴戒了一二九的教训，阻止了全国各地报纸发表这一切消息，但天津的咆哮，却不翼而飞地影响了全国救亡的新形势。日寇最后吞灭华北的急进，全国关税制度因日货走私的陷于瓦解，使全国人民都感到国破家亡的惨祸，已迫在眉睫，因此，天津五二八的咆哮，不但重新从广大人民中，得到极强烈之同情的回应，而且一直影响了汉奸营垒的动摇。接踵天津五二八而起的，特别可指的，上海各界五卅大示威，广州十万有组织民众的几次大示威和抗日军的动员，以及北平学生的罢课，演讲和六一三的大示威，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救亡新形势的重要因素。日寇在这第二幕中本来又打算从此急转直下地、迅雷不及掩耳地完成对于华北大规模的占领，但在前面，重新横着这样巨大的阻力，迫得日寇对于冒险的步骤又要再做一回的考虑了。

五二八对于二十九军将士和全国将士的直接号召，曾大大地帮助了将士们对于救亡的转向，软弱了地方当局之镇压的意志，并且迫得他们对于日寇强横的要求，要采取相当强硬

或抵抗的态度(即使这种态度是暂时的)。响应五二八的北平学生罢课宣传运动和六一三的示威运动,对于这种直接号召的策略,更加强调地应用起来,给数月来的恐怖局面,廓清了不少,而且大大地壮大了救亡运动的声威。

一二九运动的当时,实还有不少关门主义的倾向,比如,对于各种社会组织,各种机关,各种武装队伍……即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之统一战线的直接和具体的接洽,都做得很迟缓和很不够;对于一切政府当局的接触,甚至简单采取拒绝的态度。有些救国团体甚至怀疑某一部分愿意参加的人,恐怕他们进来,有操纵的野心,而加以拒绝;有的对于某些有志救亡,而了解不清楚,或行为有错误的人,缺乏容忍或说服的态度,甚至随便以“汉奸”相加;有的完全不清楚救亡统一战线的广泛建立还是在初步,而对于分化估计得过早,并提出过早的分裂;另有些人因为有些救国团体杂有比较复杂的成分,而不肯加入进去,以表示自己的清高。关于上述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差不多平津好些救国团体都犯过(如学联和文救等)。今年春间开学的时候,北平学联关于非常时期教育实施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很不能巧妙地运用统一战线,甚至对于各校教职员,事先都没有统一战线的准备工作(比如一方面应由学联招待全平教育界的当局和名流,征求意见,要求帮助;另一方面应由各校学生会招待本校教职员、征求意见、要求帮助;除此以外,应即进行组织教职员学生讨论和实施国难教育的统一委员会,并经过教职员与当局接洽,要求不加干涉或准许等),没有经过这些准备工作,而即决议限定日子,叫学校当局依照实行,在这样情形之下,把自己的计划孤立了,计

划为学校当局所拒绝，就使同情的教职员也不敢出头。关门主义的倾向，一方面使救亡运动不能很快地摆脱学生和文化界的孤立状态，另一方面，妨碍了救亡运动的公开发展，而使卖国势力得以容易地行使镇压的暴力。

但是不管一二九以来一些关门主义的倾向，一般说来，一般群众组织，都有不少新的巩固和发展，成了五二八救亡运动新阶段的基石。在这个阶段中，在天津、在北平一切的事实，都很明显地，已大大的在尽力摆脱关门主义的渣滓（虽则还有存在的），这种摆脱的努力，和本来所积蓄的组织力量结合起来，助成了今日救亡运动更顺利的发展。

一切的救国组织在这时候，必要瞬息不放松地，大踏步地，具体建立广泛统一的阵线：一方面，尽力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巩固和扩大原有的组织，帮助那没有组织的各界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尽力经过一切具体的线索，用书信，派代表，向一切原有的社会组织（如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通俗文化教育社，各种类的促进会，研究会，官办的工会，军人团体（如各地保定同学会，黄埔同学会），同乡会，红枪会，天门会，穷人会，青黄帮，甚至同善社等），向一切武装队伍（正式军队，民团，警察，保安队，从最低的单位起，到最高的单位（如班，排，连，营，小队，中队，大队支队，团，旅，师，军），从士兵到各级官长），向一切政治机关，向一切学校，提议组织救国的同盟，并请他们派代表亲自参加出席。联合机关，最好利用原有的社会组织的地点（如商会，教育会，同乡会等），在那里设办公处，不必另租屋子做机关。关于一切民众武装的训练，最好尽力向当地的一切武装队伍接洽，要求他们从各方面的帮助。

一切救国团体的群众行动，事先应该尽量准备取得各社会层之最大的同情，避免一意孤行形成自己的孤立。群众的宣言，演讲，口号，都应竭力提防过早或过左的词句。对于中国当局，一方面根据具体的事实，指摘他们汉奸的行为及其前途的危险，另一方面，则号召他们赶快回头，和民众共同为救亡而争斗。这里应尽可能地避免正面的谩骂，避免引起他们镇压的刺激和借口，我们又可以借此来取得更广泛的同情。

关于上述的一切，我们在一二九时候，本来就提出来的。这些任务的未尽，一方面是由于汉奸之残酷的镇压，另一方面，也由于关门主义的过错。五二八运动，实证明了这些意见的正确，而且证明了这些工作的最迫切。

以华北为中心的中国全民族和日帝国主义之大规模武装的争斗（即日寇方面是大规模地武装占领华北，中国方面是大规模地武装保卫华北），据一切事实的昭告，已迫近在眉睫了。我们正临在这中日在华北决斗的第三幕之前面。华北前线二十九军弟兄抵抗的倾向，西南抗日的兴师，正反映着中国人民的争斗已接近着大规模武装的抵抗。

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各方面，准备这决斗的胜利。

（载《长城杂志》第1期，

1936年6月20日）

五二八运动底经验与教训

方 涛

日本帝国主义者底增兵华北，使目前的形势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的地步，不单是华北已经实际上在被人占领着，就是全国，也更进一步地感受到变成殖民地底大威胁，在这个时候，在这已经殖民地化了的天津，群众和学生们的示威，的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这次行动是表示华北民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底统治的坚决的反对。有力地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进占华北底野心以直接的打击。

这次行动是对于全国的广大抗日群众的号召。他指示了目前时局底极端严重性，号召了全国的大众们的更伟大更坚决的抗日行动。北平学生抗日怒潮之再起，上海五卅纪念底盛大举行，广州十万多群众底反日大示威运动，无疑地都受到天津五二八事件底影响。

他给了全国不愿意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之下的将领和士兵以有力的保证，就是凡是背高揭起抗日的大旗的，都能够获得民众底一致拥护。他给了正在动摇于抵抗与投降之间的二十九军以胜利的信心，他促进了西南当局抗日动员底迅速爆发。

从整个的政治意义上看，这次行动，无疑地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散布了极广大的影响，并且加强了我們自己的力量。就技术方面而论，他的成绩也远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示威游行之上。例如各校动员方式底敏捷，南北两区交通关系底紧凑，双方到达目的地时间底准确，宣传队标语队组织底健全，宣传品散发的数量达二十五万，而且散发的时候很规律化，没有大量的浪费，这都是这次行动比较上次进步的地方，还有足以令人觉得非常兴奋的，便是群众情绪底极端高涨，充分地显示出群众爱国热忱底蓬勃，和他们对于目前民族危机底了解。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次行动是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缺点，反之，除了上述的优点之外，在总动员方面，在总意义的某方面，在个别的行动技术方面，都表现出许多无可讳言的缺点和错误。为了使我们彻底了解这种错误，为了使我们学习这次行动的教训来计划将来更广大的行动，我们必须加以彻底的检讨。

我们没有功夫在这里谈到许多小的技术上的错误，而且事实上有人已经代替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所要提及的，便是有些比较重要意义方面的错误。

这次行动里面较重要的错误，便是虽则我们很正确地抓紧了反对日本增兵的总目标，但没有进一步地抓紧这次运动底各方面政治意义。有些群众指导分子还不充分了解这次行动，是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增兵华北底示威，是对广大抗日群众底号召，同时是对全国将领和士兵们为有力的抗日的直接呼吁。固然我们在这些事实上，做了许多珍贵的工作和收获；

但是由于有些指导分子不能够充分抓紧各方面的意义，因而在行动上表现了许多政治上布置不够的地方。这主要表现为：

(一)五卅筹备会本来决定在这次游行里面，举起“反对日本增兵，要求南京政府武装保卫华北”的旗帜，后来经过学联代表大会底讨论，认为这次群众底情绪，已经超过请愿底程度，因此决定不用“要求”字样，可是并没有规定究竟应该用什么旗帜，后来临时才写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示威大游行”底旗帜。我们知道，旗帜所表示的，是这次运动的整个中心意义，筹备会不能详细地加以讨论，反而随便地听任少数人加以决定，足见筹备会还没有充分抓紧这次运动的整个中心意义。

并且，“示威大游行”这个口号，的确也比不上以前的“要求”的口号。为什么呢？第一，前者只是在表示我们的态度，而没有充分包含对全国广大阶层的号召。而后者则不但是表示了我们自己的意见，并要求南京政府的答复，这是我们对南京政府和全国广大抗日群众的公开号召。第二，筹备会之认为群众情绪超出请愿之上，这点是不正确的。不但是一般广大的群众的认识，这不能说是已超出请愿之上，而且请愿本身，对于我们也有极大的意义。因为我们一方面可以给正在徘徊于投降与抗战之间的军阀们以民众的保证，另一方面可以在群众面前更加深刻地揭破卖国政府的欺骗。筹备会没有估计到请愿的用意，并且只注意到请愿的形式而加以反对，而不顾到请愿的内容。

(二)在官银号前召开市民大会的时候，主席团没有注意

到这是号召广大市民参加的行动，没有注意到他的目的，是在形成广大的与群众相联系的统一战线。因此便擅自改变了筹备会的决议，不以电车道上为主席团所在地，而走上世界书局的二楼。马路上的交通没有被切断，因而损失许多可以参加大会的群众。

在提案的时候，主席团把与学生方面有关的提案，提出来摆在前面讨论，与广大群众有关的提案，反而放在后面讨论。这完全是离不开学生的立场，忽视了团结广大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同前面犯了同一的错误。

(三)在市民大会闭会以后，便应该立即发动所有的群众，分成许多宣传队伍，散布开来，把大会的决议案，简明而扼要地口头向市民解释，同时这也是结束这次运动的最好办法。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广大地发挥宣传的效能，而充分地利用我们一切的力量，来给全天津市的市民们以极端深刻的印象。大会主席团不但是没有充分地做到这点，而且在整天的示威游行以后疲劳袭击之下的群众集中到南开中学去的时候，还领导着他们讨论起会考问题来。不仅是作了一个大体的结论，而且很详细地讨论里面的细则。这样一来，大大的减退了群众的情绪，使这次伟大的示威行动，得到了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终场。

(四)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提到的，就是所谓游行路线的问题。东南城脚是与日租界接壤的地方，在那里，地方军警作了很严密的防御布置，日军也在日租界设立防线。如果示威的群众们走过那里的时候，很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的可能。这时候，无论群众的情绪是高涨或低落，群众的领袖们，都应该

领导群众避免这条路线，因为我们必须认清这次示威游行的性质。这次游行，是一个群众和平的抗议，是一个向全国民众的号召，决没有走入武装冲突的阶段。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示我们的示威和抗议，我们在任何地方的游行，都是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威胁，正不必走进日租界或走到东南城脚去，才算是对日的抗议。在这种示威游行里面，我们要竭力保护群众的安全，才能够发展我们的力量，使这次运动在天津继续开展下去，我们决不能驱使大批无武装的群众，不必要的走进这种危险地带，去冒险试验他们自己的命运。

其后虽然因为群众们不愿意通过东南城脚而作罢，但是领袖们对于这次示威性质的不充分正确的估计，是很值得注意的倾向。

以上的几个缺点，主要的是由于没有充分抓紧这次运动的各方面意义，没有离开学生的立场，没有了解与群众相联系的统一战线策略之运用，而把许多重要的问题如旗帜，主席团等还原于极简单的技术问题上去。

除了上述的几个缺点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就是没有充分如何估计到事后敌人的进攻，而实际上受到了很大的压迫，无法执行原定的计划。这个缺点，以往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里面都具有着，而且对于运动的顺利进行有极大的障碍。他使敌人对我们的进攻易于实施，使我们的力量涣散，不能够大规模地反抗敌人的压迫。在这次示威游行里面，这个缺点也极严重地存在着，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问题。

五二八是过去了，然而由于目前形势的加紧，更大的五二

八正在期待着我们。让我们好好地准备我们自己的力量吧！
让我们学习五二八的斗争经验吧！

六月二日

（载《长城杂志》第1期，
1936年6月20日）

平各校学生昨分四路游行

(摘要)

平市各大中学学生，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及二十九军南调，曾迭次发表宣言，有所表示。各校学生代表并曾数次开会，均曾主张于短期内举行游行示威，结果均因顾虑华北情况而未决定。自西南军事行动发生后，各校学生情绪更为高涨，各校学生代表，于十一日之会议席中决定，于十三日举行游行大示威。兹将昨日各项详情分志如次：

平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发生后，平各大学校当局，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三氏（清华，燕大两校当局，因城门关闭，未能入城）于上午十时，联袂赴市政府，访市长秦德纯，请饬军警和平对待学生，如有学生被传去，并请予以释放。秦答已饬军警对学生须绝对和平劝导，如有被传之学生，明日即行释放。

各校学生代表十一日开会，决定十三日举行游行示威，其计划定为分四路向地安门外鼓楼后面之钟楼前集合。计第一路为清华燕京二校，自西直门或德胜门入城，经鼓楼西大街至鼓楼。第二路东北大学领队，经北沟沿平大工学院等校参加至西四牌楼。第三路师范大学领队，东北大学南校，西北中学，中山中学，中国学院，平大医学院，民国学院，志成中学，弘

达中学，高商学校，翊教女中，师大附中等校属之，至西单牌楼会齐，北行至西四牌楼与第二路会合，向鼓楼进发。第四路汇文中学领队，北京大学，通县女师，平大女院，大同中学，大中中学，东北中山中学，辅仁大学等校属之。

昨日各大中学校门前均有多数军警把守，学生未能结队出校。平大法商学院，中国学院，民国学院，北京大学各宿舍门前，昨晨临时为警包围，不准出入。平大法商学院学生一部八十余人逾墙出为警解散，中国学院学生出校者亦仅数十人，北京大学学生几度欲行冲出均未果。故昨日游行者全无北大学生一人，其师大等校则准出入，昨日参加者亦以师大学生较多。

昨日上午八时许，南城一带各校学生，均零星向西单集合，至九时西单北大街两旁便道，几均为学生来往散步。九时许师大中大学生突将旗帜张开宣布整队，一时竟聚集千余人，经决定向北进，呼口号，行至亚北号迤北地方，内二署长朱约之率长警多人赶至劝导，将大队解散。

西单被解散后，大部均向西四进行，与第二路会合至太平仓，甫至太平仓，第四路汇文等校已自东向西跑步进行。第四路在大众欢迎下，各路仍行会合一起，一齐经护国寺，定府大街，李广桥，什刹海后海等地向鼓楼进行，沿途经各校门均有参加者。十一时许，至鼓楼后钟楼前集合，一时参加者共五十余校，一万余人。经主席宣布全体均坐在烈日当空之钟楼台阶上，校旗分明，予人无限感动。

北平大学在前，师大，通县女师等，依次整队自鼓楼出发，开始游行。游行路线，定地安门景山西街，北南长街，至新华门前再定第二次游行路线，发出后，经过各地甚为顺利，因天

气过热，女学生临时向洋货店各购葵扇一柄，经过之水井及汽水者，均为学生之饮料，一路进行情形甚佳。

全体学生乃再向新华门前集合，甫至尚未集合，即为大批警察劝导解散。此时大部已零星散去，尚有一部至东四牌楼集合亦为警解散，至下午二时，学生完全散去。大同中学，中山中学出校时在交道口地方曾被警冲散，后集合东皇城根中法大学门前，又被警解散。

清华，燕大两校学生，于十二日晚，派先遣队三百人先行入城，大部均定昨晨入城，沿途受军警数度拦阻始抵西直门，城门已闭，再至德胜门，亦关，几经交涉未得入城。两校学生乃至附近乡村游行宣传，两校电话昨竟日未通。

昨晨各中学校情形尚安谧，市立各中学接到学生游行消息后，即分别召集学生训话，严禁外出参加。并将校门关闭，由保安警察在门外荷枪戒备，至下午五时余始撤回。私中方面，则有中山中学南校学生五十余人，昨晨九时由校出发，沿途高喊口号散放传单，至宣武门洞被警察解散，西北中学校大部学生拟出发游行经警察制止不服，情形严重，后由校长孙绳武召集训话，极力劝解，始未出发。阜城门外弘达中学高中部，仅有少数学生出外参加游行，大部学生因西郊警察将校门封锁，学生相持许久，未得出。成城中学，大同中学，均有少数学生参加游行。大多数学生因警察制止未出校。昨日学生发生游行运动后，各校情形紧张，校当局分别召开临时会议，讨论防止游行办法，社会局第三科亦于昨日下午六时，请市立各中学校长赴社会局讨论一切，此外私中联合会亦于昨晚开会讨论云。

（载《北平晨报》，1936年6月14日）

大 示 威

稚

大早晨，清华的五六十人聚在东北大学的院里，忙着吃干烧饼，分传单，带救护的东西，旗帜，及其他示威必须的东西。准备和东大同学一起誓师出征，从东大的食堂的窗子，我们看见二百多家乡沦亡了好久的青年，端起粗糙大号碗，大口大口的吞下人家舍给的饭食。悲壮的，无声的，沉着的将爆发的火药库，是每个人的心，看看他们想想自己的境地，决心与勇气直冲到头顶上来。

从东大出门的时候，我们五个人拉在一起，准备冲破军警把守的门。但是出人意外，门外没有一个人来拦阻，我惊奇，想也许冀察政委会的人们终有人心，祖国的危亡与他们自身利害打动了他们，不来破坏我们的示威运动！激动的望望西直门，想不久那门口就冒出我们清华队伍的本部来！但也怕前边有敌人的埋伏，我们更警戒的迈着我们严整的步伐向西单进行，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二十九路军继续抗日！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满街的人民，和警察瞪着激奋的眼睛，热心的读我散放的传单。不时的，前面，旁边，后面，有我们的战友大队，高举着旗帜向我们大队奔来！喊声，掌声，响出我们没法表现的激动，喜悦的泪水，使眼睛有点

朦胧，看着袭来就躬了身向前钻，每个人都忘了除了“前进”以外还有什么东西，眼睛是什么都看不见的，敌人的面色，动作，旁观人的表情，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冲！冲……“兵！兵……！”枪声大震，我们的队开始跑散，准备另地集合，保安队趁势打得更凶了！枪还是不停，商店的墙上被打成大的窟窿！伤了一个战友！我在枪声响的时候向一家酒铺里去躲，被一个王八蛋死死的抓住膀臂，另一个用大竹竿向我头部猛击，我的头象一块大石头，一点不觉得有疼痛的反应，我们见他们骂着“看你们往那里跑，”大有这一下子可要把你拿住，就要了你的命的毒狠，我仅有的一句话是：“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我用力喊出来，但是他们象未听见。我再用力一挣，一只袖子被他拉成三段从肩上裂断了，但是它救了我，我逃进屋子，屋子没有后门，我看见有许多人在爬靠近屋的一扇高的小窗子。那里来的本事，我可不知道，一个一个的居然都跳出了，我从罗列的酒篓上也跳出去跌掉到地上，跑不远又爬过一道高墙，窜上一带屋顶，在屋顶上，我们怕敌人看见追来，叫着卧倒，大家互相看着，禁不住大笑。我们决没有恐怖，只有再集合，再继续斗争的决心，促我们快走，另一个院里的住户看见我们，叫我们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将送我们走开，从屋顶爬到墙上，从墙上跳下地来，走过一个院子。我们由后边的门走出了。

在每一个胡同里都满是我们的同伴，象蚂蚁似的繁多，密布在每条路上，急急的找第二个集合地点。走出胡同到西四附近的街上，我看看自己掉了膀臂的破衣服，有点不好见人，进小铺买了两个别针，别了别，卷了卷，又跑走了。因为绕的

胡同太多，到鼓楼的时候，市民大会已经开完了，正遇见大队出发在大街上！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队伍！方才被打散的队伍，现在却更增大了，东城的战友已经赶到了！方才被打落的旗帜现在更多了，重竖起的，所增加的，都在这里遇合了。这重聚起的人们，更激励起什么都扑不灭的气焰，心思知觉都溶化在激越的热情里了，有力的脚步，有力的口号，响着我们的愤怒，热望！大队进行着，不断的还有人从四面八方大队汇集，使人激动的小同学，看见他们失了群的同伴归来了，从丹田里发出欢呼！明知道前面不远又是棍棒枪刀的毒害，但是谁都不怕，“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走过景山东大街的时候我们看后面有保安队又赶来了，“小心！准备！”大家的胳膊又拉得紧些！在故宫的后边，王八蛋们又动了手，皮鞭，皮带，枪，竹竿，大刀一起向我们打来。千万个战友，结成一个我们，我们的大队！向前走去，遇着几个学校的大门，被军警武装的封锁了，我们对这些无用的东西骄傲的笑了，我们的战友不是你们用强力能拦阻的，他们跳高墙，冲重门，早跑到我们的战地了！前面就是他们迎我们奔来啦！

将进西单大街，我们知道前边有保安队象兽样的打我们的战友。加速度的，我们冲出胡同，大队里涌出壮烈的歌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大街两旁有新的战友，胳膊象些铁钩五个五个钩起来，神速的汇集到大队来，大队更增了声势。清华同学领着大队英勇的迈进，口号从每个人的心里迸出来，把人的喉咙都撕破了！军警来包围了我们，前面有密密的枪口对着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狂呼怒

喊，“冲过去！冲过去……跑……跑……上……”千万只脚都生了风似的向前跑了！保安队夺下我们的旗杆作他们打人的魔杖，枪柄，刀背都象急电似的向我们的战友袭击，但这阻不住我们，我们更加速的前冲，跑到最前边的人，被他们一大堆人掙着毒打，大家更激怒的冲打上前！上前人已经分不清有脸有手有腿什么头肢，只是一个整个铁的，重大的囫圇东西！象弩箭，象蛮牛，毒打身上飞，一排七八个人抓着一个打，大家更不肯退了，“坐下！坐下！我们坐下，誓不散开……”清华在后面领着象倒了万里长城似的，大家决心的坐下来！枪声又响了，小的同学禁不起这振撼，两只小手把耳朵塞起来，可还不肯走，小嘴里尖声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要救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宪兵被感动的放声大哭！同学有人也随着大哭！保安队这王八蛋又冲上来毒打，宪兵气到没法的时候，转过身去打这些丧心病狂的东西耳光，警察拉起被保安队按着打的同学，他们舞动大刀把一位警官的嘴脸划开一条大沟！打到太重的时候，我们又只好解散作第三次集合，大家又散开了。在一堆小同学里我们一眼看见了我的六弟，在向军警抛石头，在这斗争的行列里，我看见弟弟，我生出了我从未对他有过的热情，我跑过去拉住他，叫他跟我走，他也一惊的随我来了，丢掉衣袋里尚未用的大石头，“二姐，我把兵打了！”胜利的笑告诉我。“你怎么打的？”“我们坐下来了，他来打我的同学，我趁他不备的时候，打他一个大嘴巴！哈哈！”我跟他大笑了！“走！我们到西四去集合”。匆匆的又跑了，到西四，我们未遇着大队，大队是在东长安街又集合了的。我现在失了群，找不着我的同伴，我特别惦念和

我一直在一起的民，我跑到北大去打听消息，北大有军警把守着门，跑到交大，交大同学快乐升平的在玩耍，再跑回北大，北大门开了但是没找着我要找的人，民的东西尚在那里存着未动，我更急了，“他失踪了吧！”我急想回校，天又狂风暴雨的闹起来，我已经没钱坐车了，冒雨跑到青年会，回校来可看见了民，原来他是被两个人按着打了，又囚了两点钟才放了的！

（载《清华副刊》第44卷第11期，
1936年6月21日）

爱国犯的呼声

茫茫中国何处是？

为谁受苦为谁忙？

我们被开除以后，一向是沉默着，等待着真理与正义的复伸；但一个月来，我们仍然是摒弃在校门之外。眼看着同学们又都回来的时候，而我们是受到失学流离的痛苦了！

关于此事的是非原委，我们不愿多说。承社会人士给与同情，舆论界赐与指示，我们非常感谢。在益世报的社论曾有建议如下：

一、向师长道歉，其中同学保证人或家长向学校当局确实声明此类同学此后绝对专心学业不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

二、学校师长宽大为怀，收回处分成命，许青年学生以改过自新之路。

以上两项，我们很诚意的全部接受，谨敢请求仁慈的师长们重加考虑，热烈的同学们赐给援助。

陈元 刘毓珩 同启
黄诚 吴承明

（载《清华暑期周刊》第11卷第1期，
1936年7月25日）

我被开除的前后

黄 诚

从流浪的旅程上，又回到自己的群里，这个沉重的疲乏的身心，真想暂时休息一下，然而，这是甚么时候啊？日本兵一批一批的开到华北来，战车大炮在这古城的大街上随意行走，海河里天天有被害的尸身浮出，火车一包一包的私货运输……，这个血腥的时代，这个吃人的时代，能容许我去休息吗？并且逃避工作同拒绝大家的好意全是罪恶，我怎能去休息呢？还得提着这沉重的疲乏的身心，走向这条长长的大路去！

六一三示威以后，正是紧张的时候，这时教务长就给我们一个好意的劝告，说公安局又来传询，希望能各自想些办法，这原是我们想到了的，为了工作，只有不管这些危难。后来还是因为师友的劝告，我在十七日请假离校，暂到城里去住几天。

不想第二天因为同学罢课，学校就宣布了放假，并要严惩同学，这个消息使我很觉意外和惊异，又回到学校来，希望不因此影响了救亡工作。

当见到我们仁爱的校长，学者风的教务长时，他们只说这有待于教授会的议决，对于对师长不敬的同学，也正在调查，

对我们还能明了和谅解；并不曾指责我们的过错和违反校规的行为。

我在学校住了十几天，时刻在担心在害怕，而学校始终没有找过我，更不曾指责出我们的过错，十几天是平平静静的没有信息。

同学大都是离校了，我也回到穷僻的家乡，天天盼望着朋友的来信，想念着他们的情况。

一封短短的信收到了，说我们四个人被开除，十三人记大过，这使我真是怎样的惊奇啊！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我们仁慈的校长，一向是爱护青年的；学者风的教务长，更是口口声声讲着忠恕之道，为什么对这次事件，连我们的罪过都不明白指出来，就下了这样严厉的处分呢？我怀疑，我不相信，匆匆的又回到清华。

布告是明白的公布着，我们是因为“违犯校规”，我们是因为“不知悔改”，所以开除了学籍，这我还有什么可说？学者们的话大概是不错的，我不敢说冤屈，更不敢怨恨，不过我还胡涂着：究竟我的过错是什么呢？我只知道，我始终在救亡战线上稍微尽些责任，在大家的公意上执行过些任务，难道这就是“违犯校规”，“不知悔改”的事实吗？学者风的教务长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明白的教诲呢？

我始终是胡涂着；假使威权就是教育，我还有什么可说？

同学见到我，大都握着手，问我回来怎么办？

我只简单的回答一句话：“不，我回来只是为收拾行李来的。”我不怨恨，我不冤屈，为了救亡，一切压迫和摧残，是应该忍受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啊！

一切都为了救亡，我们要永远为救亡而奋斗！

这清丽的湖山，这悠美的环境，我是永远离去了；亲切的朋友，可爱的集团，我是永远离开了。但，这并不使我留恋啊，我不伤感，我却有些害怕：

我们全是自发的，不经过正确理论的纠正，多半要走入错道。在这里有朋友的尾勉和鼓励，我不敢离开一步，今后走到那里，我不知道。不过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四面都是敌人，我能把握着自己不离开救亡战线吗？

我害怕，我需要一种力量来保障我自己！

一个朋友在纪念册写着：

“离开了，但，我相信，我们做的事，我们说的话，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艰苦的同行在这漫漫长夜里，没有光，虽是拉着手，而彼此看不见；这绝不能说是离开！”

不错的，朋友们，在同一方向的斗争中，我们是永远相聚着。在这黑暗的夜里，迢迢旅途上，让我们紧紧的拉起手来吧！

我还有什么可说呢？记着我，朋友们，为了救亡，我们应该不顾一切的！

（载《清华暑期周刊》第 11 卷
第 2 期，1936 年 8 月 1 日）

清华救国委员会敬告全体同学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

全体同学：

昨晚本校校长办公处发出了三个布告，为了我们这次罢课事件，对于许多同学予以极严厉的处分。第一布告是开除已经离职的救国委员陈元、黄诚、刘毓珩和吴承明四人的学籍；第二布告是对于其余救国委员华道一、宋士英等十一人和纠察队长胡光世，各记大过二次；第三布告是对于同学钟烈鎔君记大过二次。在学校已经宣布放假后十几天，同学已经陆续离校的时候，学校当局忽然对我们的罢课事件公布了这样严厉的处分，我们想诸位同学，尤其是已经离校的同学，一定会觉得意外的惊异和意外的痛心的。

救国委员会对于这次事件，比全体同学更觉得出于意外。我们在这次事件里是身当其冲的，在学校宣布提前放假后，我们也见过几次学校当局。但是在昨晚校长布告公布以前，我们却始终没有知道学校对于这次事件会采取那样严厉的办法，学校当局事前也丝毫没有对我们表示过这样严厉的处置。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件事实的经过公开报告全体同学。

在全体大会议决罢课案以后，本会即是全体大会产生的执行机关，当然只有不顾任何阻折，兼承全体大会的意旨来执

行议决案。当时我们曾将这个议案报告学校，校长为着这事，曾找本会总务陈元、黄诚二君去谈话，说明学校不能同意同学的意见。陈元、黄诚、刘毓珩、吴承明四君，为着深感办事的棘手，曾在六月十七日提出辞职。但本会只是全体大会产生的一个执行机关，绝对没有推翻大会议案的权力，所以我们站在同学的立场，仍决定了在不妨碍学校秩序的原则下，执行大会议决案，在十八日我们一面出布告请同学遵大会决议，一面请纠察队维持秩序。不幸那一天有一小部分同学因为过于操切，对师长有不敬的行为。本会知道这个事实以后，一面设法切实制止，一面立即派代表分访各教授解释道歉致敬，凡是我们的苦衷。这是我们执行议案的经过。

在十八日校长布告提前放假，并说到要惩戒同学以后，在十九日本会曾派遣代表，会同学生代表会主席，谒见校长，陈述我们执行大会议案的经过；并说明对于一部分同学对教授的失礼，本会也认为是意外的不幸，难辞疏于防范之咎，但我们相信教授先生们和学校当局一定能原谅我们这个偶然的过失的；此外我们又把陈元等四人辞职的事报告了学校。当时学校当局没有具体的表示。以后潘教务长曾找过一次纠察队长和两个救国委员私人去谈话，据教务长的表示，学校认为救国委员和纠察队长对于此次事件并没有很大的过失，主要是要调查对师长不敬的同学，此外在这十几天内，潘教务长就根本没有正式的找本会代表去谈过什么话，当然也就根本没有对本会全体委员惩戒甚至开除的表示。但是在昨天，学校当局却突如其来的出了那样的布告。

如果完全讲法律，我们自认没有被记过的责任。这个是全体同学都明了的事实，也许是学校当局也明了的事实。罢课案既经全体大会议决，当然是由全体大会的全体会员负责的。救国委员会最多只有在大会表决时和每一个会员一样的投票权，既经大会通过，救国委员便没有自由意志，无论我们是与否赞同这议决案，在法理上我们必须照大会意志去执行。为什么学校明知罢课案是由全体大会通过，而要来惩戒我们奉命执行的执行机关呢？至于陈元等四委员在六月十八日前已经辞职，学校也是早就知道了的，按着二月间因为向教授请愿而将救国委员记过的成例，已辞职的委员可以不予处分，为什么这次对于陈元等四人要特予开除呢？

但是我们觉得遗憾的还并不在这一点上，最使我们觉得遗憾的，是潘教务长在学校公布惩戒我们之前，始终没有向我们有过什么表示。我们知道，在清华，学校对于同学的一切教导训育的事情，是全由教务长负责的。我们的潘教务长曾对我们讲过“忠恕”之道，曾对我们讲过他教育青年的态度。他说，他对同学每一个错失，都不把他当作一个公案，而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来解决。他每次要惩戒一个同学的时候，必定先对这个同学有过恳切的解释。然而这一次，他对我们每个人非但没有表示过我们有什么过失，却反说过救国委员和纠察队长对于这事没有什么责任。因此使我们读到校长的布告时，如堕五里雾中，不知道潘先生以前对我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想，即使是在法院里审判一个刑事犯的时候，也一定先要经过审问，让这个刑事犯有自己辩白的机会，然后才能判

决，无论证据如何充分，决没有不经过审问，就可以凭着法官的旨意来判决的，然而我们现在在国家最高学府的清华大学，在师生间有着相当感情的清华大学，却遭遇到了不经审问，不让我们事前有一点辩白机会的判决了。我们自愧不如法院里的一个刑事犯。

学校在六月十八日出的布告说是要调查这次事实，查明后再来惩罚有过失的人。但是经过了十几天的“调查”，结果还是惩戒了救国委员，救国委员执行大会议案的事实是在十八日就大家知道了的，并且我们也早就自己把这事实告诉了教务长。我们不知道在这十几天里教务长发现了多少我们犯罪的新证据，如果没有，那么教务长是在十几天前就决定了惩戒救国委员的。只是教务长为什么不在十几天前同学没有离校的时候就出布告惩戒我们，好让每个同学见到光明磊落的处罚，而“知所警惕”；却要等到十天后的，同学和被开除被记过的人都离开了学校，才公布这处罚呢？

在整个救亡运动都遭遇到压迫和摧残的中国，在整个救亡运动都遭受到压迫和摧残的今天，我们每个从事于救亡工作的同学，连自己的个人生命个人安全都没有保障，牺牲一个学籍或是记二次大过，对于我们个人当然是不算什么的。但是，如果是在没有正义，没有法律，无所谓办教育，而许多人在玩弄着卑劣的政治手腕的大社会里，我们一两个人受点压迫和摧残，那是无所遗憾的。而现在我们却是在清华，我们一般人和我你自己都认为还存留着一点自由空气，还存留着一点正义感的清华，我们竟也遭受到这样的待遇，这是我们最觉得痛心的。我们的梅校长长校五年，从过去的每一个事实上我们

都看出来，我们的梅校长是处处有着爱护青年的、坦明的宽厚仁慈的风度的，五年来全体同学始终一致的爱戴着我们的校长。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第一次出开除同学学籍的布告了，而这四位同学的被开除只是为了执行全体同学的议决案。我们深知校长先生自有苦衷，但唯其如此，我们才觉得更痛心。

我们觉得这不止是几个私人的问题，如果以后永远是为着全体同学的决议，而可以使几个执行的人遭受到最严厉的处分的话，那以后恐怕不会再有同学能秉承全体同学的意旨来执行议案。这便无疑的是整个的摧残了我们的团体运动，当然更是整个的摧残了我们的救亡运动。而清华的仅有的一点自由空气，也就不复存在了。为着这样，我们不再沉默，也不能沉默，我们只有把这个问题来提交全体同学公决。虽然现在许多同学是离校了，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力量不是从此分散。最晚我们到暑假开学的时候，我们要提交全体同学来公决。

我们深信只有我们全体同学的力量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载《觉报》第16期，1936年8月10日）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为各校开除学生告社会人士书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

从暑假开始以来，平津各校陆续开除了许多爱国同学，最初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一二个会员学校同学的工作技术不好，以致使师长对他们发生误解，因此我们只指令这一二个会员学校坦白而诚恳的向各校师长们解释，师长们都是爱护同学的；我们相信师长绝对不会无理的来压迫学生。

不过事情是越来越扩大了，平津各校，一再开除学生，开除的理由是：品行不端，学业成绩太差，在校活动过多使军警当局注意，违背学校安全，侮辱师长，破坏校规，总之罪名是非常之多的！这些罪名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应该受开除的处分，我们愿意请社会人士公断。

第一，我们觉得一般国家设立学校是要造就人才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在中国，还有更特殊的使命，这个使命是造就救亡人才，我们不否认所有的中国人都爱国，但青年学生爱国的情绪特别高，也特别纯洁，自孙中山先生倡导中国革命以来的几次伟大的救亡运动，多半都是青年学生作发动作领导，孙先生一生爱护青年学生，正表现了孙先生的革命精神，青年学生是民族的元气，青年学生是否有决心救亡，也正可以测验出来

民族的危亡程度。从去年十二月九号以来，青年学生排除万难来从事救亡运动，正表示中华民族的元气坚强，正表示中华民族不死，负责培植国家人才、民族元气的教育界当局正宜领导青年使他们的意志更坚强，训诲青年使他们工作的效能更增加，但是现在事实所表现的，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少数教育界的前辈们，是不是真的负起了这个为国家为民族的神圣任务。这次被开除的学生，多半都是救亡运动的领袖人才，他们都是赤诚爱国，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他们的伤害与消沉，正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为国家留几个有用人才，为民族留八九分元气，负责教育的前辈们，对于这正是要熟思审虑的。

第二，我们觉得师生之间应如父子，师生之间不应该有什么仇恨存在，而现在北平有的学校师生之间的关系不能不使我们痛心，同是这明天或者是后天就要当亡国奴的地带，相亲如师生竟有类似仇恨的关系存在，我们真觉得欲哭无泪，同学年青，师长该负着教导的责任，我们不否认同学有时犯过，犯着很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觉得同学犯过应该作为问题看而不应该作为刑事犯的公案看，处分同学里面应该包含教育作用，在责罚中永久该给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因为他们是青年，他们正在学习正在受教育和训练，而且他们更有的是赤诚，也许这就是他们犯过的来源，他们太真诚了太直爽了，因此常常犯着孩子一样的错误，但是他们是勇于改过的，只要师长们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为了同学被开除，学联几个会员学校，曾一再的声请社会人士予以公断及援助，现在我们代表北平市学生作一次更广泛的呼吁。

在七月十八日天津益世报的社论里曾提出解决这件事情的几个意见，我们完全接受这几个意见我们要通令和劝导那些被开除同学。

一，向师长道歉，其中同学的保证人或家长向学校当局，切实声明此类同学此后绝专心学业。

二，学校师长宽大为怀，收回处分成命，许青年学生以改过自新之路。

我们诚恳的希望几位师长容纳这两个意见，我们诚恳的请求社会人士给那几位被开除同学更多的援助，我们不忍心看他们被逐出校走到绝路。甚至坠落和消沉，我们想师长们社会人士们更不忍心看这些现象的。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

(原铅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

关于平津学校开除学生

罗 隆 基

新近放暑假时候，平津的大学中学开除了多数学生。暑期中开除学生是历年的惯例，用不着诧异。在成绩与品格上甄别淘汰学生，这是学校当局的职权，社会人士亦不能过问，更不容过问。不过今年平津各学校开除学生，传闻与上学期学生运动有连带关系，传闻被开除的学生，有许多是学校中的学生领袖。传闻北平某大学因学潮关系，曾将学生组织负责人全部记过，有几个学生领袖因积过太多，终至开除。这些传闻果系事实，则学校这种处置学生的方法，大有商榷的余地。

我们先从教育的目的说起。教育的目的是造成人才。“人才”这名词，很明显的，是“人而有才”。“才”的范围很广，例如读书、做事、处人、接物，都在“才”的范围。教育所要造就的人才，这“才”字当然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这“才”字包到各种各类的才，不止是读书识字的才，孔门设教，亦有德行，言语，文学，政事等等门类，亦是造就各方面的人才。现代教育所要造就的人才，范围当然不能比旧式的教育更狭，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凡在学校能够取得学生领袖地位的人，当然有他出人头地之处。学生领袖，他的功课成绩如何，固不能一概而论，然而学生领袖在做事、处人、接物上自有他的特殊长处，

实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青年即是社会的优秀，这是教育上应加以作育培植的材料。当然，我们不否认学生领袖所以被开除，必有违犯校规的行为。同时我们亦得这般想：倘青年处事能够一无错误，教育亦就失其效用，青年亦就用不着进学校了。教育的功用，正在纠正青年立身对事的错误。教育机关开除因公犯过的青年，似有违背教育目的之处。对犯错误学生，学校一无制裁办法。学校纪纲，亦无法维持，同时，我们以为学生犯过的存心，亦应加以分别。处在学生领袖的人，果系不得已而犯过，果真其心无他，学校当局似有哀矜人才之必要。所谓爱惜人才者，义者此耳。

同时，负教育责任者，更应该注意这一点：凡学生领袖必有特殊之才具。此种才具，用得其当，即可成社会领袖，可为社会造福。用失其当，亦可为社会造比较重大的罪恶。学校对稍有过失的学生领袖，以开除了事，为学校谋或为得计，为社会谋，安知不是失计。此一班未得完满教育之学生领袖，将来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影响如何，似亦值得负教育责任者考虑。

即为学校谋，在我们看来，对因公犯过的学生领袖，动辄加以开除的惩罚，亦未见得计。凡为学生领袖之人在学生方面必有相当信仰。学生领袖因公受过，结果至于开除，一班同学对之必有同情。此种同情，即为将来学潮之祸根。学校纲纪，固应维持，倘筹谋不慎，为维持纪纲，因以埋伏更厉害的祸根，因以引动更广大的风波，此则得不偿失。我们此间所言，实又为学校负责者代谋，非为学生谋。

过去学生运动，在学生方面，确有许多逾越范围之处。学潮动机确在爱国，此点，我们实不应否认，处今日中国环境中，

即在我辈中年老年分子，亦时有愤慨牢骚。惟经验与利害，使中年老年人在行为上知所节制罢了。学生经验较少，利害较轻，感情胜过理智，因以触犯校规，然略迹原心在不无恕谅之处，今日在华北，尚能保留些许民族情绪，赖有此一般青年学生耳。倘学生领袖，不问其领导之运动为是为非，动辄得咎，随便可以丧失其求学机会，即今后学生对爱国运动，救国运动，望而却步，此在民族复兴运动上之损失，实不可计量。这亦是教育当局不可不计虑之点。

凡学生取得学生领袖资格者，类多为高级生，此辈青年已费去家中相当经济供用，始有今日。此中贫苦学生，亦非绝对无人，对因公受过的学生领袖，动辄加以开除，使青年有功亏一篑之苦，此学生家庭经济上增加负担，此又非教育当局体恤爱护青年之道。

教育当局在今日主持教育，困苦艰难，亦系实情，凡上所言，并非对教育当局有所指摘与责备。我们以为国家一线命脉，即在青年，而今日负救国造国之最大责任者，莫过于教育当局，我们的希望是在教育当局与青年学生互爱互谅，不在互仇互恨。倘教育上导师与青年且不能做到精诚团结，则其它方面之精诚团结更无日矣。忧之过切，故不觉其言望慙而且直也！（转载七月八日天津益世报）

（载《觉报》，1936年8月10日）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为丰台驻军 撤退致平津新闻界教育界的公开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平津新闻界教育界公鉴：

日前我们发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宣言，我们主张政府
在外交上应该严守保持领土主权完整的立场，在国防上应该
策励北方的领袖。不料在那个宣言发表之后两天，我们又看
见新的丧权失地的消息！据二十一日英文北平时报及天津益
世报载，在丰台的中国驻军，于二十日撤出了。丰台已完全落
于日军之手。这件事你们一定早已知道了。

丰台地位之重要，不待说了。我们平津两地之间这个交
通军事的重要地点，现在完全落于敌人之手，这是一件如何重
大的事情，也不待说了。国家大事，我们相信你们比我们知之
更深。

我们认为这个重大的事变，不能仅仅归咎于华北的当局，
虽则我们完全不同意这种忽视大局的措施。我们认为全国上
下应一致对这个事变负责。当日军开进丰台的时候，除了学
生，全国几乎没有人说话，但是学生是没有多大力量的。当丰
台闹了马案，驻军因外人的意志而更换的时候，国人是依然的
静悄。敌军可以开入，国军可以撤换，今日丰台的陷落难道不

是意中事吗？

国人高唱安内而攘外，殊不想埋头安内的结果是敌骑压迫更深入了。国人梦想化干戈为玉帛，殊不想容忍一分便给了敌人再进十分的地步。如果说过去我们的政府错了，我们国民也是错了。一般的国人不必说，新闻界和教育界是社会的灵魂，尚且持了过多的沉默。这当然谈不到督促中央政府注意“地方问题”，更谈不到策励“边疆”的领袖。再这样下去，就算不在一时难道平津未来的危险不一样是意中事吗？

我们学生过去的运动，诚然犯了不断的错误。我们缺乏长期奋斗的准备，而提了过高的口号。我们不知道与社会谋得合作，行动上有偏激的地方。社会给我们这样批评，我们自己也这样觉悟。我们已经极力纠正我们的错误，现在我们正用最大的力量进行对自己的批评。但在今天，我们实在不仅应当批评自己，我们还要用最激昂的声音向你们——社会的灵魂，说出我们的希望。

我们以为，长期奋斗的准备，绝不是尽量容忍或沉默无言。我们以为，社会对学生的合作，也绝不当仅限于消极的同情。容忍沉默或消极的同情，这只能助长社会麻木不仁的空气，却不足以纠正青年幼稚偏激的行为。这次丰台驻军撤退，于平津两地都是关系很大，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舆论的领袖和青年的导师，不是来批评我们，也不是来同情我们，而是起来作大声的呼号，领导我们为这垂危的华北奋斗。

我们以为国民目前至少应当：第一，要求中央政府对日本军人驻扎丰台及在丰台肇事等情提出抗议，第二，要求军事委员会明令二十九军不得放弃所驻一寸国土，第三，要求二十九

军领袖顾念军人大义及国家利害，摒弃任何敷衍一时苟且偷安的思想及行为。

这次丰台事变，政府除不作表示之外，还力行新闻封锁。这是昧于利害，误国自杀的办法，然而也不是国人应该听其自然的办法。大公报二十一日社评对封锁丰台事变消息等情，已给了正确的批评。我们以为这种批评的精神正应该发扬普遍起来。新闻界教育界在民族社会中是有力量的分子，而且国事日危，责无旁贷。我们愿以青年的热血，给你们最大的支持。此致
民族的敬礼。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启

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原铅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

八、抗日救亡运动的巩固 和发展

我们对于目前学生运动 的意见和希望

各校师长同学，各界同胞父老：

在去年十二月华北危亡声中，为了救亡运动的迫切需求，我们处在危亡最前线的北平市学生，首先联合起来，成立了北平学联。北平学联自诞生后，它就一直在万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奋斗到现在。披开它短短十个月年青的生命史，可说一页页全都充满着血迹和创痕的记载。

十个月来宝贵的经验，促使我们对于救亡运动有了新的觉悟，对于当前的形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自己坦白地承认，我们都还太年青，在突然受到国族危亡的大激动时，往往不自觉地热情高过于理智，态度常嫌过分激越；因此不能得到全国上下一切人士的同情和谅解。现在，我们在全国同胞之前郑重宣言：我们愿意勇敢地纠正过去种种错误；控制太放

纵的感情，安排有远谋的斗争。努力为学生运动开辟一新的途径，为救亡运动奠下更广大强壮的基础。

首先，对于现阶段学生救亡运动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新的估价。我们以为目前学生运动的主要任务，不是率领了少数热情的同学冲出教室，冲出学校，专事奔走呼号，而放弃了一切学生本分以内的事情。这种态度在过去我们曾经有过，在将来也会有必要的一天，但在现阶段的学生运动中，我们将不能以此为中心目标。过去当学生运动的思潮刚刚爆发之顷，华北形势突告紧张，群情愤激徬徨，热情的青年不顾一切，奋而冲出课堂，奔走呼号，这是很自然的趋势，我们相信所有公平明达的人士是不会过分酷责年青人的这种举动的。将来要一旦和我们敌人大决斗开始（我们坚决相信这一天迟早会得到来的，）则青年们暂时放开书本，抛弃一切，奋起救亡，我们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会想这是应该而且必要的，因为求生比求知更为迫切。只是在大决斗的战机还没有正式触发之前，象现在，我们认为正是蓄积力量准备搏斗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在救亡的总目标下，唤醒并引导所有的学生大众，走上救亡的途程，使每个青年，都能在抗日救亡的战线上，得到尽量发挥其能力的机会。救亡所包括的部门很多，我们要吸收所有各种不同立场和不同兴趣的同学，让他们各自训练各种性之所近的救亡技能，各自从事各种不同部门的救亡工作，而最后汇成一支伟大的救亡巨流。我们已经深切领悟到许多师长和前辈们的话是对的，我们不应轻易抛弃一切课业，很短视地勉强要求大家只做着奔走呼号很狭义的救亡工作才算满足。这并不是我们忘记了当前的危机，在中日形势益形

紧张的现在，反又高唱埋头准备的老调，主张死读书；而是觉悟到救亡事业是一个长期的坚苦斗争，需要真实的力量，真实的准备。热血的奔腾不是救亡事业的全部，热情澎湃外更需要坚忍的意志，和坚强的能耐，因此我们需要沉着地及时好好学习生活和救亡的知识，好好的求学，以增强自己的战斗能力。

其次，对于政府，对于学校当局，以及对于社会上一切人士，我们亦均将大大改变我们的态度。在过去，彼此之间总存在着很深的隔膜，因而在救亡工作上凭空添了许多原可避免的障碍，这是救亡运动的一个大损失，间接也是替我们的敌人执行了任务，使我们想起了就感到非常痛心的。我们想：现在全国家全民族被我们的敌人赶到了绝路，现在全国上下一致最迫切的要求是抗日救亡，为了救亡图存，今后我们愿意毫不迟疑地首先捐除过去对政府对各校当局的各种成见，设法消解彼此间不融洽的空气，一切愿与各校当局全国人士，尤其是政府开诚合作，虚心诚恳地接受各方面的指示，以冀能在救亡阵线上多得到一点助力。时至今日，我们觉得除了敌人的侵略不能再容忍再忘记外，其余一切内部的嫌隙和旧日的恩怨，都应该忘记，应该一笔勾销。我们相信领导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师长前辈们，当能以更大的仁爱来接受我们的诚意的吧？

此外我们还有一点须特别提出的，就是今后我们的一切工作，要充分发挥民主精神；我们相信：一切工作只有建筑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是真正代表多数人的意志和要求。过去因为没有把学联完全公开，（主要是顾虑当局的干涉）因此在工作

上无法充分发挥民主精神；这结果，不仅是大大减弱了救亡工作的效力和影响，而且还更因此而招来了毁谗，从今以后，我们决定一切公开，一切绝对民主，让明白的事实答复一切诬蔑，不再过虑当局的干涉，把堂堂正正的救国工作掩头藏面。我们所怀抱的是一颗纯洁热烈的救亡良心，我们所从事的是光明磊落的救亡工作，本无一不可告人之处的。同时我们相信当局是有比我们更深远的救亡决心，只要透彻了解我们除辅助政府救亡以外别无他意时，决不会自毁长城，来摧残青年人的救亡运动的。

以上是我们今后工作所愿遵循的几个原则，我们愿意用最大的努力使之完全实现。

第一，乘兹学期更始之机，我们抱着绝大的决心和非常的热望来改组学联，希望能在完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一个生气勃勃的救亡阵容，一个面目全新的新学联。而要努力使这个新学联真正是能代表北平市全体同学，领导北平市全体同学，并且属于北平市全体同学。

第二，为实践我们上述主张，今后在北平学联领导下的一切工作，均愿事先和地方当局及学校当局仔细商量，彼此开诚合作。我们愿意考虑当局的实际困难，我们愿意虚心接受当局好的意见；使我们力量的总和，全部用到抗日救亡的一致行动里去，不使内部发生矛盾，自己对销自己的力量。在本届九一八纪念上我们已开始这新的尝试，结果很好，以后我们愿意更遵循这新的途径做去。

第三，以后我们要重视每一个同学以及每一个关心学生运动的人士的意见，把学联的一切状况和工作情形，随时公布

出来，让全体同学全国人士公开检讨，我们准备以最虚心的态度来接受大家严正的批判和完美的建议；丝毫不怀一点成见。凡于抗敌救亡有裨益者，愿努力从事之；凡于抗敌救亡有妨碍者，愿勉力除去之。

各校师长同学，各界同胞父老，尽管北平学联领导下的学生运动过去曾犯着怎样的错误，但它激发了全国同胞抗敌救亡的情绪，扫除了华北人民苟安逃亡的心理，培养了万千热情青年，成为坚苦卓绝最勇敢的救亡战士；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上，是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的。而领导这个伟大运动的这样一个为民族而奋斗的学生团体，应该是值得全国上下一致来抚育它的成长的罢？我们曾经激烈反对过冀察政委会，但当我们见到宋哲元先生公忠爱国，始终不肯与冀东伪自治同流合污；我们也就改变了一向对冀察政委会嫉视的态度。我们曾经受够二十九军的欺凌虐待，（如本年二月二十九日二十九军出动三千兵士围捕清华学生）但当我们见到最近丰台事件中二十九军在我们的敌人前不屈不挠的英勇抗御，我们也就马上尽弃旧嫌，抱着万分激动的心情亲赴慰问伤亡，对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示无限钦佩。这里，你们当能相信我们年青人的心地是天真纯洁的，所有一切行为都只是被满腔崇高的爱国热忱所驱使而不夹有一点邪念的罢？当你们看到我们为了奔走救亡，忍受着风霜冻饿的煎熬，忍受着蜚言流语的诬蔑，忍受着大刀水龙的毒打，忍受着牢狱囚禁甚至断头杀身的灾害，完全忘记了一切自身利害的打算；你们当能相信我们并不是不足教养的中国民族的不肖儿女，而会原谅我们一些天真幼稚的过错，给年青人以改悔的机会的罢？现在，我们已经披开血诚，

坦率的承认了过往的错误；明确的表白了我们今后的态度，同时我们要从心底里喊出我们最真诚热切的声音，吁请全国上下人士：

第一我们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培植和帮助。我们对于政府当局尤其是宋哲元先生最近对我们的宽大为怀的态度表示感谢，但我们希望政府当局不仅是消极的不阻碍我们，更能积极的进一步来帮助我们；救亡的事业是那么巨艰，青年人的力量这样微弱，我们是怎样地迫切需要着政府当局的扶助啊！而且我们的力量也就是国家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扶助了我们，就不啻扶助了国家，扶助了政府自己。我们希望：在救亡的共同课题上，我们和政府当局之间，嗣后不仅不再有对立的形势产生，而且能见到当局站在我们的前边，带领我们，以监护人的资格，为我们扫除救亡道途上的障碍，为我们开道。我们敢于自矢：只要政府当局不歧视我们，我们年青人愿以全心力追随于政府之后，达到完成救亡伟业的目的。

第二我们希望各校当局和教导我们的师长前辈们，能够了解我们的环境，同情我们的苦闷，肯在各方面诚恳地给我们以切实的帮助。我们过去曾矫枉过正的嫉视一切功课，一部分原因实也是由于我们所念的功课都与现实生活相隔太远，使大家感到这些繁忙的功课只是一种累赘而发生了厌倦的缘故。念经济的可以背熟一套欧美的银行制度，而逢到中国当前的农村破产工业没落等巨大的现实问题，便茫然不知所措；念哲学的可以熟读亚里士多得柏拉图等西哲名著，却无法克服自己生活的空虚和思想的苦闷；然而我们却又偏偏生在这个不安的时代和不安的社会里，随时随地要感触到这些实际

问题的重压！因此我们希望教导我们的师长和前辈们，为青年人设想一下，能够真心诚意的随时多供给我们一点新鲜现实的精神食粮，并且尽可能的给我们一点课外活动和自由研究的方便，让我们在沉闷的书课外还有呼吸一口清新自由的空气的机会。受了太过郁压的气囊会得爆裂，让生命力方正旺盛的青年们的情绪和活力有个正当的宣泄，这该是值得负教育之责者的重视的意见罢？今年暑假北平以及全国各校有开除大批热心救亡同学的事实，我们眼看着自己纯洁热烈的同伴被先生逐出校门，我们是感到非常悲愤痛心的；我们不愿因此再引起和各学校当局间的裂痕，但我们却要在此特别提出请教育当局重新平心静气的考虑一次，这样轻易的毁弃青年，在高尚的教育立场上是否说得过去？我们愿为同时代的北平以及全国同学祷祝着：希望以后不再遭受到这种残酷的伤害。还有现在北平有很多学校未曾成立学生会，我们竭诚希望能在各校同学的努力和各校当局的扶助与指导下，从速成立起来。让学生的活动有个正常的规范，我们想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是有利的。

第三我们要请求舆论的扶持与指导。舆论界虽也曾有很多自始同情我们的，但至今还对我们采取冷淡态度怀疑态度甚至歧视的态度的也仍然不少；我们诚恳的希望作为民意指导的舆论界从此能彻底消除对于我们的成见，（假如有的话）热心扶持我们指导我们。过去曾有人指责我们为某党某派所操纵，专谋推翻政府的；现在事实很明显：我们是处处在体谅政府当局的苦衷，极力避免象过去那样容易引起彼此间误解的态度；我们所日夜企祷着的是能够马上和政府当局联合起

来御侮救亡，丝毫没有反对政府的意思。而且我们的起来救亡是严酷的危亡形势逼我们，洁白的爱国热情驱使我们的；而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诞生的北平学联，当然决不是谁有魔力能一手制造成的。不然，难道国人能相信热心救亡的只有某党某派的结论吗？

最后我们尤希望北平以及全国的同学都能热烈的撑支我们，使北平学联，成为更有基础更有力量更能肩负起救亡的重担。亲爱的同学们，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上青年人的责任特别重大，尤其是受着国家长期教养的知识青年的责任特别重大，对于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我们是没理由也没有权利漠然视之的。北平学联是救亡运动的重要堡垒，是我们学生自己的组织，人人都应尽他最大的力量来支持它的存在，开展它的工作，使它更有把握地不辱挽救危亡的光荣使命；这是我们每个担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知识青年所义不容辞的！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载《学生与国家》第1卷第1期，

1936年10月10日）

以新的工作方式来配合新的形势

——争取学运工作的彻底转变

廉江

在本刊第五期里面，我曾经写了一篇《关于天津学运的检讨和建议》，指出了目前形势的严重与我们的任务之加重，批判了自从五二八以来天津学运工作上的错误，认为已往的工作方式已经不能够配合新的形势，而要求天津学生工作在许多方面来转变，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对于这个问题底了解，还只是芜杂零碎的。我只了解到在许多地方应该转变，而没有更进一步地了解到这一个工作方式的转变，必须是一个整个的转变，彻底的转变，必须是过去的工作方式的全面的否定。要改变这种工作方式，决不仅是学联的领导机关里面的几个负责人的了解所能做到。而是要先进的群众，每一个人都能了解到，仔细地具体地从每一方面全盘地来转变。这种了解，这种转变，必须要通过无数的解释，论辩，斗争才能够实现。

目前的政治形势，比起一个月以前（我在写上一篇文章的时候）无疑地又要严重了许多倍。由于广西局面对于南京独裁者的打击，由于全国民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之极端高涨，由于西北伟大抗日根据地的形成，迫使××帝国主义者向南京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新条件，企图使华北五省完全“自治”，

把南京政府彻底改组为汉奸政府，以便通过南京政府的“合法”承认，来更加残酷地镇压中国民众的反×运动。同时又在中国各口岸及宁夏绥远等地积极地创造军事根据地，以为直接进攻西北民族革命军的准备。这种积极的进攻，无疑地将掀起中国民众更广大的抗日浪潮，加强许多在动摇中的军政领袖走向抗日的决心，促进南京政府里面抗×与亲×两派尖锐的对立与分裂。今天，我们正临在新的更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底前夜，正临在全国的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

现在我们最中心的任务，便是要促进抗日战争底爆发和抗日政权底建立，扩大、巩固全国民众底抗日大联合。这个任务，是我们的旧的工作方式所无法担负的。我们的旧的方式还没有摆脱关门的工作方式，关门主义，始终是我们已往工作上受挫的最主要的原因。不论从前我们曾经空喊过多少次肃清关门主义，不论在刊物上杂志上讨论过多少次关门主义的威胁，然而关门主义的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着，因为我们只在观念上有了反对关门主义的印象，而没有具体地从我们的工作方式上来做到彻底的转变。

我们今天已经了解到从整个工作方式上来转变的必要，这决不是一旦的豁然贯通，这是年来的历史的经验所给与我们的教训，这些教训给了我们以无数的学习的资料。在我们感觉到有全盘的转变的必要以前，我们已经多少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做了一些零碎的转变，这些转变也的确给了我们以相当的帮助。然而这些转变当然是万分不够的。首先，我们必需了解到，这一个转变，是一个整个的转变，是我们在各方面的工作上，对关门主义的总进攻。这个进攻，必须有计划地多

方面地来布置，必须从不断的斗争里面来争取它的胜利。

在学生救亡运动方面，这个新的工作方式主要应该具体地表现于：

一，对学校当局及一般教职员方面——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在一般的学校当局及教职员中间，真正的汉奸分子，究竟是极少的数目。大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地位，而动摇于救国与卖国之间（自然也有些积极地赞助救国运动的）如果我们能够适当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必定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这种事实都是有前条可援的。我们怎样才能同他们合作呢！必须要把这种合作了解为一种真诚的合作。我们一方面需要他们的援助，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援助他们，体恤他们，帮助他们来敷衍汉奸当局，惟有站在这样的基础上，师生之间的合作才能够建立起来。

然而我们所说的只是合作，只是救国方式的妥协，决不是投降，决不是“一切服从学校当局的意见，他们要我们怎样我们便怎样。”我们同他们的合作，不是建筑在哀恳之上，而是一方面我们同他们有共同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自己拥有学生群众的力量。如果我们的合作政策转成了投降政策，我们放弃了群众基础，那他们便会容易地背弃了我们，而使师生之间的统一战线走向了失败的道路。

二，对学生群众方面——对于学生群众方面，我们以往的错误是无可否认的，在《天津学运的检讨和建议》里面，我已经具体地指出了我们从前的错误。无疑地，由于我们以往的错误，使许多落后的群众与先进的群众中间隔了一条鸿沟，许多落后的群众而且不幸地做了汉奸分子影响下的俘虏。这点自

然是使我们非常痛心的。我们今后必须克服一切先进的同学诬蔑轻视落后的同学的传统的习惯，必须纠正一切轻视读书的观念。相反地，我们不但反对别人读书，而且我们自己也必须认真读书，我们不但不能轻视落后群众的意见，而且必须细心地来向一般群众学习。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同学的意见，要让群众自己来决定。我们要绝对避免领导机关的“强奸民意”，相反地，领导机关必需服从大多数群众的决议。

然而这决不是说，先进的同学要放弃他领导群众的任务。无论在什么场合之下，先进的同学总必须领导一般的群众，只是这个领导，不是“无视民意”式的领导，而是靠着我们的说服教育。如果先进的群众随便丢弃了领导的责任，一切都让群众们自发的来做，这不啻是忽视了在群众运动里面集团的作用，而把先进的群众拖在一般群众的尾巴背后。

三，对群众组织方面——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全民的抗×统一战线，不只是少数先进分子的统一战线，这一点，自从一二九运动以来，我们便已经重复地说过了。然而在实际上，我们所做到的，离开我们所讲到的还差得远。在这几个月里面，我们的确组织了一切群众团体，如民族解放先锋队，新文字研究会等，然而我们这种狭隘的局限于先进同学的群众组织，实在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在现在的新的组织工作方式中，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口号：“把一切的同学们都组织起来。”

要把一切的同学都组织起来，必须力求组织的复杂化，必须把群众的组织，扩大到各个方面去。在以前，我们对于田径队和体育会是不屑一顾的，因此我们便丢失了许多爱好体育的同学了；我们对于音乐和国剧等方面认为只是不足轻重的

娱乐，因此我们便抛弃了许多爱好音乐和戏剧的同学了；我们对于学术的研讨是忽视的，因此我们便把许多热心学问的同学弄到和我们脱离了。这种错误，如果不好好儿的来克服，我们是永远不能把一切同学都组织起来的。

不错，我们以前曾经有过不少的群众组织，如同民族解放先锋队，新文字研究会，时事座谈会，以至于什么现代问题研究会，××讨论会，××读书会……然而如果我们不被表面的现象所蒙蔽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参加这些什么“会”的，只是些“救国专家”，他们是万能的，凡乎每一个会都可以参加。至于许多群众呢，依然只是被关在这些会的门外。这种的复杂化，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却只是非常的简单，我们所要的复杂化，是要组织一切群众，是要广泛地包括一切的部门。我们要把复杂化做到名实相符的地步。

我还要附带的提到，现在各校的学生会，差不多同救国会混成一体，完全忽视了学生会的其他的独立工作，这点也可以说是关门主义的一种表现。学生会不仅是一个救国的组织，同时必须是一个为全体学生群众谋利益的机关。只有学生会能够为每一个同学的日常生活利益奋斗，它才能够被一般同学认为是自己的领导机关而受着普遍的拥戴。往往有许多先进的同学在参加学生会后，只知道怎样办校刊，怎样谈救国，而忽略了许多为同学谋利益的设施，这实际上就是削弱了学生会的群众基础，而使一切救国的高喊成为无用的空谈。

四，对干部方面——干部问题的确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在实际工作里面，我们总深刻地感受到干部缺乏的痛苦。我们常说：“平津是学生运动的发源地，我们需要供给

全国以学运的工作干部。”然而在目前，这句话完全成了一句空谈。为什么我们缺乏干部呢？因为我们受了关门主义的影响，对一般同学不信任，没有好好地去培养干部。一个干部底养成决不在乎开什么训练班，或者听几次注入式的教育，而是要从工作里面来教育。以往我们学运工作里面的几个干部，差不多把一切工作都集中到自己的身上，不肯放胆地交给别人去做。结果是一个人去做，许多人闲着，工作是没法做好，而大多数人又没有法子从工作里面来教育自己。这种关门主义的包办方式一天不克服，我们就一天得不到新的工作干部。

唯一的训练干部的方式，就是适当地分配工作给每一个积极的分子去做。放任他们，尽量启发他们的自动性。自然，学联和各校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干部是要加以领导的，然而这个领导，不是专门去注意一切细小的问题，而是要注重大的问题的领导，工作方向的领导。小的错误，虽然不免相当地影响到工作，然而同学所获得的教训，却远在这一些小的影响之上。如果我们能够向这一个方面来进行，无疑地我们将获得无量数的救亡运动的干部。

此外，每一个的学生领袖必需明瞭怎样来领导同学进行工作。我们对于每一个同学的领导，决不是说教式的注入式的领导，而必须是启发式的领导。我们要使每一个干部不仅是一个“技术人材”，不仅会“做”，而且会“想”。他们必须具有一副能够思考的头脑，能够独立地想他的一切工作，细心地布置，缜密地执行。只有启发式的领导，方能够把我们所期望的干部训练出来。

五，对领导权方面——领导权的问题，方涛君在本刊第六

期上已经有了相当的解释，不需要我再加以详细的说明。先进同学领导救亡运动，这是先进同学自己应负的责任，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然而真正的领导决不是包办的领导。把先进的同学完全塞进领导机关里去，不许外人插足，这并不是在领导，相反地，这是在放弃领导。因为这种的领导机关，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很容易变成一个忽视民意，专发命令的机关，而丢失了周围的群众。

什么是先进同学的领导呢？他们的领导是总的领导，是策略的领导。如果每一个先进的同学承认他是站在群众的前面，认为他的意见真能够代表群众的意见，那他必定不是发命令来叫群众执行，而是把他的意见使群众了解，使他这个意见成为群众们自己的意见。当先进同学的意见为群众所十分透彻地了解而自动积极地执行时，先进的同学才能算是真正的领导了群众。

以上所讲的这一些，都只是在新的工作方式之中，许多方面（自然还谈不到每一方面）工作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配合着目前的新的形势，将成为今后新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的最主要的条件之一。缘上面所说的，当然谈不上很具体，只是一个根据了以往的事实所推想出来的一个初步的理论。由于我对于这个新的方式的了解还不太多，现在没有方法说得比这些更加具体，我希望大家今后能够着重研究这些新的工作方式，从各方面仔细地来研究这个初步的理论终必于最短期内向前有巨大的发展。

一切热心的积极的先进的群众们，我希望他们能够细心地来克服以往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为新的工作方式而奋斗。新

的工作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彻底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之下,我们将根本地克服在学生运动里面的关门主义的倾向。现在中日关系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我们要以全部的力量,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来配合这一个新的形势。

(载《长城杂志》第7期,

1936年10月10日)

学运工作应有的转变

耿文

独立评论第二一二期庆基君《对于学生运动一点建议》的文章，是值得给以最大注意的。他对于过去学生运动的批评，的确有许多正是过去学生运动的缺点与错误。他要求救国运动不要过于妨害学生们的学业，他提议以个人为单位来参加救国运动，他的这种意见和要求，的确代表一部分不少的学生。如果不顾及和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学生运动是有分裂危险的。

对于大多数学生求学的要求，学生会是不能反对的，如果随便给予这种要求的学生以责难和讥笑，的确是不对的。相反，学生会应该帮助学生求学。设法改善他们求学的环境，同情与满足他们求学的要求。过去学生会的工作，或是过于单调一些，只作救国工作，对于全体学生的本身利益，如求学与生活的要求，完全忽视。当然这就要使学生会的群众基础缩小，不能取得有各种要求的全体学生的拥护，所以必须设法改正。

如最近河北省政府减少学校经费，学生必须与学校当局共同反对，要求不减。

过去罢课的次数，时期，却有点过多过长，全体大会也过

多。尤其是学生会工作的缺乏民主，甚至于罢课与游行都不完全依据大多数的赞成来决定。然而这些错误，学生会必须以自我批评来承诺并改正。以后学生运动，当然还应保持统一，不能分裂。不能以个人为单位来参加。但罢课的确不能过多过久。必须顾及大多数，尤其是落后群众的情绪。无论如何，不能使这些群众脱离了学生会的领导。尤其要充分的执行民主。如是罢课，最好以全体大会或全体投票等完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

集体的行动，必须取得全体大多数同学的同意来决定。如果是少数，虽然少数可还保留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但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多数。少数不能单独的行动与多数分裂。在学生中民主的工作方式，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先进的愿意多作一些救国工作的学生，要将他们组织在各种组织中（如宣传队，交通队，出版部，甚至于工农运动委员会等），给他们以更多的工作。但对于全体，对于大多数愿意读书的学生，不要求和强迫他们放下书本，同先进的学生一样来担负救国工作。只在特定的时候，在罢课等行动中要求他们一致。除开这种特定时间以外，应该不反对他们用心读书，而且帮助他们读书。

就是在救国会负责的学生，在平时在可能时，同样必须用心读书。这些学生功课好又热心救国工作，更能取得群众的信仰。完全不读书，甚至反对读书，这就必然要失掉大多数学生信仰与师长的同情，久而将被学校当局借口开除。

我们反对“读书救国论”，是因为这种主张只要读书，不要救国。说读书就是救国，不要读书以外的救国工作。然而我

们要救国工作并不是反对读书。我们要读书，同时要救国。而读书也是为着救国。只有在特定的时候，在读书与救国不能同时并举的时候，我们才暂时放下书本，在特定时间一过去，我们还是要读书。

在实际的救国工作与运动中，我们也是学习，也许在这里学习到的比在书本上和讲堂上所学习到的更多，更实际。然而我们不能反对从书本上讲堂上去学习。

平津学生会应即时参照庆基君的文章，来讨论学运工作，检查过去学运的成绩与错误，规定以后工作与运动的方针。重心要放在争取全校的大多数的学生一点上，要满意的完成各学校内的统一战线。因此各校各地学生会必须：（一）改变以前反对读书的空气和理论。学生会帮助与满足多数学生读书的要求。（二）公开承认过去学生会工作的一些错误。（三）保持行动的一致，但各种重要行动（尤其是罢课与复课），以民主的原则经过大多数的赞成而决定。（四）给先进的学生以更多的工作。不强求愿意读书的学生和先进学生一样来工作。（五）改进学生会工作，使其适合全体学生的利益。（六）学生的行动与工作计划，尽好先与学校当局及教职员商量，取得他们对于学生会的谅解。根据以上各点来建立与巩固各地各学校的工作与统一战线，是目前我们改善学运工作的主要任务。

（载《长城杂志》第5期，

1936年8月30日）

西北旺演戏(摘要)

言 若

直到吃午饭的时候，老同问我今天是不是预备了对民众演剧，并且还说：“剧是需要的！”赶紧找那个最近才被我发现了他是很滑稽的一位，请他帮忙想一件事，我们去表演。事情却又是没有想到的如此顺利，居然不到十分钟材料就有了！急速分配角色，找人，化装，在一个钟头后一切都就序了！演员共有七人，找了七辆铁驴，一同开到西北旺——是正在赶集的一个乡村。

伙伴们，不同的角色，穿着不同的衣服，虽然都是几张看熟了的脸，但是因为化装得太好了，所以猛然看上去，真会弄得莫名其妙，这又成了我们一路开心的材料。

在将近西北旺的路上，走着些穿着新衣服的乡民们，远处，可以听到锣鼓和吆喝的声音，这是在唱旧戏。我们带着欣然的神情，因为我们的剧找到了舞台！但是等到了戏台前，碰到别的先到的宣传的同学们时，我们都收敛起笑容，觉得有些失望，因为警察不许他们讲，同时戏班要到六点才散。

.....

时候毕竟是难熬的，尤其是急性的老xy，跑过来说：“那边有个蹉跎的，有那么多人围着看，咱们为什么不争取观众呢？”

好吧！来，试试看！……老Bi自告奋勇冲上前去高声喊着：“这边画一个圈儿，咱们来变个戏法，白看不要钱，变的好也不用你们叫好，变的露了你们就接着来！”嘿！真够宏亮的，这一叫把围着看摔跤的人，还有在戏台前看得正出神的人都喊过来了！说来也巧，老Bi不只会这一叫，他倒真有几手儿！

正在“看完了戏法，我们来出新戏！”的喊声中，戏台上散戏了！我们说：“上台表演啊！”于是把所有的观众都吸引到台前。到了，这上台的时分！按照我们规定的剧情顺序的上台，先是三个农夫聊天，接着是村姑送饭，在对话间把一切要讲的说了个痛快，倒也真成！台下的人瞪着眼望着台上，再也不动一下，演员说的话自然而然的就那样通俗，真象是农民们的口吻！什么“二大妈家的孩子被她妈换成白面抽了！”“老王家的驴子也给牵走了，真他妈的倒霉！”……把日本人的阴险……关外被占领后的惨状，说了个痛快淋漓，忿恨时高声怒吼，凄惨时泪珠在眼里打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村长带着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朝鲜人来了，村长的卑鄙丑态，表现得尽善尽美，对村民的欺诈，对敌人的谄媚，一个舞台，两付面孔，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骄矜，狡猾，激起了观众的怒吼，还没有等到台上的农民们表示，台下的观众已发出了极雄壮的：“打啊！赶走他们！打死他们！”的呼声，有些人真想跳上台来给他们个厉害，忘了这是“做戏”，弄得那三个演员（村长、朝鲜人、日本人）毛骨悚然，欲逃不得，欲留难能之势，直等到戏台上的农民说尽了他们的话，最后鼓足了力，把他们打走时，观众们才松了口气！

剧演完了，又来一个演讲，呼口号，呵！观众们壮烈的呼声，和高举着的有力的拳头，真使我在台上激动得几乎要流出泪

来，我怀疑这是不是我们一向觉得太迟钝，难能起来的农民，但分明是些褴褛的脸，和穿着农民的服装。

每个人带着满心的欢欣，离开了西北旺——这值得记忆的地方！……

有人说：“这是扩大宣传以来，没有过的大成功！”……

（载《清华副刊》第44卷第11期，
1936年6月20日）

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消息

——第六区队行军记

佚名

在这东北形将朝鲜化，华北东北化，华南华中华北化的今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趋积极。如华北经济提携的具体实行，绥东战事的再告紧，日军不断的演习，长江日军舰队的开来增防，上海日军的越界挑衅，中日外交沉寂与延期，都是证明了中日问题已经是到了最后的阶段，跟着这个最后阶段而开展的，便是中国大众的要求——抗战——的实现，因此我们这些站在国防最前线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便开始检阅我们自己的力量，充实我们自己的军事知识的行军工作。

行军的日期和战地 十月十八日是一个星期日，我们便利用它来举行我们的行军；我们的战地，就是清朝慈禧以人民的血肉建筑成的而又被八国联军所烧掉了的圆明园，这座残墙废土就是我们的战地。这块战地，荒凉异常，身置其中而抚今追昔，是多么令人思索回味？奋起救亡？

出发与演习 时间是在早晨六点钟的工夫，很多的队员便从他们的卧室里走出来，个个都是带着披挂整齐，并火待发的样子，同时救亡的歌声充满了古城中的一角，八点钟到了，我们队员便分开队伍从那不相同的路线出发了。他们一路上

演习着躲避飞机，和搜敌情，队员们的情绪是高涨极了，队员们的行动是敏捷迅速。十点钟便集合在西郊清华园中的体育馆前的一片草地上。经过片刻的休息便列队到战地去了；圆明园距清华园仅有五分钟的路程，一刹那间我们便到了战地，我们所要演习的遭遇战便开始了，主持军事演习的干部将我们一百六十余人分为主军与敌军，这两军便列队东西，划定防地，从此即彼此调兵遣将的布置起来，十分钟过去了，战斗剧烈的爆发了，攻击！包围！搏战，冲锋等动作就这样一幕幕的演习着，杀杀杀的嘶喊打破了这断壁瓦堆，荒草没胫的战地——的沉静。

讨论会上群众虽在极度疲倦之余，但是情绪的高涨，真是从来所未见到的，每位队员都紧紧的把握着问题的中心作彻底的讨论，在这时候没有感情用事，仅有理知的结合，没有意气的争执，只有是非的分辨，我们所讨论的题目，便是“目前中国政治的出路”。在这会议中有总部的报告以及政治分析，还有将来工作计划等。

星夜归来 我们讨论原来是规定了四点钟便结束，但是因了队员们讨论精神的集中与发言人的众多，结果我们的讨论会不得不再三的延期，虽然夕阳的光线已经是收敛起来了，我们讨论的兴味尚颇浓厚，但为了时间的不容许，就只好结束我们的讨论以便回城，出了清华园的大门时，电灯早已亮了，于是我们便开始我们的黑夜的行军。

一九三六，十。

（载《热浪》第1卷第5期，

1936年11月1日）

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

(一九三六年十月)

国民政府，行府院军事委员会钧鉴，全国各报馆，各通讯社，各杂志社，各机关，各法团暨全国人民公鉴：

溯自沈阳之变，迄今五载，同人等托迹危城，含垢忍泪，不知其运命之所届。去秋以来，情事更急，冀东叛变，津门倡乱，绥北危急，丰台撤兵，祸患连骈而至，未闻我政府抗议一辞，增援一卒，大擢全国领土，无在不可断送于日人一声威吓之中。近来对日进行交涉，我政府所受之威胁虽尚未宣布，然据外电本诸东报所传，谓日本对中国有以下诸条款之提出：（一）华北五省独立；（二）经济合作，减低对日关税；（三）完全消灭抗日运动；（四）开除与抗日有关之领袖；（五）中日合作防共。除抗日运动，激发之力属于彼方，非我所能主动之外，其他条款，姑勿论所传之虚实如何，任承其一，即是以陷我民族千万劫不复之深渊，堕“中国之自由平等”之追求于绝路，中山先生所遗托于吾人之重任，数十年先烈所糜躯洒血以殉者亦将永绝成功之望。我全国人民，至于今日，深知非信仰政府不足以御外侮，精诚团结，正在此时，深不愿我政府轻弃其对国民“最后关头”之诺言，而自失其存在之领导地位。故为民族解放前途计，我政府固有根本拒绝此诸条款之责任，而为国家

政权安定计，我政府亦当下根本拒绝此诸条款之决心。在昔绍兴之世，宋虽不竞，犹有顺昌之撻；端平之世，宋更陵夷，复有准西之拒，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虽时或沦于不才不肖，从未有尽举祖国之胎，国命所系，广土众民，甘作敝屣之弃者。此有史以来所未前闻之奇耻大辱，万不能创见于今日。是则同人等觐民意之趋向，本良心之促迫，所敢为我政府直言正告者也。同人等以国防前线国民之立场，在此中日交涉紧张之际，为愿政府明瞭华北之真正民意与树立救亡之目标起见，特提出下列数项要求，望政府体念其爱国之赤诚，坚决进行，以孚民望而定国是，不胜企祷之至。

- 一、政府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之原则下，对日交涉；
- 二、中日外交绝对公开，政府应将交涉情形随时公布；
- 三、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在华有非法军事行动与设置特务机关情事；
- 四、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之特殊行政组织；
- 五、根本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
- 六、反对以外力开发华北，侵夺国家处理资源之主权；
- 七、政府应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
- 八、政府即应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借外力以作乱之土匪；

发起人

徐炳昶 顾颉刚 钱玄同 陶希圣 梅贻宝 黎锦熙
冯友兰 洪业 马寿龄 林志钧 张熙若 陈其田

容 庚	崔敬伯	钱 穆	叶公超	梁士纯	张子高
张荫麟	蔡一溥	陆侃如	郭绍虞	张佛泉	齐思和
沈从文	于永滋	朱自清	萨本铁	梁思成	林徽音
薛文波	赵 斌	艾宜裁	常松樁	王梦扬	杨 堃
黄子卿	金岳霖	曾远荣	李继侗	杨武之	周先庚
熊迪之	陈 桢	容肇祖	雷洁琼	侯树彤	杨秀峰
焦实斋	虑柳文	田洪都	谢玉铭	赵承信	冯沅君
谢景升	夏 云	刘 节	李安宅	于式玉	熊乐忱
刘敦桢	冯家昇	连士升	吴世昌	黎琴南	李一非

(载《学生与国家》第1卷第2期，

1936年10月25日)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对目前政治形势宣言响应 北平市教育界对时局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

自川樾大使来华后，日本即着手实现其进一步侵略的计划。在动员其基本队伍方面，有全华日本领事会议，有上海及华北日本武官会议，有华北日本领事武官浪人及财阀会议。在这些会议之后，继之是成都事件，日本非法设领，引起中国民众之强烈反抗。继之是北海事件汉口事件。又继之是丰台事件，日本武装占领了华北的交通中心，引起二十九军的部分抗战。直至最近的上海事件，日本陆战队强行至华界设防演战，策动汉奸作乱。在这一幕又一幕耻辱而卑下侵略的演进中，日本外务省也一次又一次的发表其强硬而威胁的论调。中日关系，行将至于决裂。到最近川樾大使与蒋行政院长会面后，中日两方面乃共同发表了和缓声明。两日来的中日紧张局面，又将和缓下去。在政局千变万化中，我们北平市学生对目前政治形势，有如下之认识及主张。

一，我们认为目前日本对华的进攻，仍本其一贯的不战而胜的策略。两个月来的事实，日本制造事件，制造中日关系的极度紧张。现在又稍稍的制造和缓空气，也许最近再制造更

为紧张的局面。中日关系的紧张与和缓，是日本一手造成的。紧张的局面来压迫中国。和缓的空气来使中国政府屈就，来欺骗蒙蔽中国民众。这是日本不战而胜策略的巧妙运用。现在这个政策，还有运用的可能，中日间还不会马上爆发一个大的抗战，这不独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相当的惧怕战事，更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还能够运用它的不战而胜的策略，它不需要战争的牺牲便有胜利的把握，它还可以以最少的成本取得更高的代价。

二，我们认为目前在敌人武装威胁下所进行的中日外交调整，一个新的屈服新的妥协有马上完成的可能，这不独因为日帝国主义惧怕战争，主观的要运用不战而胜的策略，也不独因为中国政府惧怕战争，主观或客观外不了解中华民族解放的前途。因此它们本着一贯的永久不会实现的先备后战的政策，因为在中日国力对比之下，先备后战就等于永久无备永久无战，不打击敌人的侵略，敌人进攻和破坏是要毫无情面的消灭的中国的准备及建设。不独因为日本还要运用不战而胜的策略，不独因为中国政府还死守先备后战的政策。中日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更因为中国的救亡力量还不够大，中国的民众运动还不够健强与广泛，不够打击敌人侵略的野心，不够监督政府使它不取对外妥协对内压迫。因此，我们强调提出来的，不仅是目前中日有和平妥协之可能，我们要请国人注意，这一妥协将要使中国救亡运动受到严重的打击，将要全部剥夺了救亡运动的精神条件及物质条件。就近几日报载日本对华的要求，根除反日思想及抗日运动。这几乎是全部剥夺的中国人的生存权。这一妥协如果成立，则中国将无以谈立国，中华民族将无以求解放。

三，我们认为挽救目前的危局，只有全中国人大团结，全中国人彼此不要求任何条件统一在一个原则之下，我们大声疾呼的向全中国人要求这个统一，这个统一将包括汉奸以外的一切中国人。我们除了指出目前全中国人都向着这个统一目标迈进而外，如广西问题的解决，阎锡山氏请中央收理晋绥军政财政，都是最好的例子。我们更要指出以往所说统一的虚伪，统一不是统治在一个独裁者之下，统一是统一在一个原则之下，这个原则是抗日图存，是争取民族解放，是中国人的神圣天职，是中国人的最高意志。统一不是先求安内，统一是要一致对外，在对外在抗日这个原则之下，统一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任何人要求以彼此间内在条件之满足去求统一，都是错误，都是主观或客观的破坏了统一，我们更要强调的指出，只有这个统一才能加强中国救亡的力量，才能监督政府不敢妥协，才能打击敌人的进攻，才能取得中华民族的生存权。

我们除了向国内呼吁统一而外，我们更愿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去呼吁，向一切有正义感的人士呼吁世界和平，过去尽管和平阵线表现了如何惊人的成就，但是我们还要指出，爱好和平者有正义感的人士还没有尽了你们最重的责任，主观或客观的你们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拥护了世界和平，阿比西尼亚的惨败，中华民族再三再四的被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进攻，以及最近西班牙人民阵线可能的失败，这些都客观的表现了拥护和平者努力的不够，我们向你们呼吁，你们更该努力的来协助这些在黑暗压迫下的挣扎者，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

四，我们认为正在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今日，学生运动仍然是救亡运动的中心，支持者及领导者，因此这个运动该值得

全中国人注意，爱护及指导。过去，我们不否认学生有错误，不否认青年有时忽视了长辈的指教，但我们也不愿否认，有许多长辈都放弃了领导青年的责任，不体谅青年的赤诚，因赤诚而生的激愤。现在我们诚恳的吁请，全中国人注意这群青年这群学生，全中国人都该爱护与支持这个正在迈进中的学生运动。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最后的一刻，我们北平市学生除了本着我们的认识及主张奋斗外，我们更愿指出最近两件可喜可庆的事件，第一是京沪报界的宣言，其诚挚而沉痛之言曰：“事至无可如何，唯有率四万万人以卫国殉国于最后之一瞬”。我们北平市学生不仅赞助这样言论，我们更愿以行动来拥护这样言论。第二是北平市教育界对时局表明态度的宣言，北平市七十几位教授所发起之就中日外交问题之签名运动。这个宣言的基本态度是：（一）此时此刻政府的外交要绝对公开，政府不能再行对日妥协，对日签订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二）政府要团结全国上下共同抗日。我们除了指明这个宣言这个运动为极大的救亡力量而外，我们愿以全力来支持这个宣言，愿以全力来推动这个运动，我们更要求全中国人来推动它来拥护它。

中华民族已至其非生即死的最后关头，我们以最大的诚恳呼吁全中国人统一，呼吁全中国人为卫国而奋斗至最后一人至最后一刻。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二十五
年度秋季第一次代表大会

十月十四日

（原铅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

响应北平各大学教授的联合宣言

王 固

十月十日！北平各大学教授七十余人，发表宣言，请求南京派兵巩固边防，相机收复失地，并历举中国历史上南宋明末亡国情形，认为中国民族，从无不抵抗而任人亡国者，我们决不可开历史的先例。这个宣言，虽然我们还没有在各报上看见，然而无疑地，这的确具有很伟大的意义。这一方面是华北文化界对南京的督促，对南京政府的一贯的不抵抗政策的严正的抗议，另一方面很显然可以看出在民族危机更加深入的情势之下，抗×的统一战线是更加扩大了。许多素来无声无嗅的教授们，对于学生救国运动素来极度冷淡的教授们，现在都联合起来，为民族的生存作正义的呼吁。这种呼吁是有力量的，因为这正是每一个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民的衷心的呼喊。

怎样响应扩大这个运动，现在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我们不希望这个宣言仅仅成为少数教育界领袖的宣言，我们要把这个宣言，扩大到学生，商人，工农群众的队伍里面去，我们要把这个宣言，从北平扩大到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和其他城市与农村里面去；我们要使这个宣言，不仅是一些表示，而要把它当作一种群众的行动，从这次行动中来显示

全国民族救亡战线底力量。

响应北平各大学教授宣言，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它不仅是民众对于正在南京进行的亡国交涉的反对，不仅是民众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反对不抵抗政策底表现，这是促成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底更进步的扩大与巩固，增高一般群众对于南京交涉的深切的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准备着正要到来的更伟大的新群众运动。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有力量的响应的话，这无疑地是给了将来的群众更伟大的行动以很好的推动。

要达到上述的使命，在目前的形势底下，惟有发动一个广泛的签名运动，才有可能。这个签名运动，应该以北平各大学教授的宣言和纲领为内容，以平津文化界和学生为主要的发动者，包含的人数必定要非常众多，地域必须要非常广大，最主要的，就是必须要把它当作一种运动来看待。在一定的时期开始，一定的时期结束，在这一个签名的时期里面，应该把空气提高到非常紧张的程度，应该有经常的报告统计，不断的宣传，这样，才能够获得我们所预期的结果。

平津学联应当是这一次签名运动的主要的领导者，因为它是现在平津所有的救国组织中，地位最高，群众最多的团体。学联的每一个领导的同学，应该把这件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应该下决心来完成这一个艰巨的任务。如果对于这个运动能加十分的决心，它的成功是有很大的把握的。

召开各界代表联席会议，这是一个应有的上层的联络，通过这种联络，一方面可以扩大签名运动到各界里去，一方面可以把正在加强巩固中的天津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公开出来。

然而单单有这种联络是不够的，平津学联应该发动同学来组织宣传队，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方法来扩大这个签名运动。

这只是我们对于平津学联和每一个教育界先进，每一个同学的建议，我希望他们能够对于这件事情加以相当的注意。

（载《长城杂志》第8期，
1936年10月20日）

关于师生合作

若 予

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因为青年学生和师长前辈间发生了许多不必要的争执，原来是完全激发于爱国心的学生救亡运动，结果失去了一部分人民的同情，减弱了它的力量。这一个事实，在现在青年学生们自己检讨起来，已经很深刻地了解过去的错误，而且诚挚地表示忏悔了。最近北平学联发表《我们对于目前学生运动的意见和希望》里面有几段话说：

“十个月来宝贵的经验，促使我们对于救亡运动有了新的觉悟，对于当前的形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坦白的承认，我们都还太年青，在突然受到国族危亡的大激动时，往往不自觉地热情高过于理智，态度常嫌过分激越，因此不能得到全国上下一切人士的同情和谅解。现在我们郑重宣言，我们愿意勇敢地纠正过去种种错误。……”

“我们以为目前学生运动的主要任务，不是率领少数热情的同学冲出教室，冲出学校，专事奔走呼号，而放弃了一切学生本分以内的事情。……”

“我们已经深切领悟到许多师长和前辈们的话是对的，我们不应轻易抛弃课业，很短视地勉强要求大家只做着奔走呼号很狭义的救亡工作才算满足。……”

“我们希望各校当局和教导我们的师长前辈们，能够了解我们的环境，同情我们的苦闷，肯在各方面诚恳地给我们以切实的帮助。……”

这些话的意思是非常诚挚的，它确实代表了青年学生们在这一方面的新的觉悟。这一学期开学以来，以北平学联为中心的各学校的学生救亡工作，在事实上也确实表现了这个新的觉悟。暑假以前最使同学愤懑的，也最使一般舆论界教育界人士忧虑的各学校当局开除热心救亡工作同学的这一件事，终于在同学们最大的容忍下平静下去了。接着各校同学举行九一八纪念会，救亡展览会，救亡座谈会，以及各种救亡工作，在事前也都能和学校当局开诚布公地商量，取得学校当局和教授师长们的合作。这个一直到最近北平各校同学热烈地响应六十六教授对时局宣言的签名运动，和最近在冀察当局重申“解散一切学生团体”命令下的北大师大同学在学校当局的辅助下进行组织学生会，都表示出了北平各校的师生合作运动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虽然在这许多合作的过程里，依旧存留着许多阻折，如师大当局和同学对于学生会选举法的分歧等等。就如在我们清华，学生会和救国会也常常有许多问题和学校的意见相差颇大。但是这些阻折终是不能避免的，大体说来，青年学生暑假以来的新的觉醒和新的努力是相当成功了的。

青年学生今日能够有这样的觉醒，这个在我们自己看来，也觉得是学生救亡运动中极可喜的现象。虽然学生运动经过了十个月的摸索才得到这样的觉醒，似乎已经走了许多迂回错误的道路，但是我们如果再回想一下以前同学和教授所以

有那许多隔膜甚至争执的原因，便会觉得我们所以要自己摸索了十个月才得到这样的觉醒，似乎并不完全是我们的过错；并且我们会因此联想到今后我们要争取师生合作，是否只凭我们自己的诚挚的觉醒便可以成功，这也仍是值得我们自己考虑，同时也是我们愿意呼吁负有教育青年责任的教授教师们予以注意的。

我们回想在一二九以前，整个国家，尤其是整个华北的政治空气是那么紧张，当华北自治高唱入云，而我们在学校却是眼看着一箱箱的图书，一箱箱的仪器被大汽车运出校门，整个学校充满了屈服逃亡的空气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青年人心里面的焦躁苦闷，凡是亲自经历过的人想是可以回想得出来的。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是一样得天天应付我们繁忙的课程，除了这些课程以外，无论是课内或课外，我们心里的极度的焦躁苦闷是没有得到教授教师们一点儿的同情诱导的。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平日，绝大部分的教授除了他自己的功课以外，从不对我们同学谈到一点课业以外的问题。教授中如果有一个能够完全认识听他的课程的同学，这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事了。这样，除了一些必须应付的课程以外，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所感觉到的各种最现实的刺激和问题从来得不到教授教师们的指示诱导，教授教师们也似乎不想关心我们这些。而我们周围的情势却是那样的教我们苦闷，当年青年人郁积着的苦闷得不到指示诱导而自动地爆发出来的时候，自然就难免溃决横流了。

就是在一二九行动以后，在我们罢课以后，我们也曾屡次举行讲演会，师生座谈会，请求教授教师们给我们指导和合

作。同时救国会方面，也曾屡次派同学分访各教授，征求教授导师们对于学生运动和救亡工作上许多问题的意见。我记得我个人就是这样奔走过许多教授的住宅的。但是事实上大部分教授都不愿恳切地表示他们的意见，甚至有几位是不愿意和同学谈这些问题。最关心同学的教授也只允许出席一二次讲演会或座谈会，这已是绝无仅有的了。至于完全自动地给我们以恳切的指导的，几乎是没有。自然我们也得回过头来责备我们自己，在一二九时同学们那样高亢的情绪下，我们是很难冷静下来接受教授前辈们的意见。但是至少我们那时候曾经再三再四地分别请求教授们给我们指示合作，如果教授导师们能够给我们因势利导，或许我们青年学生以后无须犯那样重大的错误，甚至引起全体教授辞职的事；更或许无须走了那么长久的迂回错误的道路，到十个月以后的今天才有现在这样的觉醒的。

这样的话以我们学生的地位来说也许是不大合适的，好象我们自己做错了，还要诿责于教授导师们。但是我们在严格的责备自己，深切地表示忏悔以后，再坦白地说出我们对于教授导师的意见，似乎也是应当的。记得清华校友罗隆基先生在天津益世报社论中说过：负有教育责任的教授导师们除了给青年学生灌输课程上的知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在教育青年如何做人。他又说，学生到学校里来就是为的学习，青年学生有什么过错，负教育责任的教授导师总得负若干责任。我们想这些话应该可以得到教授师长们的同意。

我们所要求的师生合作，不只是直接担负学校行政责任的若干教授导师如教务长系主任和同学方面的若干团体负责

人如学生会干事或救国会委员的合作，而是全体教授师长和全体同学的合作；不只是师长和同学在某几桩片断枝节的事实上的合作，而是在整个的生活里的多方面的真挚的密切的合作。如果我们要以这样的尺度来量度今日的师生合作运动，则我们的成就还是极微薄的。在今天，一般教授师长们是否能够在自己所教的课程以外关心到同学们因为各种政治社会的刺激所感受的苦闷，一般教授们是否能够在课外和同学谈谈我们日夕关心的救亡问题，甚至日常生活问题，甚至一般教授们是不是能够认识他自己班上的同学，如果我们问起这些，则一二九以前的情形似乎依旧是存在着的。而事实上确是要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方能建立起师生合作的真实基础，否则，一二九以前的经验告诉了我们，一切合作都会是表面的、空虚的、不稳固的。

事实上，直接负有学校行政责任的师长，因为和同学接触比较多一点，对于同学的情形也多了解一点，所以有些地方是比较容易谅解同学的心情的。但是因为一般教授平日太不熟悉同学的情形，学校行政当局设施时常要遭遇相当的掣肘，我们相信这是过去事实上确实存在着的困难。同样，在同学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凡是时常在学生团体中负有责任的同学，因为和师长们课外的接触较多，对于师生合作的了解也比较深刻。但是因为一般不负责任的同学，不了解事实上的许多困难，因此时常使负有责任的同学感到若干困难，这也是常有的事。无论是在师长方面或是同学方面，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一般师长和一般同学的相互接触太少，相互了解太不够，才增加了师生合作的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真正的师生合

作,我们希望教授先生们,尤其是负有学校行政责任以外的教授先生们,在课程以外,多接触同学,了解同学,体谅同学;同时我们也希望同学,尤其是若干团体负责人以外的同学,能够如最近北平学联已经表示了的态度一样,深刻地认清了师生合作的重要,虚心地接受教授师长的指导,了解教授师长所处的地位。

在清华,梅校长在开学典礼中曾经宣布了说学校将要试办导师制。为了争取真正的师生合作,我们盼望这个制度早日实现。但是我们所要求的不仅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我们要希望教授导师们都能够真切地愿意给同学以指导。过去学校对一年级同学曾办过导师制度,但结果除了一部分同学曾被学校指定的导师请过一次茶点而外,大部分的同学却是连自己导师的面目都没有认识。这样的导师制显然是没有效果的。作稿将竟,读到燕大周刊最近一期“如何团结师生一致救亡”的几篇特别征文,有教务长司徒雷登和新闻学系系主任梁士纯先生的文字,对于“团结师生一致救亡”都有恳切的意见,令人有“蔼然仁者之言”的感觉。而时常提到“National Salvation”(即“民族自救”——本书编者注)的司徒先生还只是一个美国人。因想到如果我们以“团结救亡”为标题在清华征文,不知能有几位师长肯给我们恳切的表示意见,这似乎是值得我们清华师生自己回味一下的。

(载《清华副刊》第45卷第2期,
1936年11月9日)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执委会通告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绥东抗战后援，是我们这一个阶段的中心工作，所以我们要以全力来完成这一工作，要求各学生会或团体负责人执行下列工作：

(一)促成各校绥远抗战将士后援会之组成：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援助绥远抗战是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反对的，在校中若能发动数班同学或绥远留平同学来组织发起是很容易公开的，这样我们便可以把同学组织起来了。

(二)扩大募捐周：自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为扩大募捐周，发动同学于暇时出外募捐，至二十二日(星期日)为总动员日，原则上发动全体同学出发募捐。

(三)绝食募捐：号召同学于十一月十八日中午绝食一餐。以所积钱捐助。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执委会

十一月十七日

(附注)

各校募捐队事前所用的宣传品，捐册，臂章等物请到西直门里东北大学总办事处来取。

(原油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

对抗的预演

华北×军演习后

自×军在11月3日耀武扬威地穿过北平城的那一天，这儿的民众都感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一般学生尤其愤怒已极，当日各校都自动停课半天，集合表示沉痛纪念这个可耻的日子，教授们也都出席参加，并作悲愤的演说，有几校当场通过以全校师生名义，去电中央，要求坚守“二中全会”的诺言，并随时公布外交经过，下午各校有一部分学生出去对民众宣传，从市民的口中得到了这样的报告：

“当×军进朝阳门时，当地有一个姓朱的女孩，年纪才十一岁，和她的哥哥也打从那里经过，看见×军耀武扬威的情形，愤慨得很，沉痛地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她哥哥听了，恐怕惹出祸来，想连忙带着她跑开，殊不知凶蛮×兵，在愤怒之下，竟将我们这十一岁的女孩，自她哥哥手中夺去，丢到坦克车的下面，压成肉泥！路旁的人，看到这残酷的情形，莫不饮恨吞声，不忍卒睹！她哥哥在东方中学读书，遭了这样深的刺激，竟愤到发狂了。

北平的学联自听到上面一段惨酷的消息后，除立即派人去调查外，并认定在×军演习区内，一定会还有很多类似惨案的发生，所以在七八两日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分部，联合发

动了一次灾区调查，参加的学生有千余人左右，实地到灾区去调查一遍，并征集了一些赈品散发给他们，下面我报告你们一些他们实际调查所得到的结果。

“当×军在北郊演习时，有几个农民被打死了，据说是因为他们不识字误入××军警戒线内所致。”

“在广安门外给×军带东西的大车，为了一件小事，×人发了怒，结果两匹马被轧死了！赶车的受了重伤。”

“小粮台潞至河台一带的棉花，都被×军演习踏坏，小红门一带的白菜也被踏毁无余，没有成熟的高粱迫令割倒，民众因生命线断绝，莫不叫苦连天。”

“×军在东坝镇令商会雇工人五十名，实用工人七十五名，讲明工人每日工资八角共雇三日，这项损失由该地商会支付，又大亮马桥窑口村一带，商人也受同样损失。”

“朝阳门外近郊的农民，因为今年秋收不好，求生无路，×军演习时，给的小费，所以他们让出了自己的房子。在外面露天居住，也还没有怨言，并且看不出×军演习的严重性。×军对当地小孩，首先问他是不是喜欢××人，如果他答应喜欢，便赏洋五角，如果答应不喜欢，便要挨打。又×军对民众公买公卖，住房付钱的麻醉方法，有相当成功，虽然有时要强迫民众去给他们服役。”

“又学生到城南近郊调查时，拿出宣传品给他们，他们以为是赈灾券，非常喜欢，一齐拥上来抢，那种为饥寒所迫的样子，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从以上几个片断的报告来看，我们知道×军的侵略，已经很巧妙的更进一步用麻醉和欺骗的方法，而且获相当的成功

了；虽然经学生实际调查后，揭破了他们一部分的梦想，暴露了敌人的奸计。但是我总觉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求生不得的劳苦同胞，他们知识程度的低落，既不能使他们在很浓厚的民族国家观念，而学生的宣传，事实也不能经常的去作灌输工作，在他们饥寒交迫之下，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益，他们很容易为敌人所利用的，更何况我们这个敌人又是那样的狡猾！所以我们认为怎样满足穷苦同胞们生活上的最低要求，实在是目前非常值得考虑的严重问题！

再有一点值得报告的，就是当学生去调查时，当地巡警首先不明真相加以盘问，经说明来意后，不唯不加以阻止，反而予以领导等种种便利。足见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不爱国的。

不过大拂人意也是我们预料所及的。就是××帝国主义，虽不敢直接向我们有组织的民众进攻，可是他们都会利用他的奴才走狗们来制压。当调查团离开了“灾区”以后，×方马上便也派人到我们去过的那些地带去，拍了照，并且经民众手中将我们的宣传品取去，并且询问谁来散发的。也因此他们就主使了那些奴才们来向民众施威，前天报上就发了取缔北平学联，民族解放先锋队 and 女同学会的禁令，自然最好的罪名，便是有×党背景，“意图扰乱社会治安”。而且显然这次禁止是出诸安福系章陆等的手，因为一直到最近，宋哲元将军的态度还相当不坏，学联和民先的代表去见过他几次，也没有听见他说过学联等组织有什么违法的地方。

最后，还有一个会使你们鼓舞的报告，就是二十九军的兄弟，到底是捍卫国家的健儿，是民族的英雄，他们在×军演习后愤慨达于极点，八日有一部分部队在红山口举行实弹演习，清

华燕京两校同学由教官率领，前去慰劳和参观，他们演习时，长官的命令是：“前面××敌军发现，派某某为……”。士兵都兴奋的动作着，操演着，就好象敌人就在前面似的，而且士气都很高涨，因为他们看到×军演习后，也不过如斯而已，因此他们一点也不存在着一般害“怕日病”者的心理！随后该部队长官和同学们有演说，大家都非常慷慨激昂，并由该长官领导高呼：“武装保卫华北！”“军民联合一致抗×！”等口号而别。现在二十九军全军为酬答敌人的威胁起见，也正从今日（十一日）起举行秋季大演习，学联方面和他们接洽好了，届时同往献旗参观，并致慰劳，以壮士气！我们相信，只要大家有热血，始终为民族利益奋斗着，华北是绝不会沦亡的！

（载《现世界》第1卷第8期，
1936年12月8日）

一天的成绩

——灾区服务的又一报告

乍光

这次宣传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尽可能地言通俗化，材料具体化。过去所惯用的什么“帝国主义，”什么“经济恐慌”，什么“大陆政策”之类的术语名词，不再从我们嘴里向农民吐出。宣传的方式，我们尽可能地采取讲演。不过这种讲演和过去的又不相同，我们在讲演中参加了个别谈话的特长，随时提出各种迫切的问题，向听众询问，为他们解答。最常有的问题是：“当官的都不打，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呀！”经我们解释一番之后，大家都有了相当程度的理解和接受。最显著的是一个青年农民的话：“我们以前就知道恨、怕，现在我们听到你们的话以后，明白啦，再受他们随便欺侮，苦日子是没完的了！”和一位老太太的话：“自己的一条命算得什么？子孙的福运才要紧呢！我说句话放在这里：再看见××人的时候，我非咬他两口不可！”——这是在成人方面的情形，对儿童则教授他们简单的歌曲，有南下扩大宣传时所用的锄头歌调的歌子，和采用革命军北伐时所用的歌谱，另添以新词。因为后者调子流通特别普遍，和歌词简明，所以当我们将他们唱的时节，不过两三遍他们就能够自己很流利地唱出：

“打倒××，打倒××，除汉奸，除汉奸，民族解放成功，民族解放成功，齐奋斗，齐奋斗。”

按照原定的计划，这次宣传的内容，以日军大演习为中心。可是在我们开始工作之后，知道了我们担任宣传的这一区，并不是日军演习的区域，他们只是从这里来往不断地经过，并未停留，民众所遭受的也只是惊扰，并没有实害。所以如果我们强调地提出演习对我们侵害这一点，由于缺乏这里民众亲身经受的具体材料，不能深刻地激动起他们已被统治得近乎麻木的心。于是我们在解说日军演习对我们国家侵害，和揭穿他们演习时在乎西所施用的利诱阴谋的内幕之外，更有效力的引证东北同胞在沦为亡省奴之后，所遭受的惨苦。

比听受宣传，更为民众迫切需要的，是我们所携带的那一点点微薄的慰劳物。当我们将衣服给他们之后，解说着我们这杯水车薪的物品所含有的意义。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在那样寒冷的天气中还只穿着一件破碎的夹衣，悲切地说：“还是老百姓能够帮助老百姓哟！”从这句话，我们可寻求出多么深奥的含义！我们不再是“洋学生”了，而是和他们一样的“老百姓”了。

下午一时，我们在小红门集合，用饭。从早晨出发，直到现在，五六小时的行路，每个人都有些疲乏了！然而，并不因为到了休息地，大家就现出颓废样子，每人的精神，仍然很兴奋，《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慰劳伤兵歌》之类救亡的大众歌曲，接连不断地从人们喉头畅快地奔流出来，飞散开去。为着饭食还没有准备妥当，虽然大家体力需要休息了，可是大队长半小时街头讲演的命令一下，大家马上争先恐后

地跑到街上去，在三四十警察监视之下，直率纯真地说各种发自心腹诚挚的话。同时有的还向警察讲话，反响是极其使人感动的：“我也是中国人，也恨小鬼，等到打××时候，别看我的胳膊细，我恐怕还要跑在胳膊粗人的前头呢！”

到南苑附近的时候是四点整。又把工作分配一次：第一二中队担任南苑城内的市民宣传，以东西的中心街为南北两区的界限，各担任一区。第三中队担任到兵营里的士兵宣传工作。同时各中队选派出一人，会同大队部人，向二十九军高级长官进行请愿，要求他们适应华北民众的迫切希望，迅速担负起前线的抗敌任务。

当第三中队在营房外等候准许入营和我们在喜峰口抗敌最英勇的士兵同胞会见时节，从西边开来约有四五十人一队士兵。我们对他们高呼着我们心坎中对他们的要求：“拥护二十九军抗×”之类的口号；同时散给他们好多传单，他们都以很和蔼亲切的态度接受。以后，我们一方面等候允许入营的命令，一方面就地作市民宣传。不久，交涉的人回来了，说入营不成功，于是我们马上分散各处开始工作，特别侧重在士兵方面。

一位东北籍的士兵对我们说：“我是东北人，我时刻忘不了我的家。不仅为民族，不是为别人，光是为着我自己，我要收复东北的。一个尽在里省住着，有什么味！什么时候算头呢！……”说到这里他不愿再说下去了，恐怕落下泪来。我们简短地鼓励他几句，就到别地方去。

营房的弟兄们，知道了我们去的消息，有好几个爬到土围上和我们谈话。有个曾经参加过喜峰口抗战的战士，告诉我

们：“小鬼狗熊透了，瞎张虎时候，看着可不得了，一动真，半点用也没有。我就杀了他们好几个，只受一点伤！”说着把袖子卷起，让我们欣赏他那光荣的疤痕。

午后五点，我们全体集合在南苑北门外一个空场上举行座谈会，讨论“联合战线的开展和中日外交的新形势。”参加的人的成分，特别复杂：有士兵、商人、工人、市民和我们学生。象这样的座谈会，实在是从“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以来的首创。由知识分子的圈子走到广泛的大众中间，它的重大意义是勿须乎多说的。为了适合市民的知识水准，讨论的内容，偏重浅显的解说。

在座谈会行将终结，谈到我们态度和任务的时候，一位同学主张大家要安分守己，国家自然会强盛起来，联合团结，全不是有效的办法。这种有毒的理论，马上遭到两位同学的反驳。最有力量的诘难是“东北学生为什么不在东北安分念书呢？冀东学生为什么不在冀东安分念书呢？”每一诘难提出，大家都似疯狂了似地热烈拥护。这时候可以说是座谈会紧张的顶点。

会末有几个议案：一、请国府要求日本赔偿此次演习中国民众受到的一切损失。二、请政府要求日本赔偿东北及华北民众被日本侵害的一切损失。三、宣誓从今天起将身家性命完全交付与中华民族，愿牺牲一切所有拯救中国。

（载《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5号，

1936年11月22日）

二十九军演习

浦 溶

在华北日军大演习之后，中国的二十九军也在河北的固安一带举行演习了，参加的有二万余人，冀察的高级官吏全体参加，同时北平的学生也组织大规模的参观团去慰劳参观，并举行授旗典礼，在这日与敌人相接地带的河北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值得国人注视的。

在好的意义上估价，这是对敌人演习的一个行动的回答，表示着中国军队的实力和守土的决心，同时也是抗战的一个准备演习，紧接着将可能的是这一行动的实际展开。对于这一估价的是否真确，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下述的话说明，就是上面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它主要地是存在于行动表现的影响上，而不是在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的主观企图上，这很可能是为了要使军队南剿或遮掩人民耳目才举行的。所以我们对于上述估计底可能性的存在，是承认的，但说它因此就能转化为现实时，则无疑义地是太乐观了。

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了这次演习的意义，就因为客观表现的影响上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虽然并不太大。基于这种认识，北平学生组织了大规模的参观团去慰劳参观这一举动，实际上也就是利用主观力量来推动和扩大这一影响的

行动，使它的可能性逼近了现实，使二十九军的抗敌情绪因此提高和增大。

首先，这对于士兵就是一种刺激，他们由此更相信了自己的力量，更觉得抗敌的迫切需要，这一心理将会影响到长官身上，使他们感觉到究竟要做甚么事这些士兵才会替他拚命，才不会自动瓦解。同时学生们底诚挚的态度和对他们希望的热烈也会打动了士兵的心，使他们明白了为甚么这一群娇养惯的年青人也会跑了这么多路来受罪，而且对他们那样亲热和诚恳，前些天敌军演习的情况他们还都记忆着，在这里友敌的界限会自然地提高了他们的抗敌意识和情绪。

对于学生群自身也同样地有一种教育作用，他们会由此知道了救亡事业前途的光明，知道了社会中存在着许多的潜伏力量将都是抗敌战争的主力部队，使他们从生活的一环透视到另一环，知道了启发这些力量和利用这些力量的当前需要，而觉悟到在救亡工作中今后的方向和任务。

同时这两种人在那一场合的互相内心的了解对于高级官吏们会发生一种极大的影响作用，由于学生们的热烈和兵士们所表现的情绪，会使他们的态度相当地动摇和不安，而转化为抗敌战线的可能性也就跟着相对地增大了。

所以我们虽然不能盲目的过分乐观，但也不能忽视了这一事实的影响和意义，虽然北平学生这次行动的各方面都不见得怎样好，但由行动中终久是会得着新的教训的。

（载《清华周刊》第45卷第4期，

1936年11月22日）

各校学生参观二十九军演习

北平市各校学生，因二十九军在固安举行秋季大演习，特推代表多人，前往参观，昨午十二时，在固安属高庄头集合，听宋哲元讲话，略谓：各位不畏劳顿随军而来，足见其吃苦耐劳之精神，甚为钦佩。中国民族惰性甚大，事事落后，如能振刷精神，努力图强，必有办法。本人无党无派，自二十岁起开始从军，直到现在，其初因只管军事，故无机会与各位见面，现在因兼主政务，故亦乐与诸位谈谈。本人一向主张，无论何人，只要是以国家社会及民族利益来相谈者，本人极愿虚心接受，若徒为个人利益，则决不接近，个人本此主张，绝不怕任何艰难与压迫，希望大家好自锻炼身体，努力读书，备为国用云云。最后北平市学生团体，赠送“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黄缎旗一面，清华大学学生赠送“国家干城”旗帜一面。参观学生，于昨晚返平云。

（载《世界日报》，1936年11月15日）

吾人对于时局之意见

(快邮代电)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国民政府，各地方政府，各军事长官，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公鉴：

两月以前，中日初开外交谈判，绥远初有匪扰之讯，吾人曾于“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发表宣言，要求政府向世界公告保持领土主权完整之原则，并明令全国军队严守卫国御寇之天职。

及至今日，形势已变。中日外交已历两月之曲折；此两月之中，日本在中国制造之恐怖非止一件，其武装军队屡次威胁南北诸大城，并逼退丰台之中国军队，其在华北所新获得之矿权，路权，航空权，以及扩张警察势力权，合法走私权，已极属可惊；此两月之后，更有绥远之战事，其进扰之匪徒，背景已无庸置辩。可见敌之野心，实无已时；而敌之策略，则多方并进。然则中国应付之方针，不惟寇至则迎头痛击，更应有通盘之计划。盖今日已非争论抵抗不抵抗之时；抵抗已为天经地义，端在如何保障抵抗前途之胜利耳。

现在前线国军，奋勇抗战，南北民众，热烈输捐，均至足钦敬、鼓舞。我平市学生，爱国未敢后人，亦已发起募捐援绥运

动，并曾通告全国。然而默察时事，尚未可徒然乐观！盖绥远之战争，绝非局部问题，而中国之危险，亦不在边疆一省。试观侵绥之匪，在察省有稳固之后方；敌人复利用国人目光集于绥东之弱点，悄然扩张经济军事势力于河北。吾人在此高呼保护绥远之土地，实则吾人方立足于敌之地雷之上。长此而前，何堪想象！以故吾人认为，若不速谋长久之策，以全国力量，消除华北以至全民族隐藏之祸患，驱敌人势力于中国之外，徒然兴奋鼓舞，徒然慷慨输捐，则未尝不中敌人之算。而华北或全中国之危机不除，即绥远一隅又有何保障之可言？故吾人以北方危城之青年名义，吁请全国上下，愿念民族前途，作一认真打算。

（一）吾人首先敬告全国学生，对于绥东抗战将士之一切募捐慰劳工作，应谋统一步骤，讲求效率，表现中国学生团结精神；各地学生救国团体，在此时期犹应整齐内部，加强联络，准备速造成真正之全国学生坚固阵线，不仅表现爱国热情，且以干涉国家根本之计为目的。盖国家对外，必赖广大之民众运动为基础，因此学生运动首应巩固与扩大，并应速谋号召各界同胞之联合阵线。

（二）吾人其次敬告全国各界同胞，对于绥远战事，踊跃输捐之外，尤当运用一切力量，打击绥乱之实际发动者。故一切国人应从自身作起，日常生活之中，应即断用仇货，经商贸易者，应即不作敌国买卖；肉体劳动者，亦绝不为敌国资本而服务。近来沪上日本纱厂工人同盟罢工，更闻沪上码头工人亦罢运日货，此种牺牲衣食之悲壮奋斗，尤为中国民族全体动员自救之先声，实亦对于绥战有力之响应，国人应一致援助此次

运动，勿使彼万千之众陷于饥饿。盖同胞若不全体动员，徒令学生奔走，或徒责政府软弱，均不为谋国之道。

(三)吾人最后敬告政府，吾等北方危城之青年，愿意全力支持政府；吾人希望政府立即断绝对日亲交之最低希望，明令华北国军剿灭绥远察哈尔之伪匪；并立即号召全国各方军政领袖，各异党异派，各职业团体，各民众救亡组织，各舆论界重镇，以及各地青年学生，召开一临时紧急国民救亡代表大会，讨论全盘抗日作战之方针，发动四万万同胞，一致奋起。盖中国今日已非幻想对外和平，空谈长治久安之时，更不可再任国内分歧散漫，力量销耗，犹疑顾虑，徘徊不前，坐令敌人在中国之势力日益扩张，直至中国将无翻身之机会。同时，若无统一之阵线与全盘之计划，徒曰抗日作战，亦非最佳之途径也。

吾人本在读书时期，救国责任，在于来日。然而身处危城，日受迫胁，寰顾国内，图存之计安在？用敢大声疾呼，沥血披陈，不仅吁求觉醒，且提出具体方针。吾人之目的在谋目前绥远战事勿蹈中途妥协或挫败之覆辙，更在谋中国勿再常处于欺凌羞辱以致全部覆亡之危险。吾人相信，中国若能决然定计，誓求解放，则此四万万之民族必可战胜彼为世界唾弃之侵略者！吾人请求政府及全国同胞立予吾人以热烈之回答，然则绥远抗敌将士幸甚，中国青年前途幸甚，中国民族幸甚！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原铅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

中国学生的救亡运动

——在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演辞

陆 瑾

陆瑾女士，一二九的号手，一二一六的爬城者，清华救亡运动的领导者，在一二九以后是被多少中国人所崇敬关心着，这是她最近在欧洲代表全国学联的演辞，特转载于此，想来一定是为诸位同学所关心的。

此次代表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出席日内瓦世界青年大会，因此机会得参加这历史上空前的全欧华侨大团结的抗日救国大会，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现在我敬代表全国学联向大会致最大的庆贺。

今天我被分配到的工作是报告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情形。为五分钟的时间所限，我只能作简单的报告。

我们全国学联纲领的第一句就说：“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把我们学生从课堂召唤到街头，从书本引导到斗争”，这就是说中国学生运动的起因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危机，而造成这中华民族空前危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不是自去年十二月始，为什么我们的救亡运动到去年十二月才开始呢？九一八以后，我

们学生也曾起来，向政府请愿，我们得到回答说“政府一定要抵抗”，我们也相信政府一定要抵抗，同时五年来，尤其是塘沽协定以后，客观的环境实在太困难，这就造成了我们表面的沉默。但是五年一年一年的过去，只看见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一天加紧一天，到了去年，日本强盗的枪尖已直接指到中国北方。去夏在所谓河北事变，结果订了何梅协定以后，北方的中央军悉数撤退，党部完全解散。北方，尤其是平津一带，整个的亡国气象。日帝鉴于武力占领东北之引起世界舆论的非议，乃改变方式，以收买汉奸，造成北方的所谓自治，来变相的占领北方。到去年十二月左右，自治运动酝酿已到表面化，五省半独立的政府一时盛传即将成立，北方危机已到千钧一发的关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学生是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明知道我们是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枪尖之下，我们明知道我们要起来的话，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可是，为了要解救我们中华民族的危机，为了不能忍受我们祖国被宰割，我们是不顾面对着刀枪鼎锅，站起来了。（掌声如雷）

我们学生没有武器，不能直接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我们只好第一步以罢课游行和示威来作为一个民族解放斗争的召唤，来作为民族斗争的先锋。北平学生这就发动了英勇的“一二·九”“一二·一六”二次大示威，参加人数在第一次就很多……北平学生示威后，天津，杭州，上海各地马上起来响应，紧接着，这运动马上普遍到了全国，不要说武汉，南京，广州等大城市，连偏僻的甘肃兰州等地的学生也起来作壮烈的游行示威。

这次的学生救亡运动简直是空前的广泛，热烈和英勇。

可惜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详细的描述，我只举几个例子：北平清华燕京两大学是在城外的，在“一二·一六”的大示威中，因城门被关闭，他们竟拿青年人的身体合力把铁皮包的城门都冲破了，进城与城内大队汇合，在正阳门举行二万人以上的民众大会。天津的同学结队冲日本租界，日本人吓得把租界用电网封锁起来。上海的同学为了到南京去请愿，路局不肯给车，他们自己开，一路铁轨被拆毁，他们甚至这样的大冬天，雪深没胫的时候，到雪堆里，到冰冻的河里，去找寻路轨，从上海到无锡只三个钟头的路程，他们一直开了四天四晚，四天四晚中间，受尽了饥寒困苦……在开封的学生为了南下请愿，在车站上整整的忍受了三天三晚的饥寒……

但是我们更明明知道，单靠我们学生运动是不够的，非赶快唤起民众，把救亡运动推进广大的民众运动不可。因此，我们又组织扩大宣传队，下乡宣传，平津，上海，广州，杭州，济南，武汉各地学生都有同样行动。我们每天走五六十里路，睡泥地，吃最粗的饼，冒着风沙寒冷，向民众去宣传国难……现在报载北方农民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这是平津学生寒假里十四天艰苦宣传的结果……

但是，我们的学生救亡运动是受到很多的中伤诬蔑的，现在我不妨向大家报告报告我们运动中的口号，也就是我们的要求。

刚才我已讲过，北方的所谓自治运动是我们这次全国学生运动的导火线，所以我们的口号是：

1. 反对“华北自治”。
2.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3. 要求政府改变过去的妥协外交, 实行革命外交。

4. 要求政府接受民众要求, 立刻对日宣战, 武力收复失地。

5. 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等抗日救国最低限度的民主自由。

但是要和日本打的话, 决不能自己在内部再打自己, 所以, 我们又

6. 要求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 枪口一致对外(鼓掌)。

7. 要求全国民众不分党派不分阶层的一致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鼓掌)。

我相信这是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 也就是在场各位一致拥护的主张。

但是不幸政府对我们却有误会, 因此我们受到很多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我们曾有很多的同学被捕入狱, 最近则改变方法, 大批的开除救亡领袖的同学, 要是我们都承认学生是民族解放斗争中的生力军的话, 我们就不得不认这些不幸的现象非但是学生本身的损失, 也就是中国民族前途的损失。因此, 我乘此机会向诸位侨胞作简单的申诉, 希望华欧侨胞对此作正义的呼吁。

最后, 我特别要提出报告全国学联的情形。全国学联由平津学联和上海学联共同发起, 经四五月的筹备, 在五月三十日正式成立, 现在在学联影响下, 由学联领导的基本学生群众, 至少已有二十万人。加入学联的地方除广西全省以外, 还有平, 津, 上海, 南京, 武汉, 广州, 青岛, 济南, 杭州……等二十城市。

我们的纲领只有一个：抗日救国。我们的要求也只有一个：抗日救国。我们行动也只有一个：抗日救国！（鼓掌）

诸位，我虽然可以代表全国学生向大家保证，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我们学生一定站在最前线，战斗得最英勇，但是，没有疑问的，单靠我们学生的力量是不够的。现在全国各阶层的民众都已起来，我们海外侨胞也已组织起来了。

我诚恳的希望从此以后全国上下能够一致紧密的团结，团结得象一个人，再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友人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挽起手共同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鼓掌）

（载《清华副刊》第45卷第8、9合期，

1936年12月9日）

九、一二一二大示威

北平市全体学生示威宣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亲爱的全国同胞：

我们北平市全体学生进着血和泪告诉你们：在今日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时机，我们不得不不顾一切压迫，不顾一切牺牲，以全体同学的示威行动来表示中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最坚强的决心，来支持我们对于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方面实力派的要求。

请大家想一想最近的情势：一方面是敌人的几十架飞机，几百架大炮每天在绥远前线轰炸我们的军队，屠杀我们的同胞，而一方面我们的政府依旧在和日本进行“尚未绝望”的外交谈判。最近消息传来，十二月三日在青岛，竟又有数千日本陆战队，武装登陆，携带机枪钢炮，包围我国民党部，图书馆，国术馆，及报社，捕去党部职员，报社社长；在最近几天里，陆续增兵，企图占领青岛。而我国政府的表示，依旧是“外交尚未绝望”！亲爱的全国同胞，我们要问，如果在敌人向我领土作

全面的进攻的时候，“外交尚未绝望”，什么时候才是“绝望”的时候？如果在敌人军队直接搜查我党部，逮捕我人民的时候，“外交尚未绝望”，什么时候才是“绝望”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忍耐了！为了保持我们中华民族最低的国格，为了保卫我们中华民族最后的主权，我们要以我们的行动提出我们的要求：

请求政府立即对日绝交！

反对日军进攻绥远！

反对青岛日军暴行！

绥远抗战爆发以来，我绥远将士在冰天雪地中浴血苦战，曾以一旅之众，收复匪伪军事中心的百灵庙，开九一八以后五年来收复失地的第一炮。但是最近中央军入绥以来，我们仍未见前线将士继续反攻。只有敌人的飞机每天向我轰炸，我们的飞机那里去了？中央政府最近曾有“痛剿汉奸，保卫主权”的表示，但是冀东伪政府一年来依旧存在，察北六县依旧在匪伪统治之下，东北四省的同胞，依旧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中国的领土却成了敌人进攻绥远的根据地！我们要以我们的行动提出我们的要求：

讨伐冀东伪政府！

收复察北六县！

收复东北失地！

要保卫华北，要收复失地，我们必须要求华北将领团结抗日。宋哲元将军领导下的二十九军曾有过光荣的长城抗战的历史，最近尤其屡次表示有保卫华北的决心。阎锡山将军，傅作义将军领导下的晋绥军队，最近在绥远前线英勇抗战，已得

到全国同胞的拥护。张学良将军领导下的东北军，最近有团结各方，打回老家去的表示。我们竭诚拥护华北将领的抗战决心，我们要以我们的行动提出我们的要求：

拥护绥远将士进攻日寇！

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

华北将领团结抗日！

自从北平学生在去年十二月九日的游行示威里，喊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一周年来，全国各阶层的同胞都已经起来了。最近在上海青岛，从日本工厂里的工人同胞发动，有五万以上的工人同胞举行爱国大罢工。这五万工人同胞不顾自己的生活，不顾一切逮捕和屠杀。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了最有力的最直接的抗争。但是同时，我们却看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章乃器等七人，以援助爱国罢工，“危害民国”的罪状，在上海被捕了，我们又见到政府对于爱国运动的进一步的摧残！

在这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非集中政府和民众的力量，非集中全国各党各派的实力，造成最坚强的团结，不能抵抗敌人的强暴的侵略，这已是全国同胞一致的认识。政府有抗日决心，第一必须开放爱国运动，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第二必须有诚挚的决心，团结各方，最近蒋阎二军事领袖告进犯绥远的匪伪军书，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号召，我们要求政府以此态度对一切中国人，然后才能集中全国的力量。我们要以我们的行动提出我们的要求：

援助上海青岛爱国罢工！

保障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

全中国各党各派联合起来!

亲爱的全国同胞，我们北平市全体学生迸着血和泪告诉你们：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最后生存，为了保障中华民族的最低主权，我们不怕一切压迫，一切牺牲，我们要以我们血的行动来表示我们的最后决心，来支持我们的最低要求！

起来吧，全中国的同胞，我们要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原铅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反对青岛日军登陆宣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

全国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们：

在本月三日的下午，突有日海军陆战队千余名在青岛登陆！遍地布岗，各处搜索，检查党部文件，逮捕党部委员和报社社长及工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一时将青岛混入战时占领状态。而另一方面却又继续增派军舰以壮声势，更欲将此问题扩大，造成中日国交上的新事件。

我们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理干涉我国内政，武装占领我国领土，直接弹压我国人民的另一种变相行为！同时这也是日帝最近几月来企图完成其统治整个中国的强硬要求的强制执行，这种行动，不只是武力查封了我们地方行政的最高机关和忽视了我们国家的独立国格，而是将来同样事件的开端和挑衅行为的试探，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日帝向我们暗示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不存在！任何事件只有出于武力解决的一途！

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不要再和敌人讲什么理由，同时也没有讲理的必要和余地。保侨的借口，不仅随时随地均可引用，同时运用的范围也可以自由扩大，华工在日厂所有的行

为，是劳资纠纷，本不需我官方的任何助理，但事实上我们还不少出力去作过调停的工作，这不能不说是我方对日侨的优待，然而日方竟借口我方没有保障日侨生命财产的力量而出以直接武装干涉的途径！不仅如此，并且误认此事与我方党部有关，直接加以检查搜索和逮捕！党部是我们各级行政的最高机关，是我们以党治国的政治中心力量，然而日帝竟能自由加以侮辱！敌人不只是否认了我们国家的独立，而且蹂躏了我们国家的主权，所以我们已经再没余地来和敌人谈判，我们只有立即驱逐日帝出境！

我们站在国防前线的同学们已经不敢再事退让了！我们坚定相信，中日间的和平早已到了绝望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够再退让了！同时敌人也不再允许我们有退让的机会了！我们希望我们的中央政府，下定决心早定救亡大计，宣布整个国策以昭示国人，我们誓死愿作政府的外交后盾，我们坚决主张：

（一）立即向日方提出严重抗议，并限时令日军自动退出青岛。

（二）向日方提出警告，以后不得有同样事件发生并郑重声明如再有此同样事件我方必以武力解决之！

（三）向日方要求赔偿和道歉！

（四）立即陈兵沿海沿江各地戒备同样事件的发生。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印

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

（载《中国人》第1卷第1号，
1936年12月16日）

我们又示威了

冯 夷

日子是十二月十二日。

昨天晚上匆匆地搭了最后一班汽车从清华跑到这宣武门外的东北大学来，我们一共是四五十个人，叫做“先遣队”，（历次关闭城门的教训使我们不得不先遣下一点儿“埋伏”了）预备参加明天的大示威游行。我们睡在楼上的一个教室里。楼板全是木头的，还有着曲折的回廊，半夜里一有人走动就响得非常厉害。三个人卷在一条被窝里，狗似的蜷曲着身子，倒也觉不到太冷。黑暗中，有谁们在那儿谈话了：

“今天晚上睡在这儿，明天就要睡到陆军监狱里去了。那儿真比这儿舒服得多，告诉你。”

“赶明儿个你顶好不要带围巾，就是带也别露出总子来，警察顶喜欢抓围巾了，一抓住你就跑不了。我上次就是给抓住围巾逮了去的。”

“……照我的经验，跟警察打起来，顶好别照顾他的上三路，那你非吃亏不行。最妙的一着就是扫趟腿，谁说北平的警察灵敏，我才不信，拍地给他一腿，冬天地滑，他马上就倒在地上了……”

“好得很，明儿个咱们就实验。”

不管冬天的气候多么凛冽，只要夜一深下来，谈话声就马上变成鼾鼾的鼻息了，有的人还在喃喃的说着梦话，从被窝里伸出头来，我看见射在大玻璃窗上的楼栏杆的影子，忽然觉得这种场合是最适宜于有一些狐仙或是鬼灵们出现的，那一定比我们这一帮家伙更能配合这一座空洞的老房子。然而翻来覆去，它们也总没有出现，天色可是渐渐地趋近黎明了。

大概将近七点钟光景，我们在东大的食堂里喝了些稀饭之后，就跟他们东大的同学集合起来，预备出发，他们在墙上贴着五个大字“打回老家去”，这使我感动得战栗起来，这时候他们说前门已经被军警封锁，不能出去，于是我们就跑到后面操场去，那里有网球评判员的架子，搭了可以跳出墙去，可是不行，我们一到操场就发现军警们都站在邻近的房顶上、墙头上瞭望着我们……到后来，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小门，于是队伍化整为零，悄悄的出到街上了。

昨天晚上工作已经分配好了。我们的工作是在突击宣武门内的北方女中和今是男中，发动他们参加游行，可是我们刚到北方女中门口，就有许多警车队赶来了，强迫我们解散。跟他们磨菇了半天，我们也只得三三两两的拐进小胡同到崇德中学去了。

在到崇德的路上我们还意外的突击了一个小学，成绩相当好，到了崇德成绩就更好了。一敲钟，他们全都跑到操场上排队，立刻出发。恰好这时候和平门附近的师范大学山东中学等校的队伍在北新华街被打散了，都汇到这里来。于是我们立刻整齐起队伍，离开崇德中学，从绒线胡同出到西单大街上去。

从绒线胡同经过西单牌楼、西四牌楼一直到太平仓，路上非常平稳，军警绝不干涉。我开始散发传单，把一张张《告警士书》送给站岗的警察，他们不但不丢掉，反而捧着细细地读。一般市民也都用笑脸争看传单，有的只须一说就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了。

在太平仓迤东的皇城根一带，我们遇上了我们第一路跟第三路（我们是第二路），那包含北大、辅仁、东大北校、平大工学院等等。这时队伍膨大了，将近一万人。于是我们从太平仓回头又转回到西四大街，这次同样的没有被阻拦，一直往南走去。

这一次行动事先的布置比“一二九”“一二一六”“三三一”“六一三”都好。就拿传单一项，是自始至终不感缺乏的。运送传单的方法是用一辆私人小汽车，里面坐一对青年的男女，也许还有一两个小孩子；总之，那是十分相象一个到西山郊游的家庭，可是当它开到队伍中间就突然停住，迅速的吐出肚里的装载，马上又迅速的开走了。这样我们就不愁传单的缺乏。

在西单商场附近，警察上来阻拦了，无论如何不让过去。后来我们向后转，把前队改为后队，从商场后面的一个小胡同（记得万福麟的公馆就在那儿）转进太仆寺街，从府右街我们又出到宽阔的西长安街上了。

一路上本来全是清华在顶前头的，这回我们的队伍可落后了。我因为散发传单，就又赶到最前面去了。当我走在西长安街路南边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这么长、这么整齐、这么严肃的一个“人的汇聚”，他们的脚步在救亡进行曲节拍之下

走得那么齐，那么有劲。我忽然想起几个月前日军演习横穿北平城里时，他们的坦克车不正是走在这同一条马路上吗？那时候被威吓在大门里面的每颗悸悸的心现在可以出到街上来尽情的激荡一下了！

队伍还没到天安门，就有三四辆警用摩托车开来，从那上面跳下许多皮衣皮帽的警察。（在我的印象中，仿佛这类警察是专门打学生的，因为平常在街上很少看见他们，站岗的都是一些穿黑色棉衣的家伙；而自“一二九”以来，每次解散学生队伍的就总是这一帮“皮人”，这在各个画报上还可以查到他们扭打女学生的照片。）象以往每次行动的命运跟我们可能预料到的一样，大队就被他们打散了。

我只挨了轻轻的几下，穿着棉袍子没什么要紧。然而却真确地听到他们打人时的詈骂的话了：

“妈拉个×，我看你还爱国不爱国？”

“×你妈，凭什么不爱呢，你不是中国人吗？”一个小学生一面这么的回骂着，一面迅速的跑掉了。

照预定的集合地点是地安门，所以在市场转了两个圈子，我就雇车到地安门去找大队。半路上碰到熟人告诉我大队已到北大一院去了，于是我们就一同赶赴汉花园去。在马神庙北大二院门前，我们遇上大队，加入进去才知道宋哲元要对我们讲话，请我们到景山去。

从一点到三点半，我们一万多人坐在绮望楼底下的平台上，唱着救亡进行曲代替我们的午膳，情形是越来越坏了，宋哲元既毫无踪影，而一队队武装的军警却不断的开进来，枪上着刺刀，作散开式跑到山后去，慢慢儿山顶的五个亭上也布满

了哨兵。——苍茫的暮色在每个人心上渲染着更多的恐怖的气氛。

可是群众到底是大无畏的，五点钟一到，他们真要往外冲了。这时候来了秦德纯。他用他地道的山东腔说了一些含糊的话，最后允许把我们的意见跟各位代表们仔细地商讨。群众高呼着“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踏着更其整齐的步骤走出景山门去。

清华同学本可到南池子就近搭车回校，然而他们的热情却不允许他们那么作，他们一致地要求着在灯火明朗的街市上更充分地把他们救亡的呼声散布给每个吃晚饭的人们。从景山经过北海公园，西四牌楼，新街口，一直到西直门，一路上口号震天，人们的嗓子都喊哑了。在西直门西关外，（那儿有一个庙宇，正是段祺瑞出丧停柩的一个地方）我们才坐上汽车，一同回清华来。

当我们一同在大食堂光洁的桌子上吃着今天第一顿饭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用一种沉毅的眼光互相默默地瞧看着啊。……

示威归来，十分疲劳之夜，
枕上书此。

（载《清华副刊》第45卷10期，
1936年12月28日）

一 二 · 一 二

丁非 舒予

余修 王介

序 曲

最近，华北的风云更紧张了，塞北的炮火，笼罩着北国的半边，嘶杀声叫吼在山谷，鲜血流过了长城。同时敌人的陆战队更残暴地进占了青岛。也就在这时候，上海七位爱国领袖被捕，十四种爱国杂志被迫停刊；南京武汉等地几十位爱国战士突然失踪。这内外夹攻的恐怖，使不愿做奴隶的群众，重新发出了不可抑制的怒吼。

反抗的洪流

“一二·一二”，北平这危城，又同去年“一二·一六”一样有了生气。全市的大中学生燃起了剧烈的烽火，突破这黑暗的宇宙。反抗的洪流，在全市的街巷里流动着。

晨风在刺刺地吹，队伍便在这晨风中穿过，无数长方的旗帜摇撼在尘雾里，在模糊迷离中，还能辨认出那最前面的字迹：“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示威大游行”。

这队伍是由南向北，沿着西城沟沿急溜，以东大南校，及头天进城来的清华大学为起始，随地汇合了中国大学，五三，

镜湖，文治等中学，结成一条火蛇。每个人都显出紧张的情调，这是在志成中学旁被该校校长及军训教官指挥工友及少数学生向队伍用砖石击打，和为警察数度冲散所激成的。然而群众终于散而复聚的通过了狭小的受壁胡同，行到西四北大街。这时街上的观众多起来，他们都欣然地抢着要传单，那刺眼的字迹，激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那高昂的口号，更使我们兴奋。许多民众，自动地随着大队行走。人越来越多，千万人的声音在高呼着反抗。

在北黄城根东进时，经过“女职”，那群正在上“最后一课”的学生，急放下书本，跑出课堂而英勇地前来参加；在欢呼“欢迎参加”的声浪里，队伍的首部“第一路示威团”已过北海的后门了。在那里遇到地安门跑过来的打散的学生。队伍便停止前进了。交通队报告前面防堵甚严，和第三路被冲散的经过。这时，保安队已凶猛地迎面冲来，队伍迅速地转回身，以尾为首的依原路向回走。歌声口号织成了一片巨响，第三路被驱散的人群，一面应和着歌声，一面编成了队伍，跟在大队后面。其间更增加了辅仁大学，朝阳学院，两吉女中，四中，女一中等校。重行通过太平仓的时候，遇第二路由南北来，立即连接在一起。“我们的队伍是广大而强壮”，每个人都溢出笑容。

传单贴在墙上，贴在电线杆上，贴在电车上，电车停了，乘客从窗子里伸出手来要，有的在鼓出热烈的掌声。

一 条 铁 链

在这同一日的早晨，在这第一路行进的时候，外城的东北大学，师范大学，师大附中，一些不愿做奴隶的青年，都涌到城

里，在和平门为武装警察冲散。然而不久的时间，绕过中华中学后门，通过绒线胡同，西单大街，与法商，女二中，华光，民大重新会合起来，结成一条铁链。电车，人力车在那里停下，边道上拥满行人。大旗在空中招展，反抗的呼声，震撼着街巷，长蛇的马路，浮动着千万的人群。

老人，青年，学徒，孩子在欢跃，耳语。有的说：“中国不会亡！”有的说：“中国醒了！”“武装保护华北！”“反对青岛×兵暴行！”“保障爱国行动！”“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古城复活了！

在太平仓，和第一第三两路汇合起来。

驱不散的队伍

第三路的集合队伍，是辅仁大学，两吉女中和北京大学。由地安门到沙滩，再走皇城根，会合了中法大学，经东四，会合了大同中学，女子学院，朝阳学院。沿路遭遇“善意”的阻拦，和“和平”的驱散。

在地安门，那个指定的集合地点，早已布满了警察保安队，这赤手空拳的队伍，便为皮带驱散了。他们实在并没有散，压制住满腔沸腾的热血，在自行车上拴着白手绢的青年（交通队员）暗示之下，与第一路会同，洪亮的歌声，伴和着他们浩浩荡荡的前进。

怒骂和鞭打混奏成战曲

千万人沸腾的热血所汇成的洪流，涌成不可抑制的狂潮，从太平仓滚向南去。整齐的行伍，用力高举右手，喊出几年来压抑的愤激。这是一个伟大的“为国捐躯”以挽救民族危亡

的宣誓，足以使敌人和汉奸丧胆落魄。臂膀扣着臂膀，四人一排——这是铁流，这是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

街头卷起尘土，象是暴风雨要袭来的样子。小孩们跟着队跑，女人们抱着婴孩在道旁喷着舌头。巷口已塞得水泄不通。“西北货庄”的铺脸还未打开，那青白脸黑嘴唇的店伙和老板，挤在门缝里偷望，蓬乱的头发，象牢里的囚犯，外面的呐喊声，使他们战栗着。外国记者高爬在四牌楼的石柱上，等着照像。

经过西四牌楼，丁字街；六七保安队员，拔出手枪拦阻了大队的行进。从队伍里走出代表与他们交涉，群众高喊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拥护爱国警察参加！”这巨大的吼声，感动了一个巡官，率领着警察回到阁子里去了。群众鼓出热烈的欢悦的掌声。

这增加了群众的勇气，大队向西单迈进。走到西单商场，那繁华的西单商场，在六月前曾流过血的西单商场，队伍又受到了阻碍；手枪皮带依然如故，只少了大刀，也许大刀已经觉醒了！枪口向群众示威，然而队伍是照旧的坚定地立着，每个人相信自己立的地方是中国的土地，希望所有中国人的“心”不会死。

交涉的结果，是感化不了；武士无故地殴打起学生来，想借故冲突而解散。路旁的观众发出愤怒的詈骂：“王八旦，对中国人狠，管××人叫爸爸！”跟随队伍的中外记者纷纷摄影，保安队向外国记者摆摆手，一面追着中国记者殴打，嚷骂：“照像能强得了国吗？有能耐去对外！”“是啊！手枪比着中国人有用吗？有能耐去对外！”有的观众这样喊着。

狂潮正在泛进的时候，遇到这阻碍，发出猛烈的雷吼。这时许多便衣的汉奸在捕打着一个人，那人脸上被抓得鲜血淋漓，最后还把他带走了。那时群众不去抢回自己的伙伴，实在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虽则观众把那便衣的汉奸痛打了一顿，大快人心，然而那能补偿得过那位英勇的伙伴的被捕呢。

因为领导者一时的错误，把后一段的队伍引到一个狭窄的胡同里去，说是“绕道而行”。但当队伍走进胡同的时节，那突突突的四五辆摩托脚踏车从后面冲了上来，“保安”队员的凶残面孔伴着那黑青色的手枪，轻机关枪，象临大敌一样，在对这群赤手青年们作冲锋，巷战。十四五岁的孩子跌倒在车轮下，女学生男学生冲倒在路旁，烟雾和尘土搅成了混沌的状态。怒骂声，呼号声，啼哭声，鞭打声和突突突的车声在混奏着战曲。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打倒汉奸走狗！”

“……………”

前段仍在英勇地前进着，高呼着口号；后段的一幕悲壮的惨剧演过，人们是溃散了，鞋，帽，衣角，旗帜，竹竿……遗失满途，血迹染着墙壁和道路，巷口在戒严和检查行人。

我们紧一点扣着臂

歌声更壮烈地从府右街穿过，队伍又渐渐地增加，千万人的心更坚实地联系起来，一致的步伐，一条心，一齐呼着救亡。过西长安街，三座门，到南长街口，是“一二·一六”流血的地带，去年在那儿抢过水龙，作过冲锋，大家在回忆着过去的英

勇的战斗精神，大家在检阅过去的光荣的血迹。

就在这时，后面传过来捕捕捕……的声音，转瞬间刚才摧残这队伍后段的“保安”队又追在眼前，大家在齐喊着：“不要怕，我们紧一点扣着臂，不要动！”可是豺狼却无情地又冲散了这队伍，热血染红了屠户的刀，涂红了刽子手的嘴巴！悲惨的呼号声，强大的反抗声，法院和前门都不能沉寂了而相继反应！

散 而 复 合

中午，北大一院的红楼仍在巍峨耸立，“五四”时代的精神又在恢复了。门前布满军警和包探。而学生大会却在操场严肃地举行着。他们为了爱护他们国家，为了争取民族的自由与解放，在检讨这次游行经过，和讨论对目前时局的态度。

几次冲散复合的队伍，都集在这里了。他们都很兴奋，在计议即刻的行动。

内六区袁署长在这时转达宋委员长的意见，说是宋要约谈学生在景山谈话，因领导者的一时疏忽了考虑，把千万同学送到景山公园囚禁了半日。

到景山是午后一时，声明宋委员长即来讲的话，而门口却层层地布下了军警宪探。

大会在继续举行着，“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齐声地高唱，景山和故宫都发着一声声的叹息。

时光是一点点的过去了，学生的队伍分校排列在山脚，警宪也齐整地站在大门左右，宋委员长却还没有来的消息。

群众的心有些焦灼了，门前的武装军队却越来越多，署长

的电话不断地叫着，而报告总是在拖延时间。

太阳跟着打敌打敌……的钟摆声在渐渐地斜向西去，摆在面前的只是些欺骗，孩子们的心有些悲凄了！这时群众的情绪是在高压中而一点点高涨起来。

“同学们，我们不能再受骗了，半点钟不来，大家就冲出去！”一声咆哮，在静静的队伍中叫起。

“我们冲！”千万人的反应。

大门呀的声紧闭了，困住千万的人群。这时吼叫，怒骂，怨语，和纷纷的议论，秩序有些紊乱，主席团在报告交涉的经过，和商讨应付的办法。会场的情绪是十分紧张。

是五时半，太阳已躲进西山里去，在迷离黄昏中，秦市长姗姗地来了。在掌声中他开始了一段讲演。大会是这样结束的。

胜利笼罩在人们的心底

夜神将放下他的帐幕，人流流出了景山，愉快的歌声里带着胜利的情调。更宏亮地震荡着这凄清的宇宙。

大队已经自由地在街头和歌唱，旗帜在路灯下招展着。悬空的繁星也闪动着他们浅笑的眼。胜利是笼罩在人们的心底！

（载《时代文化》第1卷第3期，

1936年12月17日）

记“一二·一二”

亥 昌

冬天的夜，永远是这末悠长。

五点半，闹钟的铃铛一响，没有一点留恋，一溜碌马上穿起来，其实早已醒了。

洗脸室很静，间或一两个匆匆的跑过，大都是尿泡憋的，不得不起来。

洗漱以后，把鞋，帽，以及衣服又重新的检点一下，这是斗士赴战场前的准备。准备着今天这伟大的流血，牺牲。

把窗帘打开一看，黑漆一团，远处的街灯，闪闪的发着微弱的光。

叫起同屋来，这时候已打了起床钟，带上手套，推着自行车试一试，准备就走，可是走了几步，想想不对，马上又退回来，觉得天还太早。

到操场踯躅，静落落的没有一点声息，新出的一弯月牙儿，刚刚升到城头上，远处东方的天空，发出一片白，显而易见的那是黎明前的曙光。

一列火车，轰隆，轰隆的过去了，这大概是去天津的早车，鸟儿由天空飞过，是那樣的自由，轻快。

焦急不安的来往踱着，期待着发亮，盼望着天明，过去的

英勇的示威，又出现在我的想象中。

毕竟黑暗不能常久，光明终于到来。天发亮了，同学的嘈杂声，也渐渐由细微而宏大了。

回到屋子中，看一看零碎的物件，杂乱的散放着，马上意识到缺少什么没有带，想一想，啊！不错，应当带几个钱，防着象去年一样，挨一天饿。

但是余幻和我谁也没有钱，桌上，床下到处找，结果把支桌腿的铜元都搜寻出来，凑到一块，还不足一毛，好！你带着吧，我骑自行车用不着。

推着自行车下了楼，道上同学们问我干什么？回答是到车站去送朋友。

出了校门，好象舒快了许多，那样一个缚人的牢笼。哼！

街上的行人，稀少得几乎找不到，胡同口一个小贩挑着担子向北走。

东单，辽阔得象野地，警察揪着肩臂，带着睡意，街灯已灰黄得发不出光了，电车飞快的驶过，发出巨大的响声与震动。

政委会所在的外交部街，也呈着平素的寂静。

向北去四牌楼，已有上市的小贩在吵嚷，飏飏的风，吹到脸上，真象刀刺一样的难过。

到老程那，他们早已起来，也都在预备旗帜和标语。他们看到我，很惊奇，但是经过了一个会心的微笑后，他们仍然照常的作他们的事。

稍坐一会，又出来，到沙滩，汉花园，北大一带看看，大红楼巍然的矗立着，静穆，庄严，校警刚开开大门在扫地。

由一院前门进去，操场稀稀落落的有几个人，作着不同的

运动。

出图书馆的门，往西拐经马神庙过二院及西斋，也是安然无事，二院对过的点心馆中，牛奶，豆汁，一群一群的顾主光临了。

再经银闸，北河沿到三院及精业的门口，那里有戒备的一排警察站着，绝不象其他各处的泰然了。

又回到老程那，他们都已到学校中去了。间或一两个同学留在宿舍中，也是等待着运东西。

不停留地就到三哥那去了，他们几个也都是刚起床，就是要到校中去上课，见了我，第一句便问：“各校都怎样？”“差不多都已出动了，你们这呢？”我喘着气问他们。

他们没有到学校，那里会知道，说着便跑向学校去了。

一会，一个人喊着回来了，“老白快起来，又要示威了，课不上了，正在开会呢！”跑向隔壁去了。

隐约的听见一个还未睡醒的说：“什么？示威吗？我非去不可！”

我听着，大约他们都已发动了。便到他们学校去。

十字架冷静的立在那碉堡式的建筑物上。大理石的栅栏外，已排立着许多警察。

我象十分稳健熟练的把车子靠在大门的一旁，便大踏步进了门。门内挤满了人。大声叫着要开会，示威，几个常见的三哥的朋友向我问：“老弟！怎么样？”“情形都很好！”时间不容我长兄的话说。

马上便又出来，骑上车，愉快的也象鸟儿一样似的奔驰着。

马路上冻着冰，车轮非常轻快。

过厂桥到皇城根西看象潮水般的人头在钻动了。口号短促而又齐整，走近了，看见北平大学的白旗子在前面，后面跟着无数的男女学生，我迎上去，请他们到辅仁去，这样便可以把辅仁突击出来。

大队经过了一个长时间才尽了，后边仍然有三五成群的追赶。

经过太平仓向南，找不着大队的人更多。我分别告诉了他们。

西四很平静，时间已八时了，繁荣的地带，仍然呈现着混乱吵杂。太阳升高了，冷也减少了。

到西单，奇怪得很！马路两旁学生们很多！但都尽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默默无声的站着，或慢慢的移动着，间或一两骑自行车的散着传单，飞快的过去了，纸片飞起来，大家都抢着看。

忽然有人在叫我，停着向四周看一看，来怒正从对面走来，他也骑着自行车，彼此都太快，已过去好远了。又下来到他跟前，匆忙的问了问彼此所看到的情形，便又向南走了。

顺着长安街的平坦的柏油路上走着，一点也不吃力。倒反而感到无限的快意。

一会又转到后门。警察们穿着短皮衣，手枪拿在手里，眈眈的发着逼人的光。

我不看他们，一直向北走，到鼓楼，静悄悄，大队并没有到这里，向东去，看见贾、王、霍，他们并排走着！他们也没有找着大队。

求实中学校门前排满了警车，逼人的光芒射着我，我不看他们便向东去了。

经交道口向南，碰着今年毕业的牟××君，他也骑着车，彼此交换一些简短的话语，便分离了，没有走多远，便看见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被警察捕去了。

又到老程那，碰见担任交通的王君，谈谈各校的情形，不很好，尤其是中法捕去几十个，北大等校也没有能出得来。后来他告我，下午一时在北大一院集合。

不到一点钟，我便到北大一院去了。

偌大的一个操场上，人的海充满了各处，熟人碰着，彼此相对一笑，不知是骄傲，自足，抑是快愉。

主席用着一页硬纸，卷作号筒，尽力放大嗓子喊着，第一是报告今天游行示威的意义，继则又决议了通电条文，最后口号一齐喊出来了，象决口的江河，象爆发的火山，疯狂了似的叫着。

最后主席又宣布宋委员长在景山等着向大家演讲，话没有落音，大家便嚷“欢迎”。

于是前队作后队，后队作前队，四人一排，相互挽着手，带队的还喊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步伐也非常整齐。

出北大图书馆的前门，两境有警察，宪兵，保安队把着，不准车马和行人通过，只准我们的大队前进，这真成了学生的世界。唱着救亡进行曲，音调非常和谐，嘹亮。

秩序一点也不紊乱，前边已到了景山的门前，后尾尚未出马神庙的拐弯。

景山的门大开着，一排一排的走进，费了一刻钟，才进完

了，最后自行车也是四人一排，四人一排的排着进去。立在望绮楼前，仍然是有条不紊。

期望，等待，希冀宋委员长的到来，大家都是精神百倍，等了一会，不见来。由各校的代表（代表共六十三人，每校只限一人，）推出来三个作主席团，主席团先发命令要大家唱歌，于是雄壮的声音起了，第一次不很齐，后来又推出一位到台间上作手势，这一来，好得多了，唱罢了，大家都很高兴。

一直老不见到宋委员长到来，主席团交涉的结果很不圆满，便一直老用着唱歌来维持秩序，毕竟这办法失败了，大家不唱了，向主团质问：为什么宋委员长还不来？

“受骗了，又受骗了，”参差不齐的叹着，可是谁也没有想着究竟怎样办？

全副武装的二十九军一队一队开到景山里面去了；大家高呼着，“拥护二十九军继续抗×！”“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一面喊口号，一面鼓着掌连二十九军的兵士也微笑了。

神出鬼没的兵士，警察，宪兵，越来越多，散布在我们的左近，包围在我们的四周。主席团虽然继续着交涉，但是回答却狡猾的不可捉摸。

以致于一般人纷纷的在讨论了，“天黑才放出去阿！”“反正他们总不能把我们全都杀了，”“可是如果晚上让我们出去，又免不了一顿痛打。”论调是不会集中的，有的是经验谈，有的是愤怒语，更有想入非非的说：“或者把我都囿在这里，一个发给我们一支枪，让我们都去前线打××呢？”总之这时候是陷入一个混乱的状态中去了。

一忽，主席团发令要冲出去了，马上，守在园门的警士们

把大门关上了，保安队的刺刀安在枪上了，手枪掏出来了。一阵大混乱，大家都不知手足失措了。

主席团要大家镇静，并令大家都坐下，不错，遵着命令坐下了，彼此的脸上布上了一层恐怖的云，歌声停止了，到反觉静悄悄的有点寂寞。

恐怖不久便被主席的报告赶跑了，主席说：“现在宋委员长马上就会来的，纵然不来，秦市长会代表到这里的。”恢复了原来的喜悦，谐和，歌声又雄壮的唱起来。

夜幕渐渐的放下来了，时间恐怕已五点了，大家又待得不耐烦了。吆喝着：“一齐冲出去，”坐着的都站了起来，焦躁，愤怒之火燃烧在每一个人的胸膛中，不能等待，绝不能再等待了。

正在这时候，秦市长来了，一阵紊乱，主席下令：大家立正，并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拥护二十九军收复察北！”“拥护二十九军收复冀东！”“争取爱国自由！”“拥护秦市长领导救亡运动！”

这时由大队的中央闪开一条道，秦市长由那里通过了来在前面的台上，鼓掌声还没有停止。

停一刻，安静了，秦市长才开始演讲。

“诸位同学！大家辛苦了！”

“不辛苦，我们为了国家和民族！”排山倒海的一齐回答秦市长笑了，他大概也是在感到我们的精神的伟大了。

接着又说下去：参差的有一阵热烈的掌声，夹杂在演讲到精彩的地方。

“东北三省失去了，继之热河也丢了，为什么丢失了？”大家一齐喊着：“由于政府的不抵抗！”不约而同，心有千万个，可

是意志是一致的。

演讲于短促的时间中结束了，大家倒尚满意，不谋而合的又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立即对×宣战！”“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最后主席团又把大家的情感抑止住了，才开始向秦市长要求大家议决的几条件，秦市长一一的答应了，直至后来要求释放今天被捕的代表时，秦市长立即命某署长电话通知各区署，马上释放。

天早已黑了，大家要走，仍然是排着队，唱着歌，呼着口号，悲壮，激昂。热烈！

巍然的故宫，峭立的景山，明末遗痕未泯，中华民族永生，数百年前的历史悲剧，昭示于世人，数百年后的今日，仍然是一幕可泣可歌的史实。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晚

附 记

一二九，一二一六以来，学生运动已经走上一部更新的梯阶，由于全国一致醒觉，学生运动已经逐渐开展为广泛的各阶层运动，已经进一步与贤明的政府和社会人士开诚合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新页，是保证我们今后胜利的试金石，不过在报纸上我们是看不到的，本文为“过来人”的报告，一篇有生色的写实。

编者

（载《汇文半月刊》露面号，
1937年新年）

琐记一二一二

晓 鸣

“一二一六以后，我们异常苦闷，想不出以后的学运应该怎么样；现在又到这么一个时候了。”黄在回忆着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光荣的成绩，并且想着如何促成一个新的一二九。

过了几天以后，我遇到了黄和好些人，黄好象得着什么似的，满口嚷着示威示威。大家虽好象有着偿还一笔绥战刚起时候的示威债底感觉，但终于因为那时绥战刚告一段落；日本占青岛还没有起来；同学们的情绪，正从顶点下降。便在谈到示威时，赶快岔到别的话题上。

青岛事件起时，我没有看到黄，只听到学联通过了行动的原则，是怎么样一个方式的行动，行动是怎么样准备着，我蛰伏在自己房间里，好象有着原则通过后天下便太平无事似的感觉。

青岛事件渐渐地缓和下去，我又遇到了黄，黄依然和上次一样地嚷着示威示威；还说是定了示威的日期，一二一一。主要口号是“反对青岛日军暴行”。

报纸上登了很大的字：“青岛事件渐告解决。”余说：“青岛事件连我们自己的人都不号召不起来了。”黄很迟疑地主张主要口号用“争取爱国自由”，直到最后才改成了“立即对日绝交”。

在这口号里把绥战和青事放在一道。要想扩大绥战，青事彻底解决，惟有对日绝交。伴着绝交的口号的是“争取爱国自由”。在印刷所里遇到了华，华好象说是这争取自由的口号只是一部分人拥护似的，在学联紧急通告上的一行争取自由的红字，也被他另换了几个字；这是在九号的晚上。

十日晚，车把我们带进了城，在城里遇到了格，格说明天不了，刚才李来说过，北大燕大师大明天都出不了人，而况明天又是段祺瑞出殡，军警太多，一定会遭到严厉打击的。

十一日的报上最大的标题：“国军克复大庙”，次之便是“青事已告和平解决”。我说：“绝交的口号，愈在绥远和青岛形势严重的时候才愈有力，如今情势不同了，这口号已经号召不了更多的人。我以为凡是示威，必得是一般群众的要求，必得是左右派共同的主张，才能有胜利的保障而绝不会失败。比如一二九，一二一六口号是‘反对华北自治’，六一三口号是‘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在这些口号下确乎能团结所有的人，因为这绝非一部分人的要求，而是每一个人已经多少地了解当前形势，不自觉地掀起了这样的行动。在绥战刚发青事刚起的时候，该是有高级行动的，而我们错过了。依着今天的形势，来一次示威，固然不会象三三一那样的打击，但也很难成功。因为我们在主观上也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最近全北平市学生纪念一二九，到会者仅一千多人。”我说完这样的话以后，他们却顾左右而言他。实在这是学联在今天已成“骑虎难下”之势，现在如果再否决了行动，一定要被最热心支持学联的人们所诅咒所痛恶的。恰巧黄来了电话，说是主要口号改为“庆祝大庙胜利”，余和格都不很赞成。我说：“这口号是一般人

所要求的，但做不了示威的主要口号。”

回到学校参加民先大会，有一位队员把青岛秘密协定一条一条读了出来，大家一致感到更应该示威了，“反对青岛秘密协定”。使得我也热烈起来，但在热烈中我总感到这仅是我们的热烈。

晚上到D大，和黄张李等出来时，看到了一只侦狗，他知道已经被我们察觉，摇着尾便跑开了。

到旅馆里预备再开一个房间，茶房说客满，大家都感到事情是有趣起，我与黄便和他们分开了。第二天王说：“公寓也一样地不准学生住，因为当局知道清华燕京学生进城，便严行禁止。”

第二天早上七时，走在有学校的胡同里，总见有一丛一丛的学生，走到大街上看到一队由东到西骑着自行车的巡警。我们所经过的每个咖啡店，店里还没有吃咖啡的客人。我碰到约好了的朋友王，便和王雇了一辆汽车到印刷所。等了一会魏才来，我们三个人便和传单好几捆坐上了汽车，开到北沟沿。

我们遇到了队伍，便停了汽车，把传单扔下去，第一次扔的时候，小汽车夫还下车开门，被大汽车夫说了一顿，说是这个玩意儿要快，门在里面开好了。大汽车夫和我谈了好些，他说参加过长城之战，什么日本人也不害怕，和日本人打，咱们准打胜仗。

我们最初遇到了队伍，是在北沟沿附近，旗子是中国大学，人数虽少，我们却异常欢喜，那充满了生气——生命的活力底队伍，那声彻云霄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是具有

无限猛烈的情感和希望。

西路的队伍全都遇到，想入南新华街找南路，在西单遇到了清华先遣队领着大队。

汽车转开到东城，沿途军警森严，在北大附近，军警手里都拿着皮鞭子。我们找东路大队，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路上看到了三五军警跟着两个学生走，有一个学生面很熟，想了一会想出了他是南下宣传分队长。王说：“这两个人是属于东路的，大概东路大队已经打散了，我们到地安门去，把这些传单散给总队吧。”汽车经过黄化门口。有两三个巡警，把一个女同学打倒在地上，还在用皮鞭痛打，大队巡警来追击逃散的学生。我们当看到这一幕野蛮的无人性的惨况，我们并不恐惧，我们所感到的，我们将如何使用我们更大的力量，来根本消灭这人类的屠夫，民族的蠢贼。

可是汽车夫却害怕起来，他说：“汽车缺油不能开到地安门了，现在只好回厂添油。”汽车走到了西四牌楼，整个街衢，已被学生示威大队所占据。王下车问了一下，知道这便是各路所汇合的总队，残余的东路也在里面。便把没有散完的传单连我们自己，都放在队伍里面。我对王说：“我们胜利了，我错误了。”

从西四到西单，已成了我们的天下，这一段上，已经彻底肃清了一切汉奸的势力。

队伍里遇到了左、施和华，左说：“他们的交通站被破坏了。我在咖啡店里，店老板是顶诧异的，他奇怪这位客人为什么有这许多电话，为什么有这许多人来找，并且每个人坐了一下，有的喝一杯茶，有的说两句话便走开了。后来碰到了侦探，他

居然打电话报告，我便赶快地跑了。”施说：“我听到左的报告，我也发觉了坐在我的旁边的一个人，我也离开了店。”

我忽然看到了张，张叫我离开了队伍，和他在一道算清了旅馆的帐，他还不放心地问：“今天的情形怎么样呢？”

“我今天早上，凡所遇到的，都足以打破了我对于这次行动估计的错误。刚才到西四，我看到这样长的大队，我想今天是成功了。至少也得会和六一三一样，因为这样长的队伍，不会打散，打散也会重新集合的。”我答。

“我所遭遇的却和你完全两样，我所看到都是不好的消息，别人报告的也都是些噩耗。交通站打来的电话，不是说这个学校学生冲不出，便是说那个学校出来的人很少。我一个人跑到志成中学去看，又看到志成大门紧闭，志成学生大呼示威突击队是汉奸。我当时心里异常难过，我看到老李伏案画图时，看到老李那副面容，我们都差不多要哭下来了。”张说。

我和张边说边走，我说我们还加入大队的好，正好有几个交通队走过。

——大队在那儿？

——打散了。集合地点在天安门，天安门不成便改到地安门。

——是吗？一个过路的呢帽围巾的中年人突然站住向我们问。

我们大家都散了，我和张盯着那中年人走，但我们又发觉还有人盯着我们的梢。到后来，跟着我们的人，走过了我们，和我们盯着的那个中年人，居然不经意地谈起话来，谈了以后又装着没有事的样子走开，我和张悄悄地说：“真是两匹狗。”

一直盯到西长安街府右街口，那两匹狗不见了。街上走的都是一批一批的学生和巡警，巡警的摩托车，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摩托车后面插着好些竹竿，竹竿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子，还漏出“打倒”在外面。

突然形势更紧张起来，走路的学生跑起来，后面追着跑的有持枪的巡警。我和张便藏在小胡同里，自忖在天安门已经无法集合，便雇了洋车，走向地安门。一路总是碰到同学，也看到好多同学。

到了景山，满街都是学生，参差不齐地遍布街的全面，交通队小声告诉我们：

——马上到北大一院集合。

大家都到了北大一院大操场上，主席宣布了开会，学联代表报告目前的政治形势和今天示威的情形。最后主席说：“宋委员长要我们到景山去，向我们训话。”我很诧异，我问王，王告诉我，他们遇到了宋哲元，宋听到“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口号，便开了汽车门向我们要传单，我们大家便包围他，告诉我们示威的意义，好一会，宋才带着笑容坐着车走了。

我们的大队，很整齐的从北大一院到景山。大家都在静等着宋哲元来，等了好久，只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在会场周围布防；我们虽是嚷着“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但心里总是不很安静，因为我们在去年的一二一六的晚上，曾经受骗过的。

我们等了两点钟，宋哲元的影子也不见；好些同学都在有着受骗的感觉，施说：“今天又是一二一六了。”余和我总以为现在和一年以前的情势两样，在今天是不会遭到屠杀，至多，是怕我们下午再游行。包围到傍晚，解散了队伍，一个一

个地回校。

但形势却更来得严重，我们周围的军警更多起来，李在台阶上大呼“我们冲出去”，同时张和军警也吵起来。军警开进景山的很多，开进以后，突然上起刺刀，关上大门，加了门闩和锁，大家都很镇静地坐在地上，张和李很沉痛地报告着：

——这种形势还不是很显然地吗？他们要捉人就捉好了。

一会儿，有一个自称署长的来，他说宋委员长马上就来，这时大门大开了。但过了十分钟，门又关上。

一会儿，那署长又来，说是宋委员长到西山，社会局雷局长将要代他来训话。大家都嚷着要走，大门又由开而关了。

我们的心都悬着大门上，大门关上时，我们都在想我们怎样抵抗。门开了，我们都翘着头看有无人来。

天色渐渐地灰暗了，也渐渐地冷起来，我们相互倚靠着坐在地上，很严肃地安静地来应付未来事变的来临。从早上跑到现在，吃尽了一切惊骇和喜悦，一点儿也不觉得饥寒交迫。大家好象一个人似的，大家都在同样地发出一种表情，有着一一种心境。每个人都感到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困的巨人手足。

到了五点半，市长秦德纯来，他说：“诸位是爱国的，二十九军也是爱国的，二十九军的爱国心是不让于诸位的。”大家很热烈地拍手，秦又说到政府失去东北，因为没有准备。秦夹着小声说：

——这一下你们不拍手了吧。

——政府不抵抗。和一个巨人喊出巨雷的声音一样的回

答了我们的当局。

火一般热铁一般坚的群众，不容秦不这样说了：“这是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民众的力量。”

秦对于我们的要求，说是完全接受，并且允许我们整队回校。

大队出了景山，又分三路示威，我们用血肉头颅，已经将爱国自由换取。沿途很多市民参加，好些市民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街旁店铺里人都出来看，在电灯下照着他们一副惊异的脸，好象在说：早上被打散了，现在怎么又从那儿出来？

清华的队伍到西直门门口才散，散队后我到D大，张程王等都在那儿，大家谈到今天的示威。我说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只看到横截面，而没有看到纵的历史的发展。我只看到一二二的一天，而没有从一二九看到一二一二。一二九一年以来北平市学生已经有组织有训练的了，北平市学生的行动，已经不仅是自发的，而且是有计划的。不仅是客观环境的反映，而且能以自己的力量来推动客观形势。一二一二成功的。

后来遇到黄和李，也谈到一二一二，我又说：“今天从我看见示威的队伍起，一步一步地改正了我的错误，可是这从整个中国看来，这仅是部分胜利。自然，因为中国救亡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即便是部分的胜利，我们亦必得争取。总之，一二一二惟有在一二九以后华北的北平才能出现，从参加的人和行动口号看起来无疑地它是左翼运动，这里表示出北平左派学生已经成为决定的势力，已经能够单独作战了，这是民先队的

光荣。”

“民先队的的光荣!”李鼓舞地说。

“最后秦德纯的谈话,是遮蔽我们很多的缺陷的。”黄说。

我想起联合战线来,我说:“不成问题的,最后秦的谈话,是六一三以来联合战线的成果。六一三以来,冀察当局是动摇于中国人和汉奸之间,直至今天也还是如此。我们不妨这样比喻着,景山的大门是时开时闭,门开和门闭确是中国人与汉奸最好的象征,从门的开闭上看出他们在今天是如何动摇,但,最后终于投到中国人的路上,进一步说,最后终于因为拥有一批抗日的二十九军,不能不采用对于救亡运动的新的方式。”

“成功的一二一二!”

一九三六年,一二一二夜追记

(载《清华副刊》第45卷10期,
1936年12月28日)

一二九运动一年来之史的检讨

——纪念一二九一周年

华道一

—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了。在没有检讨这一周年的历史发展以前，我们必须先认清：一二九运动所要担负起的任务，将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地重大的任务。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地艰苦的环境。随着××帝国主义的无餍足的侵略，半殖民地的中国加速地殖民地化，中华民族遭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沦亡的危机；而国内的抗敌联合战线依旧没有建立起来，全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前途依旧是满布着重重压迫，重重障碍。学生救亡运动的任务是要在这重重压迫和重重障碍之下挣扎过来，推动全中国的人民，发动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必须是一个长期的，持久的，极艰苦的斗争。

一二九运动只是这一个斗争的开始，它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上植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种种悲壮的史实，我们的努力将在历史上永远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是这只是一个历史上空前的艰苦的长期斗争的开始。如果我们严格地批判我们自己，这一年里我们并没有

完全执行了我们历史的任务，我们的努力存在着许多错误和不够，我们的成就还是很微薄的。在今天我们检讨过去，必须深切地认清了我们的远大的任务，才能不夸张过去的成就，严格地指责过去的错误，接受历史的教训，安排未来的远大的斗争。

有人批评学生运动是不能持久的，没有前途的。这对学生运动是一种侮辱。但是学生群众确实存在着脆弱的动摇性和浓厚的浪漫气氛。中国过去的学生运动确也因为学生群众主观上不能坚苦地，持久地，继续不断地开展自己的斗争，而减弱了它的成果。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新的阶段里奋斗过一年来了，一二九运动的任务是远胜于过去的任何时代的，我们必须准备着走上更辽远艰苦的道路。才能更扩大我们过去的成就，保证我们最后的胜利。

二

一二九运动是划时代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二九前夜的政治情势，我们会更认清了它的划时代的意义。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等时代所激起的中国人民大众的抗×运动，在极度的高压下被摧残，被打击下去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民族敌人的屈服投降更无顾忌地急剧地深刻化。一九三三年三月长城战争结束，塘沽协定成立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手便开始直接攫取华北。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央政府派驻华北的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订立了何梅秘密协定以后，华北的国民党部停止活动，中央军和于学忠军全部退出河北，河北省及平津两市的行政官吏都遵照日本的意旨而

完全易人，华北的行政主权事实上已经完全断送了。但敌人的野心是没有满足的，接着它便在华北收买了若干汉奸，来酝酿继“满洲国”而起的傀儡组织。于是汉奸们扮演种种丑剧，一些下层的地痞流氓竟被买作请愿“自治”的勾当，一些上层的汉奸政客则忙着强奸民意，奔走勾结。十一月底，殷逆汝耕的第二号傀儡组织“冀东自治政府”终于出现了，而华北五省独立的传说，便立刻散布开来。每个华北人民都体验到了立刻变成亡国奴的危机。

在这样严重的局势之下，全国人民群众的愤怒是压制不住的。但是在几年来的高压之下，在政府“敦睦邦交令”以后所造成的“爱国有罪”的情势之下，全国人民这种郁结着的反抗情绪始终没有强有力的爆发出来。在一二九的前夜，充满了全国的只是屈服，投降的空气；甚至在华北问题中心的北平，在国防前线的北平，我们所见到的也只是汉奸政客们的趾高气扬，和名流学者们“退到堪察加”的逃亡理论。

一二九运动是在这一切侵略，屈服，和投降的环境里爆发出来的。北平学生以英勇的群众行动，冲破了一切高压势力，举起了民族解放的大纛，强力地表现出了全中国大众不愿做亡国奴的铁一般坚强的意志。正因为这一运动是配合了全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所以它立刻象野火般地飞速地传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二九以后没有几天里，全中国的学生都动了起来，在天津，在上海，在武汉，在广州，在杭州，在南京，在开封，在济南，在太原，在重庆，……甚至在云南，甘肃的每一个偏僻的小城市和小村镇里的学生群众都动了起来。罢课，示威，游行，在每一个地方举行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结合着

坚强的队伍，在军警的打击，逮捕，甚至屠杀下挣扎过来，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全中国各地的学生群众在这一次震惊世界的行动里所表现出来的英勇姿态，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的。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行动里，北平学生在本国军警和本国军警的直接压迫之下，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冒着军警的大刀，皮鞭，水龙，刺刀，甚至枪弹，冲破了古老的城门，奔走呼号了整天，许多人被打伤砍伤，许多人被逮捕。十二月十九日上海全市学生向市政府请愿，奔走了整整一夜；二十四日复旦暨南等校数千学生赴京请愿，在铁路上挣扎了三昼夜，忍受了三昼夜的饥寒，他们自己开火车，自己修理一段段的铁轨，赤了身子跑到小河水里把扔在河里的铁轨抬起来，装到铁路上。十二月二十日武昌汉口两地的学生隔江游行，晚上几万学生在江边守候了一整夜，终于以群众的力量压迫当局开放轮渡，在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武汉三镇的同学联合游行了两天。十二月十七日广州全市学生大示威，遭遇到当地军警的开枪屠杀。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封学生南下请愿，在车站卧轨四昼夜，千百个十几岁的小学生在大雪纷飞中，身上压满了冰结的雪，嘶声地喊着口号，陇海路交通断绝四日。这一切悲切的史实，将永远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最大的光荣！

三

从一二九到十二月底这一个月里全国各地野火似地燃起的学生群众的悲壮热烈的群众行动，突破了国内的屈服空气，激起了全国人民大众的反抗情绪，震惊了一切民族敌人的魂

胆，树立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同时又把中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决心告诉给全世界。如果谁否定或者减弱了这一时期的行动的划时代的意义，谁便是有意或无意地侮辱了学生救亡运动，同时也便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罪人。但是在一年后的今日我们检讨这一时期的行动，除了认识这一行动的意义和作用而外，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这一行动的过程里，确是存在着许多幼稚和错误的地方。这些幼稚和错误减弱了我们行动的作用，最重要的并且是影响到以后的开展。错误，并不是耻辱，掩饰错误，不能用理智来改正错误，才是最大的耻辱。因此，我们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的错误，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开展我们未来的新的计划和新的实践。

这一时期的行动的特征，是在于它完全是一个学生群众自发的行动。因为是自发的，群众郁积着的情绪从长期的压制下奔放出来，所以能表现得那样空前的英勇悲壮。但也因为完全是自发的，所以处处缺乏统一正确的领导和健全的组织。我们已经指出，一二九运动是一个空前的长期的艰苦斗争。所以在这运动起始开展的时候，我们第一便应该奠定广大而稳固的群众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支持和开展未来的长期的斗争。在一二九以前，因为政府当局的压迫，几乎每个地方每个学校的学生都没有很好的组织。在发动行动的时候，都是匆忙的成立一个临时的组织，产生一个临时的领导集团，这自然影响到行动的正确性和统一性。在群众情绪正高涨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个群众行动以后，群众都迫切地需要一个组织的时候，领导者应当很快地抓住这个时机，在各学校各地方成立学生会，救国会，学联会等长期性的组织。尤其

要注意的是这些组织必需真实地适合整个学生群众的要求，而不是一部分同学或一部分领袖所构成的空架子。一二九以后各地的学生救亡运动，一般地说，显然是忽略或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各个学校里，很多是成立了救国会等临时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大多没有在全体同学的讨论下确定了它的长期性，如规定救国会或学生会的永久组织法，和负责人如救国委员或学生会委员的任期和每任的产生法等等。至于各地的学生联合会虽都草创成立，但大多没有很公开很广泛的活动。各地学联的工作对于学生群众都是不公开的，甚至各校出席学联的代表是谁，对于本校同学也是不公开的。这主要自然是为了顾忌压迫，但是在群众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是不怕压迫的，一二九运动初起时各地当局都不敢到学校逮捕学生，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所以各地发动群众行动以后，领导行动的干部应当迅速地抓住时机，在各校建立起广泛而稳固的群众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联，就可以尽量公开，无须多顾虑当局的压迫。而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各地群众行动，爆发以后，各地都忽略了立刻开始巩固下层基础的工作，只着重在组织形式上的学联。结果便使学联失去了基础，工作不能很好的开展。这是一二九运动初期的最大的失败。

四

在各地风起云涌的示威游行行动以后，统治者对于学生群众的残酷的高压，逮捕，甚至屠杀，激起了学生群众广大的忿怒；一方面学生群众在行动里所提出的要求，也显然没有被政府所接受，相反地，冀察政权在中央的承认下成立了，屈服

投降的事实依旧层出不穷。这样，学生群众不得不继续抗争，于是各地学生陆续宣布了罢课。在罢课期内，各地同学开始了广大的宣传，情报，广播等工作。许多同学走到街市村镇上去奔跑，做唤起民众的工作，他们时时受到军警的干涉和包围。同时我们又尽量地把我们的意见用各种文字广播到中国和世界。此外在各学校都每天举行各种救亡问题的座谈会和讨论会，实施非常时期的自我教育。

这个罢课的意义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但是这里我们必须指出长期罢课是一个错误。罢课和游行示威同样是群众行动的一个高级方式，它必须要在群众热烈的要求和支持之下才能维持。但是一般学生群众的情绪是不能长期持久地热烈的。所以长期罢课的结果必然有许多学生群众退落下来，影响到救亡工作的基础的广泛开展。这样的结论确实是不幸地表现到事实上了。即在救亡工作表现得最热烈的清华大学，一二九以后全校同学都有了严密的组织和工作分配，但是在一二个月的罢课以后，也有许多同学从救亡工作上脱落下来。而那时候普遍地流行于全国各地的行政当局分散学生运动的最巧妙的方法，便是提前开始寒假。同学们放假后很多离开学校，群众力量分散，工作也就很难开展。而学生群众的长期罢课的行动客观上却是助成了当局提前放假政策的实现的。

长期罢课的另一个影响，便是使学生救亡运动失去了一部分社会人士，尤其是教授们和舆论界的同情，而相当地减弱了这一阶段的学生运动的成就。示威游行是学生运动的一个最高方式，也最不易得到一般“上流人士”的同情。但是当一

二九运动初起的时候，上海申报和天津大公报的社评都明显地指出了青年学生的热诚是可钦佩的，这说明了我们的行动是如何配合了全国人士的客观要求。但是在全国各地学生长期罢课以后，一些上流人士的批评渐渐转向，而侮蔑学生运动成为一个“学潮”了。如前面所说，我们这次长期罢课对于整个运动本身也是有损害的，而我们以这个不必要的行动又减弱了社会人士的同情，这显然是一个错误。

分析长期罢课的原因，现行教育制度不能适合学生群众的要求，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太繁重的，不切合现实的功课夺取了学生群众全部的精力和时间，许多同学回到课堂以后便须被压迫着放弃救亡工作。这自然是一个大行动以后的学生群众所不能接受的。针对着这一事实，学生运动后的一个主要错误便是没有抓住一般学生群众的这一要求，立刻提出一个广泛的切实的争取非常时期教育的口号，把群众的要求引导到更正确的行动上去；而只是错误地随着群众自发的不愿重新回到旧教育制度下的心理，发动了一个长期罢课。“争取非常时期教育”的口号在长期罢课，寒假开学以后才在全国各地提出，但那时候群众情绪已经过了长期罢课而低落下去，群众力量减弱了，我们的要求已经不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因此终于不能争取得胜利。许多同学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之下重新回到了教室，一二九以前的旧课程制度一直到现在依旧支配着全国的学生大众，这无疑地给了以后学生救亡运动的开展一个很大的打击。在全国抗战没有爆发的时候，学生群众不能也不必完全抛弃了课业，这是无容疑义的。但如果在这时期的行动以后，我们立刻在群众的支持下提出争取非常时

期教育，改革旧课程制度的要求而不以一个长期罢课来消耗群众的力量，在那时候我们至少能取得部分的胜利，而给予未来学生救亡运动的开展以很大的帮助的。

五

在长期罢课以后，各地学生运动的干部认识了学生救亡运动一个最重要的作用还是在于宣传和推动全国人民大众的救亡运动。学生救亡运动必须是全国人民大众的救亡运动的推动者，但它并不能是全国人民大众的救亡运动的主力。学生群众是不能以孤军抗战来取得救亡的胜利的，在客观上它也不会成为孤军抗战的。十二月里各地学生的示威行动显然已经对于全国人民的奋起救亡尽了很大的宣传和推动的作用，现在各地学生群众要就既有的努力继续发展下去。于是各地分别发动了深入农村的扩大宣传的行动，开始我们切实而艰苦的对于生产大众的宣传和组织的工作。北平同学的扩大宣传团在一月三日分途出发，经过了许多偏僻的村镇，同学们每天在寒风里奔波百余里，吃和住都非常困苦。广州同学同时也发动了同样的行动，参加的同学非常广泛。上海的大中学同学的扩大宣传团在一月二十日也开始出发。武汉同学在二月初也有大规模的扩大宣传行动。各地学生群众的刻苦耐劳的生活和热诚的呼号自然很感动了宣传队所经过的各村镇的农民，宣传队经过每个村镇都召集一个群众大会，在各村镇成立了救国会的组织。但是结果全国各地的扩大宣传团都遭遇到同样惨酷的待遇，被当地军警成批地用武力押解回来。

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自然是非常艰苦的，但这一次的

扩大宣传确实对于这一工作的进展尽了很大的推动。在另一方面，这一个全国规模的广泛的乡村宣传运动的另一个成果，是使参加扩大宣传的学生群众更深刻地认识了各地生产大众生活的苦痛；经过这一行动的锻炼，更加强了他们的认识和决心。各地参加扩大宣传回来的同学都成了推动以后的学生救亡运动的主力，如北平参加扩大宣传的同学回来后全体成立了一个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组织以后有更大的发展，成了北平学运支持的中心。

这一个扩大宣传行动的主要的弱点，在全国各地都是发动得太迟。各地一般的现象都是，在罢课相当期间以后，原有的工作不能支持一般同学的情绪，才发动扩大宣传，这时很大部分的同学已经退落了，不能参加这艰苦的工作，所以这一行动并不能得到同学的广泛的参加。例如清华大学在一二一六以后不久，曾在全体大会里有“全体同学南下请愿”的决议，而干部没有立刻执行这个议案使它转化为一个广泛的扩大宣传，结果这一决议终于不能实行，甚至于被取消。在这个议案正式被全体大会取消后才发动扩大宣传，其基础的不能广泛是必然的。

就因为这次行动的基础不能广泛，能参加行动的同学在意识上本来已是一般学生群众中比较前进的，他们又在行动里更加强了他们的认识。于是在扩大宣传的过程中所提出的口号就不免过高；参加宣传回来以后，这一批同学在认识上行动上都超过了一般同学，于是这些同学推动的救亡运动遂不免脱离一般学生群众，不能配合一般的要求。这反而使救亡运动在学生群众里的基础之逐渐削弱，形成以后学生群众在

救亡意见上和行动上的分化，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现象。

六

由于一二九初期各地不能在热烈的群众行动以后立刻建立起广泛的健全的群众组织，以巩固学运开展的基础；由于各地大行动以后的长期罢课不能支持而且浪费了学生群众热烈的情绪，使一部分群众退落；由于扩大宣传行动的发动太迟，参加的同学不广泛，而致这一起前进同学的口号和行动脱离了一般学生群众的要求；在扩大宣传以后，学生运动便明显地发生了分化的现象。各地都发现有极少数的学生群众开始攻击学生运动，侮蔑学生运动为某党某派所操纵；甚至自立名目，号召极少数的同学成立各种离奇的组织，作为攻击学运的根据。如杨立奎教授公开指责北平学联，如“平津保学联”的宣言，如上海复旦大学有二三同学竟向当局告密，如广州竟有学生受当局指使枪击救亡工作上的同学。我们不否认学生群众中有为私人利益，受人指使而出卖学运的败类，但绝大部分的同学都是纯洁爱国的，如果我们不是以错误的行动削弱了学运的基础，则这二三败类一定会受到群众的制裁。而现在这批人都乘虚而入，肆其破坏了。

同时便有中央政府召集各地学生代表晋京听训的事实。这时各地学生群众因为在屡次行动里的要求都不能得到政府的接受，而且每次行动都受到政府极惨酷的压迫，所以都拒绝派遣代表。结果平津武汉等地，大都是由学校当局任意派几个同学，偷偷摸摸地去出席听训。但这批被派的同学回来后都受到群众严重的惩戒，如清华同学以三分之二的人数通过

褫夺该校“代表”的公权；北大师大同学甚至愤慨得以武力驱“代表”出校；武汉大学的“代表”被该校同学公开驱逐以后永远没有能回去。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反对晋京听训确是学生群众多数的意志。

但是以整个学运的立场看来，这一次全国各地反对听训确是一个错误的策略。当时的学生运动对于联合战线的运用还没有正确地了解，但即是在那时候，无论学生群众对政府的态度是督促或根本不信任，我们都不应该消极的不派代表。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向政府提出我们的抗敌救亡的最低要求，一面把这个要求公布在全国人民之前；如果政府不接受或不执行我们的要求，则政府的态度显然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即使在不信任政府的方面，不是远胜于任何对政府的攻击底一种事实的暴露吗？

另一方面说，在政府号召各地学生选举听训代表的时候，也正是各地学生群众公开组织起来的一个时机。各地学生应当在产生代表的号召之下，迅速地组织起来，这可以挽救过去组织的不健全和基础的不巩固。如果真正是完全民主地产生出来的听训代表，他一定能代表学生群众的真实意志，而不会被蒙蔽或蛊惑的。

更进一步，如果我们能利用这个时机，正好抓住各地代表集合南京的机会，开始商议成立一个全国学生运动的总干部。从一二九到这时期，全国各地学生的行动的发展，从示威到罢课到扩大宣传，客观上是相当一致的。但因为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心领导，所以力量不能集中，步骤凌乱不齐。各地虽然曾有几次派代表联络，如北平曾有代表去保定，上海，武汉等地；

广州也有代表去上海，北平。但这联络工作非常不够，一个全国规模的中心领导始终没有成立起来。

但是当时[全]国学生运动又放弃了这一时机。而且，相反地，各地学生消极的不信任政府，不派代表的态度更失去了一部分上流人士对学生运动的同情，而在内部也更促成了分化，予破坏学运者以攻击学运的口实，一部分落后的同学不但从学运退落下来，而且投入反动的阵营，来破坏学运了。

七

因为这一阶段的运动存在着这许多错误，以后的学生运动便走入了极悲惨艰苦的阶段。二月初，各地学生都复课了。长期罢课和提早放假使许多同学退落，现在又发生了内部的强裂分化，没有群众力量的强力的支持，这一个复课客观上是完全被动的，无条件的。如果当初不以长期罢课为目的，则在群众支持下，一定可以争取到罢课的政治条件的相当胜利，至少是非常时期教育的相当胜利而自动地复课。而现在的情势已经显然改变了。在复课以后，几个学校继续争取非常时期教育，颇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但这终于敌不过一部分同学消沉和一部分同学分化的情势。有几个学校为争取非常时期教育演成包围教授的内部斗争，结果终于因力量薄弱而不能胜利，反而增加了师生间的裂痕，在师生之间也造成了不幸的对立情势。

学生运动的力量减弱以后，当局的压迫自然立刻加重了。二月十七日，国民政府颁布“紧急治安法令”，禁止人民一切集会结社；南京，上海，武汉宣布军事戒严，对付学生运动，如临

大敌，同时行政院明令解散北平学联。而一个自一九二七年以后第一次的全国规模的对于学生群众的逮捕和屠杀便开始了。这里只举全国著名的几个大学发生的事件：二月二十日天津北洋工学院半夜被军警包围，全体同学在半夜穿着单衣在雪地里和军警抗争，结果被捕去七人，受伤多人。二月二十五日后北平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及北京大学三院先后被“围剿”，捕去数十人。二月二十九日清晨三时军警包围清华大学，逮捕学生，经全体同学抵抗，夺回代表，驱逐军警出校，晚上五千军警全副武装开入清华，搜查一整夜，捕去二十一人。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复旦大学遭军警围搜，同学奋勇抵抗，军警开枪，捕去六人。四月初武昌华中大学受军警包围，勒令交出武汉学联主席，搜去学联一切文件。这全是全国知道的隐瞒不过的事实，其余各地学生群众因热心而被捕受刑的，无从统计。

在这许多大规模的搜捕中，学生群众又表现出了空前的英勇姿态：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和荷枪实弹的军警肉搏，从军警手里夺回被捕的代表，将军警驱出校外，这一种悲壮的史实，也永远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光荣。这一个打击客观上又促成了学生群众内部的团结性，许多不满于学运的同学转过来不满于政府了。但是终于因为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这一时的刺激所激起的高度的反抗情绪是不能持久的。学生运动经过这一番高压，应当有深刻的自觉，切实检讨自己过去的错误，重新训练充实，和强固学生群众的内部，以一个长期的努力来克服过去的缺点，准备发动将来的更大的斗争。

这时各地学运的干部是有了这样部分的觉醒。我们开始承认过去的错误，先促成内部的团结，又开始以露营，早操，合食等非常时期生活和组织歌咏团，读书会等来训练自己的集体意志和集体生活。同时全国学联的组织也在万分艰困的环境中，由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学联发起而开始筹备起来。

但是过去的错误并不是能很快地克服过来的。各地依旧有不会正确地估计客观环境和主观力量而发动的群众行动。如北平学生三月三十一日的追悼郭清大会，并没有经过充分考虑，就在当场到会群众的高涨情绪下转变成了一个示威游行。参加示威的同学因为激于当局的高压，和痛心一二九运动的将要消沉，情绪特别激昂。多数同学是准备着被捕被打而去游行的。结果大队全被打散，五十四人被捕。这一行动的悲壮是更胜于一二九的，参加者全是最热烈最英勇的学生。但是终于因为没有全体学生群众的支持，结果只牺牲了学生群众里的精华，整个学运遭遇到更大的打击，得不偿失。上海三八妇女节的游行也是和北平的三三一游行同一性质的。

经过了三三一的行动以后，学生运动是切实地转向了。从一二九经过全国各地的示威游行到长期罢课，扩大宣传，以至整个地遭遇到压迫，一直到北平学生的三三一行动，这构成了一二九运动历史发展上的第一个环。从表面上看，这一阶段的学生运动是由绚烂而遭遇分化和打击而消沉了。但客观上学生运动是一直在进展的，从行动里我们得到了学习，在错误上我们得到了认识，在打击下我们得到了觉醒。三三一以后，学生运动又进入另一个阶段而开展了。

八

三三一以后，全国各地学生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新的特征，便是确切地认识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而开始在学生群众内部和在学生群众与全国各阶层的人民之间运用这个新的策略。

在学生群众内部，因为一二九以后没有很迅速地建立起坚固的组织，现在又遭遇到了严重的打击和分化，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示威游行等高级斗争的方式，而开始以各种平和的，沉着的努力来扩大群众基础，求训练和充实我们自己。许多前进的同学改变了态度，不再提出过高的要求使一般情绪和认识比较落后的同学不敢参加救亡工作，更不再任意地指责落后的同学为“汉奸”而拒之于救亡阵线之外。相反地，各地各校的同学都就各地各校的特殊环境，发起歌咏团，座谈会，读书会等各种方式的群众组织；同时以经常的早操，合食，行军，讨论会等方式来训练群众的集体生活；更抓住每一个纪念日如五四，五九等以举行纪念会，出版壁报，举行救亡展览会等方式以刺激群众的救亡情绪。这种种工作自然不如一二九以后立刻抓住群众情绪的高潮而建立广泛的群众组织那么地容易立刻见效，但各地较前进的同学现在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都能够耐心地，刻苦地开展这些艰苦而需要持久的工作，结果相当地补救一二九以后学生运动最大的组织上的缺点。

对于学生群众以外的各阶层，尤其是教授师长，学校当局，以至政府当局，学生群众也开始改变了过去的态度，我们尽量减低我们的要求，尽量考虑当局者的意见，尽量请求舆论

界和教育界的先进给我们指导和扶植。各地的学生救国联合会，学生会，救国会的工作，虽然是在极易遭遇压迫的环境里，也尽量地公开出去。救亡工作原是配合着每个国民的要求的，绝对没有不能公开的地方。平津学联在四月初开始改组，以后切实进行和教育界舆论界，许多先进取得联络，五四纪念日发表告五四运动诸先进书，载自由评论，由此北方学生运动渐渐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以后曾发表“给全国当局各界人士各校师长同学的一封公开信”，恳切地说明了学联请求各方面合作的态度，也确实指示了学联以后的工作动向，这使以后学联工作的开展得到很多帮助。

这一时期各地学生救亡工作上一个普遍的最大的缺憾，是缺乏干部。在整个学生运动遭遇到分化打击而走向低潮，一般同学的情绪低落下去的时候，比较前进的干部对于推动这一时期的救亡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各地大多没有注意培植和组织多量的干部人才，这时候各地救亡工作的推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只有北平在全国各地中比较是一个例外，在扩大宣传团回来以后，所有参加宣传的同学全体组织了一个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个组织到这时候成了推动北平学运的唯一中心；这组织本身在这时候已尽量地发展队员，加强训练。这形成了这时期以后的北平学运在全国各地中的特殊发展。

在运用统一战线的时候，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各地学运干部不能使每一个救亡阵线上热烈前进的同学都深切地了解统一战线的意义。主要是由于干部对于群众的说明工作做得不够，干部决定的策略和进行的工作没有完全得到群众的同意，

结果反造成了群众不满干部，而形成救亡阵线内部的纷争，这一现象在六一三以前的北平表现得相当明显，而上海方面因此所受的损失更大。主要是为着对于统一战线的意见分歧，上海学生的救亡阵线甚至无形中存在着许多宗派观念。一直到暑假中章乃器等四人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的时候，上海学生群众仍有许多不了解这一个小册子的意义，而予以攻击的。运用统一战线的一个主要的先决条件，应该是每个群众对于这一运用完全了解和支持，否则群众本身基础不稳固，要扩大统一战线，是非常危险的。这说明了说服工作的重要。

九

五月二十九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上海正式成立。这个组织，在一二九以后不久，就由平津学联议决开始筹备，但是因为各地同学在一二九以后没有能立刻很健全的组织起来，而且各地学联的联系并没有做得很好，结果一直没有实现。到三月二十九日，经过北平，天津，和上海三地学联的分头努力，才开始组织全国学联筹备会。又经过两个月的联络，才正式成立。出席成立会的代表共十七省市，通过简章和政治纲领，推定广西，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南京等十一省市为执委，前五省市为常委。全国学生运动的最高干部，这时候是正式成立了。

在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都潜伏在统治者的高压之下的时候，在全国各地学生都不能公开地组织起来的时候，全国学联的工作当然是非常艰难的。当时只有广西省在西南军政当局

号召抗敌，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的情势之下，有七十余县公开组织县学联，集合为广西省学联。北平和天津的学联因为在一二九以后建立了较稳固的群众基础，又有较坚强的干部，所以组织始终没有中断，救亡工作也始终在极困苦的环境里继续开展。上海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学生群众以外的各阶层人民的救亡运动，比其余各地都活跃，一二九以后，上海就有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和工人救国会等相继成立，因此上海的学生救亡运动一直是密切配合着学生群众以外的人民大众的救亡运动而开展的。全国学联成立以后，对各地学运，相当地尽了联络组织和统一步调的作用。但事实上它成立以后表现出来的最大作用却是在中国学生运动和国际学生运动的联系上，因为这时候中国的学生救亡运动的消息已经传遍了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学生群众以行动和文字表示他们对于中国学生的同情，而中国学联便代表全中国的学生大众和全世界的学生大众密切地联系起来。

在全国学联成立以后的第三天，六月一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推动全国人民大众的救亡运动的一个救国阵线。大会发表成立宣言，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抗×联合战线，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合作抗×；并公布“抗×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作为各党各派合作抗×的基本纲领的一个草案。

这里要说到世界学生对于中国学生救亡运动的同情和援助。二月八日，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给上海复旦大学和北平清华大学来信，报告全世界各地学生的和平运动的消息，报告全世界爱护和平的青年大众给中国学生运动

的广大的同情和援助。二月二十九到三月一日，在比利时京城召开国际青年保卫和平大会，出席美，法，英，比，苏联等二十三国青年代表三百余人，一致通过援助中国学生的民族解放运动，三月十四、十五两天，以世界学联和留英中国学生会的发起，在伦敦召集援助中国学生运动大会，出席英法等国四十五学生团体。四月初世界学联再给中国学生来信，规定四月二十二至二十九日为世界学生和平周，号召全世界各国大学在这个时期中召开全体大会，实行罢课，举行游行示威。中国学联成立以后，和世界学联经常有情报和通讯往还。八月三十一日国联协会主持的世界青年大会在日内瓦开会，全世界各国都有青年代表出席，中国学联特派代表直接由中国赶往出席，报告中国学生运动，和全世界各国的青年代表取得密切联系。

全国学联的成立，是中国学生救亡运动的统一战线的具体表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是全国人民大众救亡统一战线的具体表现。世界学生和平运动和中国学生民族解放运动的交响曲，是全世界青年学生和平统一阵线的具体表现。虽然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但统一战线是已经得到多方面开展了。

十

三三一以后，经过了二个月的沉着工作，到五月底，随着政治情势的紧张，全国各地的学生群众又动了起来。

华北自治运动是被一二九以后北平同学和全中国的学生群众以至人民群众的怒吼打击下去了，但是敌人对于华北的

野心是永不会停止的。五月下旬，随着学生救亡运动遭遇打击以后的表面的沉寂，敌人的魔手又伸过来攫取了。它一面向中国提出订立华北防共协定，一面开始向华北大量地增兵。三万人以上的日军进驻北宁，平汉，平绥，津浦四铁路的沿线各站，天津丰台一带赶筑日军飞机场；塘沽一带建筑战时工事。同时并进而更严重的是大量的公开走私，公开保护私货入口，甚至殴打缉私人员，枪击缉私舰队；并强迫中国铁路整车装运，输入全国内地。中国关税制度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华北增兵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灭亡中国，公开走私是在经济上灭亡中国。

在敌人的加紧侵略以外，另一个更重要的政治情势，是西南当局号召抗战。六月三日，西南政委会请中央，立即对×宣战；并提出联合各党各派合力抗战的主张。同时两广境内即开始全民众的军事动员。从国民政府决定“敦睦邦交”以来，政府统治下的实力派公开号召抗×，这是第一次。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全国各地学生群众又爆发了罢课，示威，游行的行动。五月二十八日，天津同学首先罢课三日，发动七千人的示威游行。五月三十日，北平清华，燕京，师大，东大，北大等十余校罢课响应天津同学。同日上海学生为纪念五卅，反对增兵走私，庆祝全国学联成立，也发动一万人的示威行动。六月六日，广西全省各地学生参加全省各界抗敌大示威。九日，上海同学罢课二日，组织抵货团，出发宣传。十日，南京同学大示威，参加二千余人，南京中学同学全体被捕。同日武汉发动游行未果，负责人被捕十余人。十三日，北平学生大示威，响应西南抗×号召，参加者万人以上，军警开枪。

同日，广州全市学生参加十万民众大示威，组百余宣传队下乡宣传。十六日，天津同学响应北平，罢课，示威游行，同学被捕三十余，伤二十余人。十八日，北平学生反对冀察政委会解散一切学生团体，宣布长期罢课。二十一日，上海学生大示威，包围北站，京沪车停开。

这一次全国各地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行动，除了两广同学得到行政当局的合作以外，其余各地仍是在当局的重重压迫之下进行的。但北平，天津，上海各地的行动都经过了比较正确的估计；在行动的过程里，也有比较严密的组织和指挥，例如北平六一三示威能在事前预定采取屡次打散，屡次集合的游击战术。这比较一二九以后全国各地完全由于群众自发的行动，在政治动员和技术动员上都有显著的进步。

但是在这次行动以后，有着一个很不利的客观环境，因为各校都陆续开始了暑假。各地学生群众的集体力量在行动以后就因为暑假而分散了，因此对外没有充分的工作来扩大各地行动的政治影响，对内也不曾有充分的时机可以在行动以后更进一步地扩大并强固学运的群众基础。而北平学联在六月十八号决定的长期罢课，客观上更加速了学生群众力量的分散，一方面也使一般学生以外的人认为学生借端逃避考试，这和一二九以后的长期罢课是同样严重的一个错误。暑假以后，学生力量分散，而大行动以后必然会遭遇到的打击却又到来了：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许多学校里热心救亡的同学被成批地开除学籍；南京甚至有南京中学同学全体被捕，学校强迫解散。这是三三一时代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大打击。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这次大行动除了在几个大都市以

外，并没有象一二九那样地普遍地在全国每一个城市里都爆发了罢课示威的斗争。这一方面是由于高压，一方面是由于暑假，但最主要地是确实证明了前面所指出的一二九以后各地没有能普遍地组织群众，培植干部，和开展工作，是整个学生救亡运动的历史上的损失。

十一

在暑假里，各地学生救亡工作的干部就各地的特殊情形，发动各种比较低级形式的工作。在北平发动了两次集合各校同学参加的夏令露营训练军事化的集团生活。在天津有各校同学在学联的领导之下，在附近各村镇举办乡村义务教育。在上海曾发动了一次民众缉私大会，各校组织抵货劝说团；同时又有学生剧团在附近村市公演救亡剧。但因为各地同学大多分散，工作都不能大规模地开展。只有两广学生在西南当局号召抗敌的特殊情势之下，全省学生大规模地动员，从事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

暑假开学以后，学生救亡运动遭遇到很大的摧残。各校假期内开除热心救亡工作的同学，都已成了既成事实；而同时，在北平，有大批大学教授因同情学生救亡运动而被解聘；在上海，学生救亡运动的中心堡垒复旦大学，被政府强迫改组。这些都是难于容忍的压迫。但是因为大部分学生群众经过了二个月的分散，情绪比较低落，力量也比较脆弱，所以各地都不能发动强力的反抗。相反地，我们对学校当局和地方当局都采取非常容忍的态度，尽量考虑他们的意见，取得他们的合作。在当时，主要是为了考虑学生自己的主观力量，一方面继

续开展群众本身的组织和训练，一方面和当局开诚布公地取得联络，这一方策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到以后演化成为各地学运干部偏重于上层联络，而忽略了最基础的下层组织工作，这是一个错误，下一节再提出检讨。

政治情势的变换非常迅速。八月初，敌人又驱使匪伪军大举进攻绥远，经过绥远守土将士奋勇抵抗，敌人没有敢继续进逼。但是因为学生救亡运动和全国人民救亡运动的主观力量太薄弱，没有给以有力的支持和援助，这一抗战终于以局部抗战始，以局部抗战终。西南的抗敌行动也在同样的情势之下，被逼消沉下去。

但是人民的抗敌情绪客观上是随着××帝国主义的步步加紧的压迫而高涨的。八月二十四日，在四川成都爆发了九一八以来中国人民反×运动的最高形式的斗争。主要是为了扩大××帝国主义在长江上流的势力范围，更直接的是为了包庇大量的走私，日本要求在成都设置领事，并没有经过中国政府的同意，便派遣领事和新闻记者团前往。这激起了四川人民的极度愤慨的情绪。八月十八日成都开了一个十万人的市民大会，除了学生群众以外，工会，商会，记者协会等都一致参加。十九，二十日先后发动示威游行。二十四日，群众情绪达到最高潮，数万市民捣毁素以贩卖走私货物著名的交通公司，益晋，恒宝等大商店，又包围日本记者团住宿的大饭店，记者死二人，二人重伤，当地军警虽开枪，也压制不了群众的愤怒，军警民众在冲突中，也互有死伤。直到次晨八时，大批军警开来包围，群众始散。九月初，在广东北海，随着十九路军的进驻，全市民众也发动了壮烈的游行示威，在群情沸腾的时候，

也打死了负有间谍任务的日侨中野。

各地民众都自发地动起来了，但学生群众的表示在这时期始终没有能配合起当前的紧张情势和各地民众的高涨的反抗情绪。一二九以后的学生救亡运动发展到这一时期，由于前面列举的种种主观的错误和客观环境的不利，确实是有相当低落的。

十二

在这相当低落的时期，学生运动在对内仍是继续三三一以后的各种比较低级形式的长期耐久的组织和训练工作。但对于学生群众以外各方面的联合战线的推进，尤其是对于上层当局的联络，却随着政治情势的变迁，有相当的开展。

在华北，因为华北各方面的实力派感受到敌人的直接压迫步步加紧，抗×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对于救亡运动的压力反可以放松一点。北平学联针对着这一情势，正确地运用联合战线，渐渐得到当局和一般上流人士的谅解，而能争取公开活动。对冀察当局，北平学生在六一三行动里，便一反一二九时候的态度，提出“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九月十八日，二十九军驻丰台的士兵和日本在丰台驻兵发生冲突，甚至演成遭遇战，双方各有伤亡。这一事件的结束，我方当局仍是屈服容忍，甚至允许撤退驻军。但北平学生却抓住二十九军士兵这一个愤慨悲壮的时机，分别向二十九军慰劳，士兵极受感动。十一月十二日，继日军大演习以后，二十九军在固安作大规模的演习，清华燕京两校同学长途奔波，赶往参加。六百同学和万余军队会合一场，两校同学向二十九军献旗，拥护

他们继续长城抗战的光荣，保卫领土主权，宋哲元以下全体官兵士兵都很感奋，宋氏亲向学生声述他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这种精神的感受是很深刻的。十一月初，日军演习以后，北平学联主持的灾区服务运动，一方面是一个深入农村的宣传运动，一方面也争取得农民对于学生的更广大的同情。十月十日，因为中日外交情势的紧张，北平各大学名教授顾颉刚等六十六人发表对中日交涉意见，提出八款要求。学联对这宣言积极支持，发动十万人签名运动，呈交政府。这更是中年人和青年学生切实合作的一个具体表现。

在冀察以外，华北其余各方面实力派如阎锡山氏等将领对于人民救亡运动也渐渐同情，予以开放。十月初，太原在当局与民众合作之下，公开成立山西牺牲救国大同盟，号召各党各派合作抗×，成立时在太原举行五万人的市民大会。十一月中，太原学联亦正式成立。在西安，也先后成立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绥远在十一月中绥远抗战再度爆发以后，也先后成立同样组织。其余各地在当局压力减弱之下，救亡运动都有开展。十二月初，北平，天津，太原，西安，绥远，保定，济南各地人民救亡团体代表在天津举行华北各界救国联合筹备会，这可以说是华北救亡运动的一个新开展。

因为政治环境不同，华北各地的救亡运动得到较好的开展，在南方，中央政府对于救亡运动依旧是采用极端的高压政策。八月间，二中全会在南京开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北平学联等人民救亡团体曾派遣代表晋京请愿，要求立即抗战，组放民众运动，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等四款具体要求，未获圆满答复。九月十八日上海市民纪念九一八反×大示威，军警

横加毒打，被捕三十人，伤五十人。此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进行推动各实力派，各层人民的抗敌联合战线的工作，中央政府要人如冯玉祥，孙科等颇予同情。但联合抗战的工作终于不是单凭请求说服等方式可以完成的，当局还是继续高压，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救亡领袖章乃器等七人同时被捕，上海南市等地人民救亡运动的干部遭遇到总的摧残，被捕和被逼逃亡者极多。

推动全国各实力派的抗敌联合战线，推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抗敌联合战线，这本是学生救亡运动和人民救亡运动的基本任务。但是这一联合战线的构成决不是单凭上层的叙说联络的工作可以完成的，救国阵线本身必须有强固的群众基础。在推动联合阵线的时候，下层的组织和训练工作比上层联络工作更为基础而重要。这两重工作是互相推动、互相开展的，而救国阵线本身的组织和训练工作则有主导的地位而且下层工作比较是艰苦而长期的不易立刻见效的工作。这一时期的学生救亡运动对于上层联络工作的努力很有相当成就，但无论是在北平上海，救亡运动干部都犯了一个主要的错误：太注重上层工作而忽略了下层的基本工作。北平学联对于教授，当局，和对北平市以外的当局和人民团体各方面的联络都有相当开展，但内部学生群众的组织工作几乎完全没有成就。几个著名大学的学生会都不能组织起来。许多中学校对学联的联系更是非常薄弱。一部分参加学联的学校代表不曾正式经过各校同学公开选举，这原因是由于许多学校的学生没有集体组织。就是许多完全在学联领导之下的同学，因为学联太注意上层工作，忽略了对于下层的领导，一时竟造成学联

相当脱离群众的现象。其次是在上海，学联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各校同学也没有尽力开展组织。结果在救亡领袖全体被捕，许多救亡团体的中下级干部也遭遇到同样的摧残的情势之下，竟不能爆发一个群众的抗争，反而显得消沉。这反映出了上海的群众组织和训练的工作是如何脆弱，而同时也说明了忽略下层工作是如何危险！

十三

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相继发生以后，××帝国主义者乘机向中央政府提出全面的外交谈判。九月初，日大使川越晋京，提出取缔人民排×运动，华北五省独立，中国只有宗主权，共同防共，减低关税，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等要求。外交谈判一面在南京进行；一面又陆续向华北及长江沿岸各地分别增兵，举行战时演习，肆其威吓。十一月三日，驻平津一带的三万日军大演习，会合于北平，携重炮坦克车穿行北平城。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一般人民起先向中央政府提出的关于中日外交谈判的要求还只是请求政府维持主权，保卫国土，公开外交。但外交谈判进行中，敌人的威胁愈演愈烈。关于谈判中心的华北特殊化和共同防共问题，表现出来的事实，一方面是华北中日经济“合作”如通航，开矿，沧石铁路等，一一正式实现，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依然重申“抗日必先剿共”的主张。

十一月十六日，日本竟又驱使大批匪伪军向我绥远进攻，我守土将士奋勇抵抗，绥远抗战于是爆发。全国人民的抗战情绪也随着高涨起来。广泛的募捐和慰劳运动普遍于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各地学生都动了起来，许多学校的同学全体

动员出发募捐，许多学校的同学绝食停火。北平学生在十七日起即先后宣布罢课，要求政府对×绝交，立即动员全国力量，对×抗战。

在中日外交紧张的时候，上海的工人群众发动了九一八以来中国工人同胞反抗××帝国主义第一次的最高形式的斗争。十一月八日，上海日本纱厂同具，东华等厂全体工人首先宣布抗日罢工。几天之内，上海九个日商纱厂的工人全部响应，罢工人数达三万人。十一月底，青岛全部日本纱厂的工人也开始罢工响应上海，罢工人数亦三万人。这两地的罢工运动都受到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当局的武力压制，工人和军警冲突，受伤和失踪的极多。上海青岛的日本海军都武装登陆，直接干涉。而青岛日军竟在十二月三日围搜青岛国民党部，捕去党部工作人员。海军陆战队全部登陆，竟欲实施占领。我政府当局依旧屈服，签订协定，开除大批工人，甚至撤换公安局长。

绥远战争发生以后，政府虽然在民众力量压迫之下，增兵入绥，但一面在南京仍继续尚未绝望的外交谈判，一面甚至更进一步地压迫救亡运动，这便是上海救亡领袖的被捕。北平学生在总罢课以后，曾派代表四人晋京请愿，竟也被武力押解回平了，政府在声明“痛剿汉奸”以后，冀东伪组织依旧存在，察北六县依旧在匪伪统治之下，而且都成了敌人进攻绥远的根据地。

配合着这种种情势，北平同学在十二月十二日又重新发动了一万人的示威行动。行动的主要政治意义是立即对日绝交，促成全国抗战，援助上海青岛罢工，要求释放救亡领袖。对

华北各实力派，我们特别提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和华北将领团结抗×的口号。这次行动的影响，到本文完稿时，还在继续发展中。这个行动的政治意义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发动的时机上已经太迟。一个行动必须把握住政治情势急剧转变的焦点，才能扩大它的政治影响，同时也能配合群众情绪的最高涨的时期。北平学运最近时常有不能迅速而正确地把握政治情势的错误。在十一月三日，三万武装敌军穿行城的时候，各校同学都很激昂，学联领导的各校自动停课一小时的纪念是不够的。绥远抗战发生，各校罢课行动先后不能一致。罢课不久，政治情势并没有重大变动，再发动一个高级行动，这不如在抗战发生以后立刻以示威的姿态表现出群众的要求来。

绥远抗战，可能以局部抗战而遭遇到失败，可能以局部抗战而暂时支持现状，但也可能转变成为全国抗战而在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上刻下了新的光荣的一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来，全国人民大众的救亡情绪是激动起来了，全国各实力派和各阶层的联合战线也有飞速的进展。各实力派尤其如华北方面的晋绥军，东北军，二十九军，都有抗战的表示；全国民众急切期待全国抗战的情绪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各实力派的抗战行动还需要民众的力量给予强有力的推动和支持，全国民众的抗战情绪也还没有强有力表现出来。学生救亡运动在这时期的任务是特别重大而艰苦的。

十四

从整个学生救亡运动的历史发展上看来，从一二九到三三一这四个月的发展，构成了一二九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学生

救亡运动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激起了全中国学生大众以至全中国人民大众的救亡情绪，展开了救亡运动的新的史页。从三三一到最近绥远抗战这七个月的进展，构成了一二九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学生救亡运动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推动全国各方面实力派和各阶层人民的抗敌联合战线。绥远抗战使今后的学生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应该以促成全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展为其主要任务。这一任务是比过去一年的任务更重大而艰苦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无疑地将要更激发人民大众的救亡情绪，也将要更推进人民大众的联合战线，以完成过去这两个阶段的任务，而同时将要展开未来的更伟大的斗争。

全中国的学生大众已经在中国历史上空前艰苦的环境中奋斗过一年来了。学生救亡运动是一个巨浪，一周年来，这个巨浪是一直在前进；没有闲歇，没有消沉，更没有后退；总是明显或隐讳，猛烈或和缓地在前进。多少个波浪撞在冷酷的石壁上，多少个冲击被挡回来；但是更多的波浪在向前，更多的冲击在行进！时代赋与我们的任务是越来越重大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二九运动所要担负起的任务，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地艰苦的任务。我们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检讨过去的历史发展以后，只有更勇敢果决地接受历史的教训，负起时代的任务，踏上未来的征途。

一九三六，一二，二〇，写完。

（载《清华周刊》第45卷第7期、第8期，
1936年12月16日、12月23日分两次
登载）

十、团结抗日 反对分裂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为陕变泣告全体同学全国同胞书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亲爱的平津全体同学！亲爱的全国同胞！自陕变发生以来，一方面是全国议论纷纭，另一方面则是西北烽火遍地，眼看全国大破裂业已危在旦夕了！不幸的，在我们纯洁的赤心为国的平津学生中，竟然也有人中着敌人分裂中国分裂民众的诡计，进行分裂平津学生救国大联合的阴谋，这几天来，我们听到一些学校个别不幸的现象，真使我们感到无限的忧虑和苦痛，亲爱的平津全体同学！亲爱的全国同胞！我们救国，是需要伟大的热情的，但同时我们又需要伟大的理智。我们需要理智地来打算国家的万世祸福，我们需要理智地来决定我们对于国家每一个事变所应处的态度。盲目的冲动，无远虑的喧扰，这些都是应该力求戒除的，这些错误的发展，将要造成未来极大极深的国家祸患。因此，我们敢把我们的意见，垂涕而道于平津全体同学和全国同胞的前面。如果我们的意

果能得到大家公正的批评，果能得到大家的参考和同情，而消灭目前分裂的危机于无形，并从此而发现全国大团结的新光明；那真是我们国家之大幸了。

我们要告诉平津全体同学和全国的同胞：西安事变的发生，诚然是遗憾的。不过，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来彻底地观察西安事变。东北军同胞在西安事变中所提出的八大要求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我们必要指出：这八大要求，并不是东北军同胞在这次事变中的私见。自从国难以来，特别是一二九运动以来，这些要求是我们这最大多数，最纯洁，最赤心，而无党无派的同学和同胞，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不断表示的公意。我们曾经希望任何中国人，任何当局，来接受这些公意。为实现这些公意，我们曾发动一切和平的请愿运动。我们尽力企图用一切和平的方法，来激发一切当局的民族良心。我们努力避免一切为意见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我们更不望任何当局因目前国策的争执，而进行内战；相反地，我们正是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反对发动任何新内战。大家知道：我们是这样用了一切和平的方法来争求公意的实现。但是我们所得到的遭遇，却并不是“和平的”。我们平津同学，我们全国同学，以至各界爱国的同胞，在每次和平而纯洁的请愿运动中，所有的遭遇，大抵都是很惨酷的。刺刀，牢狱，暗算……这些都随时成了我们的不测之祸。甚至我们遣出的代表，用堂堂鼓，正正旗的名义和行

动，向中央请愿我们良心的主张，还无端地遭了监视，凌辱和押解。所以一般说来，我们是在冒万死来进行和平的请愿运动的。然而我们对这种“冒万死的生活”，我们并无怨辞。我们不想推翻政府，不想对政府报复。我们对于国内自己的人，一切都采取了含垢忍辱的态度为的是要弃小就大，以便集中全力来对付我们民族最大的敌人。东北军同胞这次提出的要求，与我们是不约而同的。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之所以会提出这些要求，正如国民政府林主席在前次纪念周中对于这次事变所说的一样：“张学良及其所部军队爱慕故乡，思念祖宗庐墓，有志雪耻，本合乎人情天理”。可是，也是由于他们归家之心的迫切，他们卒在这次的事变中采取了燥急的步骤和方式，无疑地，这种燥急的步骤和方式，已引起了不幸的危机。我们认为我们国民的天分在这不幸危机的前面，应该把东北军同胞这次要求的原则和这次事变的方式分别出来，而不可以混为一谈。东北军同胞这次的要求，在原则上，我们应该认为是不易的真理，但我们认为这次西安事变的方式是可以批评的，是可以讨论的。不过在批评中，在讨论中，我们应该用冷静的理智，而特别应该计谋事变已不幸发生后的永久之善后。徒然以骂张学良来泄愤，这不是办法，而认为事变的方式是完全无遗憾，也是不对的。

我们吁请不满意于这次西安事变的同学和同胞，以最伟大的民族宽宏态度，来对于东北军同胞表示亲爱的同胞的宽宏。事实上，蒋院长在西安是很受优待，张学良再三表示毫无伤害蒋院长之意。在这样情形之下，认为除了以武力解决别无其他途径的见解，这是很危险的，很偏激的见解。我们要想

想武力解决事变，其结果必转而陷蒋院长于危险（如果蒋院长还未离西安），而且武力纵使能解决事变于一时，终不能解决历史问题于将来，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认为武力解决，在任何方面，终不是好办法。我们曾经对于我们全民族的残害者——日本帝国主义者表示过不抵抗的“宽宏”；我们曾经对于一日蹙国百里的耻辱，表示过忍辱的“宽宏”；而独对于西安事变，对于自己的同胞，不能表示宽宏，而且有某些报纸的社论，甚至也公然认为一切无调解之余地，这究竟何以自解？有人说过：“两国无百年不解之仇”。难道在目前的国难前面，在自己的同胞中，竟有“不解之仇”吗？亲爱的同胞！亲爱的同学！这种见解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变态的心理，无论如何，这是不为民族的终极祸福打算的。我们要大声疾呼告诉全体同学和全国同胞：在纯洁的国民立场上，在无党无派的立场上，我们希望大家用最大的努力，用一切的方法，来避免当前的内战，而觅取和平解决的途径。大家要知道：我们民族最大的敌人——日帝国主义者正在努力煽动这内战。日本陆军部发表声明：“希望全中国民众奋起，来反对张学良。”同胞们！敌人的居心还不很显明吗？难道我们竟接受了敌人的阴谋吗？在目前，任何内战，都是于敌人有益，于民族有损的。无论任何辩难，是抹煞不了这个历史的事实的。有人说：西安事变将把中国变成第二西班牙。我们说：我们绝对不希望把中国变成第二西班牙，而且要用一切的力量去制止这种发展的可能。在目前，强调这样的可能，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在同学中纠正这样的见解。问题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绝对不允许我们有西班牙的内战，如果把西班牙目前的内战实现我们中国，就更

要促成我们的灭亡。明白了这点，就可以知道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什么会有那种兴趣地预言中国将变为第二西班牙了。

我们认为我国百年来政治基本的症结，是在于对外是否独立，对内是否民主。只有对外能获得独立，对内能实现民主政治，才可以谈中国的长治久安，而消灭内乱。特别是九一八以来，对外抗战，收复失地，对内实行全国大团结，人民有民主的自由，更成为民族苏生的基点，而内乱的能否再行发生，都依此为断。在两广事变前后，有许多爱国人士，也都曾做了预言；如果上述对外对内的政策不能于两广事变中得到解决，那末，就难免再有新两广事变的到来。事不过数月，然而竟不幸而言中了。这是历史的不幸，然而这又是历史的法则。所以，我们泣请全国同学同胞，回想百年来中国之祸乱，不忘历史之苦痛的教训，从基本上谋政治之解决，则“赛翁失马，安知非福”，西安事变将成为全国大团结的转机。若夫意气用事，任感情一时之冲动，甚至演成全国大分裂，则民族前途，真是我们所不忍言了。

我们无党无派。虽则我们不能禁止任何同学的加入何党何派，因为这本是民主国家的人民的自由权利，然而我们希望不论加入何党何派的同学和同胞，在救国大前提之下，一切意气之争均不宜再有意见的分歧乃是不可免的，可是争辩也是必需的，因为争辩则真理自见，所以一切均宜平心静气地讨论，来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以博取人家的同情。只准许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压制别人发表意见，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天赋权利。不幸的，最近在北平一些部分的同学中，竟然忘了互相尊重这一种天赋的权利；有

的在争辩中，竟企图以武力来强制别的同学，殴打同学，驱逐同学；甚至有的竟接受了日帝国主义者分裂我国，灭亡我国的所谓“防共”的阴谋，实行以“防共”名义分裂救国组织，以至将使一二九以来同学救国的大联合，功亏一篑。这是极大的不幸，极大的危险。这些同学或许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或许是一时的误信人言，我们希望这些同学不让错误发展下去，而及时纠正过来。大家要知道：我们纯洁的心情，对于任何党派并无偏见，然而我们要深思细想：所谓“防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而且已与国际侵略者结成“防共”的共同阵线，互认已侵略的事实（意德已承认日本的吞并东北），而且企图与我国结成“防共”阵线，以灭亡我国。我们是被他们宰割的民族，人非丧心病狂，岂能自投网罗，任人鱼肉？我们政见尽有不同，岂可把敌人的口号转而用为自己政争的口号，为敌人侵略启方便的口实？亲爱的同学！亲爱的同胞！我们是应该三思呀！我们是应该三思呀！

我们认为非全国和平团结，无以挽救危亡；同时我们又认为非全体同学和平团结，更无以作全国的先导。在陕变的前面，我们郑重地希望全国各方第一步用各种调解的方法来谋解决，消弭内战的发生，第二步则立即召集全国救亡大会，由人民公决国家全盘的国策。而对于同学，我们则希望以沉毅的努力，一方面巩固自身的团结，一方面争取上述主张在全国的实现。我们相信：民族不灭，我们的主张即不可毁。凡我同学，凡我同胞，盖兴乎来？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发

（原铅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

民族解放先锋队敬告全体同学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全体同学：

一二九以后，北平全市各学校同学组织扩大宣传团，下乡宣传，所有参加这次扩大宣传的全体同学，在宣传完毕以后，组成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这是本队成立的经过，本队成立的意义，正如本队的名称已经指出，完全为了“民族解放”，我们的一切主张和努力，完全以“民族解放”为前提，虽然在目前救亡运动遭遇到种种压迫的情势之下，许多救亡团体的情形不能在统制下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但是本队的成立经过，基本态度，以及一切工作是完全可以公布在全体同学之前的，本队曾印有一本小册子，曾放在本校各宿舍阅报室请全体同学参观，但不久遗失了，现在我们再放一次请全体同学注意，本队在清华的全体队友，也一定愿意把我们的一切情形在口头上向全体同学解释的。

此次西安事变发生，全国注目，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态度，也仍旧是完全以民族国家为前提，我们相信我们的态度也正和清华全体同学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从一二九运动以来，清华全体同学和全中国的学生群众在每次行动里都提出“立即对日抗战”，“争取爱国自由”，“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

的要求。虽然我们的要求至今没有实现，所以在不久以前在本校的全体大会里还议决了“建议学联发动大行动”以支持我们的要求，而有最近北平全市同学的又一次示威行动，但是我们的要求虽没完全被政府接受，我们对于政府的热望是始终不渝的，此次西安事变无疑地是一个越轨行动，但不幸的是张学良所提出的“立即对日宣战”，“释放救亡领袖，开放民众运动”，“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战”等八项要求，正如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的社论所指出，是和我们全体同学一二九以来朝夕呼号的要求大体相合。现在不幸的事实既已发生，我们对于这件事的具体态度，是在拥护中央政府和全国实力派团结抗日的原则之下，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难严重如此，本队本着全体队员的良知良能，以民族国家为前提，认为绝不能再发生兄弟阋墙，自耗国力的任何方式的内争，我们从西安回过头来看看：绥远前线的情形如此危急，敌人正在向我作全面的进攻，我们以民族国家为前提，应当要求中央政府和全国上下的任何一方面，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对日宣战，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相信张学良和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能反抗中央政府，也没有理由能反抗中央政府。任何个人的恩怨敌不过民族国家的生存，任何党派的争执敌不过民族国家的生存，在正式发动全国抗战的原则之下，国内任何问题都可得到和平解决，这是我们的具体态度。

全体同学！我们相信我们的态度一定能得到全体同学的同意，但是在没有得到全体同学的正式表示以前，我们决没有丝毫操纵把持的心理，我们决不以“清华同学若干人”的名义来对外发表意见自乱全体同学的步骤，使人感觉清华同学的

行动不是统一的，我们的意见可以在全体大会中公开提出，但绝对不以鼓噪退会的方式来要挟大会，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有良心的，有独立人格的；我们相信清华全体同学也都是有良心的，有独立人格的，“操纵把持”的行为决不会出现于清华，如果有人想这样做，他决不会成功；如果有人公然这样宣布，他便侮辱了清华全体同学的独立人格！

我们以血诚告诉全体同学：我们相信每一个清华同学都是纯洁的，爱国的，任何人有什么意见，我们希望正式提交学生会，或是提交全体大会让大家来讨论。国难如此，我们拥护国家的统一，必先拥护学校内部全体同学的统一，千万不要故意使清华同学自己对立起来，分散了救亡的力量！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敬启

二五·一二·一八

（原油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

目前政治情势的分析

A. 上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返京，我们一方面庆祝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的统一渐形完成，另一方面我们为了要明了，要正确地抓住这件事件的核心起见，简单地给我们看到的几点写在下面：

a. 这一次的西安事变是群众一致抗日的表现——东北，西北军抗日的要求特别是“打回老家去”的口号中产生的，绝不是张学良一手所能操纵，因此，在他们的抗日要求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不会放蒋委员长返京，这次张学良不但放了蒋委员长，而且亲自赴京待罪，可见这次事变，第一，不是对人而是对事，第二，如果蒋委员长不接受东北军的抗日主张，即使张学良答应释放，而广大的东北军士〔兵〕，也不会答应的。

b. 如果蒋委员长返京不接受东北军抗日的条件，那么这次事变纯系张学良一人出卖东北军，但是从张学良到京待罪的举动看来如果他是出卖的话，一定会发表出承认自己的主张不对的宣言或通电，但是事实并没有，我们只看到张学良亲自坦白地承认自己这次采取的手段错误的通电，完全对事，不是对人。从上面所说二点看来，可见蒋先生至少已经接受了东北军的条件。

c. 从蒋先生返京后亲日派势力的动摇和蒋先生对张学良

的要求特赦看来，足见蒋先生已接受了东北军的条件。

d. 根据蒋先生这一次接受了东北军的救国主张，平安地返回南京的事实，已经可以证明联合战线的要求，已于初步解决的时期，获得了胜利。

B. 随着联合战线更进一步的成功，一定会要引起少数汉奸势力破坏与反攻，企图在他们未入坟墓之先作最后的挣扎，目前国内战争的危机，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这一不幸的情势，却又给予我们一个最后试验的机会，我们认为由于全国民众及各党各派的反对内战则这种不幸的危机很有可能为一绝大的群众力量消灭下去。

C. 西安事件给南京政府一个严重的打击，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已在抗日势力与亲日势力两大营垒之间，极其显明的尖锐对立起来。

D. 抗日势力与亲日势力的对立，如果尖锐化到极点的时候，内战是可能爆发的，由于汉奸们及法西斯们的盲动，我们为了抵抗反动势力的压迫而要保存抗日的力量，并取得最后的胜利起见，当然不能无条件的避免任何性质的战争，但目前西安的紧张形势乃是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分子的狠毒的阴谋，为了解决这问题，站在民众的赤诚反对内战的立场，应以绝大的群众的力量消灭这一战争，至少要尽可能地缩短这一战争的时间，很快地使之转变为抗日战争。

E. 根据上面所分析的政治情势，一方面我们看到无耻的破坏抗日势力，和消灭自己力量的内战，很可能在亲日派欺骗民众的手段中爆发，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我们周围的群众多半让亲日派的汉奸理论所麻醉，因此，担负起民族解放先锋的

我们，担负起坚决抗日使命的我们，要用种种困难和艰苦的方法，在不同的环境里决定各种不同的说服的工作，各位队员同志如果我们说服了一个落后的群众，就等于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多一个战友。同时在第三方面，我们更不要忽视了正要开幕的三中全会。各位队员同志，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我们在三中全会以前，一定要用群众的力量打击亲日派势力，使中国走上光明的民族解放的前途，因此，我们要提出几个目前中心的政治口号：

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二、要求中央军立即集中绥远抗日！

三、实行民主政治，开放民众运动，保障爱国自由！

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七、第十两区印

（原油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为团结同学巩固组织告全市同学书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亲爱的北平市全体同学们：

自西安事变发生以来，我们每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忧虑和苦闷，想到未来的悲惨的内争，我们悲愤嗟伤，想到侯机而动的**外侵，我们惊慌颤栗。我们祈祝着破碎的国家终归于统一，渴望着凶险的战云转化为和平。廿五日传来了可喜的消息，蒋委员长已安全抵京，西安事件已和平解决，这使我们万分欣慰兴奋！但同时我们又听到一部分同学反对北平学联，并另外组织了学联，这种现象真使我们痛心沮丧。这部分同学的组织，虽列名了些学校单位，然各单位学校事前都毫无所闻，亦未有正式的合法代表，因此个中情形无从知悉。但我们并不能忽略这个组织的出现，我们感到在全国由分裂而统一的时候，北平的学生却由统一而分裂，举国高庆着和平的时候，北平的学生却进行着内哄，这不但是救亡运动的损伤，而且将永为遗憾的成为北平学生运动历史的不幸。

一二九以来的北平学生运动将永在历史上保持着辉煌的光荣，北平学联便将永在历史上保持他光荣的地位。为了反对华北自治，唤回久已消沉涣散了的民族信心，他曾领导着全市的同学发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伟大的学生运动；为了唤起

蛰伏在穷乡鄙野的民众，警告他们处地的危急，他曾领导着千余不怕风雪艰辛的青年，作一月的下乡宣传；为了争取爱国自由，他领导起追悼郭清的游行；为了反对华北增兵，他领导了六一三的大示威；为了反对走私和经济侵略，发动了抵制仇货运动；为了援助绥远抗战，举行了轰动全市的大募捐；为了庆祝大庙收复增加全国民众的同心敌忾，举行了最近十二月十二日的游行。这些工作，没有一件不是为了抗日救国，没有一件不是为了我们民族和国家未来的生存和光荣。

我们明白的向大家宣告，救亡运动的立场必须是人民的立场，不偏袒任何党派，不攻击任何个人，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行为，我们必加以批评的拥护；凡是有损于民族国家的言论和行为，我们必加以指摘和反对。我们要求着全国的团结和统一，集中全国力量驱逐民族的大敌，同时我们在努力促成这种要求的实现。我们曾派代表谒见阎、张、杨、傅诸将军，我们曾派代表团进京向中央请愿（不幸被压解返平），我们也曾派代表进谒宋哲元将军，我们向他们泣陈青年人的意见，愿意全国的军事领袖，消除内争，团结对外，愿意全国政治领袖，破除己见，共谋国家之统一与安定。西南变起，我们即大声疾呼，要求和平；西安变起，我们仍是沥血披陈，要求恢复蒋委员长自由，停止对内军事行动，共谋和平解决。这两次事件都已和平解决了，我们快慰庆幸，似乎觉得全中国人都已觉悟到民族和国家的安全是超过任何国人任何党派的私利。我们欢快的感觉到中国已突破了茫茫黑夜，走入了光明的道路，我们绝没想到这时候会发生学生内部的分裂，也绝不相信这会成为历史的事实。

亲爱的全市同学，我们还要请大家注意。我们今日仅有的那一点自由，是我们一年来血和泪的奋斗所换取的，我们今日仅存的学联组织，是一年来我们无数英勇而酸辛的斗争的产业。任何人会想到一年前的北平，是沉浸在怎样的消沉畏缩的空气里。天津汉奸游行高呼着华北自治，而北平的重要学校在偷偷的搬运货物准备逃亡！这种汉奸理论逃亡心理现在是化为乌有了，全国洋溢的是抗战的呼声，我们看见了百灵庙大庙收复！任何人会想到，一年以前我们的工作是怎样的艰难辛苦，我们被黑暗的势力压服着，我们遭受了无数的鞭鞑打击，但我们终于突破了重围，争取了救亡运动的永继和发展。一年以前我们的学联，只有七个单位秘密的组成，但他所提出的工作，却领导起全市的同学，到现在增加到七十三个单位，渐得到公开的活动。一年来北平的学生运动在有增无已的扩展，由一个自发的感情的运动渐走入有组织有计划理智的救亡工作，这不能说不是北平学联的功绩，而北平学联也只是在这有增无已的救亡运动中，才渐渐巩固和扩大了自己——他曾逢历过几度严重的摧残和打击，几度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厄运，然而他终于冲破了难关，矗然存立到现在！我们相信，我们的学联决不怕敌人和汉奸任何的摧残与压迫，但我们忧虑着他会断送到我们学生互相倾轧的内哄里！

我们的学联，民主的产生代表，由代表大会民主的产生执委会。本学期改组以来，我们尤其是战战兢兢的顾虑到全体各方面的利益，努力去克服过去的错误。对于还未参加学联的学校，我们再三设法请求他们来参加，对于过去误会过我们的师长，我们曾直接请他们来指导。我们的代表，曾去谒见每

个大学当局和大部分中学校长，去谒见中央和地方长官，我们要求爱国运动最大可能的自由与保障，使全体市民了解我们救国运动的大公无私。我们绝不相信任何人会操纵学联，更不信任任何部分人会把持学联，全市的同学有最公平的判断，一年来的历史是最明确的镜鉴。我们相信任何人所操纵或任何部分人所把持的学联绝不会在公平的全市同学前存在到现在，更绝不会使救亡运动有继续不断的发展历史！

诚然，我们过去曾犯过不少的错误，现在仍是不免于错误，然而我们觉得勇于执行检讨批判和勇于改过的精神，是这一年来北平青年最可宝贵的一点。今年十月十日学联改组后，我们曾将过去的错误完全公布于社会，而且改正这些错误的力量是全市同学的意见，师长的指导，和舆论界的批评。十一月间大公报和益世报对北平学联所作的社论，足以代表我们接受各方批评和指导的诚心！我们诚恳的接受全市同学的意见，相信全市同学会爱护这自血泪所换来的产业，为了爱护他而批评他，不是破坏他而造成少数人的不合法组织。

对于一部分另组学联的同学，虽然你们是部分的少数的，但我们却是用着全部的关心。上面我们明显的表白了我们的立场和态度，我们相信这是全市同学的要求。去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曾有些同学反对这个运动，同时有所谓“平津保学联”的宣言出现，企图分化和破坏救亡工作，但不久便在救亡的声浪中消灭了，我们相信你们不是受那些人的利用的，但我们恐怕有这样的危险。我们相信你们都是一二九以来斗争中的战士，你们该扪心自问，是否应该这样来摧残自己血泪创造出来的产业？相信你们都是救亡运动中的前锋，你们该自问，

是否曾热烈的爱护和推动这救亡运动的中心组织——学联？相信你们都是爱国家爱民族的青年，你们该自问，是否应当在这危难之秋分裂自己的阵容，破坏救亡的队伍？

我们尊敬你们的热情，但时常恐惧你们热情会完全淹没理智，使你们忽略了我们民族的敌人，我们唯一的大敌——例如你们廿五日大会所通过的十大议案中竟没有一条抗日方面的要求。我们不愿意随便加入以诬蔑和罪名，但你们进行的分裂学生工作却正是亲恨仇快的工作，中了敌人分裂中国的诡计；而你们伟大的热情，将使你们成为救亡运动的破坏者，民族的罪人！这诚然是最大的不幸，然而这又是必然的结果！

学生救亡运动决不是任何一党派所能完成的，也决不是一两党派合作所能完成的。我们学生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我们将来走向不同的地域和阶层，我们绝大部分是纯洁赤诚的爱国青年。我们有伟大高尚的情操，我们有真挚热烈的心血，这些热情的聚集，造成了青年运动光荣的历史。我们并不是反对任何党派，但我们相信纯洁赤诚的热情超过任何党派的教条，乃是我们“青年的”特征！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都是“青年的”！都有一腔爱国家爱民族的热血，都有一颗为民族为国家而牺牲的决心！我们眼见到全国的团结渐有端倪，我们不忍见分裂内哄发现于今日的青年，尤其是处在危城的我们！我们吁请全市同学，用最大的力量消灭破裂的局面，春风化雨，团结齐一，一切意见决定于合法的民主会议！我们吁请全市同学，用最大的热情，巩固我们的学联——这一年来我们血泪牺牲所得到的产业！

（原铅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

东北旅平各界救国联合会 为三中全会宣言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

目前三中全会在二月十五日开会，我们认为这是实现全国团结，一致抗敌的绝好机会，因此我们愿意坦白的把我们的态度和愿望公开表示出来。

首先我们要陈明，当我们东北人民每逢想到五年多所遭受的悲惨命运的时候，便会立刻对政府发生失望的感觉。这由于事实所造成，我们不必讳言的。在日本刚刚占领东北的时候，东北各地到处树起反抗的旗帜，三千万民众整个的在愤怒挣扎着，急迫的需要政府的军队去援助；可是白白的望了五个多年头，东北千百万个英勇反抗者一个个的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枪杀活埋，而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兵士去援助他们。我们不愿说政府是没有收复东北的意思，但事实所表现似乎放弃了东北，这如何不使东北人民失望。

这还不算，在关外几千万的人民，因为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政府未出兵收复失地的时候是无法援助的（其实几十万的抗日联军的队伍，政府总可援助的，但事实上却仍然任其自生自灭。）尚有可说，可是几十万因为从事抗日工作而受帝国主义者迫害，或不甘心受帝国主义者的统治，而跑到祖国寻觅自

由与光明的东北流亡民众们，在政府的势力下也同样的遭受长期的歧视、冷遇与不闻不问，这还有什么话说。政府有几千百万的金钱用在建筑、娱乐或在什么新生活上，但是东北的民众因为抛弃了田园房产目前流落在关里，在长期的折磨下生活完全陷于饥寒线上，并没见政府有丝毫的援助。就以我们所熟悉的旅居北平几万东北民众的生活状况来讲，十个家庭至少有九个无职业，无收入，每天靠典当借债过活，各机关，各部队到处排斥流亡的东北人，在安分守己的生活不能维持的时候，有些人拉洋车，缝破烂，做娼妓，在广大的穷人堆里抢生活由于淘汰而死亡；有些人做了强盗或以吸毒戕伐自己，因而被拉到天桥去枪毙或囚到监牢里过囚犯的生活。这样几十万的东北民众不死亡于东北而死亡于祖国，我们所追求的是自由与安全而政府给予我们的是饥寒和死亡。在政府势力直接统治下，东北民众受到比帝国主义还要冷酷的待遇，这更不能不使东北人民失望。

对于政府，东北人民是极端爱戴的，因为我们深深认识到只有在一个统一而有力的政府领导下，才能担负得起来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责任。过去的事实，政府虽然使我们失望，但这并未丝毫减少我们对政府的信心，相反地却增加了我们对政府督促的责任，因为我们明了健全的政府，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东北人民的要求是单纯而坦白的，就只是“抗日”、“救国”、“回家”。我们没有党派，没有阴谋，也没有野心，我们是“亡国奴的先锋队”，我们对祖国只希望立刻起来，毁灭我们的敌人。

再次我们陈明的就是东北民众对国内救亡主张的态度，

东北民众认为“对外抗战”，“对内和平”，“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三个最基本最正确的救亡道路。东北民众不仅这样认识并且在东北的抗日队伍里，业已实行了这种原则。东北抗日联军就是不分党派、阶级、职业，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对外的联合战线。它业已健全的发展起来，并且屡屡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

目前紧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召开三中全会，这是实现全国团结一致抗敌的绝好机会，我们基于上述的态度愿向三中全会提出我们的要求。

- 一，立即实行对日抗战收复失地。
- 二，实现国内和平停止一切消耗国力的内战。
- 三，实行真正民主政治。
- 四，援助东北抗日联军。
- 五，救济流亡东北民众之生活和失业。
- 六，救济流亡东北失学青年和儿童。

东北旅平各界救国联合会

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

东北妇女救国联合会

东北人民抗敌会

东北救亡协会

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同盟会

东北四省同学会

东北大学学生自治会

东北大学留平教职员救国会

东北中学校友救国会

图存学会
黑龙江同乡救亡会
东北大学校友会
东北基督教青年团契

二月十二日

(载《东北知识》第1卷第2期，
1937年2月)

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 为呼吁北平市学生运动统一宣言

(一九三七年二月)

各校师长同学，各界同胞父老：

我们万分痛心，看着号召全国抗敌救国的北平市学生运动，在遍尝艰苦，屡受挫伤之后，又酿成悲惨的分裂。只要不是健忘，大概还能记得当初在华北危亡声中，烟犯请愿，浪人逞凶，全中国的尊严蒙受空前耻辱的时候，我们曾经怎样用鲜活的热血，壮烈的呼声，一再冲出课堂，为祖国的领土主权发出光荣的抗议。事实胜雄辩，我们的行动终于没有白做，它换来了北平城上国徽的飘扬，换来了五省领土的完整，换来了千万个心灵的震怒，更换来一个永恒的学生救亡组织——北平市学联。它随着学生运动由幼婴而成长，到现在，在筋骨未强，血痕依旧的当儿，眼看又要走到坎坷不平的歧路上了。

但是，对着破碎河山，披抚受创的伤处，我们敢向全国父老兄弟昭告：我们虽然万分悲感，但是我们不曾忘记先贤古哲反省自责的训言。学联究竟还是年青人的组织，在受到国族危亡的大激动时，自然不免过渡热狂，缺少理智。展开一年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学联在许多地方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的。这些错误，我们愿意坦白地指出来，相信学联也会勇敢地承

认。

一二九运动的高潮沸腾了学生的热血，根据过去的观察，加上身受的打击，学生对政府的态度逐渐由尊重而漠视，由愿望而失望。北平学联，居全市领导地位，似乎应该纠正同学的错误心理，引向正确的道路。可惜它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更加强了同学的失望，决议于政府召集代表赴京训话之际，拒绝派遣代表。结果由各校当局，勉强指定同学数人，暂充代表。这除去招致政府对学生运动更进一步的猜疑与压制之外，更为随后发生的第一次分裂埋下了深固的基础。加之无限期的罢课涣散了同学的情绪，动摇了社会人士的信仰，等到少数同学起而指摘的时候，内争之火，遂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又如，最近的西安事变，原是民国以来空前的变动。当消息传播到了各地的時候，每个心灵都被投上了一种暗影，焦灼着蒋委员长生命的安全，深惧大规模的內战从此爆发。学联既然代表北平市全体同学，就应该表明态度，赞助政府，和平解决，然后团结各方，一致对外。实际上，学联在陕变发生之后，并没有立即发生反应，和全国上下的要求，显然不能一致。后来即使一再表示，呼吁和平反对內战，也只能加剧同学间意见的分歧，于整个局势，并无裨补。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由陕飞京，和平统一终告胜利；学联更应立即招集全市同学，扩大庆祝。一部分同学对学联没有这样做而深致不满，在次日的天安门大会里通过组织新学生团体，分裂之势，再度造成。

学联在领导一二九运动的过程中，的确为学运留下一页不可磨灭的光荣史迹，但是，它假使不愿毁灭灿烂的前途，它假使愿向民族敌人致以全力的打击，它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自

己的错误。目前，分裂的情形，愈趋严重，它应该立即反省自责，向新学生团体招手，向全体北平市各校师生招手，要求合作，同时希望新学生团体接受要求，响应大多数同学的愿望，共同筹划，担负起统一救亡的神圣使命。清华大学是学联的一份子，因此我们敢代表全体同学，向各校师长同学，各界同胞父老精诚号召：“救亡运动不容少数人包办、支持，亦不容轻启分裂。”我们拥护全国的执政当局，精诚团结，枪口对外，更希望站在国防第一线上的北平学生，放弃成见，新旧学联各自撤回非民主产生的代表，宣言合并，然后各校在自力或师生合作之下，产生合法代表，发挥民主精神，构成更新的学生团体，接纳各种救亡建议。大家力量，既见集中，挽救危亡，或收大效。学生运动的前途，将因此而有伟大的决定。拥护我们的各界人士，赞助我们的各校师长同学，让我们为了祖国的不可侵犯的圣洁的灵魂亲密地团结起来吧！

我们的口号是：

拥护政府领导全国一致抗日！

北平市十万学生团结起来！

建设民主有力的学联！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国万岁！

（载《救国时报》，1937年4月20日）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再度呼吁学运统一宣言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各位师长同学，各界同胞父老：

在举国欢腾，万民额手，庆祝和平统一，拥护政府抗日的呼声中，我们看见了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为呼吁学生运动统一发出的宣言。没有羞怯，没有畏缩，没有虚矫，我们敢诚恳地再度向爱护我们的各界人士，各校师长同学郑重地重复我们历次的声明：“我们是爱国的，我们热望着国家的统一，我们尤热望着纯洁爱国的青年能够统一，联合抗日”。如果过去的错误可以用未来的努力来补救的话，那我们自信，我们有勇气，来创造新的前途。我们接受本会会员学校，清华大学的意见，用全力纠正以往的错误，促成北平市学生运动的大团结。

过去北平学联尚犯着很多错误，实在愧对爱国的全体同学，我们决不诿过他人。我们承认自己的激越、幼稚，更筑高了各校师生各界人士对我们误解的墙壁。不是这道墙，我们早已溶化了许多纠纷，团结了大家的意志，联起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手臂，喊出广大强壮的救人自救的呼声！不是这道墙，不会有同学身受无谓的创伤，遭受非法的逮捕，引起可怕的猜疑。但无论如何，我们自一二九运动艰苦地奋斗到现在，经历

了多少艰辛，尝受了多少迫害，胸怀的光明洁白，是可以在全国人士之前披示无愧的，而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运动对于中国民族的贡献，也应为全国的公正的人士所不能抹杀的。到现在，全国实现团结，造成统一，学生自己还斤斤于救国的意见，陷入于分崩离析的危境，我们除感到痛心，决心勇敢地首先自我严格批评，以谋改进以外，实在不忍再罗致理由，在此争一日之短长。只有捧出一颗无邪的良心，吁请大家揩试了一切旧日的恩怨，为了御侮救亡，为北平学生运动重觅一光明的道路。

恐怕过去对政府的失望是一切错误的根源，这根源是由于我们对外敌的愤慨，对政府的灰心的结果。过去的历史我们不忍追述，但那种“烟犯请愿，浪人逞凶”的奇耻大辱，的确让我们感到忍无可忍，才发出要求政府抵抗侵略的呼声。同时政府在日寇深入腹地，疆土日蹙万里的危急状态中，事实所表现的依然是对内重于对外，一直不见有坚决抗日的表示，也不得不使我们对政府感到怀疑和失望。一二九运动是血和泪造成的，各界人士看见我们英勇地流血，却不曾看见多少青年徘徊于禁苑巍垣，流下怅惘迷离悲怀抑郁的眼泪。以后，拒派代表南下聆训，西安事变再酿分裂，无非都是这一纯洁的过度与愤激所造成的错误认识。现在我们已晓得学生运动并不只是血泪的交融，不只是热情的冲动，而更应该有慎重周密的思想，更应该有建设性的行动，而且由衷的发出了我们的呼吁，呼吁学运的统一。如今三中全会闭幕了，虽然不见得能够立即实现抗日的思想，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和平统一的决心，以及全国各界对于和平统一的愿望。行见和平

统一告成之日，将为神圣的全民抗战开始之时。因此，我们检阅着自己的历史，愿意再申合作之意，俾北平学生能为民族解放战争中更有力的一支生力军！相信政府当局，各界人士，各校师长同学一定能一本过去爱护的热忱，随时加以指导和援助。

我们更愿意向北平市各校师生，向新学生团体正式昭告：我们愿意接受一切指示和建议；对民族国家有利的事，我们誓以全力去争取，并且在这里我们准备对自己队伍内的青年同伴们作最大的容忍和让步，以便集中力量对付我们的最大的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愿意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改善对政府的态度，健全今后的学生运动。我们热烈地希望今后能够做到团结统一，对新学生团体愿在抗日救国健全学生生活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进行合并。因为在北平一地同时存在着两个学生团体，而其目的又都是爱护国家要求抗日救亡，这实在只是分立着以分散自己的力量，客观上是替我们的民族敌人执行任务，是应该急需予以纠正的病态。只有贻害国家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才会希望着这种分裂现象的长久延续下去，我们相信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认为这种分裂的存在是中国青年的一种莫大耻辱。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意见是对的，“救亡运动不容少数人包办，亦不容轻启分裂”，到今天，我们愿意忠实地来执行这种有造于国家代表着公意的意见。

最后我们愿意郑重的再度喊出一切纯洁爱国的同学们所要喊的口号：

拥护政府领导全国一致抗日！

北平市十万学生团结起来！
建设更民主有力的全新的学联！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国万岁！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2月28日

（载《救国时报》，1937年4月20日）

庆祝西安事件和平解决 救国委员会无端遭殃

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委员脱险抵洛，西安事变得告和平解决，消息传来，全国同胞无不额手称庆。学生自治会特于当晚九时在大礼堂召开庆祝大会，由代表会主席王达仁君领导高呼口号，声震屋瓦，愉快之空气充溢全场。不意散会后，忽有同学何炳棣刘安义等三四十人，蜂拥至救国委员会会所，包围王君，责问其何故乱定口号，并称“庆祝西安事件和平解决！”“中华民族万岁！”二口号为“不通”，声势汹汹，英勇可佩，但王君从容解释，神色自若。其时一部分来客，即看守电话，从事搜检文件，翻箱到篋，将该会各种记录及外来宣传品一一捆扎，满载而归。何君等离救国会后，即赴六院徐高阮君及七院华道一君卧室，从事搜检，其时多数同学目睹彼等横行不法，愤慨异常，乃追踪前往责问，双方发生小冲突数次，各有受轻伤者。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急来排解，并称听候校方处置。

次日(二十六日)，何君等发表宣言，对于包围抢劫救国会事直认不讳，文中并云救国会为“反动集团”。救国会亦发表公告同学书辨明真相，并要求校方严惩暴徒。形势益见恶化，冲突空气弥漫全园，闻起因均在有人撕毁救国会布告。是晚何君等举行火把游行，军乐爆竹声闻全校。

二十七晨，救国委员会派委员康世恩君往何君处索还被劫文件，何君诿称不知，脱逸至校长私邸，同学数人随同前往。校长出而劝谕，亦谓听候校方处置。下午五时半，校长办公处贴出布告三纸，对何炳棣刘安义君等非法行动各记大过，被搜检之救国委员会明令解散，此外被记过者十一人。处置办法公布后，多数同学认为不满，于二十八日晚开全体大会，致通过之重要议案有三：

- (1) 请学校当局收回解散救国会成命；
- (2) 请学校当局重新考虑对同学之处分；
- (3) 发表宣言说明此次不幸事件之真相。

会后并列队赴校长私邸请愿，适校长外出，遂散。

闻无辜被处分之同学已纷纷往谒教务长，询问被处分理由。其中华道一彭国珩二君无端受罚，行将影响学籍。据教务长表示：此次处分仅听一面之词，未有充分调查真相之机会，对华彭二君处分允予再行考虑，对其他同学则深表遗憾云。(方)

(载《清华副刊》第45卷第10期，
1936年12月28日)

救国会委员黄绍湘述二十五日 学生会被捣毁的经过

二十五日晚刘安义何炳棣等聚众三十余人捣毁学生会所，我当时在场，并且，是何刘等攻击的目标之一，为使同学更明了事实真相谨述当时情形如下：

九点多钟的时候，我正在楼下，和许多人谈这次西安事件的解决，亏得迅速，不致涂炭生灵等话，听见楼上救国会发生叫“打，打，”和其他吵闹的声音，正在不得其解，楼上跑下一个同学说：“王达仁被包围了，最好请人出来排解排解，”宋士英君，唐宝鑫君听见这话，连忙跑上楼，我也随着上楼。

代表会主席王达仁君正在写当天代表会布告，手里还拿着一杆笔，态度很镇静，很诚恳，屋子塞满了人，一个个骄横满面，气势汹汹。

“王达仁，你叫的口号得过谁的同意？”

“时间太匆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王君说，据事后问王君，这些同学先跑到王君房间，准备将王君毒打一番，王君不在，因此来到学生会，王君第一句话就问“听说你们要打我，我想不会。”因此见面不容分说的毒打没有举行。

“你为什么不征求我们同意？”

“你有什么权利乱定口号？”

“打打”之声又起来了。

王君说，“请安静！诸位同学有话尽可说”。

“你准知道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吗？蒋委员长虽被放出，但中央并不满足，也许还继续讨伐哩！不根据事实你就叫口号，”许多人的声音。

“这是我的错，但是我觉得中央不会的，蒋委员长已经出来，张学良下野，不是可以和平解决了吗？”王君委婉地解释。

“不通！不通！”

“王达仁，你简直没有国家观念，明明有中华民国，你不叫中华民国万岁，而叫中华民族万岁。没有民国，怎么有中华民族万岁！”说这句话的人是刘安义。

王君又解释，屋里是一片乱糟糟，有几个人跑去把报夹子拆散，准备着打人的姿势，有些跑去翻东西，有些威胁着王君。门内陈国庆，秦宝雄，莫德全把守起来了，把救国会把守起来了，把救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与外面隔绝不通。

宋士英君直踱步，唐宝鑫君叹息着：“真痛心！清华园居然发生这种事！”

“请你们……”我原想说：“请你们好好地讲，何必这样？”但是我的话被切断了。

“你不配说话！”“你什么东西！”“混蛋！”一片吼声，最清楚的一个是“打死她！”

“搜查救国会！”山涛似的声音，大家都动起手来了，椅子被踢翻了，柜子被打开了，几乎倾跌下来，里面一捆捆的旧文件，被拖出来扔去地上，桌上的报，笔，本子乱扔乱飞，墨水流满了一桌，还一滴滴地滴下来。

总务科办公桌有几个抽屉是锁的，锁这时都被扭开了，笔记本，私人的物件，随意塞在口袋里。

我走到总务科的办公桌前。要搜反动证据自然决不会有，但是这些人既然象暴徒似的在这儿抢劫，难道不会带些反动东西来诬赖吗？

“这些人在这儿的抢掠情形，最好请潘教务长来看着。”我想打电话。

“哼！你想打电话吗？”莫德全跑了过来拦住。一个矮个子，穿着制服，戴眼镜，南方口音，上次大会他就是捣乱最凶的一个人（后来听说他就是王畅）。我无论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这横无理性的人，他的拳头伸出来了，拳头压在我的胸上，一面嚷着“打死你！”

幸亏宋唐两君在场，竭力劝着。我和王达仁君都幸免于被毒打甚至是“打死”。

几个人跑去拆毁电话机。

我跑回沙发前，这种不法行凶情形，我只看到过两次：一次在高碑店，那是雇的一群打手殴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拆毁村庄小店。一次是“二二九”军警搜查清华时的无理暴行，这回却看到第三次，我诧异，我痛惜，诧异大学生居然会有这种行动，痛惜自由和平的清华园竟这样被点污，我叹息说，“我真不曾见过这种情形，我痛心！”

“哼！你没见过，今天就叫你见一见！你不见也得见！”刘安义瞪着眼向我喝。

“晓报！晓报！”搜查了半天，象得到奇迹似的，大声地叫唤。

“看着有晚报没有！汉奸报纸！”

“明天公布，打倒救国会！”

“人民革命同盟会告民众书，好极了！好极了！”通通地踢桌子。

在非法搜查的过程中，林传鼎，蒋宪端君在场，没有说一句话。

这种横暴的行为，继续三十分钟之久，把救国会捣毁不堪，才认为满足，大声呼叫，扬长地奔下楼去。

事后立刻请潘教务长来查看，荒乱不堪，随着听说何炳棣刘安义等到宿舍去非法搜查同学房间，有殴打同学的情形，潘教务长于是又到体育馆前去查看了。

这完全是事实的叙述，我不曾加以丝毫的增改，个人的遭受侮辱本不算什么，但是这却牵连到全体同学，整个救亡运动，破坏了清华的自由空气！破坏了救亡运动，使我们由去年一二九到现在光荣的艰苦的工作加上污点，却是要请全体同学注意的！

（载《清华副刊》第45卷第10期，
1936年12月28日）

东大肇事学生将受严重处分

肖

东北大学学生，于本月二日清晨，因张贴壁报，发生冲突，致学生张国维，吕谟兴，王长玺等多人当场受伤，送入医院。顷张国维等已准备向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本报记者为了该校当局对此事所持态度，曾访该校秘书主任周鲸文，据谈：此次发生冲突事件，实属东北大学之大不幸，今后对类此事件，当严加防止。此次冲突俟将真象查明后，对为首者，决秉公处理，予以记过或开除。兹将昨日各项情形，分志如次：

事变解决后，平市各校学生显分两派，因主张不同，时有互殴事件发生。东北大学学生，亦分两派，双方对立，明争暗斗，已非一日，本月二日晨九时许，该校“同学会”张贴壁报，攻击学生会，涉及与女同学之私人行为问题，致起冲突，日四学生王长玺轻伤鼻部，政三学生张国维伤头部及腿部，政二学生吕谟兴伤肋部，即将张吕二生送中央医院医治，同学会方面学生当即电话内四区署，保安第四队，宪兵第十四中队派员来校，当即由同学会学生引导保安队兵士执枪至各宿舍搜捕肇事学生，当将双方学生王士选，王长玺，王心波，张涛，戴洪图，佟质中，杨蕴青，廷荣懋，等八人带区回话，并解公安局第二科，经该校派秘书徐仲航前往交涉，始于前日（三日）陆续全部释放。

学校发表检查真象

冲突发生后，由周鲸文自动偕在场警宪检查，并未发现反动文件。但同学会方面则谓在学生会内搜得自苏联来函一件，及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之指令一件，该校学生自治会为使全体同学及社会人士明了真相起见，特要求校方公布检查经过，该校当局即于昨日正式公布，谓：“查本校于本月二日上午九时，一部分学生发生冲突事件，至属不幸。推原其故，不外少数人之意见不合，致起纠纷。以有人谓学生自治会不无关系，甚至对该校工作，有所怀疑，为使公众明了本校学生自治会之内部情形起见，由秘书长自动到该会检查，并请由当时在场之宪警共同作证，以示公开。检查结果，不惟与此次冲突事件毫无关系，即该会所有文件，亦无不当，仅有该会收到学联会历次所发救国宣言，传单及世界知识、大众知识、生活星期刊、读书生活、黎明等刊物，经由宪警携去。在宪警方面，当时亦谓并未发现任何不当文件，真象既明，流言自息，乃闻有妄加揣测，信口造谣者，须知值兹国势陆危，忧患纷乘，凡我同学，流难至此，准备救国还乡，目的即皆相同，自应精诚团结，共同努力，绝不应有任何分裂事件发生。此次受伤学生，既属轻微，并已送往医院治疗，日内即可痊愈。其经公安局传唤学生，经派员前往接洽，亦已归校，除俟查明肇事者，依照校章处理外，目前问题均已了结，各级学生，应各安心读书，勿得轻信浮言，意气用事，致荒学业，否则如有恣行越轨者，校有纪犯，国有典刑，一经触犯，亦属爱莫能助，合行布告全体学生，一体知照，切切此布。校长张学良，秘书长周鲸

文。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四日。

周鲸文勉勿自分裂

又该校秘书主任周鲸文，于昨日（四日）上午十一时在该校纪念周报告，略谓：“现在东北大学内所值得注意的事，一个是西安政变，一个是二日校内发生冲突事。关于西安政变，现已和平解决。实由于全国人民及军政领袖，不愿用任何国力从事中国人打中国之工作所致。在上月三十日我曾到南京去一次，停留一日即返平。在京所得消息，蒋张现已完全合作，共同努力救亡图存工作。中央日报曾有篇社论，攻击张校长（学良），为蒋所知，深表不满。该社社长程沧波当即提出辞职。由此事联想到本校同学的冲突，真是一件万分痛心的事，我们都是被敌人驱逐出来的流浪儿，在我们之间还容许有任何分裂吗？固然，各人有各人的主张，有的拥护蒋委员长，有的拥护张校长，在西安政变未解决前尚可有此不同主张，但西安事件和平解决，蒋张现已完全合作，共同努力救亡图存工作之时，我们万不应该不察事实，随波逐浪去自家分裂，去破坏蒋张合作，今后希望诸位同学，要冷静些，要在“回家”这一个目标下，精诚团结，同舟共济。

受伤同学将提自诉

因武力冲突而受伤之学生张国维吕汉兴现仍在中央医院疗养。带区释放之轻伤学生王长玺，昨日亦入中央医院休养。该受伤学生准备延聘律师，依法提起自诉控告学生会负责人预谋伤害。该校学生自治会，特于昨日（四日）下午三时派代

表刘曙光，杜伯乔二人，携水果，饼干等慰劳品，赴中央医院慰问，据刘返校谈：张国维伤势较重，惟无生命危险，谈话均吃力，须静养一月方可痊愈，至吕谟兴，王长玺，二人即可痊愈，现一切已如常人。

学生会开代表大会

该校学生自治会，于昨日（四日）晚六时在西直门本校召开代表大会，议决：（一）学生自治会被检查，宜如何表示案，议决，公布事件真相，及表示本会实为一纯正学生组织。（二）有人造谣检查本会时发现反动文件，应如何表示案，议决，现在校方已将事件真相公布，即根据布告发表告同学书及各界人士书。（三）本校少数同学组织同学会及正义团，并未呈请校方备案，实有破坏之嫌，本会应如何处理案，议决，呈请校方解散未经呈请校方备案之非法组织，并停止其活动。（四）近日以来盛传有人欲捣毁本校，应如何保障同学安全案，议决，除请校方转请地方当局保护外，本会并组织纠察队通信网，加以注意。（五）日前有同学会发起致电教部请改组本校签名运动，谓已有一百一十二人，惟其中多系捏造签名者，请校方转令同学会公布名单，以明信实案，议决，通过。（六）报戴日前冲突受伤同学将控本会负责人预谋伤害，应如何应付案，议决，校方今日布告谓冲突与本会无关，可以置之不理。（七）及昨日晚报戴本校校长业经国府明令特赦，本会应如何表示案，议决，致电张校长，除致贺意及慰问外，并请领导东北青年致力回家工作。

（载《北平晨报》，1937年1月5日）

动荡中的北平学生救亡运动

静 澄

从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以后，北平学生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的陷到悲愁与不安里，半年来自己的阵容已极渐整齐与巩固，全国的大团结已渐走入成熟的路途。在一二九周年纪念大会里表现出非常齐整热烈的精神，一二一二的游行示威更证明了学生运动是得到各阶层的认识与谅解，但西安事变是这样猝然的爆发，每个青年人实在害怕着全国的破裂危在旦夕了。

因着新闻的封锁，这件事情的经过，我们始终不清楚的，好几天后才得到张杨二将军的八项主张，而全国的议论仍然是在混乱纷纭的状态里。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领导者——学生救国联合会知道我们应该拿出我们的主张了，青年的纯正热情，是会含着正确的真理。但，同时也知道在这时候，每一句话都该特别审慎负责，随你的一言，都会影响到全民族的前途，我们不再沉默着，我们要慎重的叫出真正民意的呼声。

在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东城西城南城分别的举行了三个扩大座谈会，热烈的讨论着西安事变的发生背景，演变的前途及我们的希望与任务。每次到会的都有七八百人以上，经过四五个钟头以上的探讨，这几千个青年人内心深处的呼

喊，就成了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意见的根据。

这时西北已经遍地烽火，而一般御用学者，报纸竟公然的适应着敌人的阴谋，主张自相残杀。更可痛心的是为人师表的教育家们，抛弃了自己的尊严，竟公开鼓动同学互相殴打，压迫大多数公正的意见。但学生救国联合会是有着正确的主张的，代表着多数的意见的，抛开了这乌烟瘴气的乱局面，在二十日发表了两篇宣言，郑重提出：

- 一，和平解决，反对任何借口的内战；
- 二，各党各派联合起来，立即对日作战；
- 三，召开全国救亡代表大会，实行民主政治；
- 四，要求蒋张合作抗日！

同时更诚恳的向同学们呼吁“理智的来打算国家万世祸福，理智的来决定我们对国家每一事变所应处的态度。”以“全体国民的和平团结，来作全国和平团结的先导”！（见为陕变泣告全体同学全国同胞书）

这些意见虽然也遭到一些污蔑，但它深入每个人的心里却是不可埋灭的。二十三日宋韩两将军的通电，所主张就与这几点大致相同，二十五日蒋先生安然离开西安，更证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已得到了胜利！

一九三七年开始的第一天，学生救国联合会在北大一院操场上召开了一个“新年庆祝和平统一大会”，一方面指明一九三六年的危机，同着武装和平而后渡过；一方面说明陕变的解决，是和平的成功，但要彻底的和平统一，必须民主的联合全国各方，对敌作战！——无数的青年活跃的心，都同声发出这种呼声了。

学生救国联合会知道这时工作是相当艰苦的，但她不怕，她是时时面向大多数群众，执行这伟大的任务。第三次代表大会里，议决目前工作的原则：

- 一，与地方当局学校当局取得密切联系，请其领导工作；
- 二，面向着大多数同学，以合法的民主的态度进行工作；
- 三，和平的坚持我们的主张，用理论斗争；
- 四，敏锐的把握政治形势，布置新的工作；
- 五，注意同学日常生活有关的工作；
- 六，巩固本身的组织。

这几项原则已逐渐做到了，在代表团谒见宋委员长时，在新年庆祝大会时，都得到相当的成功。

寒假的工作，已定下了计划：留平的同学注重自我教育，正预备开训练班，演讲班，座谈会，离平的同学组织考查团，宣传团，旅行团等，到乡村都市里去的一般农民中小学生作组织与宣传的工作。

这时候唯一不幸的是同学阵营里退去一部分，另组所谓“学生联合会”虽然也列名了些学校单位，而大部事先毫无所闻，我没有正式合法的代表，对现在的学生救国联合会——北平学生一年血泪换得的产业——妄加攻击，抛开抗日救亡不谈，而提出一些内争的口号，这实在很可痛心的！十个大学的学生自治会联名否认这个团体，但学生救国联合会却非常诚恳的向他们呼吁，不要在这全国统一和平的时候，而学生自己却分裂内讧，因为“这不但是救亡运动的损伤，而且将永为遗憾的成为北平学生运动历史的不幸！”

在“告全市同学书”里，郑重的说明：

“我们的学联，民主的产生代表……战战兢兢的顾虑全体各方的意见，努力克服过去的错误，……我们不相信任何人会操纵学联，把持学联，我们更相信任何人所操纵所把持的学联绝不会在公平的全市同学前存在到现在，更绝不会使救亡运动有继续不断发展的历史！”

“诚然，我们过去曾犯过不少的错过，现在仍不免错过，然而我们勇于执行检讨批判和勇于改过的精神，是这一年来北平青年最可宝贵的一点。……”

最后更热烈的诚恳的向那另一部分同学呼吁：

“虽然你们是部分的少数的，但我们却是用着全部的关心。……我们相信你们不是受人利用，但我们恐怕有这样的危险，我们相信你们都是一二九以来斗争的战士，你们该扪心自问，是否应该这样来摧残自己血泪创造出来的产业？相信你们都是救亡运动中的先锋，你们该自问，是否曾热烈的爱护和推动这救亡运动的中心组织？相信你们都是爱国爱民族的青年！你们该自问，是否应该在这危难之秋分裂自己的阵容，破坏救亡的队伍？”

“我们尊敬你们的热情，但时常恐惧你们热情完全漫没理智，使你们忽略了我们的敌人。例如你们二十五日大会所通过的十大议案竟没有一条抗日的要求。我们不愿意随便加人以诬蔑的罪名，但你们进行的分裂学生工作却正是亲痛仇快的工作，中了敌人分化的诡计！而你们伟大的热情，将使你们成为救亡运动的破坏者，民族的罪人！这诚然是最大的不幸，然而又是必然的结果！”

“……我们并不反对任何党派，但我相信纯洁赤诚的热情

超过任何党派的教条,乃是我们‘青年的’特征!

“……我们吁请全市同学,用最大的热情,巩固我们的学生救国联合会——这一年我们血泪牺牲所得到的产业!”

这沉痛的呼号,是会使任何有良心热血的青年,都受到感动,真理只有一个,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基础,已经深深的建筑在万千青年身上了。

北平各界救国会已由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推动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会也正在筹备成立,抗×救亡已深嵌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坎,这动荡中的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只不过是辽阔前途上进展的一刻吧了。

(载《新大众》第1卷第1期,
1937年1月16日)

“新学生团体”的出现

最近，北平学生界，在“旧学生团体”外，又有“新学生团体”出现。当兹需要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当儿，而原来团结的学生界，却分裂为“新团体”和“旧团体”，这不能不说是北平学运前途的不幸！

自“新学生团体”发动以后，在清华师大东大等校，曾引起群殴的不幸事件，此外还用壁报和传单的形式，互相诬蔑，互相诟骂。在学校当局方面，有些是不问该团体的合法和非法，多数和少数，一律制止活动；有些是任其并存，两不干涉；有些是依法审查，再行决定。在这一阶段中，一方面在准备进攻，他方面在严守阵地。这样下去，必然地会使北平学运死灭或演成更大的内讧。这尤其是北平学运的不幸！

我们不明白学生界为什么要分裂？为什么在“旧学生团体”之外，还要另来一个“新学生团体”？“新学生团体”的主要口号之一，是“友邦”要求中国“共同反共”的“反共”。其实，象杨立奎先生所说，连“民先”都不一定是“共”。（见世界日报）何况“旧学生团体”所包含的一切分子？假使“旧学生团体”，真是“共”的团体，学校当局早来取缔了，何用“新学生团体”来“反”，来“铲”？

学生是中间阶层最前进的分子，是曾经受过德谟克拉西

洗礼的分子。关于一切运动，当然要实行最民主的方式，才能得到群众力量的支持，才能收到运动的效果，这个铁则，不论谁都应该认识的。因此，学生界果有不满意“旧学生团体”的，尽可用民主的方式，以谋改造，用不着在“旧学生团体”之外，自起炉灶吧！如果不能用最光明的说服方法，争取群众，反用非民主的手段，攻击别人，致分裂了学生界的团结，减削了运动的力量，伤害了同学的感情，恰恰“为亲者所痛，为仇者所快”；而本身，也不会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反而走上失败之路！希望主持“新学生团体”的同学们，能够深深地考虑一下！

东北大学的学生自治会，最受校内和校外反对者的攻击，说该会存有共匪和苏联的往来文件（见报载）。该校“秘书主任，自动到该会检查，并请在场的警宪共同作证。结果，警宪方面，当时亦谓并未发现任何不当文件”，这是拿青天白日般的事实，洗清了捕风捉影的谣言。人们对于攻击者的同情，自不能不相当减少了！

师范大学好象是“新学生团体”的大本营。然而近日报纸，竟登有三百四十三人的签名启事，否认参加“新学生团体”的该校同学有代表全体同学的资格。这种负责签名，表明态度的民主方式似足震撼“新学生团体”的基础。某报虽登有“师大抗敌反共救国会”启事，寥寥数语，为反驳上面的启事。但可惜它没有“将公推他们的五百余同学的名单，向‘报端’悉数公开”，不能博得人们的充分同情。

我们希望北平各学校都〔有〕合法的民主的实践的唯一的组织，并联合成一个总体。同时须要检讨过去，估计将

来，在一个目标下，继续加紧伟大而坚（艰）苦的救亡工作。不愿看到学生团体的分裂，更不愿看到双方采取着非民主的斗争方法。我们切盼“新学生团体”能够平心静气地反省；仍（当）然，我们同时，也切盼“旧学生团体”，能够检讨过去的一切。（白）

东北大学接收问题

最近因接收东大问题，闹得满城风雨。正当陕变初定，人心渐安的时候，教部忽然有这种举动，不免令人感到甚深的遗憾。

东北大学是东北人的大学，是东北四省的最高学府。创立以来，十有余年，教导训练，也算有相当成效。沈阳变起，四省沦亡，此东北之唯一学府，遂亦沦于异族之手。从此莘莘学子，流亡关内，便都成了失巢之鸟。幸经该校师生无数艰辛的努力奋斗，获得各界人士之无数热烈的同情与赞助，才使它在万般困苦之中，恢复生存，至于今日。对着这亡省以后的东北同胞的硕果仅存的纪念物，我们常不禁发生无限的感慨，无限的矜痛。年来华北救亡运动勃起，东大学生，因曾身遭巨创，痛念乡邦，所以表现得尤为勇敢积极。照此看来，东大之存废，实系东北光复继续之机。我们正希望它能蒸蒸日上，充分发展，为亡省同胞留一线生机，为救国事业增一分力量。谁知教部却在这全国政治大计尚未全定之际，该校校长滞留京门之时，贸然派人前往接收，弄得该校上下惴惴不安，甚至地方治安亦不免受其影响，我们虽不便说教部有趁火打劫之嫌，总觉此种措施，有点操之过急。

本来，教育乃是一种培植国本的神圣事业，纵使东北大学没有它的史的特殊性，也不应以政局之偶有转变，影响此神圣事业之前途。查该校组织规程，该校校长例由校董委员会推任，多少年来，教部对此固早已承认。今忽不问是非，把已定法规一笔抹煞，无乃有点乘人之危吧。

教部之接收东大，据说是为了要整顿该校，但始终没有指出何以须要整顿的理由。夫既言整顿，则该校必有如许缺点，今教部对此却一言不提，似觉有欠公允。退一步说，即令东大真有需要整顿之处，教部亦可令行该校，促其改进。今不此之图，亦觉不甚妥贴。

总之，我们的意见以为，东大既为东北三千万同胞心灵所寄，两千流亡子弟救亡战士学业所系，则当此全国同胞异口同声地要求集中国力切实合作之秋，不应用任何名义破坏其存在与发展。（非）

（载《时代文化》第1卷第5号，

1937年1月17日）

纪念“五四”大会中 北平学生冲突真相

刘 诚

三中全会以后，北平“新”、“旧”学联间的倾轧渐渐平静。旧学联曾一再宣言学运统一，在其会章上也明白标榜拥护政府。而且上月十一日之汤山大旅行，旧学联也要求新学联合作举行。虽然学运统一因为过去成见太深，没有具体实现，但是此种乐观的空气是相当浓厚的。

“五四”运动是北平学生运动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北平各校如清华、燕大、中院、法商皆分别在校内开纪念会，请“五四”先进张东荪、梁实秋等教授讲演。而“五四”运动的老大哥北大特别放假一日，虽然该校因种种关系，不能集会纪念，但是有体育检阅、歌咏、演剧等集团活动也足表示当年的精神了。

同时，陕变时成立的北平新学联特别举行扩大纪念会。在各会员学校、非会员学校（指非全体同学学生会参加之学校）布告邀请同学参加。纪念前一日，北平各报纸已登出开会消息，并谓旧学联一部同学为表示要求团结的决心，以参加新学联纪念会的行动证明诚意合作。舆论界对此等行动均竭力赞扬同情。

四日下午二时，记者就赶往和平门师大理学院参加纪念

会。离开会时间尚有一小时，而旧学联自由参加的会员已经布满会场。

会场的布置简单而庄严，并且特别搭一个主席台，台顶“扩大纪念五四运动”的白底黑字横旗在风中鼓起肚子，又缩回去。台当中桌上还有一个播音器，正在“哇里哇啦”的怪叫着。台后墙上就是党国旗、总理遗像和总理遗嘱。

三点钟的开会时间已到。旧学联会众一齐在台前聚拢，黑压压的人群中忽然举起“中大自治会”和“踏着五四先烈的血迹前进”的旗帜，跟着的是法商学院的“纪念五四要统一学运，一致抗日”的旗帜。于是各校学生都纷纷排队站在自己的旗帜下面。当时三点半已过。新学联会员到场者仅有少数童子军，在散发《学生周报》，主席台上仍然没有一个人影。

差不多是四点钟了，佩着红条的新学联负责人才到台上，同时旧学联所属一部会员也推代表四人上台接洽。旧学联到场会员要求和新学联共同组织主席团，并将开会程序提出讨论。当时，记者只见台上七张八嘴，双方争执得面红耳赤。也不知道谈些什么。新学联方面在交涉时另外派人向群众报告：“今天的五四纪念会能有这样多的同学参加，就表示北平同学的大团结。不过，诸位假使真正有诚意合作，那就要遵守会场秩序，服从主席团指挥”。台下一阵热烈的鼓掌。他接着命令：“现在台前的大学同学退到后面去，台前应该让给中学生。”但是台下不答应调动，由他们的代表一声“坐下”，一千多人立刻矮了半截。最后双方交涉的结果，根本不要主席团，只由新学联代表司仪后立刻先请陶希圣先生演讲。此时台左方，忽发生一阵扰攘。那是北大学生，他们发觉台上新学联的两位主

席团是自己同学，但并非北大自治会派出的代表。他们不断地大声呼叫：“伪代表，下来！”这时，台上的陶希圣先生气得跑出来，厉声大骂：“今天秩序太坏了，我不讲演！”而旧学联的会员却高呼“欢迎陶先生演讲！”他才又跑回坐下。

正式开会。刚唱完党歌，台右方忽然起了由远而近的跑步声，口令声，并且唱着雄壮的军歌。原来新学联会员志成中学学生这时才由训育主任、军训教官率领而来。那些旧学联会员似乎也受激动，也示威般地唱《救亡进行曲》相答复。会场空气变得紧张而混乱，台上已失去指挥能力。双方的歌声刚平静下去，新学联突然宣布散会！

他们立刻七手八脚的取下党国旗、总理遗嘱。台下莫名其妙，气得大嚷：“党国旗也是你们私有的吗？你们总理也不要了吗？”他们也不睬，一会儿，台上冷清清地可差一张光桌子没有搬走。这时，旧学联会众纷纷要求继续开会。可是秩序已混乱到听不清主席读总理遗嘱的声音。

人群刚刚坐下一半。从台下一窝蜂地拥上七八个新学联的主席团，其势汹汹地，连声呼“打”。来不及理论，一个主席就被两三个人直推下台，一个倒跟头跌在台下女学生的头上。他们把人赶走，举起台上的长条凳纷纷向台下人群猛击。坐在前面的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时哭叫连天，秩序大乱。群众纷纷站起来向后逃避。但是已经被新学联的童子军包围在核心。四面碗口大的砖块、木头向头顶飏飞。群众如潮水一般向后退，见到空隙就钻。间或有人叫站住不要跑也没有用。

记者最惊异的，就是亲眼看见一个雄纠纠的军事教官站在一堆松木板上，也举起一根木棍，堵在会场出口，指挥着，厉

声呼“打”。那五六百持棍背着斧头的童子军更加勇猛，跑得慢一点的，七八条木棍立刻集中到一个人的头上猛击。群众的头上或背上着了飞来的砖头。立刻有好几个学生头上鼓起大紫泡，马上冒出泉水似的鲜血。他们用手掩也掩不住，鲜血流满遍身。

记者感觉最可伤心的一幕，就是有一个大概也是志成的学生，他激于义愤，竟不顾斧钺，向追打别人的同学大呼：“同学们，我们要认清目标！我们不要打自己人！”他话没说完，就由该校的训育主任一声吆喝，被十几条粗棒打倒在地上，立刻流血满脸，昏了过去。

还有一个学生，他跑在最后。被新学联主席团追上了。他们用一块拆掉腿的板凳面向他背上一下，他气得忘了形，竟夺过来还击。这时他陷入重围，再想跑也来不及。“哪”的向他迎面飞来一下木棒，他“哎”都“哎”不出，就昏倒在记者脚前。那时记者看他已完全失去知觉。扑在沙坑里，好象已经死去。可是石块、跳高架、木棒、皮鞋还纷纷向他毒打。记者实在忍不住，刚预备弯腰背他起来医治，头上竟也着了两下，险些昏倒在地。只好抱着头逃出来。等记者到大门口，已有四五个学生用手帕包着血污的头脸，坐洋车的，搀扶着送到医院去。

这时，旧学联的会员完全被赶走了。记者再回去看，半路遇见四个童子军把那先前记者看见的受伤同学二手二脚死猪似的抬出来，沿路滴着血。记者再不敢细看。而回到原来的会场，新学联仍旧胜利地继续开会，剩下的全是志成一校学生。当一位教授演讲“打倒赤色帝国主义！”“打死赤色汉奸！”

完了后，有一位同学提出：“要求中央收复冀东察北！”的临时动议。可是马上被主席申斥道：“这是纪念会，不准涉及政治问题。”这样就立刻宣布了散会。

至于旧学联会员也齐集西城某校讨论对付办法。结果议决向社会人士报告真相，慰劳受伤同学，请求当局制裁等项。

次日，北平各报都奉令禁止登载，只有与新学联有关之某报有不符事实的记载，及新学联启事一则。上面所称捣乱分子唱马德里反动歌曲，撕毁党国旗等情形皆不合事实。不过，因为此次行动并非代表旧学联全体，所以旧学联第二日登着否认的启事，而且向各界声明对“学运统一”，新、旧学联合作等工作仍本初衷贯彻。而各校受伤同学也要向主使殴打的志成校长、教官法律起诉，并有激于义愤的律师，愿为义务的辩护。

总计当日受伤的学生有朝阳、中大、北大、法商、镜明、东方等校三十余人，重伤者十余人都住在协和等医院内。现在各校同学纷纷去慰问，并且组织后援会。将来情形的发展，尚不可知。最后消息，朝阳学生李克功在五日正午竟伤重毙命。真是空前的惨剧！

（载《新学识》第1卷第8期，1937年5月20日）

附：平市“新学生会”成立宣言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

在这陕乱初平，新岁开始，举国弥漫着欢欣鼓舞热烈庆祝

声浪中，我们卓立在国防第一线上的清白纯洁青年集团——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全市学生庆祝蒋委员长脱险大会，是充分表现了北方青年的热诚勇气，是如何的爱戴领袖，拥护统一，天安门外中华万岁的呼声，早已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必然趋势。

我们深惜过去一年中的北平学生运动是渐次离开多数人的同情与赞助，自绝的走向消沉分裂的途程而终至激起严重的反感。在这国家统一的局面初告完成的时候，谁忍再见任何势力又来分裂整个的抗敌力量，破坏坚强的抗敌阵线？我们不否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也不推诿复兴民族的伟大使命，但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当前的险阻崎岖，一发千钧的国难，决不是只凭一些浮意躁乱武断阴谋的错误行动所能克服。人之谋我是以冷眼毒心，暗伸魔手，有组织有计划的侵略进攻，也决不是一些幼稚狂妄凌芜庞杂的见解所能应付。

五千年兴废存亡的历史教训，已昭示我们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坚强韧固的政府，决不足以言“抗敌”；任何一个民族没有唯一中心的信仰，也决不足以言“团结”。十年来国民革命的长期奋斗，与五年来的忍辱负重，低头苦干，全在期望着完成今日的统一之局，布成坚强的国防阵线，而我们北平学生运动的过去领导者是荒唐的误解了真实的情势，是盲目的错走了黑暗的长途，甚至竟犯了欺骗陷害热诚爱国青年的行为，露出别有阴谋附合叛逆的证据！坐使这光荣神圣的学生爱国运动，无辜蒙受绝大的玷污！甚至难于洗白。

我们今日的工作，就是要痛下决心，矫正过去的错误，挽

回失去的光荣。对外一方面我们要忠诚尽力于反抗一切赤白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援助我们国防前线的抗敌战士，激发全国民众纯真英勇的爱国情绪，整齐步调在政府领袖通盘国策之下来共同努力于复兴的伟业，抗敌的重责！对内一方面，我们要侧重于体魄的锻炼，道德的修养，学术的研究，以及国防教育的补充，我们不因循，不顾虑，不盲目，不顽强，整齐严肃是我们的纪律，艰苦奋斗是我们的生活，不标奇立异，不狂妄浮意，我们要把救亡图存的理论政策在实践硬干的工作上表现出来。最后我们要求全国同学和明达师友协助，同时更希望承受政府当局的指导，今当成立伊始，谨此宣言。

（《北平晨报》，1937年1月5日）

**附： 国民党中训部拟订之
《应付目前北平青年问题办法》**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遵

条渝拟具《应付目前北平青年问题办法》是否可行？敬乞
鉴核

附：《应付目前北平青年问题办法》一件

职 邹寿昌 五月二十七日

巫兰溪 五月二十七日

应付目前北平青年问题办法

一，充实新学联——北平新学联，份子尚属纯正，对于中央亦有深切之认识，本部前以该会处境特殊，除特准其备案外，并曾发给经费，以利工作进行。兹为应付目前北平青运计，似应继续按月发给津贴，俾其于工作方面，得推行无阻，而不致感受经济之困难，并极力设法吸收各校优秀份子参加工作，务使新学联之主张与行动，足以代表全市学生之意见，然后则势焰高涨之反动势力，当可逐渐消灭于无形。

二，与民族革命青年社取得密切联系——自平市党部停止活动以后，本党党员多失凭借，反动份子，乘机抬头，假抗日救国之名，实行其麻醉青年，及欺骗民众之惯伎，对本党同志及本党政策，攻讦备至，惟该社负责人贺翊新等忠心爱国，力辟邪说，虽身处危城，犹无时不与反动势力斗争，故本部曾准该社备案，并按月补助经费。兹欲应付目前北平青年问题，本部应与该社取得密切之联系，关于调查北平学运状况，侦悉旧学联活动份子之背景，及应付北平青运之意见等，均可委托该社负责人办理。

三，派员常川驻平指导及调查——本部除委托北平民族革命青年社担任调查等工作外，并应派员常川驻平指导及调查工作，必要时得临时派员前往调查，其工作纲要，应就该地特殊环境，详慎另拟。

四，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络——冀察当局对于新旧学联之争，素持不闻不问态度，以致新学联方面之活动，有时发生窒碍，应由本部函请行政院密飭平市当局协助本部驻平人员，如

遇处理学潮，须与本部驻平人员会商办理，以便态度一致，并须将处理情形，向中央或本部报告。

五，设法统一学运组织——统一学运组织之基本方法，即一面充实新学联，一面设法消灭旧学联，同时对于倾向中央之教授与学生多方与之发生密切关系，其灰色份子应多方设法联络，务其无形中改变态度，则学运组织之统一有不期然而然矣。

（南京档案馆存国民党中统局
档案〔一〕〔三〕五一）

论 左 派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

刘 少 奇

一年多来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及在抗日救国问题上各方面的理论斗争，不论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各种样式的左派及左倾分子。在国民党国民政府中有左派，在各种群众和群众团体中也有左派。甚至在军队中也同样发生左派。这些左派并不完全一样，也还没有全国左派的大联合，但在他们中间有不少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是：

第一，他们主张抗日救国，收复失地，认为对日和平已经绝望；

第二，他们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包括共产党在内；

第三，他们主张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和平统一中国；

第四，他们反对亲日派汉奸；

第五，他们主张联合世界上同情我国抗日之国家与民族。

以上各点，是全国各种左派共同的主张。自然，除开上述五点以外，各种左派之间是还有各种不同的主张，为上述五点主张而自我牺牲与斗争的精神和勇气，也各有不同，但他们同是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左派，是无疑的。

在国民党国民政府中这种左派的力量，是日渐雄厚。他们近来的活动很积极，他们与国民党国民政府中少数亲日分子进行了严重的斗争。他们不断地影响与督促至今还在动摇中而又在国民党占着主要地位的中派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他们挽救了几次受日本挑拨与亲日派主持的严重内战危机，他们现在还在努力为实现他们的全部主张而奋斗。这种左派的力量在最近还要发展，并将在国民党国民政府中取得胜利，是极可能的。

在西北与西南的军队，曾经在上述主张下行动过。在山西以及在全国各地军队也正发生准备在上述主张下行动的呼声与愿望。

在群众运动中，现时各地的救国会以及救国运动，也主要就是这种左派的运动。有些群众及其团体（如学生及学生会）是全体参加了这种运动，有些群众及其团体（如教职员、商会、工会等）虽然还没有全体参加，但在他们内部也正发生左派。有些在野的左派政党（如共产党、民族革命同盟等），正是积极参加这种运动。

上列各种左派的发生，是中国一种进步的现象。他们的主张是进步的，他们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要求和愿望。他们的行动和运动，正在有力地进行着。他们的前途和发展，正无限量，而中国民族的解放与复兴，也正由这种左派运动的胜利来决定。全国人民应该赞助与参加各种左派的运动，这是必需的。

然而，正因为左派的形成及其势力的兴起，就不能不引起他的对方右派（亲日派）的反对。右派在南京政府中还占有不

小的势力，政学系，汪精卫派及某些军官正互相提携，依靠日本的强力，形成有力的右派，正谋获取中派的赞助，打击左派，阻止左派势力的发展。因此，左派运动就不能不遇到一些阻碍。上海救国领袖被捕，各地救国运动被压迫，抗日军事行动被阻止，内外政策的改革被推迟。这种斗争是全国抗日势力与日本及亲日派势力的斗争，也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斗争的一部分。现在左右两派的斗争正达到了决定胜负的阶段，不过因为中派的动摇，还暂时挽救着右派的失败。

很明显，这种斗争如果是左派获胜，那就是内战的停止，民主自由的实现，中国的统一和全国规模抗日战争的发动与失地的收复，中国站在世界和平阵线之中成为独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国。相反，如果右派获胜，那就是内战的继续与扩大，政治的反动，经济的破坏，中国的分裂与灭亡。目前左右派斗争的胜负，是要决定中国到底走向那条道路的问题。是自由独立的民主共和国，还是东邻王道下的殖民地。

我们是盼望与赞助左派胜利的。为了左派的胜利，现在来特别研究一下左派内部的问题，非常必要。我以为目前对于左派最重要的应该是：（一）全国左派大联合的形成；（二）扩大与加强各个左派的力量；（三）坚决地进行统一战线，获取中派。我认为上列三项是决定左派胜利的先提条件。

在最近，全国左派的联合，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种联合在横的方面还没有正式形成。在纵的方面，上层与下层，政府中的左派与群众中的左派，还没有配合，这还是左派运动的大缺点，现在应努力克服这一缺点。

此外，在左派中，尤其在群众运动中，还存在着下列的缺

点与错误：

(一)在左派中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要组织与加强左派的力量，认为组织左派就会妨碍与破坏统一战线。这种意见，在上海的刊物上时常看见，最明显的，在《通俗文化》上有一位何君的文章这样说：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全民阵线。除开全民阵线以外，再不知道还有一个什么小团体存在，因为这要破坏全民阵线。在文坛争论中，批评鲁迅先生的诸人中，这种错误意见不少。

(二)另一种似乎是相反的认识，就是以为实际上仅仅是左倾群众的团体，即等于包括全体的统一战线的组织，用先进分子的团体去代替统一战线的组成。这种认识很普遍，比如在上海以及其他各地的许多救国会，实际上仅仅是包括少数先进勇敢的群众，连大多数中立的群众都还没有参加。然而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救国会已经是包括全体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不了解这还仅是左派的组织。因此他们不得不走入关门主义，实际上放弃统一战线。

(三)还有一种意见可以称为左的分裂主义。这种意见主张左派应从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以及各种群众团体中分裂出来，另外去组织独立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及左派的革命群众团体，与南京中央对抗，与非左派的团体对抗。这种意见在许多左派分子中还浓厚地存在着。特别在西南与西安事变发生后，这种意见表现很多。他们主张在广西、在西安建立独立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和南京对抗，用武力去压服南京来参加他们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他们认为西南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左派的失败与投降。他们机械地认为

中派没有参加抗日阵线的可能，而认为必须推翻南京政府。很明白，这种主张如果得胜，就要使中国变成西班牙。有人骂左派要把中国变成西班牙，就是指这种意见说的。实际这只是左派中一种错误意见。

(四)还有人认为自己是先进的左派，就以为自己的口号一定要提得高些，主张一定要急进些，行动一定要激越些……。他们在自己还不能合法存在的时候，不善于躲避自己。似乎是有意要夸张自己的“左”。他们甚至破坏民主的原则，以少数脱离多数而单独行动，不必要地提出主张与参加行动等。这在上海与北平的救国运动中常常表现出来。

上述各种错误，要给左派运动，统一战线运动以极大的危害，是无疑的。

我们应该很清楚地了解：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先进与坚决分子的团体，用自己去代替统一战线的组织，或者将自己溶解于统一战线的组织中，都是很大的错误。

我们又知道，抗日统一战线恰恰是由各党各派，各种信仰不同、主张不同的团体组织而成的。各党各派，各种不同的团体，恰恰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没有各党各派，各种不同的团体，也就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那种“除开全民阵线以外，再不知道有什么小团体存在”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极糊涂的观点。

统一战线不是清一色的组织，不要求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派各团体取消自己的独立。统一战线内部的各分子，一方面有共同的主张和要求，但同时还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和信仰，他们的觉悟程度不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之英勇与坚决的程

度也不同。所以在统一战线内部，必然有觉悟的、先进的、能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左派分子或左派团体，也有动摇不定的中派分子和中派团体，还有准备中途叛变或企图停止民族解放斗争的右派分子和右派团体。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各派之间的斗争和争执，是不能免的。这种斗争与争执的中心，是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如果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属于右派与中派，那统一战线就必定中途夭折，不能实践原来统一战线所企图达到的目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左派，那统一战线就必能为民族解放的利益斗争到底，并获取胜利。所以在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先进的觉悟的左派分子，加强左派的力量，使左派成为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坚和支柱是异常必要的。如果在这里否认左派团结的必要，取消左派的团体，那就等于毁坏统一战线的中坚和支柱，也就等于毁坏统一战线。所以先进的觉悟的团体和个人，一方面要坚决和各党各派，各种不觉悟的落后的群众进行统一战线，但另一方面决不要将自己溶解于统一战线中，取消自己的独立，而必须使自己更加团结，更加强大，更加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

如果举学生运动为例的话，那么学生会是包括全体学生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但学生中有一部分先进坚决而勇敢的学生，我们可以称为学生的左派。这些左派的学生应该自己团结组织起来，加入学生会，成为学生会的中坚与支柱，那就要使整个学生运动特别能够坚持，有力，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存在，并依照正确的路线进行。北平的学生运动，过去都是所谓“五分钟热忱”，不能坚持，然而在“一二·九”后，北平学生运动能够坚持到现在，并还不断加强与

有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北平的左派学生有了自己的团结，同时又坚决进行统一战线。有包括全体学生的学生会学联会，同时还有先进学生自己的组织。后者是前进者的中坚和支柱。这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教训。不独学生运动如此，其他各种运动亦莫不如此。

如果我们要说到上海以及其他各地的救国团体，那么这些团体的名称和自己标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然而实际上这些团体都还只有少数先进而勇敢的分子加入，还没有包括全体。比如工人救国会，只有少数工人加入，学生的、妇女的、商人的、文化劳动者的救国会，都还只有少数先进学生、妇女、商人、文化劳动者来加入。它们还是非法地存在着，还没有包括学生、妇女、文化劳动者的大多数或全体。所以实际上它们还仅仅是左派分子的团体，它们的联合会（如各界救国联合会），也还只是各种左派团体的联合，大多数的群众团体——如商会、工会、教育会等等，还没有联合起来。所以这些救国会，还不能说是已经完成了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主要还只是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组织。这些救国会的主要任务，应该还是为建立统一战线而斗争。比如上海及其他地方那些少数学生的救国会，不只是要一个一个地去发展自己的会员，主要任务应该是在适当的时机，为建立全体学生的学生会而斗争，引导全体学生及学生会来参加救国运动而斗争。其他工人，商人，妇女，文化劳动者的救国会，也应如此。

就是各界救国会也应该一样。它应该和商会、工会、教育会、教员联合会及其他许多已有的社会团体，在救国运动中去进行统一战线，以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因为现在各界救国会

的基础，还是很狭小的。比如在援绥运动中，上海，北平，我们看到各种不相联系的援绥运动。一种是各救国会领导和进行的，另一种是商会、教育会及绅士名流所进行的，此外还有许多是自发的，各地国民党也进行一种援绥运动。这应是建立统一统一战线最适当的时机，应将各种不相联系的援绥运动统一起来，建立统一的组织。救国会应将这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然而现在许多救国会的人，还不了解自己的救国会仅仅是一些左倾分子的组织，他们满以为自己已经是完成了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他们只是一个一个地去发展会员，只是要求商会、工会、教员会及其他许多在社会上有地位的团体来加入自己的救国会。他们没有想到去新建立包括大多数中立群众和各种旧式团体的统一战线的机关。所以结果他们就走入关门主义。

我现在应该向救国会的人员建议：你们的救国会还只是是一些先进分子的团体，大多数的群众还在救国会之外，所以你们应该严密自己的组织，也应该一个一个地去发展会员，但是这样的发展方式，不能使你们的救国会包括全体或大多数群众，所以你们还应该另外去建立包括全体或大多数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在这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建立以后，你们现在的救国会仅仅是其中的左派，中坚或支柱。所以你们现在的名称到这时候应该更改，或者现在就更改也不坏。这种包括全体或大多数群众的团体，不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建立，而必须择适当的时机，也常常在建立之后不能长期存在，不能担负严重的任务，克服严重的困难，所以你们左派的团体，不能取消。只

要你们先进分子的团体顽强存在，一有机会，全体的组织又可以建立起来。你们应该细心学习北平同学的经验，有包括全体同学的学生会，学联会，还有先进学生自己的团结。二者不可缺一，相辅相成。

用先进分子的团体去代替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关门主义；有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就取消左派先进分子的团体，是机会主义。

左派团体是先进分子的团体。在群众斗争中，先进分子站在前面是应该的，但先进分子必须和大多数群众一起去斗争。单有先进分子，不应该去进行严重的斗争。然而过去许多斗争，只有先进分子去行动，所以常常受到不必要的打击。

有了全体的组织，许多主张、口号，由全体的组织提出，行动由全体的组织号召，此时左派组织就不应完全去重复与代替全体组织的工作。它不必再用自己的名义去发表宣言，号召行动，它更多地集中力量在教育与组织工作方面。所以它可能更合法地存在。

应该团结左派，加强左派，但左派不能从整体中分裂出来，和整体对抗，这样将使左派失败或整体破碎。因此，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左派，不应该从南京分裂出来；各省实力派之主张抗日者，不应该脱离南京政府，另外去组织独立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和南京对抗。这样恰恰是使中国分裂，使内战扩大，将整个国民党国民政府送给右派手里去利用，逼使中派及整个国民党国民政府去加入日本的侵略阵营。这正是日本军阀及汉奸所希望的。然而左派不能这样作，中国人民不赞成这样作。左派及一切抗日势力应留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内，

不断地加强自己，争取中立的动摇的势力到自己方面来，排除亲日派分子，改组现在的国民党国民政府，推动整个国民党国民政府去进行抗日，改革内外各方面的政策，这样不致使中国分裂，能争取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全部或大部的力量来抗日，这样才能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所以现在“反蒋”，“推翻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口号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口号要扩大内战，加深中国的分裂，给日本与亲日派利用，乘虚来灭亡中国。

一定要认定现在国民党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有全部或大部参加抗日战争的可能，因为日本进攻，同时威胁他们的存在。他们现在也动摇于抗日与降日之间，他们已开始改变过去对日退让的政策及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虽然这种改变是很迟缓的，很不坚定的，然而这是新近才有的事实。因此，现在左派的政策，是要争取、发动他们来抗日，而不要向他们关门，推动他们去降日。一切的左派，现在要公开申明取消反蒋、推翻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口号，公开要求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抗日联合战线，要求国民政府改变内外政策，排除亲日分子，团结全国人民及各派的力量去进行抗日。只有当蒋介石国民党国民政府确定降日，确定加入日德防共协定，签订辱国丧权的条件，排除左派之时，反蒋与反国民党的口号之重新提出才是对的，另外成立抗日政府、抗日联军，去进行反日反汉奸的战争，才是必要的。因为那时的南京政府已是汉奸政府，已是完全站在日本一边。然而左派与全国的人民，都不愿造成这种情形。因此现在要努力阻止这种情形的实现。

我们愿意南京政府团结全国抗日。这以南京左派力量的加强来实现，改组南京政府成为国防政府来实现。

左派在各社会团体中，也不应该分裂出来。比如商会，工会，教育会及其他团体中的左派，也以留在原来的团体中，加强自己，推动原来整个团体来参加抗日，才是对的，才合于统一战线。现在的左派，不独不应该退出这些团体，而且应该积极去加入这些团体，加强这些团体内部的抗日力量。

现在一切部门里都产生左派，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现在就要使各部门中的左派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加强起来，推动一切部门来参加抗日救国的伟业，组成包括一切部门的抗日统一战线。左派与抗日统一战线，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立的统一。

(载《火线》第70期，1937年1月
31日，原文无署名)

“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

莫文华

王芸生在国闻周报上致北方青年的三封信，其中对北方青年的误会很多，因此他的错误也很多。我现在只说其中最主要的一点错误。

王芸生说：“联合抗日”，是消极的口号，应该改为“团结建国”，才有积极的意义。又说：联合是平等的，要不得；团结是有中心的，这才好。很明白，王芸生在这里是否定抗日，否定联合。至少他否定“抗日”在目前情势下的主要意义。这实在是大错！

我们说：在目前情势下，一切要服从于抗日。抗日决定一切。我们认为抗日问题是中国目前一切问题中之最主要的问题，谁个否认抗日决定目前一切的意义，企图否认或者减低抗日的任务，谁个就有意或者无意地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背叛中国民族的利益。

说到建国，很容易就使人想到，是在物质上文物制度上建设现代的富强的中国。这我们不反对，而且热烈企求；但这是一个较远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完成一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必须彻底战胜侵略者，实现中华民国完全的独立与自由。只有中国的领土主权有了完全的保障，能够不给

侵略者一寸土地，然后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建设，才是属于中国的。这是建国的前提条件。未有这个前提条件不具备而能建设成功的。未有领土主权不能保障，全部的领土主权已不完整已在极端危险的情形下，而能建设成独立富强的中国。不去保障领土主权，或者领土主权没有完全的保障，而去从事经济文物的建设，即使能建设一些东西，也不能保障是中国的。也许是替敌人建设了。满洲是中国铁路最长工厂最多的地方，然而我们虽在满洲建设得很好，可惜现在满洲不是我们的。世界上这种教训很多，难道我们这样愚蠢，不去学习吗？

今天中国正是全部领土主权在极端危殆情形下，这种危险是发自东邻的“友邦”。所以在今天中国一切问题的中心，是击退我们的“友邦”，消灭领土主权的危险。这个中心问题不解决，这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不完成，建设独立富强的现代中国，是谈不到的。企图跳过这样一个阶段，是幼稚的幻想，是有害的机会主义。

所以在今天，抗日是决定中国一切的主要任务。只有在这个任务完成以后，才能将经济建设等任务，提到主要的地位上来。如果在今天就将建设作为中国的主要任务，而把抗日作为从属的任务，那是轻重倒置，先后不分。是把骡子放在大车后面。这样来降低抗日的任务，减弱大众抗日的热情，引起大众和平建设的幻想，结果只能帮助东邻的“友邦”，有害于中国。

王芸生虽然承认建国要扫除建国的障碍，似乎没有否定抗日，而且承认抗日是必要的。然而他把抗日与建国两个先后不同的任务似乎有意的混淆不清。这就不能不把大众的清

楚的观念弄得更模糊。王芸生难道不知道：要将如此广大而人口众多的中国建设成为现代技术的国家，必须有国际国内的长期和平呀？在中国对日作战的情况下，只能使中国破坏，国外贸易断绝缩减，而不能使中国专心一志去从事建设吗？要排除“友邦”对于中国建设的障碍，收回满洲，必须经过长期而残酷的战争阶段吗？如果王芸生是清楚的知道这些，那他又有什么在长期抗日战争的阶段还刚到来，“友邦”的障碍全未扫除，国际和平十分渺茫的时候，就提出建设作为主要口号呢？这不是有意模糊大家吗？

我们认为中国今天正走入对日抗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要动员一切的人力，财力，物力去供给战争（主要不是去供给建设），一切为着对日战争的胜利，而这个战争的胜败也决定今后中国的一切，如果这个战争最后胜利，中国以后就正式走入伟大建设的阶段，如果失败了，建设就根本谈不到。这一抗战的阶段，不是一星期一个月，也许是多少年。现在我们还不能决定的看到多少年以后中国的情状，预先规定多少年以后的经济建设计划。我们在这急剧变动的多少年以内，最高的任务，是战争，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个阶段内，谁教大众稍稍忽视战争，不将一切贡献给战争，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然而王芸生今天就叫大众把抗日作为附属的任务。

也许王芸生认为不必经过对日战争，就可使日本退出中国，退出满洲，让中国复兴建设富强的现代国家。然而我认为不久以后的事实，必然要将这种幻想打得粉碎。散布这种幻想的害处，正也不亚于不抵抗将军。因为这种幻想可以麻痹大众，解除抗日的武装。

对日抗战，争取战争的胜利，是目前一切中国人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口号。然而在这个任务与口号下，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与供给战争的一切建设。而且正要加紧这种建设。因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须要在各方面来努力，而在战争经济上的努力尤其重要。建设各种军事工业，军事交通，及其原料的开发等，不论在今天在战时都非常必要。然而这一切的建设，不是为着建设而建设，而是为着抗日，为着战争而建设。建设是在抗日任务之下的附属任务。一切与抗日战争无直接关系的建设——如修黄帝陵，整理文化城，建设虹江码头等，应当全部停止，将力量移到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紧急的事业上去，应当吁请一切私人资本来从事军事工业，停止或缩小一切不急的建设。这是目前阶段内建设的意义和地位。无理由的在今天将建设的任务提到抗日之上而独立起来，不使建设来服从抗日，而使抗日来服从建设——那是最大的错误。

至于他否定“联合”也是极错误的，在这里不说了。

二月二十日

（载《国防杂志》第17期，

1937年3月15日）

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

凯 丰

北方青年们!

要写“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的原因，不外下列三点：第一、北方是中国国防的前线，北方是中国民族危机的焦点，北方的人民尤其是青年最直接的受到亡国的威胁和痛苦，日本的铁蹄与汉奸的狰狞，交叉的踏在北方人民尤其是青年的背上；第二、北方青年的革命的传统，成为每次民族运动的发动者，由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现在还保持他的发动者的地位；第三，不能不是因王芸生先生在今年的国闻周报上所发表的寄北方青年的信所引起的，而在这封信之后，又引起许多北方同学的反响，提出许多问题，因此不能不趁此机会，就王芸生先生和北方同学们所提出的问题而发表一点意见，并愿与北方同学们趁此机会来讨论今后在抗日救国问题上的任务。

虽然，所写的只限于北方青年，并欲以此志愿，同样所望于全国青年者亦然。

一、北方青年民族解放 运动发展的途径

产生北方青年革命思想的原因，除了历史上的革命传统

与北平向来是操中国文化的牛耳，这些不说外，我想最近这一次民族运动的发动，尤其是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以来，不能不使因为日本侵入华北，给了北方青年掀起民族运动高潮的直接的客观的原因。因为国内一般的革命运动和国际的和平阵线又更加刺激着和影响北方青年思想的前进。北方青年中不少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和前进的教授热心救国，更加坚定了北方青年在百折不回的艰苦中奋斗，使北方青年的思想和行动，北方青年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一个雄伟的，先驱及支流。

从“一二九”后到西安事件以前，北方青年的民族解放运动，可以说一般的是在统一的一致的行动下进行着，经历过“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大示威、宣传团到民间去的艰苦奋斗、向华北军警的耐心工作、野外的军事演习等等，在这一时期中北方青年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模范的工作方法。大体上这一时期是在全国前进思想界的影响和前进政党的口号之下进行的。而在这一时期中的中心问题、则是“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时期中，北方青年内部没有斗争，北方青年本身没有烦闷与矛盾。不是的，当然不是的。那时北方青年内部还有极少数的分子，虽然他们本人还是要“抗日”、要“救国”的，可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正如王永兴先生所指出的：

“他们爱护政府是对的，但是他们常常是盲目的信赖，无批评不理智的崇拜与爱护，却是不对了。”

“他们对于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以及各校学生会无理

智的攻击，他们常常把共产党三字加到一个热情救国者的头上，他们在西安事件中持着武力讨伐甚至剿净西北各部队的见解，他们对于政府许多错误的设施盲目的辩护，他们对于政府的领袖常常是神化的崇拜，他们也同样的轻视不理甚至压迫一般民众一般青年公正的意志，他们总是辨不清事实，眼光太短，气魄太小。”（国闻周报十四卷七期十四页）

但是在那时他们的力量很小，不但不能制胜北方青年前进的思想，反而被前进思想所拮制，北方青年运动是在与这种保守观念的斗争中而胜利的发展起来的，使当时的青年运动不至分裂，而保持统一的一致的行动。

那时北方青年本身的烦闷与矛盾，即是由于当时政府方面对日的继续退让、对学生运动的压迫中而发生的，因此有些青年觉得无出路，表示一时的消沉，这正如石琳先生的信中所写的：

“在今日这种情况之下，现就[状]又不能改善，处处予人以失望，甚且变本加厉，青年忍无可忍，自然要果决的担负起改造社会的使命了。这不仅是一个救亡的问题，而是拿救亡来做出发点，以期旧社会的迅速死灭，新世界的加速诞生。”“然而社会给我们的呢？除掉威胁压迫，阴谋捣乱，从没有过正当的指示，还说我们浮动，说我们怕读书，说我们被人利用，我们还有什么好说。有谁知道许多有为的青年，就在这种社会刽子手下，而失望、而消极、而颓废，惨酷的被埋没了呢？”

那时的北方青年运动正是反抗外来的压迫，同时反对内部的烦闷消沉，在这种矛盾的解决中而使北方青年运动，在这

一时期内螺旋式的向前进展。一直还是保持着它的统一的一致的行动。

从西安事件发生以后，北方的青年运动就开始了一个破绽！这个破绽是于北方的青年运动不利，也是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不利的。即有所谓极“左派”与极右派的互相攻击，互相排斥，正如王永兴先生所指出的，他们“在青年中是少数”、大多数青年“他们的态度及心理是一致的”。极“左派”坚持不主张释放蒋介石先生，极右派则坚持主张武力讨伐，这种破绽的发生，不应当责备一方面，而应当责备双方面，因为他们任何一方面的主张的胜利都是中华民族的损失，而是使日本“渔人得利”。极“左派”既不能代表共产党的主张，因为共产党在西安事件中坚持主张和平解决；我想极右派也不能完全代表国民党整个立场，因为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开明的人士都主张和平解决。这只能是说明他们双方的幼稚行动，正是表示青年的暴躁，而缺少阅历世故，如果双方面真是都以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利益为重，则这种因幼稚行动而引起的误会自当容易化除，而使北方青年运动重归于统一的一致的行动，我想他们之间也没有理由不能不来化除这种误会，因为今天国内和平统一已告初步成功，国内更大的政党都能开始携手合作，难道他们之间的误会，就不能化除吗？！如果他们还承认自己是一个青年的政治家，难道他们就没有政治家的风度吗？而且客观的环境也非合作不可，难道华北的危机减轻了一点吗？田光程先生在“最近学生界严重问题”的一文章说到“互相破坏、互相倾轧、互相殴打”，王永兴先生的文章内说到甚至互相谩骂，你说他拿卢布，他说你拿法币，

这当然已经失去了政治家的风度，而变成了阴谋家和王婆骂街。政治家应当讲道理，谁的道理对，谁就是对的，谁的道理不对，谁就是不对的，如果双方的道理都不对，那末双方都是不对的。据说又有新旧学联的组织互相对立，这种情形恰好只能拆散中国人民的团结，而于日本有利，或给某些下流的政客作为利用的工具。应当在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上，在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利益上，而使北方青年运动在统一的一致的行动之下进行。

我想负有对于青年指导责任的人们，不应抹杀这种事实，也不应夸大这种事实，更不应挑起这种事实。王芸生先生在寄北方青年的信中，站在指导青年的地位，想引导北方青年走向团结，可是王先生在指导北方青年“团结御侮”的方法上，还有许多欠妥的地方，值得商量的地方。王芸生先生鼓励北方青年前进，说“我们现在只有觉得更发奋的，自然不该消沉；我们现在只有更积极的，自然不该失望”（寄北方青年），这是很好的，正当的，必需的。但是必须指出怎样去奋发，怎样去积极的途径。王先生想把北方青年运动内部发生的破绽，而单纯的归咎于共产党的“标语口号所遗留下来的作用”，似乎“最初他是会骗人的，结果必首先骗了自己”。我想共产党是不怕自我批评的，不但党内的自我批评，而且也欢迎人民对于共产党的批评，只要这种批评不是骂，不管批评的本身有多少真理，共产党都是愿意倾听、考虑与接受的。共产党在西安事件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正是与北方青年中大多数的意见一致的，王先生也在“四寄北方青年”中征引了长江先生“动荡西北大局”一文，我想王先生应当看到长江先生的全文，而且也

应当看到长江先生“西北剪影”关于西安事变的叙述，长江先生是西安事变后中国各大报记者第一个先到西安的，在他的论文中已有公正的批评，这是全国人士共知共晓的，而且事实也已明证是这样。至于王先生征引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一张传单（三寄北方青年）为证据，这又缺乏客观的分析，上海的共产党对西安事件从未有过任何文字并表示，而中共现在就根本无所谓“上海中央局”。也许有这种传单为某方所伪造。因为共产党到现在还不是合法的党，对于这种伪造是无法负责，譬如最近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所散发的冒牌共产党的传单，这是众所周知，如果有不明事实者，以此而责骂共产党，那又到何处去伸冤呢？

吴绛枫先生在给王先生的信中（三寄北方青年）也已把共产党对西安事件的事实说得很明白。吴先生的态度完全是客观的，他的这封信的内容我是赞同的。我想王先生应当更客观的来读吴先生的信。

我要说这些话，并不是想抹杀在共产党员中还有少数的个别的党员还保有“左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这种倾向我们的党倾其全力去克服，但我也毫无理由来把北方青年中极“左派”的分子来武断说他们是共产党或者是“受了骗”。以同样的原因，我也毫无理由来把那些极右的分子，主张讨伐的分子，说他们是受了日本的挑拨或者是受了日本的收买。我只能说他们双方都是幼稚，正因为他们是青年，而缺少世故阅历，而多于情感冲动。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引导到“团结御侮”的路上来。否则将使一方面跑到更远的极端，或者使双方面都向两极端跑。这于北方的青年运动不利，这也是于中华民族不利。

我完全同意王永兴先生对大多数无成见的青年所提的号召：

“在北方青年混乱局面中，你们是挽狂涛于既倒的中流砥柱，左派右派胡闹固然错了，你们看到事情坏了而不管是更错了，你们的意见常是公正的，而你们又是多数，你们应该奋起，应该负责任，北方青年能否团结，关键就在你们”。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北方青年哪！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万里长城，我们该自爱惜，该自珍重。”（北方青年的回响）

这是真正的北方青年的回响，我们预祝这种回响成功！更望极“左”的青年，回头与大多数站在一起前进！极右的青年则用力赶上去，北方青年运动在全国大的团结之下，团结北方青年的自身！这就是北方青年运动发展的途径。

二、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来团结

我们要北方青年自身的团结，而反对分裂，并不是没有原则，也不是没有目的。要是一个团结没有原则没有目的是办不到的。北方青年的团结原则和目的就是为着抗日救国。抗日救国是目前最积极的任务和工作，抗日救国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每个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心目中最关切的问题。

北方青年团结的基础就是抗日救国，这里说到政府应当怎样帮助青年团结和挽救青年的分裂，我完全同意田光程先生所提出的三点：第一，积极的卫国抗敌；第二，外交公开；第三，学生组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国闻周报十四卷四期十三页）

但是王芸生先生对于北方青年的指导，却把青年最关切

的抗日问题，作了不妥当的回答。当石琳先生在给王先生的信中着重地提出抗日问题时，王先生给抗日问题以如下的回答：

“抗日这个口号与对日不抵抗是相对的。抵抗是动物的本能，凡是动物对于横暴的侵袭没有不抵抗的，我以为‘抗日’这两个字，它的本身的意义就是消极的，而且是有限制的，不能成为一种政策，更不能成为一种主义，我们根本问题是建国问题——建设一个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的问题”（再寄北方青年）。

王先生虽然在回答石琳的信中说到“这封信可代表一个青年观念的典型，它有痛切的烦闷，纯真的情感，在愤懑中未曾失掉自信”。但是王先生却把青年最关切的“抗日问题”认为是消极的，把目前最中心的抗日问题“认为是枝叶的”。因为王先生不能给青年最关切的问题，给以妥当的解答，这样不能不使青年发生失望，而使王先生的指导也难发生效力。

至于说到“抗日”与“建国”的关系，我们毫无理由来同意王先生的意见。“团结建国”的口号是王先生首先提出的，但是王先生把建国的程序颠倒了。因为中国今天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首先受着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危机，要建国则必须先救国，如不进行抗日救国，则中国无法建国。王先生把对外的中心问题，转移为对内的建国问题，这是不适当的。田光程先生在论“如何建国”的文章内，有许多和平统一的卓见是可取的，但也没有说明建国的先决条件在救国，中心的问题在抗日。大公报社论（二月二十五日）“今后的建国精神”一文内，对于国内和平统一的许多意见，也是可取的，但是说到“中

国建国的新精神，应为建国而非为对外”。这同样是忽略了中国所处的客观的地位。这种见解不但于全国人民全国青年的意见相反，而且也与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团结御侮”的国策相反。王先生把“团结御侮”降低到“团结救国”，把全国人民最关切的问题降低到消极的地位，把中心问题降低到枝叶的地位，把对外的问题转化为对内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目前的中心问题仍为“团结御侮”而非“团结建国”。

中国的建国问题，基本的是在求中国的独立自由解放，如果没有这一点，则任何“建国”都是没有意义的。首先日本侵略者决不会让我们来和平的“建国”。因此，只有握着中心的根本的抗日问题，解决中国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问题，这就是建国，才能建国！只要心无成见的人，我想这种问题都可以明白的。

如果看清了目前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是抗日救国，那么北方青年的团结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即是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都应该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团结的巩固要在不断的批评内部的动摇、妥协与投降的趋向，并排斥真正的汉奸和日本的密探，但不能把汉奸的名义轻易的加到青年的头上去，应极力的说服每一个即使就是一时走入汉奸圈套的分子，我们的青年应当是以理胜人，而不是以气胜人，以理胜人者则常胜，以气凌人者则必败，真正的汉奸在中国人民内只是占绝对的少数，可以说是万分之一，甚至是十万分之一，他们是孤立的，是恶臭的，因此他们也不敢公开的活动，有时也还带着“抗日”的面具来破坏抗日，虽然他们是孤立的，可是他们还没有完全失去力量，正因为他们有日

本的援助，还在支持残局挣扎，以图获得某些中立阶层者的同盟，只有在青年内部树立确当的关系，才不致给敌人以有机可乘。

愿北方青年以抗日为重！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三、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

北方青年团结的方法，应当以民主为原则，一切的意见，应当听取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一切的争执，应当听取多数人的意见来解决，一切的组织，应由多数人的选举。过去无论那一方面把多数人意见置之不理，反有加以压制者，这是不对的。统一的一致的行动，只有统一的一致的意见才能达到，而统一的一致的意见又只有取决于民主才能获得。要获得统一的青年运动，只有民主的发展才有可能，任何单方面的包办，都是违反民主的原则，而必然会引起内部的分裂，青年的组织，学生的组织实际上是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因为它包括各阶层各党派与非党派的青年和学生，要是这种组织里面没有足够的民主是不能发展的，是不能存在的。

北方青年前面的任务，应当将各种不同的青年的学生组织联合起来，在民主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这是进到北方青年团结统一的方法，王芸生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否定的意见，反对联合，反对统一战线，提出抽象的统一，这当然不能帮助指导北方青年的团结，适足以拆散他们的团结。

北方青年不但本身要发展民主，而且要为了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奋斗，青年内部的民主是与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的

获得不能分离的。当国内和平统一初告成功之时，国内中心之点，即在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和国内政治民主的改革，我们所要求的民主正是与抗日不能分开的，国内有些舆论把民主提到第一，而把抗日放到次要地位，这是不适当的。我们争取民主是为着抗日，而抗日又必须实现民主。

国民党三中全会已决定修改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北方青年应关切的注意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应积极的提出修改的意见，并应引起全国舆论界来注意这个问题，并依照孙中山先生演词“学生应赞助国民会议”的遗教，而争取青年学生团体有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现在存在的新旧学联的对立，应在民主的基础上，共同商量，订立谈判，而归于联合。这种商量和谈判的条件，首先双方应当取消互相攻击，取消互相毁谤，站在团结抗日救国的基础上，依据民主的方法，而使北方的青年运动达到统一。

四、北方青年的责任与态度

北方青年站在国防的前线，所担负的责任自然更加重大，他的中心的任务自然不言而喻的是“抗日救国”，但抗日救国并不是一个空的口号，而是包含着极丰富的工作内容。王芸生先生认为“抗日这两个字”“是有限制的”，“更不能概括我们的工作”。这也是值得商量的，处在今天，做一个中国人，而且是做一个觉悟的中国人，我想最低限度的要求应当懂得中国是被日本正在灭亡着，挽救这种灭亡就是“抗日”，“抗日”虽不能概括一切工作，但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是为着抗日，譬如拿教育和读书来说，我们必须是为着抗日，因此全国教育界都主

张“国防教育”，又如拿经济建设来说，我们也是为着抗日，因此，王先生自己也主张“应该先建设国防工业”，这是很对的，我们目前经济建设，应当是“国防经济建设”，诸如此类，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是为着抗日。

因此北方青年在抗日救国之下的责任是许多的，是重大的，举其大者，则有（一）团结青年一致抗日；（二）宣传组织民众到抗日的运动内来；（三）加紧自身的国防教育（政治的，军事的，技术的）。

要做到这些工作，青年的方式与态度是很重要的。青年的特性是热情的，合群的，勇敢的，直率的，急躁的，因此也容易发展到他的坏的一方面去，就是冲突的，烦闷的，骄傲的，直觉的而缺理性的，一时的而缺忍耐的。对于青年的特性，我们应当从多方面的来估计，“舍其所短，而取其所长”，即是发挥他们的积极的好的一方面，而砥砺他们的偏向的坏的一方面。

因此，我们对左倾的青年愿意贡献我们的期望。左倾的青年他们的思想是前进的，他们的行动是积极的，而且我们希望这些更加前进，更加积极，他们是青年运动中的火车头，他们是民族解放的先锋者，但决不能以此自傲自大，目空一切。而更应当虚心的，诚实的，对于一切不明了者，思想迟钝者，以及反对者，耐心地说服，与他们在一处，时常保持与他们的联系，以便把他们提高到自己的水平。火车头只有驮上成百累千的车箱时，它才有意义，前进的青年只有率领成千累万的青年时，他才有意义！

我们不主张“青年老成”，但是我们也反对“青年妄为”，青年应当用理性来驾御热情，这就是说青年做事，应当思索，根

据客观的现实去思索，青年应当用忍耐去驾驭勇敢，这就是说做事应当慎重，已经考虑周到的事情，应当勇敢的去做！

对于右的青年，我们的劝告是：去掉保守性，这恰好是坏的成年中劣性在青年中的影响，青年是富于进取的，“迎头赶上去”！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他们也应该检查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的态度，固执自己的成见是不好的。社会常是进步的！

许多人士常骂青年不应参加政治，对于这些人我们也得劝告，不应夺去青年这种生活，孙中山先生常说：“学生应当做大事，不应做大官”，你们自己做大官，反不让青年做大事？青年应做大事！

所望于北方青年，在国难当前的今天，在国防前线的阵地，应当百倍努力，团结北方青年，巩固和平统一，准备对日抗战，争取民主权利，以期迅速的达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

四月十五日

（载《解放》周刊第1卷第2期，
1937年5月1日）

救国工作的方式 要有彻底的民主转变

《人民之友》第三期社评

我们已再三地说出了目前救国运动的弱点，这弱点主要的就是组织上的弱点。我们现在郑重地请求一切救国的组织，一切救国的先进分子，必要注意来克服这弱点，而且必要毫不迟疑地用全力来克服这弱点，否则，即可造成救国运动的危机，即将为敌人所乘，即将使敌人可以利用民众的弱点，来有效地在各方进行软化分化的工作，使一二九以来民众所争取的成绩归于倒塌。

克服救国运动的弱点，首先是，特别是对于工作的方式，组织的方式，必要痛下决心，进行彻底的民主转变。自华北事变以来，诚然，救国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已在开始转变了，我们进行反对宗派主义，而且已有不可磨灭的成绩。可是，自己批评是必要的，我们试一检查一切的救国工作，一切先进的救国组织，来和客观形势比较起来，来和人民的抗日觉悟比较起来，我们必要承认，那业已成就的工作和组织，的确是太落伍了。有组织地卷进到救国运动中来的入数，在全国，除了一些个别地方（如动员抗日的晋绥……等），在同胞的总数中，还是最少数；经常可动员的，总还只在万人的左右。如果抛开一

些个别的地方或个别的省份不谈，那末，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数目还是停止在和一二九当时相仿佛的数目。就深度来说，诚然，先进的队伍，经过战斗的发展和锻炼，是加强了，是扩大了。可是，就全运动的一般广度来说，有时甚至比一二九还要缩小。这一些事实，我们是不应当看不见的，而且也不应当不说真话。在这样的停滞状态之下，试想，我们如何能推进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再进一步？我们如何能使全国救国运动能自由地控制全国的政治生活？

救国运动这种大弱点，这种停滞状态，诚然是有许多原因的；客观上的政治阻力还是很大，客观困难的条件还是很多，这是事实。然而，我们是不能以此来自己安慰的，来自己宽恕的。我们要还从主观上来反省。救国运动在政治上有许多欠灵活，当然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可是我们必须确切承认我们在组织问题上，还有极多宗派主义的余毒。如要追究救国运动弱点的主观上原因，那末，这种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就是主要原因。

在一些先进的救国分子里面（我们必须首先向这些先进救国分子致一个最敬礼，因为他们时常是站在救国的前头的），时常存在着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在政治上承认全国抗敌民主大联合，承认要打破宗派主义，而且是在为全国抗敌民主大联合而争斗；另一方面却在组织上还逗留在宗派主义的观点上，不愿意向落后的群众及其组织接近，不愿向那平日与自己相敌对的人们或其集团接近，把自己和最广大的落后群众隔绝起来。因此，不用说最广大的落后的中立的群众，还没有被组织起来，就使那许多业已有组织的落后群众（在政治上，

他们的组织和群众是落后的，所以就必要依赖于先进者的引进)，也还关在救国运动的门外。于是在组织上，碰来碰去，总还不能越过本来那些人的范围。

这种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者，虽则在救国运动上站在前锋，是一个先进分子，但是却还不明白所谓“先进”的真正意义。所谓先进分子，应该他是能够，并且努力企求去接近落后分子，不拘任何死板的形式，而从一切活生生的生活与事实，来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先进分子如果不能这样去做，那末，那先进者就不算是真正的先进者。先进者成了落伍者了。我们以为现在一些先进者必须彻底克服自己政治上反宗派主义与组织上行动上宗派主义的矛盾，必要认识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就是落伍，而不是先进。必要从“大家都是中国人”这个观点上，去接近一切落后分子，把一切中国人都组织起来。先进者要首先去接近落伍者，而不是要等待落伍者先来找先进者。

在我们国度里，现在有组织的群众，不但先进者的组织还是最少数；就使包括起一切先进的组织与落后的组织，亦还是很少数。但是，首先把有组织的落后群众或中立群众推进到救国运动中来，这就是组织全中国人最重要的一步。这些组织，如佛教徒的组织（如佛教会，同善社及其他团体），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组织（如公会，基督教会及其领导下的青年会），孔教徒的组织（如尊经社），无数宗法的组织（如家族自治会，同乡会），商会，教育会，各种学会，各种促进会，慈善机关，赈灾会，养老会，红枪会，民团……一切先进的救国分子，就必要把他们看成救国运动的组成部分，必要能用一切方式，经过一切线索，去和他们接近。事实上，说他们平日完全不关心国事，

是完全不对的。其中有许多组织，在某种个别的时机，对某种个别的国家事情，都表示过很大的关心，不但表示过自己的意见，也且做过积极的活动。比如：一二九以来，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全国救国运动中，是表现了积极的活动和很大的作用，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在绥远抗战中，有许多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且奋勇服务于前线）。然而，试问先进的救国组织，和他们有过什么组织上的关联？（虽则不断有人这样提过）至如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一样，他们也曾时常举行为国家的祈祷，虽则我们认为祈祷是一种无用的愚昧，但这却正又表示他们救国的关心。对于他们这种祈祷，我们不是应当取笑他们，而且还应当对他们表示深厚的同情和感谢，我们应当在这种深厚的同情与感谢之中，具体地和他们进行生活上的关联，以便引起他们到具体的民族生存斗争中，使他们能在斗争中克服自己的迷信，因而成为一个真正救国的自觉者。又如慈善机关一切慈善的活动，如救灾和救护伤兵这一切工作以及各种平民教育运动，都正是救国工作的部分，我们同样地不能忽视他们，而且还应积极帮助他们，可是我们对这些却一直忽视着。又如哥老会，青红帮，红枪会，天门会，他们过去或积极参加了革命，或积极主动地进行反军阀的战争，他们在民间势力极大，而且有武装，把这一切引到自觉的救国运动中来，使他们成为自觉的抗日民主力量，这是如何重要的事情？然而一切先进的救国组织，在这些方面，似乎也一般地忽视着。宗法的组织，在落后的中国，具有特殊的势力，把这种势力从爱国方面来发挥，使他们用救乡救宗族的号召，来进行救国运动，光大他们过去爱国的祖先，阐扬他们祖先爱国的事业，这

些毫无疑问地，是有极有力的作用的。……忽视了上述一切，我们必要有勇敢承认，这是极重大的错误。

要引进一切落后的组织到自觉的救国运动中，要把全国人民都能组织起来，这绝不是依靠于抗日救国之简单的说教所能成功的。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和做法，就是：要和人家接近，来做救国运动，首先就一定要来和人家谈“抗日救国”。其实，这套公式是不成功的。我们必要了解：在一般情形中，要使一般落后的人们来自觉地接受抗日救国的主张，要使人们相信你的领导，这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除了特别的时机外），这里一方面要我们经常能在生活上表示是可以和他们相接近的人物，使他们感觉到我们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人物，使他们感觉到可以和我们亲近，另一方面，我们要能在平日的生活上，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他们真正知道我们是可靠的朋友，能信赖我们。这样，我们和人家说抗日救国，才是有力的，才不会吓跑人。平日某种救国组织和别的落后组织接洽救国问题的时候，也要多方面估计别人家的利益和立场，设身处地按照人家的利益和立场，来提出问题，而不应漫无限制地东一套，西也一套。人家只能做一分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同时要人家做两分，人家只愿做某种适合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同时要人家做另一种或两种的事业。“抗日救国”的表示或行动，以及关于此类的签名运动，不要做的太多，使人厌烦，变成无力，关于这些，必要能选择一决定的时机或事件。也不要“抗日救国”天天念在口里。总之，日常生活的教育，比起任何说教的教育都重要。不仅对于落后的群众及其组织应该如此，就是对于先进的群众及其组织，也应该如此，也应

该善于组织这种群众的日常生活，活泼他们的脑袋，使他们不致每天为抽象的“抗日救国”的简单说教所疲倦，而且使这些组织弄到无生气。比如：在学生群众中，我们应该善于组织学生群众的日常生活，学术的集体研究，游艺，体育，跳舞，音乐，游泳，照相，演说竞赛，壁报，不应当每天除“抗日救国”的说教外，就无事做。先进救国组织内的工作分子，除特殊时机外，或一二特殊领导分子外，必要尽量保持自己平日的生活常态（比如，他是学生，就应当保持学生的生活常态，不应当经常缺课，荒废学业，使自己脱离学生群众），这些组织内，必要省去一切空谈，省去一切不必要的集会和接头，把工作分配得适当，不使一方面有许多人空闲着，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则忙得要命。这样，一般工作分子也可以保持平日的生活常态，使各方面工作可以活泼发展起来，不至于感到周转不灵和疲倦。

关于组织系统和方式的问题，在许多先进救国分子中，先进的救国组织中，宗派主义的余毒，也还是很大的。包办的观念，清一色领导人员的观念，到处都还很浓厚。不了解：容纳各方到某个组织上来和参加领导的组织，这是一种阵线的扩大。不了解：应该从这种生活上的共处，来克服别人的落伍。不了解：保持正确的政治领导，不是包办所可成功的，反之，包办却会在广大群众中失却自己的领导。而且，时常为着保持所谓独立的系统，机械地拒绝了别的群众组织的参加，为着保持名目上的系统，机械地把自己的群众从较广大的群众组织分裂出来，而自己成立一较小的组织。这些都是会把救国运动关闭在最狭隘的泥坑中。

许多先进救国分子不了解用旧瓶装新酒在某种过渡时候

或过渡环境的重大意义，不了解须要应用旧的形式来发展新内容。比如，保甲制度原来是土豪劣绅欺侮平民的工具，现在南方各省当局是在强调着实施这种制度，假如我们推进各地方各乡的先进分子，自觉分子，在自己家乡来很好地应用这个方便，应用这种制度，切实地来教育民众，训练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帮助民众进行生产事业，……以准备将来抗日战争的总动员，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其他，如北方各省，我们也正可这样来推动保甲制度，在目前，这对于拒绝和监视日鲜浪人在内地的活动，抵制私货，拒绝日本掠夺华北经济和收买华北土地……是具有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发展为决定的作用。再者，北方各省的红枪会，天门会，同样地也都可以经过各地的先觉分子，自觉分子，根据他们在自己家乡的特殊地位和宗族感情，来把这种组织转变为自觉的救国组织。

我们在许多地方还不深切地了解应当怎样来和政府进行经常的合作，我们要和他们合作，时常只有一套死板的政治公式。事实上，我们要督促政府到自觉的救国方面来，不但我们要善于把握每个特殊的或决定的政治时机，而且必要依赖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和一切政府当局，在工作上进行密切的关联。比如，关于清毒运动，识字运动……等，我们就应当积极去参加。我们应当帮助政府做各种清毒运动的宣传，指出毒化政策是敌人对我施行亡国灭种的一种政策。我们还要进而提倡各种的民族健康运动，如游泳，体育，溜冰……。对于政府所提倡的识字运动，我们应当切实地帮助政府，号召各种文化人和学生去担任一切义务的工作……。

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政治上的说服，在一切工作中，

在一切落后分子中，是最为重要。不要因为人家不了解，或说错一两句话，就给人家一个帽子戴，使人家不敢发表意见，或竟至“望望然去之”，或竟至发生最坏的反感。必要尽量启发人家说话，听取人家说话，不但要用最诚恳最精细的方法，来说服人家的错误，而且要强调向群众学习，以纠正自己的缺欠和过失。

* * *

总之：抗日民主运动现在正临在一个重要的关键：是仍如此停滞下去呢？还是向前进一步？是能确实地在目前负起大抗战的准备工作呢？还是使抗战准备落为空谈？是能推动民主政治真正的实现呢？还是使政治保持过去的状态？这里就要取决于：我们在救国工作上，救国组织上，是否能在今天实行民主的大转变。

（载《人民之友》第3期，
1937年5月25日）

与王芸生先生谈青年政治思想

于 刚

芸生先生：

在国闻周报上先后读过你五封寄北方青年的信，我感到十分的兴奋和感动。青年思想苦闷达于极点的今日，我们很少得到一些先生们诚挚的批评和具体的指示，然而在你的信里，我侥幸发现了你关怀国家民族的赤心和爱护青年鼓励青年的善意，细读这五封信，同时体味自己平日对于中国政治的意见，我发现了许多可贵的箴言，同时也不免引起一些疑问，因此把我的意见写出请你加以指示。

我要提出的第一个要点是“抗日人民联合战线”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二者都是现代政治上的一种术语或名词，但二者是不同的，后者当然是指一个民族的全体，也即是说包含了同一民族的各阶层各党派在内，但前者却含有阶级的意义，和欧洲“人民阵线”的涵义一样，所以二者不同。我觉得在中国目前，前一个名词不适用，后一个却应当成为政治上的基本原则，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侵略和进攻，其所加于中国的痛苦和损失，是遍及各阶级各党派的，所以中国的任何阶级任何党派都应该合力抗日以解除本身的束缚，才能谈到某一阶级或某一党派的利益。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成了“抗日的民族统一阵线”的基础，至于“抗日的民族统一阵线”一词，换句普通话来说，就是“集合中华民族全部的力量来抗日”，我觉得四万万五千万个中国人，除非他甘心作汉奸和亡国奴，是决不会对这句话加以否定的，因此我主张我们要站在国民的立场来拥护这个最高原则，只要我们大多数国民觉得它是对的，那么就不用特别把它编成一个难懂的术语或名词，也不用问它是从那一党派所提出，更不必去考虑它是骗己骗人的标语口号或衷心的主张，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对不对请先生批评。

其次谈到“抗日”和“建国”的问题，你在第二封信里，认为“抗日”二字的本身是消极的，而我们积极的目的是“建国”，“建国的基础在于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自给自存”，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再为引伸的必要，第一：我认为“建国”固然是我们的目的，但“抗日”却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先决条件，忽视了或取消了这先决条件，就不能谋得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自给自存，因而也不能完成建国的基础。关于政治上的统一，你曾特别提出华北和西北的特殊情形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想华北和西北的现状，正说明了“抗日”是完成政治上统一的先决条件，以往由于政府的不抗日丢掉了东北四省，且不必提，“九一八”以后，政府如果有了“抗日”的决心，立志在不丧权不辱国的原则下积极完成对外抗战的准备工作，那么，也不至于用一纸塘沽协定造成了华北名存实亡的情形，政府如果能开诚布公地接受共产党六年前提出的国共合作的要求，停止自相残杀的内战，一致抗日，那么，六年来因剿共而牺牲的生命财产，尽可以储为抗日的力量，而三中全会以后的西北形势，更不

必等到发生过西安事变后才形成。这些事实明白地告诉我们：要谋国内政治上的统一，必须以“抗日”为前提，反之，如果固守“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结果必使内不能安而外患紧急，这是六年来血的教训，至于经济上的自给自存，当然应该如你所说的：“由国防工业的建设以推进民族工业”，但是要建设国防工业和推进民族工业，也断不能忽略了“抗日”的前提，佐藤外交所强调的中日经济提携，无疑问是进一步掌握中国经济命脉毒计，中国关税不能彻底自主，走私偷运的声浪，一天天紧张，国民经济的藩篱已被拆毁得七零八落，如果国家整个对外政策，不根本地走上“抗日”的道路，经济上的自给自存也将成为梦想，所以我觉得完成建国的基础，必须以“抗日”为前提，不彻底加强抗日决心，则一切都谈不到。其次：你在第三封信里谈到建国的意见：“以国民党为中心，共产党和大多数无党无派的国民，共同督促并培植这个中心走向民主建国的大路”，在第五封信里，你更说明“始终相信民主政治是我们的建国通路”。是的，要使今日中国的政治走上轨道，就必须实施民主政治，但我对于你所解释的民主政治，却不能没有疑问，我觉得民主政治的意思，顾名思义，应当以国民为主体，而不应当以一个政党做主体，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都是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议会和内阁，至于有政党立场的代表是要看他所属政党的纲领和主张是否合乎大多数国民的要求，然后才能决定他们竞选的胜利或失败，这样的方式，将国民作国家的主体，将所有政党置于平等的地位，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如果把公正而无成见的大多数国民搁在附属的地位，而使一个政党做为全国政治的中心，这样很可能因为一个政党路线的错

误或一个政党领袖而断送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国民党有很长的光荣历史，有雄厚的实力，在中国政治上始终是保有极大优势的，我们国民希望这个实力的政党，能够积极地负起领导“抗日”和“建国”的重责，我们国民应当时刻督促培植它，但正和先生批评马华君对于共产党的观念一样，我们也不必视国民党是“天生圣哲，无往而不正确”，我们觉得国民党过去有它的错误，将来也不能担保它永久不发生错误，因此我们要站在主人翁的立场，鞭策它勉励它，不应当盲目的信赖，把我们国民自己应有的中心地位让给它，因此，我觉得先生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建国主张，与你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念不大协调，基于这一点，很容易使人觉得你对于民主的要求不彻底，譬如你在第五封信里谈到国民大会公民宣誓的问题，你对宣誓信仰三民主义发生踌躇，不错，果如你所说的以国民党为建国中心，在党治下的国家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党治下的人民就应该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不然就没有公民的资格和权利，这问题该怎样解决呢？是否如你在第二封信里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要求：“……确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并将以前的选举法再考虑得进步一些，经过几阶梯，我们的政治可以更民主化一些……”，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在第五封信里虽然这样郑重声明：“一党专政不是最理想的办法，当然我也不赞成由两党来包办虽然实际上国共两党之外，我们还很少其他有力量的政党，但大多数无党无派的国民是不容搁在政治圈外的”。但我总有点怀疑，以国民党为建国中心，都来共同督促和培植这中心势力，这种方法到底是“走上民主化的大路”呢？还是走上“一党专政”的大路呢？建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民主是建国的基本

原则，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下，不仅不容把国民搁在政治圈外，而且应当让国民成为政治圈内的中心，不仅要培养一个健全的政党，而且应当培养更多的政党，国家愈民主，国民的意见愈被重视，同时政党也愈多，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我认为不能忽略这些意见的，不知先生以为怎样？

复次我想谈谈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你在前三封信里，对于共产党，始终抱着过分苛求的态度，当然是因为写在西安事变前后，事变的真象无从考察，一种爱护国家的积愤和愤怒才形成这种态度的，但在第四封信里，你却表现了十分的乐观，认为共产党从这时候开始转变了，第五封信里，你更说明这种乐观气氛，“是为了共产党的转变，尤其是为了在这个转变中所出现的思想上的国家路线”，但据现在一般人都已经知道了的事实，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共产党就已经发表过一次宣言，要求停止内战，订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协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又发过一篇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宣言，同年十二月又发表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产党决议案和具体纲领。一九三六年八月又发表一封寄国民党的长信，提出民主共和国普选国会的要求。这些事实虽然因为国民党不相信共产党的话是否兑现而继续施行了五次围剿的政策以至没有进一步表现在国民眼前，然而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政策转变的开始，还远在六年以前，这转变的动机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猛烈的侵略和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而这一转变所以能发生，断不能缺乏一种爱国观念的因素的。然而六年来的内战，给予中国对日抗战前途以莫大的伤害，我们冷静地追究这内战延续的原因，国民党“安

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之错误，是无可讳言的事实，本来两个政治主张不同的政党，要在某一点上消解他们的对立而同走一条路，这是一件需要折冲的事。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所以延缓到今日才能逐步地实现，当然也有许多内在的复杂原因，然而在过去这个长的时期里，人为的力量，掩饰了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隐藏了他们在思想上的爱国观念的因素。一般人在平日的政治势力和宣传工作的影响下，突然听到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实，怎能不惊叹为一个奇迹？我深信先生在第五封信里所申述的自己的立场，你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国民，大体上表同情于国民党”，然而我总觉得你在前后五封信里一贯的态度，对国民党过分的辩护，对共产党过分的苛求，我以为我们同情一个政党，就应该很理智地去批判它督促它，我们不要姑息它而失却自己纯国民的态度。即如西安事变中共共产党的态度，根据天津大公报记者长江君的叙述，当然迥乎与先生所想象的不同，再将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党的措置和二月十日共产党给国民党的电报里所提各点对照一下，如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红军改编受军委会指挥，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改变对地主富农的土地政策等等，都表现出国共两党合作前途的光明。然而我们还不能忽略，在西安事变当中，“友邦”会竭力策动国民党内的亲日分子积极进攻西安，以谋造成亡国的内战，三中全会前后，“友邦”更勾结亲日分子力谋破坏国内团结的形成，并挟制国人作彻底清共的呼吁，以谋延长中国的分裂，打破国共合作的局面，这些事实，到底确是“抗日”“建国”前途的暗礁，而需要我们国民用明快的眼光和有力的行动去击破的。先生同情于国民党，对于国民党

的期望甚殷，对于怎样促成国内彻底的团结，怎样防止走向亲日和分化的道路去，怎样打击一些亲日分子和野心家的自杀政策，是更需要作一番有力的指导的。

前面所谈的几个问题，当然成为今日北方青年甚至全中国青年政治思想冲突的焦点，由于这些思想上的冲突，形成许多悲惨的分裂，直到今日还在闹得不可开交，实在，北方青年现在迫切地需要展开一个新运动，而踏进新的时期，但是它的前途仍旧充塞着荆棘，到底谁摆布下这些荆棘？客观的事实，我想另写一封信向你报告，今天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北方青年的政治思想，的确需要许多爱护青年的人们给以善意的指示，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实地挣扎了一个长的时期，他们大都感到知识的荒疏和经验的不够，然而他们从生活的教养里确实是变得坚强了，他们并不如旁人所说的那样“消沉”和“浮动”。一切爱护青年的人们，让我们合力用真理的火焰，去烧毁前途的荆棘！

此祝

笔健

（载《北平晨报》第7版《青年问题》

副刊第17期，1937年5月9日）

怎样进行暑期工作

徐 冰

“一二九”北平学生英勇的举行了抗日示威以来，全国学生群众掀起救亡旗帜，到处风起云涌地举行响应北平学生的抗日示威运动。这给了日本强盗以不小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的救亡运动以新的动力！在整个的救亡运动中，全国学生群众尽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他们虽然在抗日运动中创立了英勇的奇迹，但是我们只要冷静的把这一年多以来的学生运动检阅一下，不难发现他还有一些严重的缺点。最重要的是学生的工作还只是束缚在学生群众的圈子里，还未能有计划有系统地扩展到其他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工农群众的范围内。平津学生在“一二九”后曾组织了南下宣传团，不畏一切艰难与压迫，在沿铁路线的农村中进行，宣传工作获取了农民大众的同情，撒布了抗日意识的种子。但是这只是一个时期的勇敢工作，惜乎未能经常地继续下去。在平津是这样，在其他各处也是这样。

我们应该认识救亡运动是艰辛的，救亡阵线是广泛的，需要数百万以至数千万群众的参加，否则是很难完成抗日救国的神圣任务！因此学生运动目前迫切任务之一，是怎样把昨日工作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而开展一个更广泛的救亡阵

线！

时光流水般的过去，暑假又将到临了。暑假内，各校同学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作救国的工作。我们的学校与学习绝不是单纯在课堂里或书本里（虽然我们并不反对读书），而是应该把社会看成我们的活的学校，把抗日工作看成我们的重要学习。那末暑假内在城市与乡村间各阶层的工作便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机会，是我们把救国工作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中的最好时机。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利用它。

首先我们应该认清劳苦大众占着全国人民中的最大多数，同时亦是抗日运动中最主要的基本群众。因此同学们在暑期内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怎样的把抗日工作普及与深入在这些基本群众中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愿供献下列的意见与全国的学生团体及热心救亡的同学们：

这儿分两方面来讲，一是回到农村去的学生的的工作，一是留校学生的的工作。各地学生团体在暑期，应该根据着各地同学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以及不同的活动对象，制定出详细的具体的暑期工作计划，成立各种暑期工作组，或留在校内的同学组成若干组，有系统有计划的来进行暑期工作。我们首先从回到农村去的学生的的工作来说。

一，农村宣传，日本强盗的侵略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危险，因此无疑的抗日工作构成我们在农村工作的主要成分。在农村中我应该耐心地解说日本侵略的危险及全国抗日的必要。这儿当然不是只讲述空洞的政治分析，应该把一切具体的事实，特别是日本侵略对于农民生活的危险事实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讲，如日本在东北四省及华北的残酷压迫，日本侵

缓的情况，国共合作的抗日意义，东北三省农民同胞被压迫的惨状，东北义勇军抗战的英勇史，走私问题如何破坏了农村经济与手工业以及学生群众抗日运动的经验等问题，把一切这些问题与农民的生活具体的配合起来讲，这样他们才会易于了解，才会易于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与抗日决心。但是在讲解这些问题时，我们要顾及到农民文化水准与政治水准，不要采用艰深难懂的语句与术语，要以简单的词句与浅显的意思把这些问题耐心地不厌重复地与农民解说。最好多采用个别谈话的形式，这样不但可以对于农民的生活、习惯与心理作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在各别谈话中更可以体察到农民对于我们的谈话了解的程度以及了解的原因，使我们时时有着机会虚心地去研究我们的说话方式与内容，以致达到使他们完全了解的地步。关于那些政治问题，我们应该写成一些最通俗的小册子，帮助着他们宣读、解释。

二，民主问题的宣传。民主问题与抗日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绝不可分离的。在我们的宣传中农民会时时问道“抗日救国我们应该作，但当局不答应我们呵。”是的，过去事实太苦痛了我们，农民生活在重重压迫下，稍有一些自救自卫的暴动，很容易被加以“反动”的罪名而受到残酷的压迫。特别和平与统一告成后，现在已达到争取民主的阶段，农民们还未能深切地了解到这一意义的重要。这需要我们在农村工作中来详细解说。只有彻底地实行民主制度，才能广泛地团结一切力量与更迅速地完成抗日的准备。同时只有在广大民众的积极要求与威胁下，才有迅速实现民主的可能。或者有人会说，老百姓需要的是抗日与生活的改善，他们是不感到

民主的需要的。这是把民主抽象化了玄妙化了。什么是民主呢？这不只是集会结社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抗日救国的自由，反对压迫，反对苛捐杂税以及改善群众生活的要求——这一切都包含在民主内。举一个实际例子来说，农村中区长乡长等等的选举，对于农民就有着迫切的需要性，他们时时以极大的注意力来进行这一选举，企图选举出一个比较公正的乡长或区长以代表他们的利益。我们可以说，农民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问题中都会感到民主与自由的迫切需要，问题只是我们怎样拿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具体事实来阐明民主自由，使农民对于民主自由有更明显的认识，更积极地为民主而斗争。这里特别应该抓紧国民大会选举与改善群众生活的问题。

三，群众组织的问题。如果只是一般地进行宣传工作而不与组织工作联系起来，结果还是不能把农民团结成强大的力量。所以宣传工作应该与组织工作并列地进行。自然在没有过惯团体生活的农民里面进行组织工作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但也不是毫无办法可想的事。不要采取呆板的方式，应该根据着农民的环境与兴趣把他们吸引到各种组织中来。譬如设立暑期学校与识字班便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固然农民们因为生活及时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很高兴的学习兴趣——这是农村中一般的通病——同时因为功课的枯燥艰深更易于使他们望而却步，但是如果我们把学校功课弄的活泼些，多采用些抗日救国内容但颇适于农民趣味的故事作教材，把抗日的理论与救国的意识，化在各种故事里面，多编纂些关于救亡关于农民生活痛苦的但词句非常简单易解的歌曲，用乡间流行的调子歌唱出来，这对农民有着极大的感动性。如果干燥

的学校变成活泼泼的俱乐部的方式，农民们必然会以最大的兴趣来就学的。还有创立读报组，利用每日下午农民休闲的时间，在街头或庙前召集一些农民讲读报纸上的新闻，这也有着重要的作用，自然在讲读时应该随时注意农民的兴趣，多作些有趣味的讲解。这种读报组不必有固定的地方，在长工房与磨房里都可以举行。

农民互助会也是可采用的方式之一。这儿在形式上不一定采取明显的政治性质浓厚的纲领，主要根据着农民本身的迫切需要，提出在经济上社会上互助的纲领。这样不但适合了农民的需要，而且在开始时也易于动员他们。工作方式当然很多，总之要适合着当时当地的情形灵活地来运用，经过一切这些方式使农民汇合到抗日救国的总目标。

其次，我们再谈到留校同学的暑假工作。

工人运动的薄弱与疏忽，形成了救亡运动的最大弱点。我们应该深切地认识：工人阶级是政治上最进步最坚决最勇敢的阶级，没有广大的工人群众的参加，抗日运动便会失去坚决的领导而很难获取彻底胜利的。因此，留校同学应该利用暑期内较多闲余的时间开创这一工作。这里最好成立这类工作的专门小组，拟定切实的工作计划，不怕一切困难与麻烦地进行这一工作，以达到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的配合，以帮助着树立抗日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的基石。在这一工作中，我们应适合着工人群众的环境去创立种种新的工作方法，如在工人区域内设立补习夜校，与他们同开联欢会，成立种种谈话会，创立工人小报，刊行浅显的工人救国丛书等等。总之，只要我们对于这一工作耐心地学习，艰苦地进行，我们是不难获

取应得的收获的。

暑期内留校的同学数量虽然不是那么众多，但他们多是集中的。除了他们应作的工人与市民工作以外，对于自己的集体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去年北平学生在西山举行的夏令营便是很好的集体训练的方法。如果同学们在暑期中能广泛地应用夏令营或集体旅行的办法，那么对于工作的检讨，理论的训练，工作的积极性以及体格的锻炼是会有许多进步的。

暑期内留校的同学与返乡的同学工作虽然不同，但为着工作的便利应该密切地联系起来。返里的同学可以供给留校同学一些农村通讯与农村问题的一些具体材料，留校的同学对于返里的同学应该经常地供给一切必要的宣传材料以及必要的用品。互相的辅助，互相的鼓励与督促。这样有系统地有计划地有组织地来利用暑期内的闲暇时间进行各方面工作，这不但使各地同学能够在活的社会学校中获取活的学问，同时亦会使救亡运动有着更广泛更深切的开展！

最后还有暑期内的军训问题。当局准备在暑期集中各校同学分地施行军训。或者某些同学由于某种原因对于军训持着反对的或不乐意的态度。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这不但因为军训是全国青年在抗日热潮中学习使用武器的最好机会，我们在原则上不能反对军训。同时同学的一切工作应该是面向着群众，这就是说，应该深入到群众中去工作。军训恰恰是集中全国各留校同学集中于一堂的机会。在这个机会里，全国同学能够互相交换工作经验，互相讨论救国工作，互相鼓励抗日热情，同时更使全国各校学会实行扩大联络的最好机会。根据这一点，我们不但不应该拒绝军训，相反地，更

应有计划地有准备地去参加军训，使军训能够成为增进我们抗日武器的工具。

或者有人说，军训的内容根本不能适应我们抗日训练的要求。我们认为这只是课程内容的规定问题，不是军训本身的毛病。同学们可以根据着目前迫切的需要，提出改良课程的要求，如增加抗日的政治训练，对日本军事的研究，游击战术的学习等等。这一切都是目前迫切需要的认识，抗日中应有的必要的武器。我们同学的这种爱国要求，也没有被拒绝的理由吧！

暑期是我们最好的工作时间，是学生运动与其他各阶层分子联合的最好的机会。我们应该好好地利用他，我们热望着这一工作的伟大收获。

（载《解放周刊》第1卷第5期，
1937年5月31日）

北平学联第三届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同学们，师长们，全国各界同胞们：

本会在三届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现在在这里郑重宣布我们今后对于学生运动的主张和方针：

第一，我们热诚拥护国家的统一，拥护政府已定的对内外国策的实现。使中国能够走向民主的现代化国家的道路。

我们认为：目前中国民族最大的威胁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要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必先挣脱日本帝国主义所加于我们的枷锁，驱除日本在华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侵略势力。而国家的统一，则为保证一切抗日斗争的胜利的必要条件。

我们又认为：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以及最近三中全会在对内外国策上所表示的团结御侮的精神，是促成中国真正统一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我们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国民族的自由和解放的最光明的途径；我们愿意以爱护祖国最为热切的北方青年的名义，对于这一奠定统一基础的救国大计，表示热烈的拥护。并且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帮助政府促成已定的对内外国策的实现。

我们所衷心企求的是国家的统一，是政府的领导全国人

民精诚团结，一致御侮；我们所坚决拥护的也是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御侮的救亡大计的实现。

因此，我们是彻底的反对任何人任何理由的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的；只是我们认为，统一救国不仅是今日全国人民及各地地方政府应该奉行的最高原则，尤其应该是中央政府治国的最基本的信条；而且对于维持国家的统一，当国者的中央政府尤要比人民及各地地方政府负更大的责任；我们除要求全国人民及各地方政府不得借口任何理由破坏中国的统一外，尤要求中央政府的一切设施能顺应人民的公意，合乎民主的原则，在根本上消除足以引起国内分裂的可能因素。我们相信，中国的真正统一，只有这样的建筑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整个基础之上，才有彻底实现的可能。使中国“走向民主的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也才不致于只落得成一句空话。

第二，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促成北平学运的统一。

自从西安事变以后，北平学生间就发生了不幸的分裂，一小部分学校的一小部分同学，另外自动成立了新学生团体（北平全市公私立大学中，仅有辅仁大学一校正式参加），和本会对立；这是很可痛心的。现在西安事变早告和平解决，国内的团结御侮，也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和热忱拥护国家的统一一样，我们也同样希望北平学生运动的能够统一。因为我们深感到救亡的事业太艰难巨大，我们集合一切力量来做，犹恐不及，自相分裂，对于国家实是一种不智的行为；只有我们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才欢迎我们分裂，希望我们分裂，并且不断地在挑拨我们分裂；我们却不能中敌人的阴谋毒计，自

甘分裂，以减削自己的力量。

为了要促成北平的学生能够团结，北平的学运能够统一，我们过去就曾叠次诚意地呼吁统一，并且严格坦白地批判自己的错误加以纠正，并且更在历次的一切行动中，如三中全会后的庆祝和平统一大会，如三月十二日的致祭总理的衣冠塚，如春假中的汤山旅行，事先均郑重的商请新学生团体的合作，但结果均遭拒绝。

然而我们仍还没有对新学生团体诸同学绝望，仍还愿意在这里诚恳的重复我们统一北平学运的呼吁。我们相信北平的学生倘能大家捐除成见，在工作上在组织上团结起来，这对于国家对于社会会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贡献；而自相分裂，则是一种可耻的有助于敌人的愚行。我们也相信这个简单而重要的原则，是可以为每个健康的中国人所承认的，我们尤希望参加新学生团体的同学们，能平心静气考虑一下学生间统一和分裂这个问题的得失，能够同意我们的要求统一的原则。

倘若新学生团体仍旧固执成见不肯和我们合作，则我们也仍然不因此而利用自己光荣的传统，合法的地位，和广大的群众基础等各方面的优越条件，来向新学生团体交战，把对外的锋锐转向对内，一定要压迫新学生团体和我们合作而后快；我们认为这样用强制的方法求取统一，结果将使两方的裂痕更深，距离统一的目标愈远，必致与政府过去所采取的武力统一的政策同样造成相类似的错误；自损力量，便于敌人。我们绝不愿意踏这惨痛的覆辙。我们唯有继续加紧我们所应做的工作，一切为国家，为民族，绝不私斗；对于新学生团体，我们不但存心摧毁它，伤害它；而且能力所及，愿意在工作上

帮助它。同时我们希望新学生团体也能本着和我们同样的态度，努力工作。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的目光同是集中在神圣的救国工作上，把人事的偏见放在其次；那么在努力共同的救国事业的过程中，开诚相处，是可以逐渐的消除彼此间的误解，获得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而且我们确信：这个学生间的真正团结和统一，将来一定会得到来；因为我们相信今日北方的青年是伟大的中国民族的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都有爱护祖国的热忱和认识真理的潜知，这就足以给我们这个肯定的确信。

第三，我们今后的中心工作，是要用最大的努力从事文化运动。

我们认为，一二九以来学生运动所走的道路，到三中全会为止已经告一段落；今后的学生运动，在本质上一定要有一个全新的转变，然后才能有更光辉的开展。

过去学生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华北的“特殊化”，反对政府继续过去的对外妥协屈服，对内武力统一的政策。其时学生运动的形式，是以一种冲锋决斗的姿态而出现的；因为当时时机急迫，全国懵然，非大声疾呼冲锋陷阵，不足以发聩起聋；由这而引起全国人心的振奋，华北危亡局面的转变，亦证明了这样做是正确而有代价的。但自三中全会以后，敌人的军事政治的进攻表面上和缓下来，尤其是政府的对内外国策，有了新的更改，因此今后学生运动的内容，也就有随之改变的必要。我们认为：文化运动就应该是今后学生运动的主要内容。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虽然暂时和缓下来，但决不是

永远停止，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军权政权的日益法西斯化，以及林内阁正式公布的“实现举国一致外交政策，推进举国总动员的准备”的新政策，可以知道我们强邻是如何的正在处心积虑准备未来更猛烈的进攻和屠杀；目前的暂时和缓，仅只是更残酷的侵略战争前夜的一种间歇。因此我们更需要利用这大战前夜的间歇，全国上下加速度的完成我们的抗战准备，以备随时共赴国难。

全民抗战的准备工作，非常庞大而多方面的，全国上下须要有很合理的分工，才能收得最大的效果；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当然要仰仗政府去作通盘筹划。同时对于三中全会以后改变了对外屈服对内镇压的国策的政府，我们可以表示完全的信托；并且希望今后的政府能够不负全国人民的殷殷属望。而余下的一份文化工作，我们愿意自动的担当起来，以辅政府之所不足。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本分所能够作而且应该作的重大工作。

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范围，主要可以分两方面：一是追求知识，自我教育；二是传播文化，教育大众。

在第一方面，我们深感国家多难，我们将来的责任甚重，没有足够的才能和修养，不足以肩负异日重担；因此我们现在就得痛下志愿：追求知识，学习真实的本领；锻炼体魄，陶养高尚的思想和人格；使我们将来步入社会，都能为身心健全的公民，建设新中国的最有能耐的战士。

因此，我们今后要尽量接受学校课程内的切实有用的知识，不轻易废弃功课；但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还有许多缺陷的地方，常有许多最迫切重要的知识，不能在教室内课

本内获得；所以我们除一面要求教育当局能注意这个严重问题，加以改善外，同时更还要在正式的功课以外，提倡自由研究，各就性之所近，自动组织各种研究，实习，考察等砥砺学行的团体；发挥青年互助的精神，用集体的力量来帮助解决钻研学问上的共同困难；并且以高尚的志愿，互相鼓励和督促。

在第二方面，我们深感中国民族要求自力更生，则克服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上的落后也是非常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所凭依抗御外侮的最后保证是人民大众的力量，人民大众的力量也诚然是可恃的，但现在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还都是文盲，依然保留着中古时代的愚昧无知的状态，须要我们去教他们认字，教他们认识世界，认识敌人和友人；教他们知道起来卫护祖国，争取自己的生存；然后他们才能贡献给自己的民族以伟大的可恃的力量。这种提高人民文化程度教育全国民众的事业，本是政府的职责，但由于实际上的困难，政府现在一时势难兼顾周到，而我们受着国家长期教养的知识青年，在传播文化教育大众的事业上，愿意自告奋勇为祖国服役。如农民识字班，民众补习学校，乡村宣传队等等，都是目前唤醒民众，教育大众的有效工具，我们以后将很重视的多多开辟这一类工作。甚至希望进一步能够更广泛的普及于全中华民国！

师长们，前辈们，在这样一个广大而落后的民族里，大规模的开展文化运动，这是一件多么伟大而艰巨的工程？仅有我们教养未充的年轻人的参加，当然是太嫌力量的单薄和难收最大的效果的，我们但愿尽力为这个巨大的工程，首先奠下一撮土，一方石，表示北方青年创造和奋斗的精神。至于整个

工程的缔造和完成,我们期待着一切前辈们的帮助和指导,我们期待着,期待着!

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

四月二十五日

(载《北方青年》第1卷第1期,1937年
6月1日特载,原正题为《北平学生运动的新精神》)

论无条件的统一

徐芸书

一个健全的国家，一定是统一的国家。一个崩坏的民族，若要自救图强，不管它这种工作经过何等的方式，也非得要完成统一不可。统一是任何民族立国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本身，是无可怀疑的。中国现在正是大患当前，殷忧未已，所以中国内部的分歧再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中国人对于团结力量，集中领导的原则，应该无条件的拥护。

然而过去有些人主张：“无条件拥护统一”却是错了，因为可惜的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可拥护。国内实际上存在着许多的分歧，而大患当前，国亡无日，势不容这些分歧的力量互作清算的工作。如果我们空谈无条件拥护统一，则实际上不但不能消除那些分歧，恐怕反倒要增加那些分歧的严重，离开统一愈远。所以我们站在实事求是的国民之立场上，不是空喊拥护统一；我们应该提出来的口号是“要求无条件的统一”。我们要求全国的一切力量，各方面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力量，在大患之前，无条件的统一起来。惟有在这无条件统一的大原则之下，一切屑小外向的份子才没有存在的余地；惟有这无条件统一起来的大力量，始足予野心家以最有把握的打击。

我们主张无条件的统一，实际的目的也就是要求国人对统一的原则再无怀疑，实现现阶段的真正的统一，实质的统一。我们知道，一定还有人怀疑无条件统一这个口号，认为统一虽然需要，但绝非无条件而可实现。我们以为，他们是不了解惟有无条件始可统一，也是不了解统一为目前最高原则，欲谈统一则不容任何疑问。换句话说，他们是不了解目前一个真正统一的必要和可能，正如沈钧儒先生等所说“对于团结救亡的认识，还不够彻底，对于全民阵线的信念，还不够坚决。”（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

我们主张无条件的统一，因为我们认为目前已经存在着统一的几个重要前提或先决条件。

我们认为，目前真正的统一或无条件统一的第一个前提，或基本的前提，是外患压迫之下国人的利害已趋一致。五年来国难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侵略者的野心曾无已时，其目的实在是灭亡中国，其迫害及于每个中国人。这种教训使一般人了解妥协为敌人所望，而只有强硬对外始足以图存。去冬以来，这种一致的利害和一致的了解，日益明显。迄于最近，京沪新闻界，由大公报领衔联合发表“中日关系紧张中，吾人之共同意见与信念”，对日本方面作最后之希望道：

“今若不于根本调整方面共同努力，坐使局面恶化，则此后事态严重，必有过于淞沪战争及长城战役者！形势所迫，中国苟不牺牲到底，必完全亡国，中国全国民意至此，固绝不许政府再有委曲忍受以求和平，如一二八及长城战役之已往事。”

新闻界的言论素来持重，可以代表社会老成份子的倾向，

所以这次宣言实在是国人对外意见日趋一致的最高证明。国人的利害和了解既然已经一致，大家对于团结力量集中领导的原则还有什么怀疑的余地，或者对于统一这个原则还应该有什么条件呢？

无条件统一的第二个前题，是民众方面“对外第一”的主张已经成为一种有力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展直接间接足以影响一般的意见和当局者的方针。最近广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一方面不敢走挑起内战之路，另一方面不以对内的尊严为首要，不能不说是民众对外为重的意志的反映。所以如果说广西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政治家英明的行为，也应该说这是民众意志的胜利。如果我们看不见民众这种力量（并且当然是发展的力量），也许我们还不能相信国内政治派别无条件统一的前途。总之，民众的希望就是，大患当前，国人应该无条件以对外为重，对内为轻。任何政治派别只有服从民众这个意志才能得民众的拥护。

无条件统一的第三个前提，是国人已经在不同的程度上了解团结的必要。大家既然利害共同，今天外来的大患，又绝不是任何局部力量所能战胜（最终的战胜），因此，也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独立独存。一年以来，左派已经大大改变了口号，盛唱联合战线。在广西问题解决以后，拥护中央方面的言论，都主张中央政府推广合作的精神及于国民党以外的派别和民众（如大公报）。绥东告警以来，阎锡山氏提议将山西绥远的军政财政归中央统一，这是民国以来军人没有过的表示。这些都是无条件合作的要求，而且这些要求都是由于时势的逼迫，非空泛好听的言词可比。这样的要求，难道不是真正统一

的基础吗？

但是无条件统一还有第四个，十分重要的前提，这就是中国不但已经有了统一的倾向，而且仍然有很危险的反统一的倾向。一方面最大的敌国一向是中国内乱的挑拨家，它在今天仍然利用少数丧心病狂的败类作着离心的工作，也仍然在中央和地方试欲找求它的合作者，企图利用这种合作者来完成它的野心。另一方面，国人内部也还有人一直不了解团结的必要和可能，站在独立的地位，徘徊于救亡图存和屈服忍辱两条路之间，或者仍然还未把促成统一当作迫切的任务。今天正是一个最危险的形势：正因为中国人已经有了大大觉悟，中国已经有了明显的全国统一的前途，而又仍然有可乘之隙，敌人乃要利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以最大的威胁，作它最便宜的最毒的打算。试看中日外交的一方所提的要求，正是想彻底消除中国解放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有了这样的前提，中国人实在更应该大澈大悟，抛弃任何怀疑或条件，真实统一起来，解决御侮图存的一切疑难，一切条件。

至于统一经过何等步骤，采取何等方式，只有大家无条件承认统一这个原则才能够谈到；而且只要大家利害相同，目的一致起来合作，统一的步骤和方式当然不成问题。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对外的问题，如果统一这成为问题，便是对外还多一重障碍。我们也相信，只有一致对外的时候，才能有真正的统一；而一致对外的时候，正是今日。

（载《学生与国家》第1卷第1期，

1936年10月10日）

青年思想独立宣言

蒋弗华

一个不安的时代。

正因为是一个不安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挺实而且坚强。谁能告诉我们，究竟我们缺少了一些什么，而亦如此其皇皇不安？

诚然，我们是中国的青年：今日的世界，噬人而肥，中国在许多的国度里，几乎最是一无所有。然而正因为中国一无所有，中国青年的所有乃能独多：我们有决心要再现从我们手里失去的一切。（土地与自由！土地与自由！）而且有全世界的青年朋友响应我们，共同创造新世界。世界是我们的，因为“将来”是我们的。在举国都陷入绝望的时候，我们有希望；在举国都失了自信的时候，我们有信心。我们天真烂漫——不怕蹉跌，不愿休息，不少热情和勇往的精神，所要的只是走向前去。有远大的路，展开在前头。

但是谁能告诉我们，究竟缺少了什么而我们这样皇皇不安？以致我们的希望、信心、热情与勇往的精神也同在动摇之中？

知识！知识！我们缺少知识！

因为缺少知识，才不能真正懂得生命如何宝贵，未来如何

伟大。责任固然沉重，却不知道如何担当。我们一任感情与空想的驰骋；虽有勇往的精神，也不能克服一点幼稚的偏见。不能分别恩怨，到处树敌招怨；不能判断是非，舍正道而不由；不能选择利害，才有一次次的挫伤，一遭遭的失败。从来社会上的人士，都以我们的缺少知识而曲尽原谅之意。但是青年自己岂肯以缺少知识而自甘？（谁肯让自己的生命在暗夜里度过？）我们不但要热，并且要光亮。要光亮，好照出中国的求生的道路，照破世界的黑暗。

假设我们缺少的是顽强的体格，我们知道如何自己当心，自己锻炼；假设缺少的是耐心和勇气，也知道如何鞭策自己，警醒自己。不过我们缺少的若是知识，可就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经验。短短几十年生活的实践，能够增进于一个人的认识者实在太少。知识生自历史的实践，它是无数千年来人类经验的累积，它是代代相传永不熄灭的火炬。如果愿意求得知识，就必须尊敬远古以及近代一切伟大的知识上的成就，并且重视产生这些伟大成就的漫长历史和历史上挺立的圣哲才智之士。

在今日，多数进步的青年，负有领导大众的责任，而空知“保卫文化”，不知尊重文化，空知有“救亡知识”，而不知知识可以救亡。

把知识供给这些青年，使青年皆知自重自爱，自求发展为崇高完美的人格，——并且领导这些青年真正为社会和民族服务，乃是今日教育与文化事业者的真正的责任。

今日中国之唯一问题，就在如何使中国的青年成长。

若想从当前极端恐怖的大灾祸中度过，中国必须依仗其最忠心的青年子弟奔走经营以至流血的牺牲。至于度过此重

灾祸之后，中国人民的一切安富尊荣的远大计划，更无疑是未来青年之事。请问如此艰难，如此遥远，如此重大的负累，青年要具如何的神力，才能担当起来走向前去？我们果相信中国的生死存毁就在中国青年的掌握，环视四周无数孱弱稚幼的青年，天真无知的青年，饥寒困顿的青年，失心病狂的青年，由于环境万恶而辗转于罪恶生活中的青年，由于嫉妒愤懑而陷入极度颓废或过激中之青年，——青年如此，中国如此，想到渺茫无定的将来，岂能免于疑虑恐惧之情？

中国的青年迫切地需要教育，需要最健全最有效能的教育。

敬致谢意于现今我国文化界的许多先进，凭仗他们的远见和不断的努力，世界上一些崭新的运动与学说，得被介绍于中国的青年。青年鼓舞奋发，这个垂老的民族忽然充满蓬勃的生气。

然而我们必得承认，这些崭新的运动与学说，搅和上一些中国古老的遗留，也曾文化上造成一些混乱无比的图画。直到今日还有许许多多聪明才智的国人，舍弃掉正大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枉抛心力于一些造制名词，搬弄观念，歌颂偶像的勾当。我们曾经看见在民族危机水深火热的时候，国人对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最单纯易解的主张，不能躬亲实践，徒徒高喊“两个口号”“×个口号”，在杂志上大开笔战，自相残杀。我们曾经看见在民族危机水深火热的时候，当政诸公思不保土卫民，教耻明战，徒徒顶礼梵释，乞灵古圣先王的遗教。……时至今日，举国军民尚未能团结一致赴敌救亡，依旧枉分左右，挟争恩怨，争主奴，坐待敌骑横行，中原为墟，而国

人同罹浩劫。——“不知亦能行”之事，竟成徒知而不行；良机坐失，终要到欲行不得之日。

现在的一切，全非逡巡迟疑之时。我们愿意立时向全国文化界说出我们的希望：

希望每一个高谈学理者皆能为卓越的实行家，而不希望每一个可能的实行家都只是战笔为文之士。希望每一个恳挚的教育者都能不耻下问，虚心请益，而不希望在学习中的一个受教育者动辄师心自用，好为人师。不希望出版界同一性质的刊物一出再出；同一内容的文章一投再投。不希望所有的期刊都要介绍德义，介绍苏联；所有期刊都要登载某种读本，讲话以及基础理论之类。不希望当分析政治之时，排列一些二手的材料，参加进一些模棱疑似的断语；在阐扬学说之时，引用一些前人的熟语，表现出一些固执不化的信仰。自然我们也不希望，在需要集中对外的时候，不谋领导国民而空谈拥护领袖；在需要毁国纾难的时候，不谋自强自卫之道而侈言长治久安时期的建设。

我们恳求全国文化界以致全体国人：

停止一切制造名词，搬弄观念，歌颂偶像的工作，也停止一切足以诱发青年浅薄的感情，汨没青年的理性与自我的说教。我们要的是一种中国的现代的实事求是的知识。（要真正是中国的，真正是现代的，真正是实事求是。）我们还要知道人类精神上一些精粹的成就，使得我们深刻，知道人类历史上一些荣誉的事迹和人物，使得我们伟大。我们是青年，我们要创造，请给我们一些真正是创造的东西！

青年要创造。“要说些什么，要做出什么”就是我们的一

种冲动。我们有自己的哀愁，有自己的愿望。有一些微小的声音也愿意世界知道。我们不懂的要问讯，懂了的要告诉世人。我们见不惯世界上的许多怪诞不经，总喜欢发表一些意见；对于旁人的意见却也要旁敲侧击，务使其不能成立而后快。我们重视自己的一些认作惊人的行为；把自己其实是极平常的经验反复歌唱，而且希望人家也来歌唱它以至于久远。——这是孩子们的天真，试看那些朴质的话句和直率的行为，确有无数的真实的美丽。

然而为什么人类就最不喜欢这种美丽与真实？为什么社会的传统要把孩子的天真尽情断伤？为什么要预备下许多有形无形的枷锁、有形无形的牢狱妨害青年人的自由成长？为什么要造下一些老朽无用的榜样给青年们勉强学习？青年有青年的思想，好让他们自己发展，为什么要给他一套机械的模式再给他一套陈旧的符号？为什么要他把前人的说话在人前一遍遍的反复？青年人有青年人的刊物，偏要摹仿流行的腔调；青年人有青年人的行径，偏要追随世俗的步趋。学步邯郸，未得仿佛。在青年的生活里，再找不出青年人朴茂倔强的生命，泼辣果敢的精神。那种泼辣果敢的精神曾经爆发为一二九以后普遍全国的青年运动。随着运动的落潮，那种精神也似乎日渐消沉。因为在运动的当中，我们忽然发现失掉了自己的领导的重心；青年运动必须让真正的原始的感情支配。不要给我们太多的理性的责难；给我们一些真实的感动，我们就会证明给你看不是五分钟的热度。但是，切莫告诉我们许多的不相干的名词与观念；切莫让我们知道你们是一些左派或是右派。我们懂得的东西诚然太少，我们的信念也实在单纯，你们

那些好的理论只有使我们茫然失措：我们毫不为政治而政治，不要在左派与右派之间选择谁谋，所选择的只是中国民族的生和死。尽管自己检讨，尽管向人认错，要不能唤回青年的朴质无华的情操，果决勇敢的精神，美丽而真实的自我，——中国青年为民族服务的伟大运动，或许就永无再现之日。

让我们呼求全国对于民族需要和自身需要具有觉悟的青年，赶快抛弃一切不健全思想和信仰，走上救亡运动的道路。凭着自己所仅有的一点信念，挺直的站立起来。莫再傍人门墙；好回到自己的天真，认清自己的愿望，树立起自己的意见。（意见，一个有内容的东西，并非华而不实的谎言和无聊的鹦鹉学语。）那里是青年人特有的勇气和热情？快拿来支持自己的意见，强迫国人的考虑和接受；并且把它向着世界申说，放它到人类历史的实践里去试练它的真假。相信全体国人以及文化界的先进，定能重视青年的意见，乐意为其子弟树立最好的榜样，——万一不能走在青年前头，也绝不落到后边。

中国的民族诚然已经衰老，然而他绝不沉默的死去！中国在和世界后进国家相遇之时，诚然表现了文明的落后，然而在保卫世界文明这次的光荣战斗上，中国却远远走在前头。中国民族的磅礴伟大的生命已经在其青年中苏醒。我们是今日民族中最富生机的种子。准备著明日的成长；——并且为了开辟到成长的道路，准备下美丽而灿烂的流血。莫要认为我们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我们的一切都为了永久的生命和创造。

（载《学生与国家》第1卷第3期，
1936年10月25日）

中国学生运动是全世界 青年运动的冠军

陆 瑾

记得去年十二月中，当西班牙的青年代表团一行四人到了纽约，北美洲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在跑马厅特为召开七八千人以上的群众大会，请西班牙青年代表演讲，同时当场募捐，援助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西班牙青年。我以中国学生代表的资格被邀出席，并作五分钟的演讲。当我站到台前时，台前的音乐队又奏起雄壮的音乐，满场的掌声，继续了二三分钟，其情绪之热烈，不亚于西班牙代表演讲的时候，等到散会出来，好多人跑来和我握手，其中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年人笑容满面的说：中国的青年是全世界青年的光荣。中国的学生运动无疑的是全世界青年运动的冠军！我有些惊讶，因为那是在一个援助西班牙的青年的大会以后。所以我笑着回答说：“那么西班牙的青年呢？”

“西班牙的青年当然也勇敢！”他回答说，“但他们是在政府动员之下，全国的人民都起来了，他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是其中最勇敢的一部分。但中国的青年呢？尤其是中国的学生，却往往在人民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在内部情形还是非常困难的时候，就首先站起来了！拿他们的血来开路！”

围着我们的，都鼓起掌来。

这位老者的话是代表了全世界青年以及一切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对中国学生运动的评价的。

我自从来去秋代表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赴日内瓦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后，又由法，而英，而美。由所负使命的关系随处都可以和各国青年团体以及海外侨胞的抗日救国的组织接触。因此，也就随地可以看到对中国学生运动真诚的推崇和热烈的同情。这次“一二九”学生运动在世界青年群众中的印象，以及在海外华侨中的影响，简直是空前的。华侨方面，现有的各种抗日救国会差不多十之九都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闻风响应而组织，或本来有然而工作消沉，在“一二九”后才又复活的。这一方面暂且不谈，各国青年方面，在世界青年大会中，中国代表团的受到全场一致热烈的欢迎以及他们对中国代表的特别注意和亲切的询问都是明证。我这次到美国的纽约和芝加哥时，当地的报纸都用很大的标题，登中国学生代表来美的消息，甚至西部的报纸也特为打电报于驻纽约的记者叫他来访问，以便将消息在该地报纸登出，这都是空前的现象。那主要的，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特别可注意，而只是为了我代表的是中国学生运动，而中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曾经在全美国报纸上占过极大的篇幅的，当“一二九”北平学生大示威全国学生纷纷响应的时候，全美报纸都以显著地位登出这次示威游行消息的详细呈载，所有报纸从左到右，都只有赞叹绝无批评。

中国学生运动所以受到极大的注意和同情，其原因除了其斗争的英勇悲壮不避艰难实在叫人赞叹以外，主要的还是在于全世界青年和一切爱和平自由的人知道：

一、中日问题是远东问题的焦点。

二、中国学生的斗争是为了抗日。

三、中国民族的抗日运动已日渐证明远东以及世界和平的不可分离。

国内似乎颇有一些人，虽是在同学中间也有，对中国这一次学生运动受到全世界的注意，而且在世界的舆论上得到最高的评价这一事实完全漠视，更不去研究一下而从中间得到有利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因素来，也有人对别国的同情抱尽“有什么用”不屑的态度，这些，我都以为（是）不对的，当然，中国的民族解放决不能存一丝一毫的依赖，但如果我们因此又走了一个极端，而放弃一切可以获得的同情和助力，那也是一种傻瓜的行为，而且是不必要的损失。

中国的抗日运动中间，中国学生运动是先锋，是有力的一支队伍，业已为世界人士所公认。中国学生运动曾矫正不少别国人士对我民族错误的观点，增进了不少民族国际地位。这也是我要特别提出，同时愿一向对我们学生运动曲解、歧视或估计太低的人注意的。

我的结论是：

一、我们一定要全力爱护这一运动——全国的同学应该宝贵它，爱护它，使它更有力的开展，更健全的成长，使它在全世界的人面前为中华民族放出更灿烂的光荣。

二、我们要坚决地相信，我们的抗日运动为了正义与和平。我们要自信，要乐观。只要我们团结奋斗，全世界的同情在我们这一边。

（载《北方青年》第1卷第2期，1937年6月25日）

十一、在战斗中成长的 民先队

我们的队伍

民先队总部

短短的一年

一、动乱的时代

——民先的历史背景

教室变得象牢狱一样讨厌，实验室不再能丝毫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每个青年的脑子里充满了对现世界的怀疑和不满，每个青年的胸坎里燃烧着愤怒的烈火，他们的心在跳动，他们的血在奔腾。

这是什么象征？诗人席勒说：

旧时代完了，

新时代正在开始。

是的，帝国主义的统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面发出了垂死挣扎的喘息。当旧势力正在自相毁灭的时候，新的力量

开始萌芽了。二十年来，旧时代的痼疾是越发加深了，特别是一九二九年开始的扫荡全世界的经济恐慌，打破了人们对旧世界的幻想，也幻灭了财阀巨头恢复繁荣的迷梦。于是大人先生们疯狂了，他们想尽了种种方法来医治这个致命的沉痾。他把牛奶倒在河里，把麦子当作柴烧；他们让机器搁着生锈，把人们赶到街头挨饿。他们替青年们建筑了集中营，把不听御旨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们关进了牢狱里去。

然而历史的巨轮一直向前推进，新时代的因子到处成长起来。从埃及，从印度，从非洲，从美洲，从中国，弱小民族开始向帝国主义统治进攻了，帝国主义国内的被压迫阶层急剧地强大起来了。正象一个著作家所说的，未来的二十年，对于世界的前途将有着决定的意义。

在中国，自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国民革命运动遇到不幸的分裂之后，整个民族的力量为长期的内战所消耗着，在一九三一年，一方面遭到了扫荡全国的大水灾，一方面便发生了震动全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从此内忧外患日益加深，致使工商业衰落，农村经济破产，人民流离失所，知识分子徬徨歧途。然而这一切破坏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新生命的生长。“不抵抗主义”一天天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安内攘外”政策逐渐的为一致对外的呼声所压倒，一个全民族抗日救亡的伟大运动，日益成熟迫近。毫不成问题的，在整个世界的前进历史中，中国人民之普遍觉悟和不断的英勇斗争，实是最重要最光荣的一页。

就是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的漩流中，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诞生、成长而且强大起来了。

二、划时代的斗争

——“一二九”运动

一九三五年冬季，整个北平为“自治运动”闹得满城风雨，阅报室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有一种大火将燃烧到脚跟的预感。不，不但是北平，在天津，在青岛，在华北每一个城市乡村，乃至在全中国每一角落里，人心惶惶，谁都不知道“华北国”要在什么时候出现。平津青岛等地大学的典籍仪器已包装起来搬家了，朝不保夕的心理，普遍地弥漫着。

然而我们就懦夫似的逃走吗？我们真的逃到“堪察加”（四川）去吗？我们忍见大好山河为敌人白白的拿去吗？万众一致的回答：“不，绝对的不！”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华北自治运动的消息是怎样的与阿比西尼亚民族的英勇反抗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每个中国青年的心都为正义的反抗鼓舞着，从跳动着心胸里更涌出千百倍的勇气。同时，对于一切屈辱卖国的行为燃烧着更大的愤怒。

为了反抗一切敌人的侵略和汉奸的无耻行为，积极的青年学生开始组织起来了。在十一月五号平津十一校的学生发了一个快邮代电给那时正在开会的六中全会，要求实行约法。“九一八”后学生运动的沉寂状态，就这样打破了。接着在十一月十八日，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就正式宣告成立。等到何应钦氏北上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的时候，北平同学再也不能忍耐，于是蕴积着的胸头怒火，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这便是震动全世界，使全世界人士对中国人民另眼相视

的“一二九”运动。

经过这次受了大刀水龙洗礼的悲壮行动之后，从十一日起，北平市各大中学就正式全体一致的宣布了总罢课。而正当人们怀疑着北平的学生运动是否就此结束，正当全国各地开始群起响应的时候，“一二一六”热烈悲壮的大示威运动的消息又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报纸上以头号字和读者见面了。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伟大行动，怎样掀起了全国救亡运动的怒潮，怎样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上划出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里不必多说。对于今天一个民先队员所特别感到亲切的，感到念念不忘的，则更因为我们中间有十分之九是从这两次行动中提高了我们的认识，坚强了我们的意志，锻炼了我们的胆量和才能。那时候，我们虽然只是共同混杂在千万个人群中间，互不认识，但我们手拉着手，心向着心，心理上已有了共同意义，今天的坚强的集团，也可以说就是那时心理团结的体现。

在那时上海等大杂志的通讯里，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先生，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该爱我们的中国，我们该救我们的中国，我虽是初中学生，但我是国民一份子，我有责任与义务，……”

这个通讯的作者，正是现在北平民先某个区队部的干事，一个沉静而有思想的女孩子。从这个事实中已经充分表现出了今天民先的立场，和民先队伍的内容。

没有“一二九”运动，便没有今天的民先。

三、“到民间去”

——扩大宣传团是民先的前身

然而散处在千万个人群中间的积极分子，却要依靠另一个行动才能团聚起来。不，我们应该说，我们比一般人更高的热情必然会要求一个更积极艰苦的行动，而在这个行动中间，自然的更加亲密的团聚起来了。我们的团聚不是偶然的。

这便是可歌可泣的，博得了无数人民的热泪的南下扩大宣传。

在游行示威的浪潮到达顶点之后，大家自然的把眼光向远处看，把希望寄托到广大的民众身上去，深入民间唤起民众成为普遍的要求，大家一致的感到，千千万万的广大的人民大众不觉醒，而且不动员起来，那民族解放的伟业是没有完成的希望的。

然而在风雪交加严寒刺骨的北国，冬天徒步向民间出发，却需要无比的热情与勇气，要求千万个同学一同来参加是一时不能做到的。也因此四百五十多个宣传团员有着分外的亲密之感，再经过了长期的共同的艰苦奋斗，便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队伍了。

宣传团共分三团。第一团以北大为大队长，包含东城各大中学；第二团以法商为大队长，包含西城各大中学；第三团以清华为大队长，包含西郊清华燕京及北城朝阳辅仁等校。第一团、第二团在一月三日出发，第三团在四日出发。

这一支队伍，在一开始就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同校的同学很技巧的用了散兵线的行军方式方能到达集合地点一同出

发，此后一路就是在追逐压迫之下。一月八日，三团团员分途至固安集合，固安城门紧闭，城墙上架了机关枪，大家就在城外开了个全体大会，决定分三路继续前进，希望十天内在保定集合。

但是第二团在大辛庄黑夜被军警包围，第一团得到消息后，马上派遣壮健的团员，跑数十里路去救援，多数团员终于英勇地越墙逃走，与第一团在孔家码头汇合，其他四十余人被军警武力押回北平。一、二两团团员汇合之后，经过了艰苦奋斗，于一月二十一日到达保定，至此再也无法前进了，枪杆的压力终于结束了这一次壮烈的行动。第三团团员则十三日就在高碑店被军警便衣队等等包围，在棍打、水冲、火烧的暴烈下面被解押回平。

这样短短几百字的平铺直叙的记述实在不能把这一可歌可泣的悲壮行动描绘出千万分之一。团员们怎样忍饥耐寒的生活着，怎样在黑夜和晨曦里奔跑，怎样感动了民众，又为民众所感动，怎样把不知不觉的人民组织起来，成立各种救亡团体，怎样手无寸铁和枪刺木棍搏斗，……这一切，当全国人民从《大众生活》、《大美晚报》以及其他的各种刊物上读到的时候，许多人兴奋感动得流泪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最初的队员，是从这样一个铁的磨炼里生长过来的。它有着今天这样一支雄壮的队伍，获得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参加，这不是没有根由的。

让我们引述一段插话，来结束这一中国历史上永久不朽的事迹吧。那是大队在固安集合的时候，东北四省流亡北平民众慰劳队，送了三百双毛袜，团员们群起欢呼，声彻云霄，冲

破黑夜的死寂，闻声而感动者不知凡几。有一个团员这样描写自己当时的心情：

“流离失所的亲爱的亡省同胞，他们是比我们先尝到亡国的痛苦，他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的热忱，只有使我们感激流涕，勇往向前，向前呀！我们要走破那些毛袜，向前呀，我们要走遍中国，唤起民众！”

今天我们要响应这位团员说：

向前呀！我们的队伍要展遍全国，来掀起民族解放的巨浪！

四、“我们要永远团聚在一起”！

——民先队的成立与初期概况

一、二两团团员，在保定军警严密的监视之下，开了末一次的全体大会。严肃，悲壮，全场异口同声的喊着：

“我们要奋斗到底，我们要永远团聚在一起！”

因此，全场一致通过了要将“扩大宣传团”变为一个永远的强固组织，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且选出了九个筹委，负责从速组织。在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结束了宣传团的最后一次集会。

返平后再要开全体大会是不可能了。筹委会就以各学校为单位，把团员们分为“分队”，这样的“分队”从此以后就为民先的基本单位。二月一日在师大召开了各分队的代表大会，经过了极度热烈的讨论，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方案”，“组织系统”和“规约”。于是这个民族解放的前卫组织，便正式成立了。这时先回平的第三团，已组成“中国救亡先锋团”，为了

统一与巩固救亡战线，整齐抗日的步调，并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合计当时的正式队员有三百人左右，分散为二十六個分队。

在枪尖下面解押回来的囚犯是不允许有什么“永久的组织”的，所以民先一开始就被迫采取一个不很公开的方式。队员们从三个星期的追迫毒打的经验中间，深深感到要把自己的队伍组织得十分严密。所以当时代表大会选举的结果，就不公布。队员只有各分队内部是互相公开的，各分队中间，就绝不发生“横的联系”。全市二十多个分队分成四个“区”（城内分东西南三区，加城外的西郊区），由选举出来的“总队部”按级领导，只许“上级”知道“下级”负责人的姓名地址，“下级”只准知道直接和渠有关系的上级负责人的姓名地址。各分队除了××，××二校外，在校内也是不能开队员全体大会的，这不但因为环境不允许开，而且也因为避免“横的联系”，这就是说，当时大家觉得，就是在一个学校里面，队员中间也是大家互相之间不知道来得妥当些。

因此只有“小队”会和各级队部会（分队部、区队部、总部）是队员们讨论各项问题的机构。虽然那时各级会议都是刻板的一套政治分析，工作报告，工作讨论，工作计划等等，但因为这种“组织生活”大家还是初次经历，并且刚刚经过一次热烈的斗争，“情绪”非常高涨，所以也就不觉得枯燥。总队部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铅印了一本“队员须知”，把成立宣言，成立经过，组织系统，斗争纲领，工作纲要，规约等等都收集起来，还印了一支“队歌”在里面。这是民先所刊行的第一本小册子。

附录:

A. “工作纲要”指出“每一个队员对救亡工作应有的基本认识”是: (1) 站在最前线, 参加一切救亡斗争; (2) 与各救亡团体取得密切联系, 并采取一致行动; (3) 把握现实, 分析目前国际情势, 并研讨民族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4) 学习军事的技术与理论, 并促进民众武装自卫运动。

B. 规约: (1) 服从队员公意; (2) 服从各级队部的一切指示、决议, 并严格执行; (3) 忠实组织, 不作破坏或毁谤组织的任何言论与行为; (4) 对上级的意见或批判, 须依组织系统提出; (5) 队员如违犯规约时, 各级队部得斟酌情形, 予以批评或警告, 遇必要时, 总队部得撤消其队籍; (6) 按期缴纳队费。

C. 斗争纲领:

(一) 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境;

(二) 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

(三) 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

(四) 铲除汉奸卖国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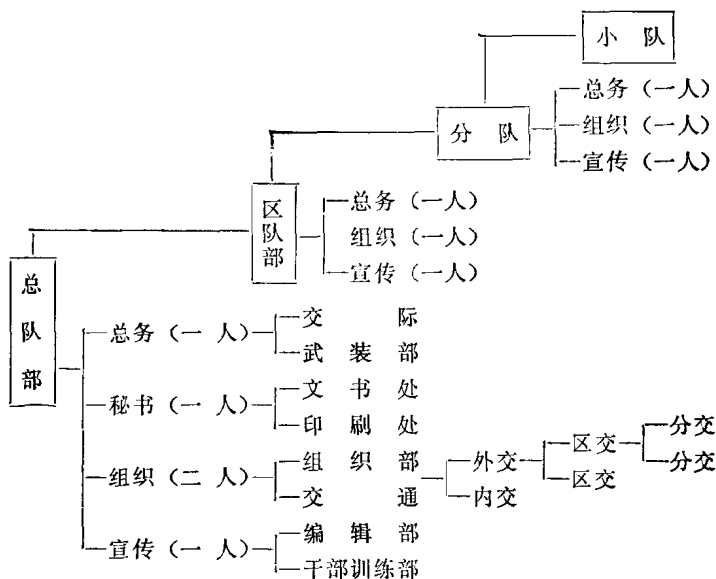
(五) 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在华财产及汉奸卖国贼的产业充作抗日军费;

(六) 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抗日;

(七) 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压迫民众共谋解

放!

D. 组织系统:



五、光荣的失败

——三·三一郭清追悼大会

民先既然是学联领导下的扩大宣传团演化成的一个团体，所以开始时它还只是学联领导下的一部分积极同学，它的工作就是学联所决定的一切工作。同时，学联得到了这一部分积极的有组织的同学的支持，也就特别的活跃起来。

队员们从扩大宣传带回来的一种燃烧着的热情，到处的想奔放。各分队举行热烈的工作竞赛，自定工作计划，由总队部派人检查，评定优劣。各校在校内出壁报，组织歌咏团，新文字研究会，各种座谈会等等，又举行郊外宣传，开展军事训练。学联方面开始认识和学校当局合作的必要，从二月一日起停

止了罢课，争取非常时期教育的实施。

但是随着工作的进步，以及全国各地救亡运动的发展，破坏和压力也很快地加重了。有名的杨立奎教授诬陷学联的无耻行动出现了，行政院的“紧急治安法令”颁布了。冀察当局开始公开的武装压制，先后搜围中国学院、东北大学、北大三院、清华等校，到二月底，各校被捕同学合计竟达一百余名之多。

对于民先的队员们，以及一部分和民先一样热情的同学们，这一切无耻的暴行只有增加了愤怒的火焰，他们不知道畏惧和退缩，他们有的是正义和为国牺牲的决心。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当十八岁的郭清同学，在狱中受尽了严刑毒打而病死的消息传出之后，愤怒的火焰再也不能压抑下去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三·三一郭清追悼大会的光荣而悲惨的斗争。

起初大家在热情的愤激之下，决定要举行绕城的抬棺游行，并且积极的准备。两个勘定路线的同学，为了要准确知道每一段路程需要的时间，曾费了一天时间步行全城。由此可见那时情绪的高涨和干部人员的工作热忱。

但是不管赤诚的青年们怎样竭力压低了自己的怒火，考虑与军警直接冲突的不必要，放弃了游行示威的计划，只在北大三院举行了追悼会，终于武装军警用机关枪把三院重重包围起来，会场中一千三百多个青年人个个热血沸腾，大家一致要求出去举行抬棺游行。于是冲突就无法避免了。

这一次的行动，徒然使许多人受了伤，使陆军监狱里增加了五十多个男女爱国犯，而同时却使参加行动的一两千个积极分子更加和一般同学脱离起来（他们对于这些同学的英勇

也许赞美,对于他们的苦难也许同情,但是总觉得和自己有些不同,而难于接近了)。对于民先,因为许多队员和一部分干部的被捕及被开除,造成了一时恐怖而混乱的状态。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那这次自然是相当的失败,但在行动中参加者的战斗精神,不怕牺牲的决心,以及为正义而战的勇气都是值得赞赏的。

我们是失败了,但我们是光荣的。

六、走上一个新阶段

——开始对“联合战线”的认识
与工作方式的改变

然而牺牲,失败,错误,绝不是白费的。“失败是成功之母”。

当热情碰到了钉子之后,青年们也会用冷静的头脑,更深刻的思考一下了。

是不是目前对我们的行动还不完全赞助,还不完全同意,还不完全同情,乃至加以相当的阻碍和压迫,大多数的同学,学校当局,社会人士,军政长官等等,那许许多多的力量就都是“汉奸”呢?是不是救亡运动得不到这许多力量的全部或最大部分的参加,而单靠我们这一群“先锋队”的横冲直撞就可以成功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但在北平遇到,在全国各地同样遇到。“一二九”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的救亡运动的怒潮,很快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每个战士的面前。

于是“联合战线”问题在各种集会上,在各种刊物上开始

热烈的被讨论着了。人们一方面批评过去“独夫救国”政策的错误，一方面批评许多救亡团体过分热情过分激烈的褊狭行动。大家开始认识这两种倾向同样的妨碍了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实现，如果不克服过来，那末对于国家的前途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这样，一方面受着自身斗争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受着全国舆论的推动，在民先的队伍里，也开始更密切的注意到“联合战线”的问题，并且更彻底的讨论怎样在一切工作上执行起来。不过真理的体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在一切日常的工作上去表现，更需要艰苦的批评与不断的学习。

首先我们要提一提四月二十八日××，××二分队在西山的行军与游击战演习。这虽然还不是什么“联合战线”的表演，但总表示我们开始找寻新工作的尝试。这次参加的人数不多(约八十人)，在内容方面也不精彩，但这是一个开始，在这里我们不但学习军事技术，并发扬集体精神，提高大家的情绪，而且不举行集体的政治和工作讨论。从此之后，行军成为民先经常的有意义的活动，我们今天回想到这第一次的行军演习常感到无限的深长意味。

就在这个时候，华北的政治情势又开始新的转变，日本帝国主义，华北大增兵的传说一天天确实而且具体化了。这是又一个大的刺激，人们的情绪又愤怒而激昂起来。在这个情势下面，民先渐渐的从三·三一的大打击下面恢复起来，组织上的散漫状态逐步的消灭了。

在五月十七日，我们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在这个大会中除了一般的工作，重新检讨政治纲领，组织大纲，工作纲领之

外,差不多重要的争论,是集中在联合战线这一个口号上。原则上代表之间完全一致,但在具体的执行上,意见有许多不同,直到散会,也没有得到共同的认识。不过这一次对于联合战线原则的正式决定是大大改造了整个民先此后的工作路线,是民先工作史上一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联合战线不单是几个代表个人的思想,是当时全体队员间的思想。就在五月十七日三十多个代表在××大学集合时,北平一二三区二百多个队员由早八时起,在郊外举行了六个钟头军事演习及全体大会。那天正落着大雨,二百多个队员情绪热烈,紧张,在大雨中湿透了全身,而没有一个人感到厌烦或有意退却,反而大家都提起精神集中讨论中心的问题。在大会中,也同样的讨论了联合战线,并且还有许多具体的工作决议。

经过五一七这个转变之后,民先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三三一以来的灰心意冷与消极都消灭了。到了五二八,天津同学反对日本增兵及响应世界和平运动举行大示威,动员情形很好,结果也很成功。在这个时候又重新燃起了北平民先的战斗精神,每一个人都跃跃欲试。当时的领导干部觉得刚从大打击恢复过来,新的基础不很巩固,所以只发动了一个广泛的罢课。这次罢课,在策略上采取定期的争取学校当局的谅解,可见我们已大大进步为组织上的力量强大,到处都是听到胜利的声音。特别是学校内,组织发展很快,已经超过三三一前的水准,在五月底达到六百多人了。

但是,民先的发展,更引起敌人的进攻,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了××当局,企图取消民先的活动。取缔救亡团体的命令,

是当时每礼拜都必重复的紧要新闻，不过他们并没有获得成功。

联合战线原则的体认，在民先间最大的影响，是争取公开这工作又被重视，在有些学校内，民先的工作多采取了公开的形式。特别是与学校当局的接近，在这一时表现得很好，这自然帮助了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二个影响是相当去掉了内部的干燥无味的生活方式，而加入了一些新工作。行军，训练班，武装小组及校内的××团等，都表示了民先工作都渐渐在接近一般同学的生活，在生活的联系上，已慢慢的建立起对抗××的共通了解。第三个影响是，民先干部在对工农及士兵的工作上，有了积极的态度，在总队部会上，曾有过许多次关于工农及士兵的工作的决议。

到了六月，西南抗日号召在北平（自然也在全中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反应。凡是热忱救亡的人，莫不热诚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接受西南主张一致对外，而另一方面又恐惧因此而爆发内战。六月十三日，民先响应了学联的反对内战的号召，参加了那一天的示威，在北平这是三三一以后第一次出现的群众行动。这次参加的人数大约有三四千人，在技术上已经显出许多的进步。

自然，六一三的主要意义还不在打击当时一般挑拨内战的丧心病狂者，而是想号召全国一致的反对内战的实际行动，来根绝内战的可能性，这次行动发挥了民先自“三三一”所积蓄的力量，在民族敌人的面前，又把强壮的队伍，中华民族英勇儿女的真正意志与力量表现了一次。民先自己，也在行动中受了一番锻炼，并且在行动中更扩大了自己。到六月，民先

已经发展到一千三百个民族解放的永不屈服的战士了。

七、抗日种子的散布

——民先组织在全国方面的发展

六一三之后，在一部分的学校内有一个长期的罢课。虽然一部分学校情形没有变得很坏，可是大部的学校因为这个错误而遭到严重打击。结果，在暑假中差不多有二百多队员被开除了。

当时对联合战线的体认虽然已经开始，但还是笼统而模糊，加上“六一三”行动，急剧地提高了战斗情绪，盲目与直撞就成了必然的结果。领导干部发现了队员同志们对联合战线方面完全是口头接受，在实际工作上并未具体的反映出来。所以累次提醒全体队员同志要讨论并执行联合战线，并且在许多学校内还布置了争取广泛合作的工作。不过，我们学习得太慢了，打击到底也没有挽救过来。特别是暑假中，我们的力量相当分散时，打击更来得厉害，虽然在整体上说我们是一天一天在进步，不过最积极最勇敢的队员横遭牺牲，总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被开除的队员中，一部分转学别校，少数回到家庭，大部分走到别的地方，而以到西安、太原的为最多。他们在那里参加了军队，参加了军事政治工作的训练班，参加这种工作的队员，不只限于被开除的一部分，许多其他的队员去参加的也很多，差不多一直到西安事变之前，不断地有人去参加。

暑假回家的同学，少数是到其他都市，大多是回到自己的故乡。领导干部在假期前发给了回家队员一个调查表，其中

包含的主要内容是队员在当地的_{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民众组织与民众武装，可能的发展工作等。希望在队员离平前给每人一个个别的指示。但是这工作作得不大好，因为干部人不够多，不能分配到每个回家队员的身上去。

但是这一部分的队员完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在××、××、××、××、××等都建立起民先的队伍。而且许多已有救亡组织的外地，也都派有代表到北平来，希望北平方面的救亡团体给他们以实际的指导，并建立以后密切的联系，这样，民先就成了第一个被选举中的目标。当时领导干部见了这样一个情形，想到全国各地，一定会有广泛发展民先的可能，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立即就成立统一系统的民先还没有可能，但在全国方面，许多工作要求北平方面的帮助已经日急迫切了。

从此之后开展全国组织，就成了民先的中心工作之一。除了指导回家的队员之外，组织了留平队员，发动通信运动，由通信中建立起来的民先，在数量上也很多，远在国内的里昂巴黎东京都有了民先的踪影。

炙人的太阳在天空中照着，暴风雨更横吹直打，可是抗日的种子是广播大地了，新苗迅速的茁长了起来，这不是偶然的。“一二九”以来的战斗的传统精神，无远弗届的扩散着，水到渠成，向外发展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八、老虎洞的生涯

——暑期夏令营

暑假中在北平方面最成功的工作，是夏令营的举行。夏

令营是行军演习的工作方式的高度发展，也代表当时工作中注意内部训练与教育，企图在集团活动中来锻炼自己的一般的工作方针。

北平总队部本来有一个武装部，它的工作中心，是在军队教育上来帮助队员学习，并领导队员从事军事训练演习等活动。自从第四四二八军事演习之后，不单只是区队，就是分队也常个别的举行过行军。队员们对这个工作似乎从来没有疲乏，而相反的只感到不够。为了要在队员间加紧教育工作，要提高一般的积极性，总队部决定在七月初举行西山夏令营，除了号召民先队员之外，并希望广大同学也与我们一块儿生活，来增加互相了解，来共同走上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大道上去。

第一次夏令营在七月十日起始，总队部从六日起就慎重讨论，决定了一切关于夏令营的组织领导，生活内容，出发，集合等技术问题。十日午，一百六十多位营员都在××集合，这其中十分之六是民先成员，其余的都是对集体生活感到无上兴趣的同学。不料当天下午大雨倾盆，唯一安定“军心”的就是救亡歌曲，同乐会也给大家不少，但是每人胸中都感到无名的苦闷，一来为了行动不能自由（我们是如何的得求自由啊！），二来，黑漆的乌云也给未来的露营生活罩上一层黯淡的影子。

可是，雨过天晴了。雄伟的西山，幽静的老虎洞，潺潺流水，血红的野花，都在欢迎着集体生活的运动着。于是山顶上是人们，山谷里是歌声，白天里是行军演习野战，黑夜里是对各种问题的论战。在这种生活中个人主义毁灭了，大家互相帮助，互相亲爱，而且共同学习。有的人有某种成见被剔去

了,其他的人歪曲观念也得到精密的校正,有的人更在集体研究中把握住新文化运动的武器——新文学。但最令人不能忘的还是一个天黑如漆的夜袭,当在荆棘窝里匍匐前进时,忽然发现了敌人,想到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就对准开枪了(拍手代替),心虽然强烈的跳动着,还是警惕自己,不要太过于兴奋!

七天很快的就完了,但是不能不抱着一颗不满足的心,遵照指挥的命令,让第二批弟兄来填防。

第二批的人比前更多了,共有二百二十余人,他们的生活也比前期的更为充实与美满,因为以前的缺点都克服了,以前没有的更加以增添。但汉奸更眼红了,四处造谣陷害,警察访问的一天多似一天,不能继续把夏令营举办下去,实在是十分可惜的事。

自然,夏令营绝不是没有缺陷的,由于队员的脑中还残余有封建的思想,所以反映在当时的生活上,就有门户之争(学校之间),而平时干部与队员太隔阂,因此许多设施并未得到意料的成功,反而受到相当的失败。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干部竟抛弃原来职务来参加露营,而参加露营的回去了有不少的人是失去了工作的耐心,“脚不踏地,眼望着天”,想立刻参加对日战争,冲破学校家庭的樊笼,而造成以后“观念里左倾,工作上消极”的现象。

九、基础的奠定

——八日改组

“S, F, D. 自本年二月一日成立以来,已整整半年了。我

们的组织从初生到现在，一直在极艰苦的环境中过着战争的生活。在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间，我们确也贡献出了不少力量，锻炼出了不少坚强的民族战士，加强并扩大了我们的组织……

但这丝毫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回过头来把目前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与我们所作的工作比较一下，那末明显的看出工作的十二万分不够，这主要表现在：每次工作的执行都显得十分迟缓，未能抓紧中心；组织关系十分不灵活不密切，区分队部在工作的自动性和创造性上大部分都表现得过分不够；总队部日渐离开下属队员，各级干部人才都感到非常缺乏……

还有，因为过去事实上的困难，组织上有些地方发生了不民主的现象（有的区和分队的负责人不是选来的）……

虽然这些问题总队部时刻在检讨，在设法进行改善，但费力多而收效小……这些问题是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了……

经过了很长久详细的讨论考虑，终于把改造组织的问题彻底决定了……”

这是总队部七月二十八日所发“关于改造组织的决议”。因为环境的困难，分区和改选的工作差不多做了一个月才完成，至九月二日我们才看到新选出来的总队部的告队员同志书。这个通告里除了说明改组的意义之外，更指出了今后工作的态度和目标（发挥民主的，革命的，苦干的精神，努力自我教育，争取爱国自由，促成抗战，特别的又一次强调的提出联合战线的问题），恳切的说出了对全体队员的希望（养成批判精神，学习习惯，信养独立作战的能力，遵守纪律，切实执行工

作等等)。

此外，这一次改组，又把原有的五区（比成立时的四区已增加过一区了）划分为九区，因为人数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了二千二百多人，照原有的划分，各区再也不能灵活的活动了。后来这个九区的分别，再经过半年的发展，在十一月中间又重分为十四区了。

这个通告上还决定了要把北平总队部改为北平队部，另外召集各地队部代表大会产生全国总队部。记得某一个晚上，总队部的同志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随便谈着“全国”民先的问题，怎样发展各地的队部，怎样产生全国的总队部，在每个人的脑膜上掀起了一幅光明雄伟的远景，每个人的心灵上憧憬着一个展遍全国的坚强队伍！但这个梦一直到半年后的二月五日才初步实现，现在让我们还回到当时的情形吧。

十、我们往哪里去？

——第一次扩大干部会，工作
与组织方针的确定

暑假后开学了，北平城十万个青年学生，这十万个敌人的眼中钉，又团聚在一起了，我们的一千多队员也已从各地回来，组织是整顿好了，现在大家异口同声的要问：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以后我们要向那个方向努力呢？全民族的对日抗战似乎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就要发生，再努力于唤起和组织民众的工作吧？扩大宣传这样的行动也显然不能随便重演一次。是的，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了。

干部人员整天整夜的讨论着目前的政治形势，讨论着最

近工作的方向。终于大家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必须和队员同志们充分讨论，才能得到了解上的一致，行动上的配合。第一次的“扩大干部会”就在这样的要求下面召开的。那是十月四日。地点在××大学。

一百二十五个各级干部人员，包括各区分队部队长干事集合在一个会场上商讨，从民先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呢。这样不怕发生横的关系吗？不！这正是此次会议的另一重要作用。当时虽然还是一个爱国有罪的时候，但是经过半年多来我们诚恳坦白的热烈斗争，我们已逐渐取得社会人士的了解与同情，象过去那种“严密”的秘密组织的状态，和不灵活的组织方式，既妨碍工作的进展，那就非改变一下不可了。三·三一以后干部中间就逐渐开始打破许多不必要的相互秘密，在这一次的集会上，大家更一致的同意此后各区分队的负责人中间，要尽量适应工作的急要，采取直接的关系。同时组织系统要尽量使其简单化，改少各级不必要的会议，发展下层队员的创造精神与独立作战的能力，我们的组织经过上述八月中的改组，再在这次扩大干部会上确定内部尽量公开的原则，这样才树下了此后工作开展的基础。

再回到政治路线的问题上来吧。大会在听取了文化职业者协会，学联，妇教及总队部的工作报告之后，就热烈地讨论目前的政治形势，检讨过去学生运动与民先的工作路线。大家一致认为从一二九到三·三一这阶段中间，一般的是感情胜于理智，一切斗争是自发的，零乱的，犯着过激或者说是“左倾”的错误，以致阻碍了救亡运动的开展。从三·三一到六·一三，大家开始了解到救亡运动必须得到广大的各阶层人民

的参加才能胜利，注意到了“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但是在行动上还不能很正确的遵守，有些人过于激烈，有些人则以妥协代替了联合。从六·一三以后大家方逐步的正确理解与遵守联合战线的道路。

经过长久的辩论与修正之后，大家一致地通过了这样一个“政治决议案”：

(一)当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大会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特征是由半殖民地的地位向完全殖民地化推进的过程，随着日帝国主义的加紧进攻，这个危机是到了更深化的地步。从去年华北事变以来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是一贯的采取“不战而胜”的策略，企图利用傀儡政权为控制华北的工具，避免采用直接占领的方式，这一策略现在发展到了最高峰。大会虽不否认由一个局部抗战转化为全国抗战有很大的可能，但大会更认为一个全国规模的抗战还不能立刻就爆发，这一方面是因为救亡运动现在虽已成为一个有力的运动，使政府不能毫无顾虑的再继续执行一贯的屈服政策。但另一方面，它究竟还没有能把全国民众组织起来与汉奸以决定的打击，这使日帝国主义的不战而胜的策略还有运行的可能。

(二)救亡运动路线

大会认为“只有抗战才能图存”已经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同时在严重的危机之下，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有了新的转变，这一形势便替抗日的联合战线造成了很有利的条件，因

此，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以最大努力促成联合战线的广泛开展和深入。大会认为，目前的救亡运动还没有完全脱离宣传阶段，在救亡运动中知识分子还是主要的力量，尤其是学生是一支生力军，所以我们不应当放弃或消减学生运动而专门从事其他工作，而是使学生运动更加巩固，更加强化，进而推动整个的救亡运动进一步展开。

(三) 民先在救亡运动中的地位及其任务

现在我们的组织中，学生群众还占领95%以上，因此根据前两个决议大会认为，我们的组织应作为学生运动中的主干，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以全力推动学生救亡运动，我们不但应当在工作上正确而灵活的促成联合战线的实现，我们组织的本身就应当是一个联合战线的组织。

(四) 民先目前的主要错误

在检讨了过去的工作以后，大会认为，不认识新的政治形势而作观念的过高的估计，乃是目前最基本的错误。这个错误具体地表现在组织上的关门和工作上的冒险或取消上面，因此就使我们的组织入于饱和状态，我们的工作停滞而无法展开，我们的队员脱离群众，在态度“左倾”而在工作上消极。大会认为这种错误必须马上克服，因此要求每个队员开展严格的自我批判。

(五) 目前的中心工作

根据以上的决议，大会规定目前的工作如下：

(1)促成各学校的学生会,以奠定学联的群众基础,在执行此项决议时必须正确的运用联合战线,争取师生合作。

(2)加紧促成联合战线的建立,运用新的方式组织群众,扶助及推广文化界妇女界的救亡友军。

(3)积极参加社会的各种团体,扩大工作的领域作为联合战线广泛开展的基础。

(4)支持学联准备群众行动以答复敌人的进攻。

报纸的消息告诉我们中央军已进入绥远,而绥远前方同学的来信说前线将士正在孤军作战。上海青岛工人的抗日罢工,应该是绥远抗战的一支有力的同盟军,却受着残酷的压制。上海各界救国会邹韬奋、章乃器等七位领袖被捕了,北平学联派往南京请愿(要求出兵援绥,援助沪青工人,释放爱国领袖等)的代表被押解回平了。

这一切使人迷惑起来。在小队会上大家热烈的讨论着中央政府是否真的抗日这个似乎不应该讨论的问题,并且大部分的意见都觉得政府在绥远战争中间,一面高扬着决心抗战的旗帜,一面进行种种的阻挠,更不愿将抗战持久与扩大,正在尽量的觅取妥协的道路。因此,当百灵庙收复的大字在报纸上出现的时候,许多队员下意识地觉得这是战争行将结束的预兆,反而感到徬徨无所适从。

但是正确的道路终于为我们所找到了。我们不应该死死的去追究政府是不是真心抗日,我们的力量就是要使它从不抗日变成抗日,从不彻底变成彻底。所以一方面对于政府逮捕爱国领袖摧残抗日工人我们要指斥,一方面对于它决心抗战的旗帜要维护与崇扬,使它不能够说了不做。对于百灵庙的

收复，我们要表示欢欣，并且要进一步要求向敌人进攻收复察北，收复东三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广大同学与民众对我们的了解、同情与合作，才能一步步争取政府更积极的采取抗日的政策，才能争取到抗日运动的最后胜利。

其实我们一贯的基本态度就是这样。可是以前没有遇到这样迷惑的场合，没有深刻明确的讨论过，也没有很好的在工作上实行过，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说是发现了一个新的道路。

十一、在铁蹄下前进

——华北日军大演习与灾区服务运动

我们的组织整理好了，我们的工作方针确定了，敌人的加紧进攻在这个时候又开始了。

“诸位队员同志：

日军竟在中国境内演习怎样占领中国国土，屠杀中国国民了。这不仅是强暴的威吓，武力的炫耀，而且也是给予中华民族的空前未有的侮辱！试问世界上那一个地方能找出这样的事情！

动员七千五百‘皇军’，演习地域达四万方里之大！

……

队员同志们，我们要担负起民族先锋的任务来，我们要提高民众救亡的情绪，加强反抗敌人的火焰，我们要勇敢地走到田间，向为恐惧与奇异所怔着的劳苦大众说明民族的横祸，我们要忍耐地跑到寝室公寓里，用诚挚而热情的话语，激发知识分子的勇气。

让我们在敌人铁蹄踏过的心田中，播下抗日的种子

吧！

我们要‘以眼还眼’，用行动来答复行动。

……”

这是总队部为了华北日军演习所发“两周间行动大纲”的序言。

北平的学生们又总动员起来了。在校内壁报、标语，报告演习消息，下半旗志哀，停课开座谈会……，在马路上，演讲，宣传，照像……，而最重要的工作，却是北平学生的“灾区服务运动”，慰问，调查，讲解……，民先队员也划分了区域，实行全体动员。

现在把那时的民先宣传品之一种，附在下面，以见一斑。

为日军演习敬告父老兄弟

诸位同胞仔细听，日本小鬼真正凶，夺了东北占热河，进了长城占冀东，半壁山河它拿去，北平四郊又练兵，夜间叫门得开门，年青妇女搬进城，恐怕碰伤战马腿，街头路口井填平，民房毁了无其数，昨夜人马攻进城，坦克战车满街跑，碾死小孩不在心，眼看江山就不保，大伙儿赶快把命拚，大伙儿起来拚一命，齐心攻打日本兵，农工商学兵和将，大家都是中国人，一齐打倒日本鬼，我们才能享太平，写到这里忙打住，连把列位尊一声，敬请父老兄和弟，细细念给别人听。

民族解放先锋队
第六区第一分队印

但显然这样的行动是太温和了。当十一月三日日军穿城的那天早晨，某个分队的一百多队员，集合在体育馆的一角里商量应付的办法，有一个队员说：

“这样的奴隶生活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让我们一块进城去，走在日本军队的旁边，来一个对抗的示威！”

这个临时的感情的提议虽然为理智所压服了，但大家都觉得在日军穿城以前，我们没有早些准备一个对抗行动是一个忽略。从此之后，要求“行动”的呼声从各个分队里响彻起来，怎样发动行动的问题在每一个小队里热烈的讨论着。同时敌人的铁蹄把广大的群众踏醒了，人们更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强暴的狰狞面目，我们的队伍也有了很快的发展，北平队员总数已超过两千人了。

十二、燃烧着，战争的烽火

——围绕着绥远抗战的复杂斗争

正当我们讨论着怎样发动行动向敌人进攻的时候，敌人的炮火又在我们前面开放了。十一月十五日开始的绥远抗战，激动了全国民众，全国的报纸杂志换上了一副崭新的面目，发挥所有的力量，总动员宣传。

我们的工作不再需要什么思考了。“集中一切的努力，保证部分抗战的持久与扩大，使它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实现，这早已被我们确认为全民族解放唯一的正确路径”。（见总队部十一月十九日对于扩大募捐运动的指示）。

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我们的“万件皮衣运动”是进行了，全市同学绝食一餐的号召是实现了，上前线慰劳与服务的

同学是一批一批的出发了，然而从一些传言中使人嗅到战争就要结束的恶劣空气。沿着这条大道我们要昂扬的迈步前进了。

十三、我们队伍的总检阅

——一二·一二抗日大示威

绥远战争发生以来，敌人的进攻更加阴险曲折，它的武装进攻，既采用“中国内部变乱”的方式来减低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的报纸也一贯用“剿匪”代替“抗敌”的字眼），同时又以向抗日工人的袭击，与外交上的和平协调来混乱中国人民的视线，疲乏中国人民的感觉。

“对于这多方面的进攻，我们只有用一个总的行动来回答”。

这是学联号召十二月十二日抗日大示威的紧急通告上所说的。真的，我们应该如此。而且我们民先的队伍里，一直也没有一刻停止过行动的要求，所以这一号召，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反应，积蓄了好久的火焰，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发泄了。这一个示威运动，和“一二九”、“一二一六”的性质是十分不同的。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敌人的进攻方式明显尖锐而单纯，每个人都直觉的感到要从书斋走向街头。而这一次敌人正制造了许多烟幕，大多数人们的感觉为之迟钝了，因此正要靠一部分敏感的积极分子来把空气转变。具有这样意义的“一二一二”参加示威运动的四五千同学，主要的是靠民先的主观力量去发动起来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队伍主观力量的一次总检阅！

这次行动的方式和效果都是新的，队伍由零化整、由整化零的灵活应用是以前所不及的，更重要的则是在于“用行动来开展统一战线”，而且得到了第一次的胜利。上午队伍和军警有了相当激烈的冲突，但是下午有秦德纯市长向示威同学谈话，称赞学生的爱国热诚，并且允许各校同学整队回校，沿途高叫抗日口号，实际上成为北平市空前未有的胜利的示威运动。各校同学回校时不但自己兴高采烈，对于未参加的大部分同学，更是一个最大的教育和鼓励！

在这次行动里，学联得到了更公开稳固的地位，统一战线不但没有破坏，而且还扩大了。统一战线不是叩头战线，只有拿出自己的力量才能推动别人来抗日，谁不了解这个真理，便不配做一个民族解放的战士。

十四、第一次的狂涛骇浪

——西安事变引起的尖锐与艰苦的斗争

胜利行动刚刚过去的第二天清晨，战士们拖着疲乏的身子，正想整顿精神，来写通讯，出情报，编特刊，来把我们的胜利鼓舞起千万人的勇气的时候，报纸上西安事变的特号字标题，象晴天霹雳一样的震动了每个人的心弦。在西安的巨变底下，北平同学前日日的斗争不再被人们所注意了，连我们自己也忘记了昨天自己的战斗，忘记了自己的疲乏，而马上开始热烈的讨论着这一影响整个国家命运的巨变，讨论着怎样使这个事变，才能不但不妨碍国家的前途，而且使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更快的发展，并且我们要马上决定，在这个激荡的涡流中间，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应该做些什么工作。

从今天看来，那时大多数的队员，乃至各级的干部，一般的都是热情胜于理智，因而不能把握住这个复杂而骤起的局面。从“一二九”以来，我们声嘶力竭的呼吁停止内战，全国团结抗日，而现在西北及东北军的将领提出了和我们一样的主张，我们本能的感到兴奋。“安内攘外”的政策，我们一直认为是最近中国国运日蹙的主要根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政策的施行，遇到了第一次有力的阻碍，我们下意识的觉得中国前途有望，我们好久听到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呼声，我们怀念着黑山白水，因而对于东北军的举动，我们不自觉的生出一类同情；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又明显的有着一种新的紧急内战的危机，我们为讨伐的呼声所刺激了，我们来不及冷静地考虑避免内战的具体方法，而迫切的呼喊无条件的反对内战。这一切热情的冲动，使我们没有着重看到西北将领这一般粗暴的行动，给与了亲日派奸大肆活动的机会。如果不迅速释放蒋委员长，那么内战的发生，其直接的责任必然应由西北将领负担。我们在反对内战的口号下，没有同时强调要求西北将领立即释放蒋委员长，表示我们对中国抗日救亡的正确道路还没有透彻的认识。甚至蒋委员长释放的消息传出时，许多队员反以为这是西北将领抗日立场的放弃，而生出强烈的悲观意念。总队部方面虽然立即认清了事件解决的正确意义，对全体队员有了明白的指示，但是迷惘的意念经过不短的时间才逐渐肃清。

但不幸我们不是关在屋子里的清谈家，我们对政治局面了解的不透彻，我们观念上的一点错误，马上在行动上反映了出来，使得我们一方面和大部分的同学有了隔阂，一方面一部

分人立即乘机对救亡运动加以无耻的攻击。在清华大学，有人检查救国会，检查我们队员的房间，这样来挑拨起武装的冲突，分裂学生的阵线；在师范大学，杨立奎、熊梦飞等公开在大会上鼓动学生武装冲突，有意诬陷及开除学生，公开出布告不准学生加入民先，声言民先队员要全体开除等等。谣言的制造家不是说民先受到共产党操纵，就是说受到张学良收买。因为一部分同学一时和我们有些隔阂，我们在同学中的政治影响减弱了，工作不容易开展，同时为了某些人有意制造出来的“左”“右”两方面的尖锐斗争，以及学校当局的威胁和诬蔑，以致在我们的队伍里，有一些年轻的、对我们的历史和主张了解得还不很深刻的队员，有一些迷惑了、动摇了。自然这种情形是绝少数，但是一切日常工作（学生会、救国会等等）受到阻碍，我们大部分正确主张的传播变得比较困难，而分裂与破坏学生运动的活动疯狂的发展着，使得我们的组织一时陷在十分艰苦的环境里，这却是西安事变后的一个特征。

这之际，我们发过一个告社会人士书，对我们的历史和立场有了一次公开的明白的申述，对于敌人加于我们的无稽的诬蔑给予了有力的回答。然而更重要的却是最雄辩的事实。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全国和平统一的逐渐具体化，给予了亲日派汉奸以无情的打击，这都证明了我们基本主张的胜利，一步步的扫清了一部分人对我们的误解。在整个胜利的情形下，再加上组织部全体同志，一个月来千百倍的努力，一个月来艰辛的苦挣，一切组织上混乱与动摇的现象很快的克服了过来。

并且，经过这一次的惊涛骇浪，我们是更老练了，我们的

队伍更加强壮而且有力。

十五、光明的远景

——回顾与前瞻

这短短的一年中间，我们的队伍从三百多人发展到六千多人，从四区增加到五区，又扩展为九区，又扩展为十四区，并且从北平一隅扩展到了全国各地，扩展到东京、巴黎、里昂，最近我们更得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一年中间，大大小小的抗日救亡斗争，都在我们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下展开。

这短短的一年中间，我们从单纯热情冲动的硬干，进而渐渐的把握住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我们起初只有一本简单粗浅的“队员必知”作为大家认识与行动上的统一的依据，接着我们印了一本“我们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态度”，印了一本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的“政治决议案”，我们的主张和工作方针，得到了更详明的规定，在困难的经济环境里，我们又印了一本“工作技术问题”，对于队员同志的经常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各方面人士及各主要问题更有了详明的说明（见《我们的纲领和基本态度》）。对外宣传和对内教育上，我们起初出版了二期“生活十日”，十期“民族解放”，此后我们和其他救亡团体合力出版“救亡××”及“北平××”，在内容与发行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在队伍内部，最初只有模糊不清的油印的“队员生活”（出了四期），以后铅印的“一周间”表现出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还有很大的缺点），最近将要更加扩充出来。这一切文学工作方面的进步，正反映出我们组织力量的增强，工

作的开展，与政治及理论水准的增高。

然而这一切不是最主要的。这一年中间最使人兴奋的，最鼓励人的，是我们的一切主张与希望的逐步实现，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伟大发展。

——这真是空前伟大的一年啊！

我们看到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组织的长途发展，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先后的成立并且巩固了它们的基础。

我们看到国防的文化运动空前的活跃起来。

我们更看到了中央和各地方当局，一步步的对于抗日救亡采取了更坚定更正确的政策，两广事变与西安事变在“抗日第一”原则下和平解决了！在三中全会上更看到了全民族团结御侮实现的肇端！我们更加兴奋的是，在一年前我们认定对救亡具有反作用的一种力量，逐渐动摇到抗日方面来，我们能够和二十九军兵士共同演习，共同高叫抗日口号。一切的一切预示着全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神圣伟大的斗争是一天天迫切了，“奔走呼号”的“先锋”很快的要担负起实际战场上的前哨了。我们的责任不但没有减轻而且是更加重大了。

自由强大的中国是在前面！

旧时代完了，

新时代正在开始，

让我们的队伍，让我们每个人更坚强的准备好来参加这一伟大的斗争吧！

现阶段的民先

一、M. G. S. 从斗争中成长强大起来了

(一) 全国代表大会的召集

西安事变之后，在民先队伍里表现出两个特征，一个是领导全国大多数民众要求对内和平；二是因为客观形势的复杂，在要求和平的运动里，所引起来的作用不够强大有力。固然我们也知道，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不利，可是就在这一不利的条件上说，还是作得很不够。检讨这一缺点的结果，我们在政治上批评了认识的错误。同时更着重指出来，全国民先在各地的活动，没有整齐的步伐，没有严格统一的指挥，是使工作表现不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一九三六年暑假后，所展开的全各地的民先队，在政治上是多少受着北平队部的指导，在组织上也以北平队部为全国组织中心的观念。当时最具体的关系是：北平的民先队员在外地建立当地的民先队（亲自在该地建立，或用通信关系建立），这一个新的外地队与北平队连结起来后，北平队在政治上及大略的工作上给外地队许多建议与批评。但在最初，这种联系还是用通信为主体，经过一个相当时机的发展，外地队不单只在数量上发展得很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组织发展而引起的工作方式与工作路线的烦扰。譬如在××提出的民先与学联工作的差异问题，××提出的争取公开与组织严密问题，更有在西安方面，组织上、工作上配合起新的政治形式，应该执行的新方针问题，都是靠着当地队员（一般说来，最大

的弱点是缺乏斗争经验),不能自己解决的问题。随着对北平队的企望变得很高,要求更高的指示与领导。在许多小城市里,当时民先队都雨后春笋般的生长起来,但大多是刚自热情的群众间自发而出(在起始常是一些一般的救亡团体),没有其他方面的积极帮助,工作不能有很好的开展,于是在北平方面,责任加得很重,但是限于实际上的困难,北平队给外地的帮助,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少有成绩。不过,北平队在这一个时期,也尽了很大的努力,对西安、天津、××、××等重要地方的民先队,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

北平队领导全国的民先工作,这一弱点在西安事变之后完全暴露出来。为了补足这个缺陷,必须加强组织的联系,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因此,全国代表大会便在这一迫切的要求下召开了。

同时,在寒假中,各地代表能有比较自由的时间;北平在经济方面得到其他各团体的积极帮助,各地代表回去的路费才能得到具体的保障。于是会期决定在二月初。一月下旬,西安代表,河南××代表就已经到了,其他各地也都陆续赶到,北平队部除了准备好对各代表的招待外,并分别与各地代表讨论今后民先的全国组织问题。一月底,北平方面把民先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草案及组织法草案,印就分发给各地代表,并在会前广泛的讨论批评,这时代表已到了十八个地方单位,代表了六千多最英勇的、愿为祖国牺牲的中华儿女。

(二)大会的经过

二月初,可能到的代表都已到齐,总共有西安、天津、北

平、青岛、武汉等十八个地方（××代表及河南××代表因特殊关系没有参加这个大会，先回本地去了）。

二月四日，由北平队负责组织了代表的分组会议，一共分五个小组，每组都有北平队的领导干部来参加。小组会的用意是交换意见，能准备使大会的讨论集中。把政治纲领草案、组织法草案、政治决议案草案等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讨论与批评。关于各地民先对全国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认识的差异，都比较有了一个统一的意见。第二个是利用各地代表互相见面的机会，来互相贡献工作意见。小组会中，各地代表关于本地民先的活动都有很详细完全的报告，互相间在工作上作着非常热烈的批评。在提供建议时，更表现着非常亲切与挚诚的态度。第三，是重新检查过去各地民先与北平的关系，使将来的全国组织不单只是在原则上得到帮助，而且在实际工作上也能得到灵活的眸子与健全机构。四日上午九时起，各小组在不同的地方开了会，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先后散会。

六日，大会在××正式开幕，出席的有十八个单位，二十四个代表，还有列席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全国各地救国会，华北各界救国会都有代表参加。大会在九号开始，首先推出了北平、西安、天津为大会主席团，由北平代表致开会辞，接着是全国及华北各救国会代表致辞。

全国学联赠给大会一面“民族先锋”的锦旗。北平民先第四区、第十区两区全体队员给代表大会的贺辞，也在热烈兴奋受着莫大鼓励的空气中公布。代表大会的任务在这种殷望之下，也更加重起来，她要负起全国六千队员的嘱托，谨慎的使其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

北平队部，在讨论主要问题之前，提出了一个北平民先的发展与现状的报告，并且提到了各地组织上的大概的情形。

正式讨论的第一项是政治纲领草案，由北平代表主席领导讨论。发言情形很热烈，特别是关于民主自由与爱国自由的问题，提得最强，结果通过要求在政治纲领上把这一点强化的补入。其他关于整个纲领的组织也有改变的决定，尤其认为第三部分“民先的基本态度”应该独立，并根据纲领给许多必须的补充。讨论完这一项开始午餐，与小组会的情形一样，大家嚼着干面包，但兴高采烈的情绪，完全不同，互相交谈着，三十九个人挤在一个大教室里，想得到，每个人充满着如何心情，可惜这里不是我们的天地，不然，救亡的歌声又要响彻云霄了。

讨论的第二次是组织法，由天津代表主席。组织法中的遗缺，大家提出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关于具体的条文，常有很热烈的争论，而且因为条文的琐碎，占去时间最多。直到下午五点才告结束。但是这是一个组织上最根本的准则，我们不能不用最多的时间去讨论它。使它成为最完善的东西。

晚餐后，又开始讨论政治决议案的内容，大家发言较少，但在目前中心任务这一方面，也有很多补充与修正，代表大会宣言也在很顺利进行中通过了。

接着是选举领导今后全国民先工作的总队部干部。第一次，由代表大会用举手投票法选出了十四个候选人。第二次再由代表在十四人间，用书面投票选出了七个干部。这七个队员以后就担负了伟大艰巨的责任，领导全国六千队员，为民族解放的神圣伟业作坚决的彻底斗争。

临时提案中，主要的有：在一年中要发展民先组织到五万人，及当前对三中全会的宣传工作。散会时已是晚九时了，代表们在黑暗的廊下，追随着前面的灯光，慢慢的走出会场，在每人的心胸间，都充满了从未经历的兴奋和影象。北平民先在一年前只有三百个战斗员，现在她的威力已布满了全国，人数增加到二十倍了。这一个伟大的发展，到今天又走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这一群从各地来的最积极最坚决的战斗员，费尽了一天的精力，将使全国救亡工作得到更大的发展，真是值得自傲的啊！

(三) 伟大坚强的队伍

全国代表大会的召集，关于它的客观上的必要，已在前面说过了；但是不是在主观上，我们自己的组织基础上，也达到了组成全国队的足够条件；并且，在政治形势的发展上，我们主观力量是不是完全能担负了推动的作用，在救亡工作中，尽了民先队员的神圣任务？在代表大会已经成功闭幕之后，全国的工作正在开端创始的时候，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队伍，应该是答复上面两个问题的最恰当的道路。

全国民先的组织基础，在目前有三个中心：一是北平，二是西安，三是天津。这三个地方的现状，可以大约简单的报告如下：

一、北平队现在的组织，在人数上已达二千三百人。分队数已接近七十。主要地域是北平城内，北平西郊。队员的成分，还是以学生为主体（包括失学的），差不多要占到百分之九十九的高度比例。但是在一般工作中，对士兵，有过很大的作

用，常用集体活动的方式，去提高他们的救亡情绪。农民或工人，很少参加，但其间接的影响，都是不可漠视的（民众教育工作，常与工农子弟接触）。

在学生间发展也不平衡。大学间的发展大，中学较小，小学则在目前还不能成为一个主要的成分。因为民先大多是由学生组织成立，工作中也集中学生间的宣传组织，但是主要的目的，则是由学生运动来推动并影响全国各阶层人民救亡联合战线的开展。在这一总路线下，工作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每个分队在各自分队范围内的活动，二是组织并领导全北平的学生救亡斗争。

在前一方面，差不多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分队，都有公开的时事座谈会，大学方面差不多是百分之百。歌咏队，读书会，新文字研究会等更是靠着民先队的积极支持而存在的。此外，对于代表全校同学利益的学生会，差不多也是以民先队的积极支持与热烈工作，才能得到活泼的发展。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民先永远是最活泼最积极的，他们不单只在校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高同学间的救亡情绪，政治认识，更通过了各种社会的关系，组织各种见解认识并不一致的同学。

可是，汉奸敌人在各方面的进攻，虽然有随着政治形势的上下而变化，民先的工作都从来没有过停止，破坏愈大，我们的反抗也愈强。在全北平的工作上来说，差不多可说是以全力来支持学联反抗汉奸敌人的压迫，推动抗战的发展。学联在经过压迫解散及逮捕之后，公开性为之大减，群众基础也变得愈形薄弱，但是有民先队员的拥护，使学联的工作还能顺利的冲破敌人无数次的破坏与压迫，并能在政治形势有利的条

件下，组织了广大的群众行动，来推动全国抗战的更大进步，并与汉奸敌人以有力的回答。

主要的具体工作有：三三一追悼郭清的抬棺游行，六一三反对内战的大示威，双十二推动绥远抗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行动。在民先内部则有行军演习，暑期露营，都是值得推荐的工作。

在内部工作中，北平队的根本精神，在一方面参加群众工作，一方面要在理论上与实际上学习各种知识与技能，来准备更高阶段的救亡工作。小队会是个最主要的自我教育机关，领导干部的责任，也以教育队员当作一个中心。

最近，北平队因西安事变之故，组织上显出许多不健全的地方，如动员不敏捷，防守不严密等。不过，经过近一月的彻底批判，已大大的超过了西安事变前的标准了。在最近的将来，北平民先在成分上也许还不可能争取新转变，但是在学生救亡运动中的地位，则不成问题要变得更重要了。

二、西安的民先，多半是由北平方面队员中发展的。在张学良的学兵队中及其他各种政治军事工作中，有很多是由北平去的民先队员。在初到西安时，他们还没有感受到在西安环境下组织民先的重要性，只有个别的小组，而且与北平方面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在一九三六年暑假后，由北平去的队员大大增多，超过了二百多人，于是北平队部方面建议他们应该组织起西安的队伍。同时，北平队方面克服了许多困难，在北平送了最有经验的干部人材到西安。这样，才建立了西安队的基础。

西安事变之后，民先争取了完全公开，组织以无比的速度

发展,到现在已超过二千人。组织成分上,学生知识分子还是绝对多数,但是包含的阶层很广泛:公务员,自由职业者,教师,军人,工人,商人,农民都得到积极的参加这样一个广泛性的东西,在目前虽还没有争取到各党派各阶层人的大联合,但已往在各阶层的觉悟分子间得到了初步的合作,奠定下全民抗日阵线的基石。

在西安方面,组织系统是学习北平的;但是因为公开发展的关系,赶不上北平的严密,然而在另一方面,工作效率却比北平来的高。在群众间的宣传组织工作,短短的几个月内收效很大,而且民众争取到自己的武装。西安的民先队员,有很多是有职业的(由北平去的队员,远非学生这一个范围所能包含的了!)在各种部门间的工作,进行得很好,特别是在士兵间的宣传教育工作,更是任何地方民先所赶不上的优异。

在陕西,如三原、渭南、武川等许多小的县市里,都由西安方面建立了许多民先的组织。但是正在这一飞跃的发展过程中,因西安的和平退兵,使民先的组织又不能不变成半秘密状态。同时,在西安方面,因队员的深入民间或被迫离去,也相当的削弱了。但是,他们学习过北平的工作经验,能注意到民间的组织工作,就西北的环境来推动,将来的收获,我们相信还是会超过全国任何各地的。

三、天津队同样是“一二九”“一二一六”中参加救亡运动的一部分最勇敢的同学为基础而成立的。在初起始,成分与北平没有不同,但在组织技巧上显得很落后,工作也没有成绩。但是自从天津同学的响应世界和平大会的示威举行后,学生间的战斗意识相当的加强了,加上当时北平方面急于要

求工作上的联系与配合，在组织天津民先，并使之强固有力这一点上，给了许多帮助，于是天津民先才有了健全的组织形态与发展。

在文化地位上，在学生的数量上，天津不如北平的重要与广大。但是在经济地位上，其重要性千百倍于北平，所以组织的发展不久就超出了学生的范围，大大普遍到各阶层去了。

现在天津民先队员数量在七百人左右，但是学生只占到五分之三，其余五分之二有工厂工人，自由职业者，及保安队巡警，本身力量相当强固。但是日常工作，大多还是偏在学生间救亡运动的宣传与组织。最近的宣传工作，有许多期刊出版。教育与训练方面，在一般民众里，颇著成绩。

此外，太原在当地特殊环境下，工作进行的比北平天津方面顺利。但还没有取得合法的存在，因之，工作决定也必须更加谨慎小心。大概在大的方面，是参加当地民众的各种救亡运动，然还没有形成运动的骨干，只是在实际运动上，提高了民众的认识，使救亡运动能够更加健全起来。现在全体队员，除北平陆续去的尚未统计外，当地已为三百多人，不过他发展的前途是非常远大的！

山东××民先组织完全是由学生团体转变成的，但是因为环境恶劣，不得不陷于秘密状态。现在人数在三百人左右，最近领导的援绥运动，有很好的成绩。

武汉，在这个地方，是华中政治经济的中心，工作的方向很广泛，但环境太坏。结果，工作还偏在文化方面，自我教育方面。组织经寒假再度整顿后，人数仍不及百人。

广西，全省内如梧州、南宁、桂林等重要都市中，都有民先

的活动。但是这一活动，大半是上层的，不是发动了群众来作的。组织上大约有二百人，但是因为广西方面的特殊环境，民众组织须受政府的统一领导，所以别的救亡组织很受限制，民先也因之不能顺利开展。

广州方面队员有二百多人。上海也有民先的组织，但系统不一，人数也无从确定，工作上还没有都成一个整体。

此外如青岛、南京、长沙等四五十个地方，民先都有不少的工作表现，但组织上还小，大多没有超出一百人。在国外，东京、里昂、巴黎都有了民先的队伍。

大体看来，民先还是在华北比较普遍，河北，山东，山西，基础比较强大，而且全民先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是集中在这三省的。另一方面，农村与都市的差异也太大，除了山东××及西安方面而外，在广阔的农村中还没有民先的影踪，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中，只有六千参加了民先，总还是民先的一个耻辱。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向各阶层人民间的发展，也就有非常伟大的前途。

(四)代表大会后民先的新动态

在代表大会中，所决议的基本政治纲领与组织法，大多是提到最重要的抗日救亡问题，关于与其他救亡无直接关系的政治问题谈到的很少。因为民先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民众的救亡团体。它的最大的任务，就是在这敌人加紧进攻下面，勇敢的冒着炮火来挽救垂危的祖国。但是，有许多政治问题是与抗日救亡有非常大的关联，我们自然有我们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国内的和平团结，是一致对外并保证胜利的必要

前提，我们在这方面表现了坚定而且强有力的主张。

在文化上、经济上及对内的各阶层人民间的利害上，我们都提出了许多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意见的实行，一定会帮助民族解放战争的顺利。特别是三中全会后，整个全面的国内和平团结，有了一个强固的基础，民先的救亡政治纲领，不成问题的要在促成抗日大团结及训练将来的武装动员的战士两点上，用最大的努力。

组织法上也特别指出，在民先队员中并不要求思想信仰的统一。自然，对救亡意见必须一致。我们相信，因为过去的斗争，民先在组织上多少还受着“左”的影响，但是未来的前途要有新的道路，民先的扩大与普遍要大大开展时，在组织上一定要克服这一种倾向，要保持健全的、忠实于政治纲领的态度。

将来，那个更接近伟大的全国总动员抗战的将来，民先在救亡运动中的地位，自然要变得更重要。但是在发展过程中，用什么方式去争取这种更重要的地位呢？民先的组织目前在全国已有了很大的作用，差不多在每一个活动的角落里，民先队员总是在救亡运动里表现得最积极最艰苦。但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上是不是会变得更强壮更广大？如果那全国人民希望击碎敌人的锁链的日子到来，民先会不会再进一步变质？并将怎样的变质？这都是很有趣味的，而且值得每一个队员自己预加思考的。

我们，这一群民先的战士，也只有正确的看清了这几个问题，才能走得最正确。

第一，要争取民先在救亡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最重要的是

要民先在救亡运动中尽最大的努力，只有工作的表现，才得到普遍的人民的拥护。同时，在各阶层人民间，求得抗日的团结，是目前政治上一个大问题。但是在上层的联络中，政府方面，已经以它们的地位在发展这一个形势，在广泛的群众间，这一工作是要民先(或者类似的民众救亡团体)来担负起的。民先因为有全国的普遍发展，已把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九十九的现象打破了，以后我们就要善用这一点，在各阶层间，促成抗日的大团结。在广泛的群众间，发现艰苦并且伟大的工作，也就同时获得了拥护与同情，才能使民先发展为一个真正属于民众的救亡组织。

不单只是在工作上要接近各阶层，而且，要开展组织，争取千千万万的各阶层人民的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五万人的争取，我们想是一个很少的数字，要达到是很容易的。因为过去我们的主观力量比现在小，客观形势比现在坏，加上左的关门影响等环境下，在一年内还能开展二十倍的组织，要在将来一年中开展八倍半——到五万人——真是一个消极的决议。

第二，如果在战争的爆发中，全国都起来了，民先是会有很大的变质的，也要变成一个适合于战争的组织。一方面，要真正参加最前线，同时也最积极的在后方担任一切最艰苦的组织民众的工作。自然，在各种战争的及非战争的政治工业经济文化各种机构中，民先队员应作为一个最优秀的国民，民先在目前已有浓厚的军事性质，以后更要在这一点上加强，变成全民抗战的实际参加者和领导者！

我们整齐步伐，同时扩大我们的队伍。

一天一天，更接近了伟大神圣的民族解放的决死战争。
我们要更加紧准备和学习。
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表现成一个最英勇果敢战士！

二、政治及工作决议案

(一) 当前政治形势的特征及其动向

A. 国际方面——

大会认为，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揭开了新的侵略战争的序幕以来，国际上一方面少数黷武主义国家日益疯狂地向着全世界挑战，一方面全世界一切有理性的人道的各国各阶层人民，也正在一天天强固的团结起来，为了保卫自由和平而奋斗。在目前这一阶段，这两种势力斗争的特征是：日德意侵略集团已经具体形成，他们公开撕毁一切国际条约，公开要求重分殖民地，公开援助西班牙叛军；但英美法苏及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以及侵略国家国内的和平力量，虽然对于侵略集团已经与以重大威胁，但还不能用最有效的手段来制止他们的暴行，因此战争的危机十分急迫，在制止这一战争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的努力是决定因素之一。

B. 国内方面——

大会认为，“九一八”以来中国政治的基本动向是：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进攻，使中国的地位由各国的半殖民地向着日本的完全殖民地推移；一方面全民族的抗日救亡战线一天一天发展起来，使中华民族向着自由解放的光明大道前

进，“一二九”救亡运动的一个飞跃发展，“西安事变”在客观上已成为全民族抗日救亡联合战线，从宣传号召走上实际行动的信号，是“安内攘外”政策的致命伤，而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途中又一次划出了一个新的阶段。

大会认为这一新阶段政治形势的特征是：

(1)西北一隅各种武装力量与民众的密切结合，已成为抗日联合战线继续向前发展的巩固而有力的基础。

(2)中央与各实力派的相互关系急剧的重新配合着，虽然大部分还没有完全站到抗日联合战线方面来，还没有真正开放民众运动，还没有放弃不彻底的“守土抗战”的政策，但整个的演变十分有利于抗日阵线的发展。

(3)中央政府中抗日势力与亲日势力的斗争已经明朗化，抗日势力有力的发展起来，亲日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做着最后的挣扎，英美远东政策的转趋积极，在这方面起着一种有利于抗日势力发展的作用。

(4)全国民众对于和平统一的要求已经十分一致，但民众运动的发展在全国各地表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一般讲来，组织力量大都还十分薄弱，远远落在政治影响之后，大多地方救亡运动还处在半公开乃至秘密的状态，并且局限于少数人中间。

(5)日本帝国主义“不战而胜”策略继续应用的范围与前途已经十分狭隘短促，此后它除了指挥亲日派官僚单独作最后的疯狂斗争，并加紧压迫某些地方当局之外，它必然将更加加紧准备直接武装进攻，中国方面主动的发动全国规模抗战的形势虽然还未形成，但日帝“个别击破”的策略已少胜利希

望，局部抗战转化为全国抗战的可能性已占绝对优势。

大会认为最近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在这一新阶段政治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将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上述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将在这个会议上得到一个初步的解决。虽然这解决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但它对于此后继续发展的斗争有着重要的关系。所以大会认为最近我们应该动员一切力量来向三中全会争取民主自由，争取联合抗日主张的实现。

(二) 目前人民救亡运动的任务与路线

大会认为努力促成全民族抗日联合战线，促成国内和平统一与民主政治的实现，是目前人民救亡运动的基本任务，但是这个运动必须在支持、扩大与发动每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斗争如“绥远抗战，抗日罢工，缉私运动”等中去完成，使国人从现实中去认识，只有实行联合战线与国内民主统一，才能保证斗争的胜利。

大会认为不但争取国内和平统一与民主政治的实现，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一个基本任务，并且人民救亡运动必须有了公开合法的地位方能飞跃的向前发展。所以我们必须灵巧地提出适合于某时某地的口号，通过各种方式来达到救亡运动公开合法的进行，打破目前半公开乃至秘密的状态。

大会认为救亡运动必须得到广泛的各阶层人民的参加。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团体的职业的、娱乐的、学术的等等扩大工作的领域，作为救亡运动向前开展的基础。

大会认为，一般讲来，工农劳苦大众，目前正在日益显现其民族解放斗争中主力军的雄壮姿态，劳苦大众的训练与组

织,自然是开展救亡联合战线的基本工作,但在某些特殊地方(如北平)的学生运动,不但在其本地,而且在全国还占据着重要地位,所以对于这部门的工作还应该加以特殊的注意,各阶层民众的各种运动应当适当的去配合起来。

大会认为大规模武装抗战的日子已一天天迫近,所以我们要加强对于各种已存在武装力量(如军队民团等)的抗日宣传,要自己加紧学习各种军事知识,并用各种方式建立民众的武装力量。

大会认为开展国防文化运动(如救亡理论,国防文艺,新文字等等)也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

大会认为目前救亡运动应该加紧努力于组织工作,从速消除组织力量落于政治影响后面的现象,一切宣传工作应该密切的与组织工作配合起来。这里应该加紧注意各干部人才的培养与训练,作为开展组织工作的基础。

大会认为各不同区域(如西安、太原、北平、京沪、广西等)的救亡运动,应当灵活的配合起来(如情报的流通,工作人员的分配等),来尽量打破救亡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三) 结 语

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在今天正逢着一个飞跃发展而又是复杂艰难的阶段,大会号召每个队员同志起来积极的扩大及加强我们的组织,争取达到一年内发展队员到五万人的目标。用集体的力量,以千百倍的信心与努力来开展抗日救亡的神圣工作,昂扬的向胜利前途迈进!

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体队员同志书

全体队员同志们：

代表全国各地六千多英勇队员同志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救亡运动猛烈的开展中，圆满的闭幕了。

到现在，我们的组织刚好一个周岁。在这一年来，我们艰苦奋斗的结果，全体队员从三四百人，发展到六千多人；从平津两地，扩大到全国和国外——东京、巴黎、里昂各地；从学生运动，展开为广大的民众运动。这些事实说明了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一方面是由于客观的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迫切；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伟大的主观力量，急速的推动了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就是我们每一个英勇的队员同志，坚毅奋斗的成果。

我们不否认，在过去一年内，我们虽犯过许多错误，同时我们也学习了不少宝贵经验和教训，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把握住了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勇于学习和改正。因为我们深切的了解，只有在不断的工作过程中，才能克服自身的错误；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才能把握着正确路线。所以，我们的组织能永远保证他的飞跃发展和进步，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这次大会，便接受了各地对过去的严厉批判，决定了今后的正确路线，组织法和政治纲领都有不少修正，根据目前的政治形势，决定了我们今后的工作，并产生了全国最高的领导机关——总队部。从此，我们有了统一的工作路线和领导，更严密坚强的携起手来，用整齐的步伐，勇往直前，向着伟大的目标迈进。无疑的，这一切将保证我们今后工作加速开展和空

前胜利!

不过,我们觉得这还不够。在行动的过程中,固然我们不怕犯错误,但我们要勇于诚恳批判和虚心接受。我们的错误,不但在大会上要公开提出,严格批判;同时,我们还要提示到每一个队员同志的面前,作为宝贵的教训来学习,因为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过错,只恐不能勇于改正。因此,我们要把大会所指出的主要缺陷和错误,提供给每一个队员同志,作彻底的检讨与肃清!

第一,大会认为,我们的队员同志对民先的根本性质把握的还不够深刻。因此,也就忽略了我们的积极任务,民先不但是抗日联合战线的推动和建立者,它本身就是一个联合战线的组织。由过去发表的很多小册子和宣言上,就可以看出它对于任何同情尤其是参加抗日救亡的党派都不排斥,相反的,倒希望得到他们的积极参加,然而,他都不放弃他严正的批判态度。其次,民先与各救亡团体的性质不同,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可以完全一致。在这一点我们已经指出,民先不是一个政党,它只是一个有共同信念,坚决并积极参加救亡运动的集团,这也不是与其他各救亡团体不同的主要特点。因此,它的任务不是与各救亡团体站在平列的地位上推动救亡工作,而是把它的力量伸入各种团体中间起骨干作用——支持和推动,他要争取公开,要把所有的工作表现于社会各阶层的人士看,吸引他们的同情和赞助,但决不是暴露组织公开干部,它要和各救亡团体取得联系,正面合作,但对他们的支持——充实工作和扩大组织尤为必要,因为他们组织的扩大,就是增强了民先的基础,他们力量的发展,就是提高了民先的作用,同

时民先组织的开展和质的提高，只为测量这种工作方式，才是正当的途径。所以有些队员同志过度强调，对内工作的目标或主张根本取消民先，都同样是不了解民先的性质和没有把握着他的积极任务。

第二，大会认为，在我们队员同志中还残存着一种最要不得的现象——“观念左而行动右”。这也许是“知识分子”易犯的毛病。尽管在房子里高谈阔论，喊着顶天的口号，而在工作上，并不积极参加，或在讨论问题的场所，空谈所谓“彻底”的理论，行动上却没有彻底的表现，这种现象不但无补于救亡，适足以妨碍工作的开展，同时，“过左”或“过右”的一切观念和行动，也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认识民族解放的神圣伟业：“抗日第一”、“一切为了救亡”，这是我们行动铁的原则。

第三，大会认为，我们的队员同志往往为工作的困难，表现出消极失望或倦怠的现象。这一点说明了我们对政治的认识不够，和对民族解放信念的不坚定，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近百年蹂躏之下，身上捆着重重的枷锁，现在更遭受着日本强盗的空前宰割，所以，救亡的伟业，决不是少数人在一年半载中可以完成的，它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一针一线，一点一滴的积累，争脱一个个的枷锁，然后汇合起全民族的力量，给帝国主义汉奸一个总的清算。这才是民族得到彻底自由解放的一天，在这个艰苦的过程中，我们必然要首先遭到困难，打击甚至于迫害，我们的民先队员，正是这个艰险道路的开路先锋！我们对历史的演变，以正确的认识来把握，决不预存任何幻想；我们对工作不抱过分奢望，得一分算一分，失败了也不是消极失望；相反的，我们正要经过这些血的

斗争学习宝贵的教训，“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真理一定是最后胜利的！

第四，大会认为，很多队员同志还没有普遍的、自发的寻找工作，积极参加自己可能工作的领域。本来我们的工作范围并不是狭隘，在校学生可以建立并积极参加各种团体的活动，职业者可以推动并组织周围的人们到救亡阵线上来，妇女不但应当注意广大的过着地狱生活的妇女群，对民族命脉的青年儿童，更应当予以极大的重视。工农大众更不必说了。固然我们不做一点没救亡意义的工作，可是一切集团都可以在我们的支持与推动下，发生和充实救亡的内容，不要忘了我们每个小队都是一个单独作战的单位，健全组织，丰富小队生活，必要的工作，可是要想完成这个目的，积极参加各色各样的活动，更是不可少的手段，我们伟大工作的开展，正建筑在这个对外目标上，然而，我们不少积极的队员同志，都往往忽视了自己，反请注视领导的不够。固然领导人是有责任的，主要的却还是要每一个队员同志来负担！

根据目前的政治形势（详见政治决议案故不再赘）和大会指出的主要缺陷，我们愿更进一步提出以下几点希望：

（一）积极支持并充实各救亡团体，推动同情救亡的团体或个人到救亡阵线上来——主要的：我们知道，对内和平的气氛压倒了自相残杀者的幻梦，日本帝国主义很难再施展其挑拨中国内战的阴谋，中央政府一部分亲日派已渐失去了中立派的支持。这不但增强了和平的基础，同时也显示出走向抗战的曙光。可是也正为如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先以所谓“经济文化的提携”作为烟幕，亲日派汉奸也更增多了掩饰欺骗的言

词，因此，我们工作上更加困难。然而目前还不失为一个有利的形势，我们不怕政府的诺言是不兑现的支票，我们知道，决定今后中国政治动向的，是有组织的广大的民众力量。所以当前我们紧急的工作，是如何支持如何充实各救亡团体的力量，使他成为一个强大坚固的组织，同时，在这个形势好转下，有很多同情救亡的团体和个人，他们马上有参加救亡阵线的可能（其实，有的已经不自觉的参加了救亡工作），我们要积极的推进他们，形成一个更广泛的力量。这样才能逐渐争取到民众运动的开放，渐次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促成全民抗战的可能。

（二）开展组织，注意质的提高——我们组织的量的增加固然必要，然在质上的注意更是时刻不容忽视，但这不是说，要限制量的发展，关起门来开训练班。在大会批判的第一点里指示的很清楚，我们的组织只有在积极支持各种救亡团体的活动过程中，才能得到飞跃的开展，我们在质上的提高，主要的也得靠各种活动的经验与教训，开训练班还是万万不够的！因此，我们提出首先要健全小队生活，经常的作政治分析，检讨工作，根据这些再来缜密的，有计划而具体的布置工作。其次，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通讯网，一方面建立各地队部，一方面向外广播救亡消息。至于参加同一团体的队员，应当取得工作上的联系，有同乡关系的，可以共同计划建立本乡分队，我们要马上动员所有的队员同志，立即作出具体计划，为实现大会决议案“一年内完成队员五万人”而斗争！

（三）肃清过去的错误，以新的战斗姿态重新出现——过去的功绩，我们不必夸耀，过去的错误我们要毫不容情的彻底肃清，大会从我们开始了新生命，我们的工作更达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一切我们都要以新的战斗姿态重新出现，要彻底肃清我们过去的错误，为实现大会赋予我们的任务，百十倍的努力奋斗，以更坚忍的新姿态出现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全体队员同志们！我们要一致动员起来！ 此致
民族解放的敬礼！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

第一章 名称、队旗及队歌

一：本队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Zhونغ-xua Minzu Giefang Sianfendoui 简称为 M. G. S) 英文名称为 The Vanguard of National Liberation of China 简称为 (V. N. L. C) 世界语名称为 La Pionero de Ĉina naw-liberigō。

二：本队的队旗是本队精神的象征，是本队对外的标帜。旗的形式俟决定后通知各队员。

三：本队的队歌是千万队员为民族争生存争自由的吼声，是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日的信号。队歌以后公布。

第二章 组织的基本任务与原则

四：民先的终极目的，是在实行民先的政治纲领，促成全国一致的民族解放战争，并争取胜利的前途；组织的任务，就是要保证这个目的完全达到。

五：民先是一个民众救亡的先锋团体，它在整个民族解放过程中，起着骨干的推动作用。它要最积极最勇敢的参加一

切救亡活动，它要宣传并组织千万的大众，发动反日反汉奸的斗争，在集团生活和实践过程中，它要不断的学习新的工作技术，更要把握住民族解放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八：民先不只是一般的救亡团体，并且是一个实行高度民主集中制的半军事性质的队伍，定要随时随地学习军事知识与技能，并在民族解放过程中武装自己及武装群众。

九：民先要配合着每一时期政治形势的特征，来开展中心的工作，并推动整个救亡运动发展到更高阶段。

第三章 队 员

十：赞成民先斗争纲领的并是有为实现政治纲领而斗争的热情，不论其宗教、信仰、党派、职业、阶级皆可按照规定入队手续加入本队。

十一：本队队员有：

- (1) 参加本队一切集体活动之权。
- (2)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 (3) 监察权，弹劾权，与罢免权。
- (4) 政治上工作上及组织上的提议权。

十二：本队队员有下列之义务：

- (1) 执行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分配。
- (2) 执行分会的决议。
- (3) 发展组织，积极参加救亡工作。
- (4) 缴纳队费。
- (5) 服从组织纪律。

十三：新队员入队之手续为：队员一人介绍，分队部审查

核准，举行入队式，即为正式队员，接收新队员后，分队部立即报告地方队部登记。

十四：入队式的内容为：介绍人介绍新队员的履历，新队员报告加入民先的目的与对民先的认识及分队干部报告解释民先的政治纲领，民先的纪律。

十五：本队队员需有经常之分队生活——或小队生活——只有健全的组织生活，才能养成队员的集团精神及锻炼队员成为勇敢积极并且灵活善战的救亡战士。

第四章 组织及组织生活

十六：分队是组织上基本之单位。

十七：分队的成立，是集合在同一工作范围，或地域相近的先锋队员组织的。分队最少有三个队员，不过三人时成立临时分队或参加附近分队。

十八：分队人数在六人以上得分为若干小队，每小队至少三人，小队是更基本的行动单位，是集体创造集体研究的最基本的组合。

十九：小队会，或不包含小队之分队会每周开会一次，其经常内容为：

- (1) 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及其发展前途。
- (2) 报告并检讨过去工作的成绩与错误，并讨论克服错误的方法。
- (3) 根据政治分析的结论及领导机关的工作指示，讨论分队内详细工作内容。
- (4) 根据工作讨论，作成具体的分配。

- (5) 从工作的实践里，提出民族解放的理论问题，搜集材料作成实践与理论之统一研究。
- (6) 用集团的批评来激发队员工作情绪，以诚恳的说服态度来消灭一切于工作有害的生活上思想上的不良倾向。

第五章 分队队员全体大会及分队部

二十：分队最高权力机关为队员全体大会。队员全体大会每周举行一次，但如包含若干小队之分队，则每月举行一次。由分队部按期召集。如遇临时紧急事件，全体队员五分之一以上联名请求，或领导机关之指示，亦得召集临时队员全体大会。

二十一：分队全体大会的任务

- (1) 接受并讨论与队部或队员关于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经济上的报告批评与提议，决定队内的工作方针。
- (2) 对领导机关，关于整个组织上、工作上提出积极的批评与建议。
- (3) 讨论领导机关提出并要求讨论之特殊问题。
- (4) 选举分队负责人及区代表大会之代表。批评、弹劾或罢免分队部负责人及区代表大会代表。

二十二：分队内最高领导机关为分队部。由分队队员选举分队长一人，副分队长一人，干事一人及其他工作必须之干部组织之。分队部每周开会一次，由分队长召集之。

二十三：分队部之任务为：

- 、1)根据分队队员全体大会的工作方针，及上级机关之工作指示，作成详细的工作计划，直接分配予小队或队员。
- (2)在政治上及工作技术上领导队员，发展队员的研究与创造精神，领导队员过集团生活，有计划的提高队员的工作情绪。
- (3)在组织上，分队部是分队的核心。决定小队的成立取消合并及改造。接受新队员入队。处理队员一切违反民先精神的活动。
- (4)对区队部及队员全体大会提出分队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经济上的报告。

二十四：每小队设小队长一人，由小队会选举，在特殊需要时，分队队员全体会或分队部可以决定组织小队长联席会，作为分队部之代表会。

第六章 区队区代表大会及区队部

二十五：地域相近的分队，可集合二个以上组成一区。区是地方队部联系及领导分队的枢纽，是独立作战的工作单位。

二十六：区最高权力机关是区队员全体大会。在区队员全体大会不能召集时，是区代表大会。区队员全体大会或区代表大会，每二月开会一次，由区队部按期召集，但遇特别紧急事件，分队三分之一之请求，或领导机关之指示，得召集临时区队员全体大会或区代表大会。

二十七：区代表大会由分队选举之区代表大会代表组织之。

二十八：区队队员全体大会或区代表大会之任务：

- (1) 接受并讨论区队部及各代表关于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及经济上的报告批评与提议，决定区队内一般工作方针。
- (2) 对领导机关提出关于整个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积极的批评与建议。
- (3) 讨论领导机关提出并要求讨论之特殊问题。
- (4) 选举区队部及地方代表大会代表，批评弹劾或罢免区队部或地方代表大会代表。

二十九：区队员全体大会或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区队内最高领导机关为区队部，由区代表大会选举区队长一人——总理并计划区队部之经常工作；副区队长一人——协助区队长并注意区队部之组织工作，干事一人至三人——计划并推进区内之宣传训练及特殊工作。

三十：区队部的任务：

- (1) 接受分队部关于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及经济上的报告，帮助分队解决组织上、工作技术上的困难。
- (2) 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势及分队的特殊条件，个别的详细的布置各方面的斗争，予分队以最实际的领导。
- (3) 讨论并执行区队员全体大会或区队代表大会的决议。
- (4) 接受并具体化地方队部关于工作上的指示，作成详细的计划与分配。
- (5) 组织并领导区队内的集体活动及分队间的工作合作与竞赛，在工作中提高队员的积极性。

(6) 帮助并教育分队干部及工作积极的队员。

(7) 对地方队及区队员全体大会或区代表大会提出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经济上的报告。

第七章 地方队地方代表大会及地方队部

三十一：在城市、县、村镇、工业中心，得组织地方队，领导当地的民先工作。若在同地分队过多，且地域广阔，则得于地方队与分队之间设立区队。

三十二：各地的环境迥然不同，政治运动的发展也极不一致，所以，地方队是民先政治工作具体领导的一重要枢纽，是政治斗争的作战单位。

三十三：地方队的成立、取消、合并、改造，皆由总队部决定。

三十四：地方队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地方队员全体大会。在队员全体大会不能召集时为地方代表大会。地方队员全体大会或地方代表大会每半年开会一次，由地方队部按时召集。但遇有临时紧急事件，分队五分之一的请求，总队部的指示，得召集临时代表大会。

三十五：地方代表大会由区代表大会选举的地方代表大会代表组织之。不含区队的地方队，其地方代表大会照区代表大会组织法组成之。

三十六：地方代表大会任务：

(1) 接受并讨论地方队部及代表关于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以及经济上的报告，批评与建议。

(2) 决定地方内政治斗争的策略与工作路线。

(3)对总队部提出关于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积极批评与建议。

(4)讨论总队部提出并要求讨论之特殊问题。

(5)选举地方队部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批评、弹劾或罢免地方队部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6)决定地方队部之详细组织及分工。

(7)审查并核准地方队部关于经济状况的报告。

三十七:地方队部由地方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五人至九人组织。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其内容为:队长一人,副队长兼组织部长一人,秘书长一人,宣传部长一人,训练部长一人。必要时得设其他各部。地方队部每周开会一次,由队长召集。

三十八:地方队部之任务:

(1)执行地方代表大会之决议案及总队部之工作指示,配合地方政治情势,区队部或分队部的报告规定具体办法扩大政治影响,发展与巩固我们的组织。

(2)有计划的领导区队及分队,以分队能独立应付分队范围内的特殊工作的原则,务使分队在政治上具有正确的敏感,在工作上能单独作战,在组织上能收运用自由之宏效。

(3)在理论上及工作技术上训练干部,分队干部及队员以提高战斗能力。

(4)发动并领导队员作集团活动,在集团活动中提高队员的积极性。

(5)参加发动并帮助当地的民众救亡运动,联络当地一切救亡力量,促成民族解放联合战线的建立。

- (6) 在组织上是地方队的核心, 决定分队区队之成立、合并、取消、改造。
- (7) 对总队部及地方代表大会提出经常的关于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以及经济上的报告, 讨论并向地方代表大会提出关于经济决定的报告。

第八章 全国代表大会及总队部

三十九: 民先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 由总队部召集, 开会地点及会议内容由总队部决定, 在会前半月通知各地。若因临时紧急事件, 五分之一地方队部请求, 得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四十: 全国代表大会由各地方代表大会选举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组织之。

四十一: 全国代表大会之任务:

- (1) 接受并讨论总队部及代表关于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以及经济的报告及建议。
- (2) 决定并修改政治纲领及组织大纲。
- (3) 决定整个工作路线。
- (4) 选举、批评、弹劾或罢免总队部工作人员。
- (5) 决定总队部之组织的详细内容与分工, 决定总队部之所在地。
- (6) 解决组织上一切其他机关不能解决的问题。

四十二: 全国代表大会设主席团, 由代表互推选举之。主席团在全国代表大会休会期间, 总队部未产生前, 为民先最高权力机关。主席团之主要任务在主持大会进行及执行大会进

行中或闭会后一切待整理之任务。

四十三：总队部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七人至九人组成之，在代表大会闭会后为民先最高领导机关。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总队部每周开会一次，由总队长召集。

四十四：总队部之组织为：

总队长一人，副队长兼组织部长一人，秘书长一人，宣传部长一人，训练部长一人及无特任委员二人至四人。

四十五：总队部之详细组织与分工，由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当前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状况决定。总队部亦得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及增设其他各部。

四十六：总队部的任务：

- (1) 具体讨论并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经济上的决议，并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决定民先的任务与工作方针。
- (2) 计划并推动民先全国普遍的发展，建立新的地方队，使民先组织能够团结全中国的救亡积极分子。
- (3) 健全地方队的组织，提高地方队的理论及工作技术的水准，帮助地方队决定斗争的策略。以历史长久、组织强固、工作进步的地方队的斗争经验来教育幼小的地方队。
- (4) 根据地方队部报告计划，并保障各地民先活动能在不同的政治发展下配合起来，有统一呼应的力量，领导各地方队的工作联系与合作。
- (5) 以民先的组织力量帮助一切民众救亡组织——特别是全国性的——的发展与建立，联络并争取全国各

救亡实力的同情与合作。

(6) 组织并领导民主的全国性活动，计划并组织全国性的民众救亡运动。

(7) 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并提出关于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及经济上的报告。

(8) 决定地方队之成立、取消、合并及改造。

第九章 选举与罢免

四十七：民先的选举原则，在目前是采取民主的间接选举法。但在任何选举中，凡民先队员均有被选举权，连选得连任，但不得兼职。

四十八：分队部由分队队员全体大会选举，小队长则由小队会选举。

四十九：区队部由区队员全体大会或区代表大会选举。选举分两次举行。第一次选出被选人倍数之候选人，第二次再由候选人中选出被选人。未当选之候选人作为区队部候补者，递补次序按第二次投票结果决定。

五十：区代表大会之代表，由分队队员全体大会选举之。各分队选举代表之人数，由地方队部根据区之实际情形，按递减比例制规定。

五十一：地方队部由地方代表大会选举，手续与区队部之选举相同。总队部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选举手续与区队部及地方队部之选举相同。

五十二：地方代表大会之代表，由区代表大会——如不含区时由分队——直接选举。各区或分队选举代表之人数由地

方队部按照地方特殊情形按递减比例制规定。

五十三：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由地方代表大会选举，各地选举代表之人数比例为：

地方队队员人数在二〇〇以下选举代表一人

二〇一——五〇〇选举代表二人

五〇一——一〇〇〇选举代表三人

一〇〇一——二〇〇〇选举代表四人

二〇〇一——三〇〇〇选举代表五人

五十四：全国代表大会各地代表团中之首席代表，由选举代表时之票数最多者充任。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团，由全国代表大会以地方为单位互选三个地方担任。

五十五：各级队部中所需之特殊工作干部，由各级队部就所属队员中或其直属下级干部中遴选。

五十六：干部如有违反纪律时或不能执行其领导任务时得罢免之：

(1) 各级队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得罢免各该级干部。

(2) 各队之上级领导机关得罢免该队干部。

五十七：各级干部离职后，其所遗职务由候补者依次递补。

第十章 领导及干部

五十八：民先的组织系统是：总队部领导地方队，地方队部根据总队部的领导领导各区队或分队，区队部根据地方队部的领导领导分队，分队部根据区队或地方队部的领导领导队员或小队，各级队部同时受各级代表大会或队员全体大会

之监督与指示。

五十九：领导工作包含：政治形势的分析，斗争策略的决定，新工作与新技巧的指示，救亡理论的教育训练。领导的目的是要以集体思考来克服工作中的困难，所以领导形式以互相讨论、互相学习来进行。

六十：只有坚强广大的干部才能保障领导工作的灵活进行。领导队部得决定调动队员或其直属干部参加领导机关工作，来扩大并且坚强领导工作。

六十一：队员或队部对领导队部的工作指示，经过讨论了解并接受之后必须坚决执行。在讨论时可以向领导机关提出不同意的抗议与保留，并可向更上级领导机关申诉，直至全国代表大会作最后决定。但对于工作指示仍须继续执行，紧急问题发生时，对领导队部之工作的或动员的命令须绝对服从。

第十一章 纪 律

六十二：凡本队队员必须

- (1) 执行政治纲领。
- (2) 对本队必须绝对忠实，不作毁谤及破坏组织之言行。
- (3) 必须执行决议案，服从领导。
- (4) 出席各种会议时，务必严守时刻，无故不得缺席。
- (5) 按时缴纳队费。
- (6) 履行其他应尽之义务。

六十三：凡本队队员若违反上列各项之一者，按其情形得受下列处罚：

- (1) 劝告。

(2)警告。

(3)停止活动。

(4)开除队籍。

六十四：执行处罚时，以说服为最基本而最广泛的形式。说服无效时，得加以警告；警告无效时，得停止一切队员之权利与活动；若再无效时，则开除队籍。

六十五：纪律的执行条件，是分队部接受队员的报告，分队部的调查与被告人的解释，然后决定进行。但开除队籍须经分队队员全体大会通过。群众制裁是由地方队部决定的。

六十六：干部有违法违纪时，得由上级队部或其选举机关罢免其职务，然后再由分队部决定纪律之执行。

六十七：被处罚之队员，如认为处罚不当或错误时，则向分队队员全体大会提出抗议，且可向区队部提出抗议，直至总队部作最后之决定为止。

第十二章 经 费

六十八：民先的经济基础是队员的队费，队员缴纳队费是表示与组织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

六十九：本队队员须按照其经济状况缴纳队费。

(1)留学生每月二角。

(2)大中学生每月一角。

(3)小学生每月五分。

(4)每月有经常收入者，则酌量实情自定数目。

(5)经济状况十分窘迫者可缴洋一分。

七十：本队队费由地方队部收集。但地方队部得委托区

队部或分队部直接向队员收集。

七十一：区队部或分队部得向地方队部提出经济上的请求，但分队请求费用不得超过分队所收队费的二分之一，区队不得超过全区所收队费的五分之一。地方队部得根据地方实际情形，削减区或分队部的经济请求。

七十二：地方队部每月向总队部交所收队费的百分之十五。若地方队部经济困难，得请求总部削减，同时总队部得根据地方队部实际情形，增加地方队部的交纳比例。

七十三：总队部须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经济报告，并经常作详细的经济状况表报告给全国队员。地方队部须向地方代表大会提出经济报告，并须经常向地方队员书面报告该队的经济现状。

第十三章 附 则

七十四：民主的组织重要的是要配合到各地的政治形式与主观力量来决定。地方队部可以由地方代表大会决议关于组织上的修改，但须得到总队部的核准。而且每个地方队部应该争取在组织上与整个组织法的一致。

七十五：总队部得根据国内外组织发展的实况，决定划分地域领导的办法。

七十六：组织法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后执行。其解释权属于总队部；修改权，属于全国代表大会。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印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

三年来的民先

民先总队部

小 引

在伟大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中，在敌人积极进攻华北和全国青年反日反汉奸的狂浪中，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诞生了。

到现在已经是三年。这三年来，民先已成为一个强大的青年救亡组织，他的发展和英勇的斗争早为社会人士所注目和急切盼望知道他的内容，因此，这个小册子便简略的叙述了民先的过去、现在及其政治主张和今后工作的方针，相信这种叙述不仅可供给社会人士对民先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我们对自己的一次检阅。

这个小册子的写成和出版都非常匆促，错误难免，收集的材料也不够充分，尚希大家指正和补充。

最后，这个小册子用以纪念沈超、张九萼、史伟、张书阁、金谷兰及其他英勇牺牲的队员同志们。

一九三八.八.二十五.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歌

D调 $\frac{2}{4}$

<u>1</u> <u>7</u>	<u>1</u> <u>2</u>	<u>3</u> <u>2</u>	<u>2</u> <u>0</u>	<u>3 2</u> <u>1 3</u>
前 进,	前 进,	向 前	进,	我 们 勇 敢
<u>6</u> <u>5</u>	<u>4</u> <u>3</u>	<u>5</u> <u>0</u>	<u>6</u> <u>5.6</u>	<u>5 4</u> <u>3</u>
活 泼	坚	定,	大 家	一 条 心,
<u>2</u> · <u>2</u>	<u>1</u> <u>2</u>	<u>3</u> <u>4.3</u>	<u>2</u> <u>5</u>	<u>7</u> —
为 了	争 取	抗 战 的	胜 利,	
		民 族 的	天 明,	
<u>7</u> <u>0</u>	<u>i</u> <u>7</u>	<u>6 7</u> <u>6</u>	<u>5</u> <u>5</u>	<u>6.5</u> <u>4</u>
	团 结	民 众	铲 除	汉 奸,
	实 现	民 主	反 对	侵 略,
<u>2</u> · <u>3</u>	<u>4 5</u> <u>6 1</u>	<u>3</u> <u>2</u>	<u>1</u> — :	<u>3</u> <u>2</u>
歼 灭	祖 国 的	敌 人。		

(6 i)

掀 起	解 放 的	战
<u>i</u> · <u>i</u>	<u>2</u> —	<u>7</u> <u>6 6</u> <u>5 3</u>
云, 前 进,	祖 国 的 孩 子 们!	我 们 是
<u>2</u> <u>i</u> <u>7 6 6</u>	<u>5</u> <u>6</u>	<u>3</u> —
民 族 解 放 的 先 锋 队,	高 举 起	我 们 的
<u>3</u> <u>5</u>	<u>6</u> <u>0</u>	<u>2</u> · <u>2</u>
国 旗,	向 着 解 放 的 路 上	前 进, 前
		<u>i</u> <u>2</u> <u>3 3</u>
		<u>3 2</u> <u>0 5</u>
		<u>i</u> <u>0 5</u>
<u>i</u> · <u>5</u>	<u>i</u> · <u>5</u>	<u>i</u> <u>0 5</u>
进, 前	进 前 进,	向 前 进!
		<u>3</u> <u>2</u>
		<u>i</u> —
		<u>i</u> <u>0</u>

一、民先是怎样生长的

民先是怎样生长的，简单的说来，就是从民族解放战斗中生长起来的，是从凛冽的风雪下，万般艰危的抗日征途上生长起来的。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三五年的冬天，敌寇怂恿着无耻的汉奸，策划着华北伪自治运动。在这一企图中，敌人想不费一兵一弹的把华北五省拿去，变成东北第二，然后并吞全中国，完成它的大陆政策，称霸于全世界。这种阴谋假若实现，我国不但无复兴的一天，而且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就要变成敌人的牛马，永久的过着非人的生活。为了挽救这种垂危的局面，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地球上永久的生存下去，全国的学生英勇的站起来了。十一月五日，平津十一校学生，向六中全会致一快邮代电，要求严密的制止汉奸的活动，誓死保全中国土地和主权的完整。十八日，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正式的宣告成立。于是，划时代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抗日救国反汉奸大示威，在军警的大刀和水龙下，英勇的展开了。这一运动虽然把敌人的阴谋击得粉碎，无耻的汉奸吓得发抖，长期沉默的中国卷起了抗日的怒潮，而当时的政府对于保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决心，还是非常的薄弱，同时敌人的阴谋来得更巧妙。为了唤醒全国同胞的奋起，促成政府对敌人表示坚强的态度起见，在第二年的一月四日，北平的学生又以新的姿态出现了。就是在学联领导之下，四百五十多位同学，在北国的严冬里，徒步下乡作扩大的宣传。队伍是共分三团，第三团的同学，于十三日到达高碑店，不幸被军警和便衣队押解回

平。为了集中力量，继续工作下去，于是一二团只得合并，但刚到保定，又被阻止，交涉的结果，仍遭强迫押解回平。在这一刺激下，这些饱尝风霜的同学们，深深的了解到，非巩固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非将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组织起来，中国便不能图存，中华民族便不能求得解放。因此，在保定的最后大会中，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便诞生了。

二、民先的政治主张

民先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大家已经知道了。但还要告诉大家，民先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那一个政党事先预定了计划建立起来的政治集团，它是青年自发的救亡团体，它是一个富于爱国热忱的青年救亡团体。参加民先的分子，是很广大的，普遍到全国各个地方，他们都是各阶层的前进的青年，是有高度民族觉悟的青年。它有极丰富的斗争经验，它有革命的传统。远在抗战以前，它就以最英勇的姿态出现。为了呼吁国内团结抵抗外侮，而不断地奋斗。抗战一开始，它更英勇、更坚决、更积极的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到农村去，为了争取最后胜利而流尽最后一滴血。同时它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它不仅是一个青年救亡组织，而且又是一个青年学习的集团，所以民先不是一个“怪物”，而是中国一个最优秀的救亡组织。他们看到若要挽救垂危的中国，使它在地球上永久的雄壮站起来，非遵照正确的政治主张和铁的纪律不可，否则，是不能完成那艰苦的神圣的救亡使命的。那么民先所遵照的政治主张和铁的纪律是什么呢？现在分为几点来说：

第一，主张停止内战，要求在政府领导之下一致对外，这个主张的提出是根据客观环境迫切需要的。大家都知道，从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与大革命失败，形成了十年来的内战，中国的国力损失太大了。由于这样不断的互相残杀，将已有的国防力量，消耗在对内战争中，因此，对外没有国防力作保障，对内又不改变内战的政策，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于敌人的进攻，只有委屈求全。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敌人便目空一切的大规模的以武装占领了东北三省，更企图迅速的实现他们的大陆计划，这样，不抵抗失掉了东三省，更助长了敌人的凶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又在上海向中国开刀了。幸赖我忠勇的十九路军驻防淞沪，在上海市民及全国同胞反日高潮的推动下，自动的实行英勇的抗战，给敌人在“四小时内占领整个上海”的夸大狂和取得强固的军事地位作为将来继续向中国内地进行的准备的阴谋一个严重打击，继而又因为汤玉麟畏敌弃职而逃，失掉了热河。在敌人得寸进尺的进攻下，但我政府仍采取不抵抗政策，这样委曲求全并未使得敌人放下屠刀，而且使得敌人侵略得更凶，所以敌人刚把“天府之国”的东北四省占领，接着又向长城进攻。我东北军忍无可忍，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实行了长城各口的抗战，但因孤军无援，结果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可痛心的“塘沽协定”。接着又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签订了“何梅协定”，并利用日本浪人及无耻的汉奸策动所谓香河暴动，在冀东察北成立伪自治政府。

敌人是这样的侵略我们，我政府仍没有注重国防的准备，以保障我们土地的完整和主权的独立，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集中全力实行中国人打中国人，同时国内的一切

实力派，不以当前大难为患，而继续的酝酿着内战，为了阻止敌人的进攻和保全领土的完整，我们决不相信先安内才能攘外。几年来的事实说明了只有在抗日的最高基础上才能完成中国国内的精诚团结。也只有实行这种政策，我们才有力量保全我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因此，我们坚决的主张停止内战，在政府领导之下，枪口一致对外，挽救垂危的中国。

第二，我们主张全民抗日。因为敌人是强国，我们是弱国，要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在强弱对比之下，无论那一党那一派的力量，是不能单独抗得了的或包办得了的。同时敌人侵略的目的，是在并吞全中国，不是单消灭那一党那一派或那一阶层的。在这种亡国灭种的大难之下，好比同舟共济一样，只要是中国人，他都有贡献给国家的义务和权利。也只有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给全国人民以民主权利，抗战才更有胜利的把握。因此，我们坚决的主张，不分党派不分阶层的全民动员起来共同打倒日帝国主义，在一定的共同纲领之下，争取和保障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共同奋斗到底，所谓一切为着民族利益，一切经过民族利益。

第三，肃清汉奸。没收汉奸财产充作抗经费。大家都知道，汉奸是没有祖国观念的，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帮助日寇，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破坏我民族的生存和独立的。敌人之所以侵略我们那样顺利，而获得军事上的暂时胜利，汉奸是尽了不少作用的。同时，一部分汉奸混入了某些政府行政机关、军事机关或其他机关，占着重要的位置，向人民剥削，施尽一切卑鄙手段和方法，压制我抗日运动，破坏抗日建设，破坏

统一战线，阻碍争取及保障民族生存和独立的一切准备，因此我们主张肃清汉奸，没收汉奸的一切财产供给抗日的经费。

第四，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及一切爱国的自由。人民有这种权利是孙中山先生生前就赋给了的，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上就向全中国人民宣布了的。尤其在敌人节节进攻下，全中国人民只要不愿当亡国奴，都是“在劫难逃”，所以这种民族的危机，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系。要挽救这种危机，是要靠全中国人民的，也只有靠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把敌人赶出中国去。每个中国人民既有这样重大的神圣使命，如果不给予人民有这种权利，发挥他们力量，在抗战的阵线上是一种最大的损失。为了增加人民抗战的力量，为了多给祖国贡献一些力量，是没有理由不准人民有这种权利的。所以在不违抗抗日最高原则下，我贤明的政府应该给人民有这种权利。

第五，改善人民生活。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必须全民参加。因为这是残酷的战争，可是数十年来的旱灾及十年来的内战，又加上土劣的压迫，使中国的群众生活非常穷困，要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就必须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因此，我们主张抗战过程中亦须注意改善民生，这样，更能动员广大人民到抗战阵线中去。

三、民先的工作纲领和队风纪律

从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内的情形起了剧烈的变化，为了适合新的环境及新的任务起见，总队部于今年四月在西安召

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我们的态度又有新的决定，现在我具体的写在后面：

△本队宗旨为：团结全国青年，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促成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本队工作纲领为：

甲、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完成建国大业！

乙、协助政府，援助军队，实现全民总动员！

丙、动员全国青年参加抗战，促成全国青年团体精诚团结！

丁、联合世界爱好和平青年，反对侵略！

戊、改善青年生活，推行战时教育！

己、建立互助共济，集体学习的青年生活！

在前面已说过，民先既不是一个政党，民先的纪律同政党的纪律是有分别的，因为它是一个救亡团体，参加民先的同志是有高度民族觉醒的人，是各阶层最优秀的爱国青年同胞，同时我们知道，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要反对一个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工作是艰苦的，是长期的，在这种强弱对比之下，我们要真正负起神圣解放的任务，帮助政府完成一个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首先我们的队伍要健全，我们的生活要有生气和纪律化，使每个队员同志在自己的岗位上，在每一个团体中起模范的先锋作用，所以我们须要纪律，假若没有这种精神，是不能完成我们应负的解放责任的，那么我们的队风和纪律是什么呢？

甲、我们的队风是要使本队队员都养成：

1. 侠义互助的精神；

2. 高尚纯洁的道德；
3. 诚恳谦和的态度；
4. 勇敢活泼的行动；
5. 坚苦耐劳的体魄；
6. 不断学习的好习惯。

乙、我们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依靠每个队员自动的遵守；队员若违犯纪律如不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或有不利于本队的言论或行动；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主要的是教育和说服，只有在不得已时才采取组织的制裁；制裁办法，按实际情形分劝告、警告、开除三种。

总括起来说，我们的队风是要养成每个队员同志有这种精神，就是要在一切工作中负别人不肯负的责任，吃别人不能吃的苦，以期真能发挥模范的先导作用，我们的纪律是要做到集体的领导，个人的负责。

四、民先做了些什么？

前面已经说过，民先是怎样生长的，和它的政治主张的一个大概的情形，那么有人又要问，民先做了些什么，我们还不明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分两个阶段来说明。第一在芦沟桥事变以前，民先做了些什么；第二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民先做了些什么？

现在我们先讲第一个阶段。

自从南下扩大宣传团步行到保定被阻止，在三百多个英

勇的青年同声高呼“我们要奋斗到底，我们要永久团结在一起”悲壮愤怒中，组织了民先这支强有力的队伍回到了北平，以一种新的姿态来推动华北救亡工作，以一种严密的组织来促进统一战线，同时加紧队员们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技术，以自我教育的方式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巩固和发展我们的队伍。在当时，因为没有得着当局的谅解和种种客观环境的限制，得不着公开活动的机会，所以我们工作的进行，是在秘密状态下摸索前进着。

我们的工作虽是为着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而努力，但当局总不谅解我们，首先遭到打击的就是清华、东大、中大、北大等校的同学，他们被冀察政委会当局逮捕至百多人。在监狱里，一个英勇的、只有十八岁的民先队员郭清，受不住严刑拷打而死去了。这个消息的传出，激怒了成千成万的爱国同学，虽然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但因忍不住那种无理的压迫和非人的待遇，在万端的悲愤中，于三月三十一日发动了一千多爱国青年参加了抬棺游行。于是我们的同学又有五十多位遭了逮捕，在监狱里过着非人的生活。

这次抬棺游行的教训，是由于我们对客观环境事先估计的不够，以致遭受失败，但更使我们感到我们的队伍不坚强，我们的政治认识还不够，我们应该加紧努力学习，因此加紧自我教育和自我批评，成为民先最主要的课题了。并且应努力学习军事技能，于是有四月二十八日的西山行军。五月二十七日，三区队举行了二百多队员的游击演习及全体大会。从此以后，各区便利用星期天或例假，到野外去，作游击演习，野餐，或下乡宣传。在这样的生活中，不但加强了我们的战斗

力，锻炼了我们的体力，使我们的生活活泼而有生气，而且我们与平郊的农民，渐渐的发生了感情，开展了农村的工作。

虽然抬棺游行救亡的声浪遭到打击，但敌人积极进攻华北更加露骨，为了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迎头痛击，六月十三日，在文化古城里，有四五千青年学生举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政府对日作战等的轰轰烈烈大游行示威。这一行动，冲破了暂时沉默的空气，许多苦闷的青年和全国爱国同胞，又活跃起来了，由这一行动，民先的队伍也飞速地壮大起来了，到暑假时，单北平的队员已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因学生坚决表示要求抗战，有许多学生竟被各校当局无理地开除了学籍。只在北平一处，大中小同学被开除的在二百以上。但这种打击并未使学生屈服。

暑假中，民先得到了扩大组织的机会。在那时，民先的工作分为两部，一部回家的队员尽量利用乡土的关系，扩大救亡宣传，以家乡的关系作为战斗的分野而扩大民先组织；一部留在北平的队员，尽量利用亲戚朋友的关系，作广泛的通讯运动。结果，不但在国内各大城市里都建立了民先的队部，如天津、南京、上海、广州、山西、河南、西安、山东等，甚至在国外的巴黎、里昂、东京也有了民先的队员。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在日内瓦开会时，民先还派有沈毅同志参加。此外，并积极进行教育工作，开训练班。在七月十日开始尝试，但因千百个同学聚在一起集会，环境的限制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在香山老虎洞举行露营。第一期参加的共有一百六十余人，民先队员占十分之六。第二期参加的便有二千余人了。在游击演习、讲演、爬山、歌咏、座谈会及生活检讨会的紧张丰富的生活

中，学习了政治军事和加强了战斗力。然而汉奸看得眼红，造谣陷害，忙煞了香山的警察和密探，但参加的同学却兴奋异常，足迹和歌声占据了整个山野。

暑假后开学，十万青年同学重新团聚在一起，这使民先有更有计划地开展活动的必要，事实上民先也采取了新的决定。为了使干部与队员及队员间的互相了解，决定于十月四日在东北大学召开扩大干部会，从此打破对地方不必要的秘密，各区分队的负责人间，采取了直接的关系，使以后工作便利与联系密切有了很大进步。其次在工作路线与工作中心的决议上，检讨了过去的错误，主要的表现在组织上的不够及工作上的太感情，和未能积极正确的执行工作。就是说，队员的热情很高，态度很积极，而对实际工作却消极，因此，决定今后最主要的任务是抗日救国运动广泛的开展，并深入全国各地各机关团体及民众间。不成问题的，我们必将推动并联合一切救亡团体，一致前进，努力宣传工作，并组织广大群众，以答复敌人的进攻。

十一月初旬，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又开始了，所谓七千五百个“皇军”，破坏了国际公法，在我们的国土上未得到我政府的允许，竟公开作实弹演习，从丰台至北平一带，无数农民的田园被践踏了，无数农民的鸡鸭被抢光了。当敌人耀武扬威向北平市穿城过时，全体同学都忍受不住那种耻辱而掉下了泪，尤其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见着敌人过路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死于敌人的铁甲车下。当时民先马上领导全国同学，在校内出壁报、贴标语，报告敌军演习的目的，下半旗志哀，停课表示反对，并开扩大座谈会，在马路上演讲、宣传，给

通过北平城的敌军拍照等；在另一方面，又发起赈灾运动，救济被灾的农民，一面赈灾，一面宣传，在这种工作中，平郊的农民认为，民先队员是他们最可靠的朋友。在二十九军举行对抗演习的时候，民先又派人去参观、慰劳，加强了二十九军抗敌情绪，开了军民联合一致的先风。就正在这些工作中，打下了后来发展平郊游击队的基础。

十一月十五日，绥远抗战爆发了，大家于兴奋及激动之下，发起“万件棉衣运动”，全北平市同学绝食一餐，并号召全市不断地实行街头及乡村广泛的募捐运动，组织到前线慰劳及服务的团体，一批一批的相继出发。

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民先总队部在北平召开全国各地队部的代表大会，出席的单位有二十四个。在这次大会上，建立了全国一致的纲领，统一的组织系统，并确定了工作方针，实现青年统一战线，以充实整个民族的统一战线，打破救亡运动不平衡的现象，开展乡村救亡工作，负担文化运动的任务，准备武装抗战，在一年之内发展队员到五万人（当时的队员已有六七千人，在北平已有二千多人）。此外，还出版有《我们的队伍》的小册子及对内的中心刊物《解放之路》。

大会以后，虽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行动，但民先的工作是更加深入了，一切工作都以准备武装抗战为中心，当时的客观形势证明民先这一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

第二个阶段——芦沟桥事件爆发以后。

民族解放战争的号炮在芦沟桥畔惊醒了全国的同胞，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注意，神圣的抗战由吉星文团长和二十九军士兵英勇的担负了起来，使北平市全体青年狂热得沸腾了，

民先的队员都以无比的英勇投身于这次抗战的洪流中。在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民先与二十九个救亡团体组织了“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并出发赴宛平县慰劳军队，发起募集一万只麻袋运动帮助抗战，在市中发动宣传及慰问把守城门市街的士兵。不幸，二十九军终于在悲愤中，于二十九日早晨悄悄的退出了北平城，但这丝毫没有使民族气馁，当军队撤退的时候，民先队员和许许多多爱国同学仍冒着险救护了很多的伤兵，劝募了不少的散兵归队。虽然敌人占据了北平，民先对敌人的回答是：“不断的战斗”。直到八月七日平津开始通车，大部民先队员及同学才先后离开了可爱的北平城。

因为自二十九军全部悄然退出北平到平津通车这十天之内，外面的情形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许许多多的青年朋友都苦闷得很，在屋子里躲着不敢出外，虽然在敌人的矛盾下，在汉奸要在民众间建立威信而来统治之下通了车，但许多的同学和民众，不敢去冒险搭车，同时因在暑假中，许多的同学还没有钱，（离开）了北平怎么办？于是总队部在八月七日先后派天津的队员早走，经过两天的奔走，向开滦某矿公司和广东小学交涉好了住和吃的问题。于是大批的同学得以到达天津，没有感到什么困难，这是民先互助服务的精神的表现。

本来，民先总队部与学联的负责人商讨的结果，是集中到上海的，但因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首批队员只好由青岛绕道去到济南，并设平津流亡同学招待处，（平津流亡同学会分会）在烟台也设立了一处，交涉车辆和沿途解决吃住问题，并帮助同学搬运行李。八月中旬，两千多同学毫不成问题的在济南聚集了（以后还有继续来的）。在这期间，随着全面抗战的开

展和许多同学要求工作的地方不同，于是总队部与平津流亡同学分会（后改为平津同学会济南分会）的负责人商讨的结果，便分为三个主要地点集中开展工作，就是南京、保定、济南。为了使大家明了当时情形起见，分别报告如下：

首先要说的，就是随同总队部去保定的。那时候保定已成为华北抗战最主要的据点，他们到保定时，人心已恐慌着，大半是逃光了。为了增强抗战力量，除指示该地原有的民先同志如何工作外，并加速推动所有一切青年帮助二十九军，帮助孙殿英及石友三部队为抗战胜利而努力。甚至有些民先同志和其他的青年，个别的自动的实际参加了军队工作。不久，总队部移到太原，与该地的（牺）盟，先成立的平津同学分会，共同在阎锡山将军领导之下，为祖国的生存而服务。那时总队部的决定是：以参加武装斗争为民先的中心工作。但对于动员民众等救国运动，也是积极参加的。当李服膺畏寇而自动放弃大同，而太原感到最大威胁的时候，民先同志与（牺）盟，平津同学会的同志，自动组织决死队到前线杀敌，这件事把晋军将士的沮丧情绪消除了，而以一种新的英勇姿态与敌人重新见面。在太原成了危险城时，总队部又移迁临汾。为了加强抗战力量，在敌人后方建立坚强的堡垒，将大部分同志分到晋北一带工作，所以到得临汾，只有三位同志苦撑支持工作。那时临汾又成为一个恐怖城，老百姓几乎逃光了，大街上除了散乱的士兵往来外，要找一个卖烧饼的小伙子，都是不容易的。不久，山东来了许多的青年同志，相当的解决了食宿问题后，他们才决心留下来工作。从这时候起，总队部才积极的整顿组织，适当的分配工作。同时与临汾当局领导的“总动员

委员会”交换好了意见，不久在“临汾各界民众反汉奸示威大会”上，通过了充实动委会的议案，并决定在山西各团体队部都可派代表参加，于是平津同学会山西分会与民先晋南队部，为该会新的主角了。从这时起，民先在当局领导与扶助之下，才积极的发挥了抗日工作的作用。此外，总队部又拟定了“抗日游击工作纲领”，使每区成立独立作战的单位。为了争取第二期抗战胜利，总队部又提出“号召青年参战运动”的口号，使各地工作配合这一紧急的任务。在这一号召下，经民先介绍到各个游击区去工作的真不少，活跃于太行山一带的游击队（杨秀林教授领导的），当基本干部的大半是民先队员。当临汾危机时，总队部决定了三项决议：（一）总队部移驻西安暂由三位同志负责；（二）建立华北队部，领导在敌人后方民先负责游击队的工作；（三）四月一日在西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西安是西北工作的基点，而且各救亡团体很多，现在单谈西安民先队部的情形。它在西安出现到现在已一年零八个月了。在这一年多内，他们工作的情形如何，愿把总队部在四月四日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傅希荣同志报告“民先在西北”的总结，写在下面：

1. ……在一年多内，表现了很大的进步，就是从最初的一二十人发展到超过五千人，从最初的一个地方，扩大到三十余县，而队员的成分也更广泛了；工人，农民，店员，学生，真是应有尽有。可是我们的工作和西北整个救亡工作一样，也是发展不平衡的，我们今后应努力去做“开辟荒地”的工夫，深入到每个穷乡僻壤中去。

2. 我们的工作方式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正在创立民

先剧团、歌咏队、球队等，来丰富我们的生活，提高我们工作的效率和兴趣，从此，我们团体生活将不再是灰色枯燥，而是常绿而充实。但不可否认的，旧的工作作风，尤其各县还未能完全克服，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克服的。自我教育的工作，以后更要特别加强。

3. 西北青年的团结，虽然已有了初步的成就，但西北青年亲密团结的完全建立，尚有待我们的进行，各县同志尤须对此多多注意讨论和努力。

4. 我们的工作虽然表现了一些成绩，不够与犯个别错误，在所难免，也是我们从一年多经验与教训中可以回想得到的。今后我们还加倍努力，虚心的不断学习，以取得政府的积极领导与实际帮助，和获得父兄姊妹的指示与赞许。

因为要保卫大武汉，争取第三期抗战胜利，总队部又自西安移迁武汉。为响应总政治部的号召，总队部在八月六日召开武汉地方队部的全体队员大会。大概是：（1）响应政府保卫武汉的一切决定，组织各种工作团来充实武汉卫戍区政治部的动员计划，并准备武汉万一十分危急，将派有经验的同志到武汉四周，发动大规模游击战；（2）为了使这工作得到良好的开展，将组织五个突击队从事突击。

其次要讲的，就是济南了。

济南是平津流亡学生先报到的地方，所以在开始的一切工作，大半花费在事务方面的，如解决食宿问题、交涉车辆等。在民先与学联负责奔走的结果，很快就把这些繁忙而琐碎的事解决了。除了按着各同学要求工作或拟继续读书的地方分配外，发动了一批青年参加省政府举办的青年救亡干训班受

训。参加的人在三百以上，他们热情的首先在政府领导的训练班学习了。但因大批的输送到西北，到南京，到武汉以及其他的地方去，同时在韩复榘向敌人妥协的局面下，很多同学不愿留在济南，当韩复榘放弃济南的时候，北平市民先队部队长孙傅文与中国大学的民先干部高元贵、吕世隆、管大同、黄汝汉等，利用乡土关系，在鲁北和鲁西一带作大规模游击战。上面这几位民先同志，有的现在已经做游击县长了，白天潜伏，夜间打游击。他们曾烧毁了敌人几架飞机，但没有牺牲一个。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从西班牙弟兄们抗战经验学来的，就是用稻草铺在地上完成的。他们在两三个月中，从三百人发展到五千人以上，到现在止，据确实的报告，已在十万人以上了。最值得夸耀的，在第二期抗战中，为了保卫大徐州，他们在鲁境尽了最大的努力和作用。一直到现在，山东的聊城以及第六区范专员一区十二县得以保全，鲁西一带广大的区域仍有我国旗飘扬，完全是靠民先队员的力量，这是铁的事实。

其次，再说到集中南京的同学们。

上海抗战中，一般民运工作比较沉寂，虽然江浙一带的学生很多都参加到救亡工作中来了，但还表现的不够，大部学生都随着学校迁移而走了，平津同学为了和江浙一带同学的力量配合起来，加紧东战场的民运工作，便大批的向南京集中。

在南京的同学们做了些什么呢？

不能例外的，除了解决同学们吃住和借读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号召全国民众在政府领导下，支持抗战。我们初到南京时，还有少数当局者不谅解我们。这原因有二：第一，民先是在北方生长起来的，因为环境的关系，少有得到政府的领导

和指示；第二，汉奸们时常造谣中伤我们，破坏我们。因此，使政府当局对于我们总是在怀疑中。但我们知道误会的主要原因就在此，我们竭力的忍耐，我们竭力展开我们的内心，我们在热忱的工作上，揭破了奸人的阴谋中伤，在很短的几天中，我们得到了政府的信用，尤其是我们歌咏队得到政府的扶助和爱护，在中央广播电台播了几次救亡歌曲，尤其是赵启海同志的松花江独唱，获得全国同胞不少的眼泪，并且借广播的机会，向全国和全世界说明了我们平津同学南下的意义和以后的工作，愿与全国青年永久的在艰苦斗争中携起手来，共同为国家前途而努力到底！

在几次广播后，许多的救亡团体机关甚至航空学校都很热烈的要我们去教歌，于是救亡的歌声，在南方空前的怒吼起来，尤其是在九一八那一天，在首都抗战后援会领导之下，把南京市划分十一区域，作了整天的扩大宣传，我们把平津失陷后敌人是如何的残暴情形和我们流亡的痛苦，告诉了老百姓，他们感动得流泪了。

此外，我们又得宪兵学校的邀请，作了两次军民联欢大会。我们的平津移动剧团演的“打鬼子去”一幕，一个宪兵哭昏了，住了两天医院才清醒过来，他说：“那就是我的家呀！”过后，该剧团又单独为各要人演了一次，不但募得一千余元，并得到合法的地位了。在这点上，我们要感谢张道藩先生的帮助。

后来因环境工作的需要民先同志便分一部到武汉，一部到徐州，去的同志只有几十个。他们是参加第五战区的工作，在李宗仁将军领导之下，工作开展得很快。为了保卫大徐州，

很快的成立了华东民先部队。组织有慰劳队、担架队及其他的民运工作团体，最令人高兴的就是组织游击队。在一两个月后，他们领导的民众在五千以上。在徐州失陷后，他们并未向后方逃跑，他们更英勇的在鲁南一带，继续作艰苦的游击工作。

在武汉的，是以华北流亡同学会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范围更扩大了，并在省党部正式的立了案。在该地的同学大半是向武大借读的和候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的，但他们并未放弃救亡工作，而且成绩显著。当上海南京危急时，大批伤兵到了武汉没有人管，没有住处，问题非常严重，尤其是伤兵同志大闹某司令部和党部时，我们曾有两次在夜半起来去慰问他们，这样的工作几次，伤兵同志烦躁的心才渐渐的平静了。其次，就是湖北省教育厅扩大乡村运动，下级干部完全是平津同学，过后，南京平津同学会负责人到了武汉，内部更加强了，工作更繁多了。

同学们都进校了，代替华北同学会的是青年救亡团，其他救亡团体也在我们民先推动之下，蓬勃得如雨后春笋一样地生长着。到二月十五日，总队部驻武汉办事处正式在武汉办公以来，救亡的空气更显得浓厚和紧张，如“四二九”的空捷大游行，反侵略大会的壮举，参加的人都在几万以上。最近，为了争取和保障第三期抗战胜利，政府发动了空前献金运动，我们武汉民先队部全体动员宣传，整天的奔走，就是连一个小贩都没有放弃过，这是大家所周知的事。

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如江西、浙江、福建、四川、广东、广西等地，没有一个民先队员不是积极开展救亡工作，帮助当

地的救亡团体，甚至有些民先队员，自动组织服务团到前线服务，或个别的参加军队工作。总之，不管什么救亡团体，什么区域，都有我们民先队员在工作着。

最后，值得令人兴奋的，要算坚持留在平津的民先队员了。因为他们并不感到大批队员同志离开动摇初志，反转感到队员的离开而觉得责任更为重大，工作更为艰苦。为了平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有权利永久生活下去，在当初他们虽然感到自己的力量更为薄弱，但为了挽回祖国的垂危，扫去中国历年来的奇耻大辱，他们很坚决的英勇的愿在敌人占领区域内，首先变成爆炸物。这个愿望在他们艰苦的工作中达到了，在一切英勇的行动中证明了。当我们到济南不久，便接到他们的捷音，就是在九月初，东大和北大的几个民先队员，在一个黄昏的夜晚，伪装成日本老，另由一人作翻译，到了北平监狱，很神气的向守卒说，近来城市发现许多“捣乱分子”，恐监狱内也有奸细混入，特来巡视。守卒听说是日本老爷来了，谁敢怠慢不开门。结果，不但二百多中国优秀青年得到了解放，并且我们民先队员开始得着了打游击的本钱（四支手枪）。其次便是东大赵□队员数人，深夜从西直门混出了城，在西山附近组织游击队。在半月内发展至二百多人，共分为三大队。第一队是二十九军的散兵和通县反正流散的保安队编成，第二队是学生，第三队是北平附近的农民。另外还有五位民先队员，也是深夜越城墙，带着三元七角钱和麻绳一条（越城用），潜逃到长辛店组织游击队，一周内便有三百多队伍。这两个爆炸物发展到现在，队伍已在三万以上了。内行民先队员一万余，地域已跨过察境，游击根据地已建立六个。

报上常载门头沟、丰台等地有大批游击队与敌人激战，甚至逼近北平周围，就是赵□同志领导的爆炸物。最有趣的就是他们与敌人斗争而负了伤，便由老太婆领着或伪装成孤老者的儿子，说是被捣乱的土匪所伤而混进城，在协和医院医好了再去干。他们是这样的顽强，他们是这样为祖国奋斗到底。

在天津的也是一样。一部民先队员在天津附近某村进行游击工作。一天下午，几个倭鬼护送一辆运输车到沧州前线去，被三个民先队员发现了，便装着农民带着酒肉，向倭鬼慰劳，吃得倭鬼熏陶大醉，躺在车上呼呼睡去。于是三位民先同志不费吹灰之力便获得全胜。他们把车上装的面粉分给全村人。老百姓都惊问这些东西从何而来？他们告诉东西的来历后，说：要有饭吃只有打日本鬼。在这样的情形下，不但该村的老百姓爱他们的领导，就是天津附近的村庄的老百姓都无条件的相信他们了。还有一件令人兴奋的，就是天津市内的民先同志，为了要消耗敌人的力量，牺牲了四个队员，换取了敌人在天津的火药库，燃烧了三天。总之，留在平津的队员，一切英勇的行动，是值得全中国青年学习的。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民先是从斗争中生长的，他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壮大起来，换句话说，民先没有一个时候不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没有一个时候不是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假若有人问：“民先到底是什么？”那我就很干脆的回答是：

第一：华北的民先队部，在西北已建立起最坚强最有力量的游击根据堡垒，冀察晋边区（五台）游击根据地，领导的游击队在十五六万人以上，民先队员居大半，负责人是宋时多女同志。其次就是敌人第五次大围剿的太行山游击队根据地，领

导者是杨秀林教授，队伍在五千人以上，基本干部完全是民先队员担任。另外，陕甘宁青的西北队部有八九千，在开辟落后地区的工作。

第二：在山东，如鲁北禹城一带，游击队有三四万之众，队员万余，领导者是中国大学高元贵同志；在鲁西泰山一带，活跃着的游击队有十余万，队员在六万以上，负责人是北京大学孙傅文同志（前北平队部队长）；在鲁南临沂一带，游击队万余，队员六千余，领导者是北平师范大学王文斌同志。其他还有游击县长十二人，大半是中学、大学学生。

第三：在河北、冀南及冀西。游击队伍在三十万人以上，队员八万余，在东北大学赵□及杨傅民同志领导之下活跃着。

第四：在河南之豫东豫北（虞城、归德一带），游击队五万余，在葛佩琦同志领导之下工作。

第五：在未失陷的领土内，有五万多队员直接在总队部领导之下，推动全国青年参加抗战。

第六：在国外的巴黎、里昂等地的民先队部，正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青年反对侵略，要求本国政府作实际的援华抗战。

总结上述，直接在民先领导的游击队在六十万以上，队员有二十万之多，影响的青年及民众，不知有多少千万，这不是我们的夸大和宣传，我们的宣传在以后一切工作中。

五、目前民先工作方针及其任务

抗战经过十四个月的今天，我们虽然介绍了许多青年干

部到各军队里去工作，到各机关里去服务，在敌人占领的区域内，虽建立了许多游击根据地，与敌人作艰苦的周旋，但还有千百万青年被歧视、被怀疑，而感到不能为祖国服务的痛苦。在另一方面，仍还有许多军队和机关感到干部缺乏，迫切需要青年干部去服务；许许多多的民众，散漫的过着盲目的生活，对于抗战似是而非的了解，也迫切的需要人去教育、组织和领导。在敌人冒险进攻武汉的今天，这一切的弱点仍没有纠正过来和改善过来，为了争取和保障第三期抗战的胜利，只有赶快把这一切弱点消灭，然后我们才有把握的与敌人周旋到底。根据这一客观的需要，我们目前的工作任务应该是：

第一，我们要求大批的青年到前线去，到军队中去，到军事学校去，到航空学校去！我们提出，当兵是最光荣的，是我们的一等任务，同时也需要直接参加军队担任政治工作，或自动组织服务团。因为我们的军队，在一年来抗战实地经验中，虽有很大的进步，但目前，不容否认的，它的本身还存在着许多弱点。我们的兵士没有受过教育的是很多很多的，而能与敌人作战，有许多的是单凭着一时感情冲动，有政治认识的是很少的。象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持久抗战下去的。其次，正由于士兵对于战争的了解缺乏，对于老百姓感情方面，还有很大的隔膜，在前方军民的冲突，那是很多的事情。为了军民打成一片，为了提高士兵的政治水准和加强战斗力，大批青年到前线去是迫切的需要，是最光荣的。

第二，大胆输送大批的青年干部到敌人后方去。大家都知道，敌人是个小国，兵力不敷分配，同时战线又一天天的沿长，因此敌人所占的地方仍只控制点和线，广大的土地仍属于

我们的。在另一方面，沦陷区同胞饱受敌人的残酷压迫，事实告诉他们亡国的痛苦，迫切需要人去挽救他们，去组织和领导他们。因此，应大批的把青年输送到敌人的后方，把无组织的广大民众赶快的组织起来，领导起来，普遍的建立游击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线，配合内外线的形势来夹攻敌人，歼灭敌人。同时，据前方的报道，南北伪组织，为了奉承敌人的意旨，巩固他们的伪政权，最近也在那里“组织”青年，“领导”青年，要把我们的青年同胞，“领导”到奴隶和死亡的路线上去。眼看着这样严重的事实，民先同志站在青年运动的本位任务上来说，大批地深入到敌后去领导和组织那些无辜的青年同胞，也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不能有丝毫迟疑的。

第三，发动大批青年到乡村去！这一工作的提出，并不是放弃了城市工作，更不是把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我们知道，在目前的中国，不容否认的城市仍支配着乡村，影响着乡村。但在抗战发展到今天，乡村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蒋委员长所说：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不在大都市而在广大的乡村。但这一伟大的指示，并未被人怎样的重视。乡村的工作做得太不够了。因为大多数的人不愿到乡村去工作，而广大的农民却被弃在抗战线外。所以现在的农民，对于抗战的情绪仍低落得令人可怕。由于没有大批的干部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他们在战争还未发展到县境前便逃跑了。等到战争到来时，我们的军队欲找一个老百姓领路都常感到失望，当然动员工作更感到无法做起。所以军队在前方最苦的就在这一点上。抗战发展更严重的今天，再不能容忍这些现象延长下去，我们要艰苦的耐心的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协助军队

作战，努力生产，加强抗战力量。在神圣的抗战过程中，退一步说就是敌人暂时占领得了我们很多大城市，我们在广大的乡村中，仍然可以实行持久战，有了广大的乡村，广大的民众，是不怕敌人，大城市仍然要夺回来的。

第四，民先除了担负一般救亡工作外，它在青年运动中的责任尤为重大。目前青年运动的主要缺点是范围狭小，最大部分的青年还是处在散漫的状态中，已经组织起来的不过是几个中枢省份和中心城市的一部分前进青年，这个现象也就是所谓青年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如何克服目前这种畸形现象，将所有落后的较落后的，前进的，较前进的青年，都组织到各种各样的青年团体中去，并使得边远的省份，偏僻的内地的青年运动，也象其他各地的一样活跃起来，蓬勃起来，这也是民先目前的一个工作任务，并且是最中心的任务。

第五，现有的青年团体的数目，比起抗战以前来，已经增加好几倍了。将来一定还要继续增加。但就过去和现在情形加以考察，个别团体在组织上，工作上，生活上，都还不够健全和充实。怎样去协助某些实力较为薄弱的兄弟团体的工作，使得它们日益壮大，健全，充实，昌盛起来，也是民先应尽之责。

上述这五种工作，是我们目前最主要而且最迫切的任务，也是全国青年最主要而最迫切的任务。要完成这种伟大的任务，单靠民先的努力是不够的，须赖全国青年拿出最高的热忱，下最大的决心来共同奋斗。

中国已到最严重的关头了，要取得神圣的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动员全国民众来勇敢参战，但能燃烧起民众的抗

战情绪，能发挥民众抗战力量，更要靠青年的努力。青年要能充分地得到机会来努力，发挥青年本身的力量，就必须全国青年有一种广泛的组织，否则上述的任务便不能完成，就是争取整个抗战的前途，也要陷于不可思议的境地。一年来的抗战，在上面已谈过，还有许多的军队不能充分地发挥战斗的力量；广大的群众没有组织；许多地方，军民关系不能调和；就在青年本身来谈，虽有许多青年因战争的发展更加活跃，而成立许多的救亡团体，但太偏重地方性，同时更感到自己的力量薄弱，不能解决工作困难，而且步伐也不能整齐，对于贡献实在不够，在另一方面，还有许多青年仍然很沉闷，图苟安，须要教育、组织和领导。这一切弱点所以仍普遍的存在着，全国青年没有广泛的大团结，也是最大的原因之一。所以建立全国性的青年统一组织，不单是民先的需要，也是全国民众的需要，更是政府的需要。

但是，抗战发展到了今天，全国的青年为什么不能大团结？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全国性的青年统一组织呢？关键又在哪儿呢？

第一，因为有些人把团结全国青年的方法弄错了，把团结全国青年的方法放在一党派的范围内，用强迫和拉夫式的方法，是不能团结全国青年的。譬如说：一个基督教的青年，他虽相信基督教，但在目前他需要抗日和建国，我们绝对没有理由不要他去信仰基督教。假若我们不要他信仰基督教，而把他团结在抗日战线上，这是不可能的。这不过是一例。但目前全国青年最迫切的需要并不是党派的问题，而是抗日建国的一切工作。所以要团结全国青年，我们主张不分党派和阶层，

不分贫富和出身如何，以抗日建国最高原则来广泛的团结全国青年，促成全国的统一组织。也只有以抗日建国为最大的目标，才能把全国青年统一起来，舍此途径是万不可能的。

第二，没有一个民主的总领导机关。抗战需要民主，领导青年的，当然也需要民主，这是不可讳言的，但是过去的事实也够教训了。然而抗战严重到如此程度，想包办一切青年运动是不可能的。一点不相信青年，不管在受训的时候，在宣传的时候，尤其是在组织的时候，青年是如何的被歧视，被怀疑。因此不必要的猜疑，常常存在于一切工作场合中，最初是限于党派间的猜疑，最后便牵涉到一般青年的身上了。结果造成了现在最流行的所谓“磨擦”。象这样的领导青年，要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那只有作梦。为了伟大抗战前途起见，我们对于领导方式，力求民主。就是在抗日建国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全国各个青年团体互推代表，放弃一切成见，放弃一切足以削弱抗战力量的敌对行动，共同商讨拟定共同的行动纲领，产生领导这一共同行动的总领导机关，来执行这共同行动纲领。在这种情形下，青年才会被信任，被尊重，青年才真正愿意受其领导，然后全国的青年，才会广泛的团结起来。也只有这样的信任青年，民主的领导青年，统一而有效的领导，才能发挥出更伟大的抗战力量。否则，包而不办，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空头机关，不管你怎样标榜，不管你怎样巧于词令，结果，青年是青年，领导机关是领导机关而已。

最后再重复的说一遍，目前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是号召全国青年，大胆的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到乡村去。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不分党派，不分阶级，广泛的把全国青年统一

在一个总领导机关下，以民主的方式，共同为抗日建国而奋斗。也只有这样，抗日才必胜！建国才必成！

〔附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章程

第一章 名称 队旗 队歌

(一)本队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二)本队队旗是代表本队的标帜；本队队歌，是发扬本队精神的呼声，制定后颁布之。

第二章 宗旨及工作纲领

(三)本队宗旨为：团结全国青年，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促成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四)本队工作纲领为：

甲、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完成建国大业！

乙、动员全国青年参加抗战，促成全国青年团体精诚团结！

丙、联合世界爱好和平青年，反对侵略！

丁、改善青年生活，推行战时教育！

戊、建立互助共济，集体学习的青年生活！

第三章 队 员

(五)凡赞成本队宗旨及纲领的青年，经本队队员一人介绍及分队部以上队部之一通过者，得为本队队员。

(六)本队队员享有下列权利：

- 甲、参加本队一切集体活动；
- 乙、选举权，被选举权，监察权与罢免权；
- 丙、工作上及组织上的提议权。

(七)本队队员须履行下列义务：

- 甲、执行本队决议案；
- 乙、参加一个小队工作；
- 丙、缴纳队费；
- 丁、爱护组织，服从纪律。

第四章 组 织

(八)本队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组织系统为总队部——地方队部——县(市)队部——区分队部——小队。

(九)本队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每年一次，由总队部召集。大会闭幕后，最高权力机关为总队部。总队部由大会选出委员三十九人组成；并于委员中推选总队长一人，秘书长一人，组织部长一人，宣传部长一人，训练部长一人，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各部遇必要时可聘请干事。

(十)地方队(省或一个地区)代表大会每年一次，由地方队部召集；大会在总队部领导下，得决定所辖范围内之各项工作，及改选地方队部。地方队部由大会选出五至七人组成，内部组织如总队部，但得总队部同意亦可增减工作部门。

(十一)县(或市)代表大会或队员大会每半年一次，由县(或市)队部召集；大会在上级队部领导下，得决定县(或市)工作，改选县(或市)队部，县(或市)队部由大会选出三至五人组成，内部组织如地方队部，但得上级队部同意，亦可增减工作

部门。

(十二)区分队由同一地区职业(学校、工厂、作坊、农庄等)的队员组成。三个以上的分队,可成立一区队,区分队代表大会或队员大会每三月一次。由区分队部召集。大会在上级队部领导下,得决定本区分队各项工作,改选区分队部,区分队部由大会选出三人组成,内分:区分队长一人,组织一人,宣传一人。

(十三)小队是本队基本单位,按照实际需要和队员的兴趣,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甲、普通小队;

乙、特别小队(军事研究,歌咏,话剧,救亡理论,文艺,体育等)。小队由队员三人以上组成,每小队选出正副队长各一人。小队经常讨论时事问题,救亡理论,工作及生活问题。

(十四)各级代表大会的各单位代表名额,按照各单位队员人数比例规定之。总队部、地方队部负责人任期都是一年;县(或市)区分队部负责人任期都是半年;小队长任期三月;连选得连任。各级队部部务会议每周举行一次,由队长召集。

第五章 队风和纪律

(十五)本队员都要养成:

甲、侠义互助的精神;

乙、高尚纯洁的道德;

丙、诚恳谦和的态度;

丁、勇敢活泼的行动;

戊、坚苦耐劳的体魄；

己、不断学习的好习惯。

(十六)本队纪律为自觉的纪律，依靠于每个队员自动的遵守，对违犯纪律者(不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或有不利于本队的言论行动)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和说服，只有在不得已时才采取组织制裁。制裁办法，按实际情形分劝告、警告、开除三种。

第六章 经 费

(十七)本队队员每月缴纳队费：

甲、普通队员每月缴纳国币五分；

乙、有固定收入者每月自动认额缴纳；

丙、经济情况特别困难者，得所属队部同意，可以少纳或免缴。

(十八)本队因工作之需要，得向社会各界人士及本队队员举行募捐。

第七章 附 则

(十九)在特别区域(敌人占领地方及敌人后方等)本队组织法另行规定。

(二十)本章程由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施行。解释权属于总队部。修改权属于全国代表大会。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印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五日